

方外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外士

釋氏

佛運統紀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中天竺國淨飯  
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三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  
號曰佛世尊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那城娑  
羅雙樹間入涅槃 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正是四月  
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  
閻丘胤出牧丹丘豐干卽彌陀也禪師謂曰若到任欲謁文殊普賢  
在天台國清寺中執爨滌器所謂寒山拾得者是也胤至詣寺  
訪之見卽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乃執胤手曰豐干饒舌

淡食老人集

六祖惠能初寓法性寺風揚旛動有二僧爭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六祖笑云風旛俱不動汝心自動耳二人言下頓悟

五祖弘忍有徒五百衆一日謂曰誰作無像偈卽傳與衣鉢首座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六祖盧惠能笑曰佛本是空此仍有像乃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驚曰此子全悟卽以法寶付焉池州使君問曰會中五百僧爲甚獨昇與盧行者五祖云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箇會佛法惟盧行者不會佛法故以傳之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爲是不二法門摩詰視而不應文殊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

佛初祖大葉迦尊者二十八代至達摩於梁武天通元年始入中國是爲東土初祖至後漢明帝時端居而逝遂葬之後三載魏宋雲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持隻履翩翩而去問師何往曰歸西天去及抵國進告帝不之信起曠視之惟一履存焉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旨宗虛無尚寂滅貴慈悲以爲人死隨得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謂之因果於是中國始傳其法繪像圖形以示中外道教之盛亦自帝始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咒詛法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召試之澄取盞盛水燒香咒畢須臾盞中生青蓮花值勒有愛子暴死乃取楊枝染水洒而祝之果遂蘇

西域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

伽藍故曰柰苑又闡義云菴羅樹其果似桃或云似柰此樹開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冥熏見佛歡喜以園奉佛佛卽受之而爲所住二事甚類疑當爲一說格三世諸佛過去千佛華光佛爲首至毗舍佛於莊嚴劫中得成爲佛見在千佛拘留孫佛爲首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成佛未來千佛日光如來佛爲首至須彌相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須夜摩天赤蓮花開爲晝白蓮花開爲夜大自在天摩醯羅是也八臂三目乘白牛執白拂一念之間能知大千雨滴

陳寒山函輝云王立穀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葉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中行慈忍戒他日勇退急流橋下前身猶在旣出壁復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身

香祖筆記釋典羅云出家卽羅睺佛命舍利弗爲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爲尊貴之稱

又云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衰微漸所以者

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瞿曇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如來旣受姨母乳哺深恩及

五百除饑女皆長老久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知往

劫是何福德也

又云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爲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爲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裨官小說西遊記亦不誕妄如是

又云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於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閱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爲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卽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國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己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士所宅絕無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香祖筆記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林中四子生子王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名釋注釋迦爲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爲釋注梵語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一統志淨土樹在鄆縣南八里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狀如小粟殼中皆黃玉俗傳鳩摩羅什憇此覆其履土中所生目連比丘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灰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盤中供養十

方大德佛勅衆生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後人因此傳孟蘭盆供養誦蘭盆經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嘗早上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遂一擊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亳社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兔自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坐禪惟食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人

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爲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卽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他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sup>脩</sup>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

支公好鶴住剡東岫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  
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養令翮成置使  
飛去

元珪法師坐禪于巖阿下忽有岳神來拜請受正法師付戒畢神  
曰願展小神通師曰我東嶺無松此處多松汝能移於東嶺乎  
神曰敬聽命願勿恐拜辭而去是夜雷雨交至次日見巖前松  
皆移東嶺

崑山縣志元衣和菴主蘇州崑山人也隱居雪竇之妙高峰在  
千丈巖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爲藏修之  
所故號棲雲

志勤禪師在馮山因桃花悟道偈曰自從一見桃花後三十年  
來更不疑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  
花作飯吃吃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  
主爭路而得書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  
廣固至北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食見一沙  
彌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  
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  
兆二年也

孔氏六帖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  
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  
大如飯椀時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

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  
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  
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決往乃依僧解  
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  
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  
論與僧各食一帶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  
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  
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  
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馮山禪師與仲山遊行烏啣紅柿葉墜前仲山洗淨與馮山分

王灼譜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跨白驢登織山結茅以居須

鹽米薪菜之屬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人知爲鄒也取平

值掛物於鞍縱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

汝未知因蔗糖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此

流傳其法

李鄴侯傳李泌在衡岳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夜往  
謁之瓚發火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花史唐冀國夫人任氏女少奉釋教一日有僧持衣求浣女欣  
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而出驚異求僧不知所在因  
識其處爲百花潭

昇元閣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今名瓦棺寺西晉時地產青  
蓮兩朶聞之所司掘得瓦棺開見一老僧花從舌根頂顱出詢



及父老曰昔有僧誦法華萬餘卷臨卒遺言以瓦棺葬之此地  
唐僧清素光化二年里人鄭傳保據鄉閭師自五臺山來造其  
壘求地安禪傳言自紫溪入上元山有地數畝古木曲澗中有  
洞穴神龍潛焉宜居之師曰吾今飛錫往觀傳異其言館師於  
樓扃鑰甚嚴五鼓啟鑰詢其事師曰吾已往矣涉溪三十六度  
嶺二十四傳使人跡之壠上新有行跡大奇之爲築室百餘間  
白於郡刺史陶雅上其事於吳王楊行密乃賜上元西峯寶林  
禪院額開壇度僧是歲久旱傳結綵樓延師求雨師表竹於樓  
之西隅曰雨於竹外已而果然時揚州亦旱刺史陶雅祈於汪  
王夢汪曰師爲水晶宮菩薩有五龍可行雨陶乃請之師曰吾  
已遣雨揚三晝夜矣徃詢之如其言往山十七年天祐八年入

寂宋賜號神惠永濟禪師

宋僧永素祁門人居栢山院嘗誦華嚴經撰瑜伽羅漢彌陀文  
一日沐浴升堂說法作偈曰看不上面笑不出唇淡軒之上獨  
對松雲呵呵有人若問西來意山僧元是大朝人言訖而逝茶  
毗舍利滿盤

宋僧東松法名子珣熙寧間由悟法寺來十四都官道上起廬  
舍數十楹以迎四方徃來客至如歸嘗坐禪說法華滿二萬遍  
有蓮花生座下紹興初岳武穆提兵過此與僧語多奇岳問何  
處響涓涓僧曰接竹引清泉岳云春夏常如此僧曰秋冬亦自  
然先是僧種芋爲土坂砌壁塗之不使人知及岳過請犒三軍  
挖壁間芋作羹正給其軍數又進岳麵置醬麵底岳求醬乃曰

攬動自見語多隱岳心解之因題壁間中有勝景可愛他日聊  
結善緣之語後及禍悔不從東松僧言秦檜以爲僧常教岳使  
李吉殺僧僧先覺題詩云急忙收拾舊袈裟鐘鼓樓臺莫管他  
袖拂白雲歸古洞杖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猶憶籬  
邊舊種花好把犬貓隨帶去莫教流落野人家以佛像一軸置  
庵西橋復題壁李吉從東來我向西頭走不是佛力大幾乎作  
場乃遁入山距其庵不一二里吉見詩欲追之及展佛像恍惚  
奪目始見爲一俄化爲千吉錯謬而還僧旋構庵遁所尋坐化  
其所置佛像處後名千佛橋急忙詩列朝詩集採入它氏誤  
唐善信豫章僧悟道上界山從馬祖遊五臺山已歸隨州歲旱  
鄉民張武陵將禱信止之默禱山石間雨大降

傳燈錄稱有九峻安州和尚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是問遠聞  
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闍黎只見一峻不見九峻問如  
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花簾又稱有九峻敬慧禪師者僧問解  
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問如何過得曰求過亦非按二  
子皆青原第四傳投子大同法嗣也唐

明九龍眉山道霈蜀宜賓人臨濟三十三世法嗣也叅頂目瑞  
光禪師倚欄獨立忽仆地撑起朗吟云觸背雙關事若何脚尖  
無地煞諸訛倚欄踏破虛空鼻萬朵山河翠色多呈光付法自  
此直透濟宗徧闡佛乘晚歸孝感示寂於九龍山付法五人語  
錄二十二卷

僧知隱如心孝感張氏子黃陂之仰山窩有石窟穿谷蟠林豺

虎蛇虺毒蝎宮之樵獵不敢近如心子身持盃徃敷坐念佛卒  
無害居六年徙居大勝關之三清庵賊大至見執拔刀砍之不  
入渠帥蔣天章異之曰聖僧也更羅拜迎之兵間爭相供奉尋  
脫去晚駐錫於大谿嶺之龍泉寺一晝夜誦法華經一部阿彌  
陀佛六萬聲音琅琅如出金石日以爲常卒於仙人澗之雙泉  
寺屆期與徒衆曰吾將西歸澡浴更衣結跏坐澄息誦佛而逝  
先是丁丑歲在三清庵病幾殆徒衆茫然心曰未也十年乃臆  
卒如其言云

明

瓔珞經佛眉如珠火大智論佛舌相如珊瑚色三昧經佛咽喉  
如琉璃筒大集經佛不以惡事加衆生故得髮色精金相

江南多名僧會稽有清江清書婺州有軋俊軋輔時號會稽二

清東陽二軋又佛大勝多與菩提達磨並化時號二甘露門齊

高僧僧惠與玄暢法師號黑衣二傑

百丈語錄百丈師因馬大師致醫藥師集衆以拄杖指甕云大  
衆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對師乃打破歸方丈

太平廣記唐則天時有女人稱聖菩薩人心所思念處悉知之  
大安和尚曰我心安在曰在塔頂頭輪相邊復問曰在兜率天  
彌勒宮中聽法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地乃不能知辭屈變  
作狐去

或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留跡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問如何是一  
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皆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曰

秋蟾影落千江裡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又問  
廣禪師云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款乃碧雲深處臥  
煙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庭已無回信日路途空有望鄉碑問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儘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問如  
何是人境兩奪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問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昔有一名僧被召見駕叩首呼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  
何云萬歲僧立應云堯舜至今尚在上大悅服一日同御便殿  
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箇人上曰何謂對曰一箇  
爲名一箇爲利上點頭稱善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  
是佛僧云爲何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子忒煞  
惑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  
梅子熟矣

佛印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  
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可耳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  
卽答當如所請否則須留玉帶以鎮山門公許諾師云四大本  
空五蘊非有內翰將欲於何處覓坐公擬議未對師息呼行者  
解帶公笑與之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儵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  
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

得而定公深然之。張晉侯曰靜春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  
葦周益公推之云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  
訖而逝卽此意歟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却不疑芥子納須彌恐  
無是理師云人言學士曾讀萬卷書果是否渤曰然師曰心如  
柳子大萬卷從何着落渤悟首肯而退

雲溪有異僧盛冬客至不設薪火但燃香一炷滿室春生人因  
號之爲煖香室又謂之溫香精舍

有僧過天龍禪師師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圓寂謂弟子曰吾  
得天龍一指頭禪終身受用不盡東坡爲之偈云談空不必三  
車語足用惟須一指禪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  
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問曰汝聞桂  
花香乎山谷曰聞晦堂以杖擊一下曰吾無隱乎爾山谷大服  
而退

石鞏和尚嘗張弧挾矢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詣之鞏云看箭師  
卽披襟受之鞏擲弓笑曰三十年拽弓挾矢只射得那半箇漢  
子

咸澤禪師住廣巖院逍遙自足一僧問如何是廣巖家風師曰  
一塢白雲三間茅屋僧言下解悟稽首而退

陳玄英一名玄襲將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見釋迦如來求取三  
藏真經所居靈巖寺有小松一株臨行以手摩其頂祝曰吾去

面佛汝應西向及往枝果指西後長至數丈一年枝忽轉東弟子輩曰師將回矣乃出迎關外果得白馬馳經以還

梁有僧講經常有一叟聽講問其姓氏乃潭中老龍也云歲旱得閒故來聽法曰曷不救之曰帝封江湖不敢擅動無由得水僧曰硯池有水可試用乎曰可乃就吸而去是夕果大雨水皆黑色

宋咸平間關中苦旱有沙門善胡法者求蜥蜴數十羅置甕中令童男女各執柳枝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令雨滂沱放汝歸去祝畢果風大作

禪月貫休嘗以詩投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愛其句遣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閒雲野鶴何天不飛耶遂飄然入蜀法雲號萬回姓張氏號州人八九歲時其兄戍西安師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坡詩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今俗猶祀之近西湖遊覽志妄解可笑說楷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爲金錢

歸宗和尚陳州人師汀州水塘和尚師問歸宗甚麼處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耶師曰會得卽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會元燈

石鏡和尚陳州人僧某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  
今生是果五燈會元

胡三明洪武初人幼好釋氏之學諳習諸經避亂關中見枯骨  
卽瘞之墓年歸扶溝故里至永樂間壽九十餘一日謂其子曰  
吾去矣遂留偈云古月好看經形愚心自清風送雲遮月轉過  
顯光明溘然逝墓後墓產靈芝三莖

無住不知何許人自名曰無住時人亦呼爲無住常居西華壽  
聖寺瞑目獨坐旬日不食書其門曰來時不知何處來去時不  
知何處去不復見

王阮亭云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毘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英  
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上有胡桃  
羅漢齧碎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  
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像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  
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守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卽其人試往  
謁乃畫上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池北偶談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峰下獨坐數十年嘗蓄二  
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菴拈乾善特構  
一軒方來卽居之號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  
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個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  
公事事能超脫畱此賊私誤子孫

池北偶談龍眠無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禎庚辰進士早以文  
詞知名亂後爲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劉公馥見之衣壞色破

衲衣行纏束腰居然苦行頭陀也最後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  
道場也明王陽明鄒東郭南臯諸先生亦講學於此住山後  
有倒荆久枯忽發三枿會施愚山閔章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  
與之往來青原宗風一時復盛

池北偶談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  
六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  
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撒下無罣礙紅爐烈焰  
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池北偶談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  
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  
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馥詞華麗藻  
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旣而假歸戊午  
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  
持一楫書云白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  
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  
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池北偶談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  
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襍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  
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  
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體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  
飯外卽面壁不語或竟夕不卧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  
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晚立



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體觀時爲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王阮亭

王阮亭云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高羅

侍御亡恙耶張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  
稔考終久矣僧歔歔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  
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  
小院中指塔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  
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  
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 張又云於京師骨  
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邱孟調之曾大父遊歷歷  
能道其生平遊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  
十歲人也

池北偶談繁昌衛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

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 又宣城孫榜  
眼予立卓之父勲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  
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誦經  
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  
翁曰吾爲師了此願僧卽罷燕延至其家爲結茅如僧言居三  
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  
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 又同年史狀元  
立菴大成鄞縣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覓之不見  
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  
大成卽僧之號

分甘餘話慧持東林慧遠之弟也遊峨眉山於樹中入定宋時  
有人見之以聞於上始言始末問今何往答言欲往陳留又一  
書云明時復有人見之陳留亦入定樹中似是傅會以神其事  
分甘餘話金陵牛首山寺兜率岩鐵漢和尚故居和尚京山人  
枯坐岩竇數十年有二獼猴侍左右方坦菴拱乾少詹題其畫  
像云兩個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雷  
此贓私誤子孫

王貽上隴蜀餘聞云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  
寺一日口唱叱叱騎牆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  
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入雲際而沒

隴蜀餘聞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樊  
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恍然

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飴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十人皆遍後示寂又有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於此踪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隴蜀餘聞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雪文禪師訖嘲不屑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殿吏曰吾歸矣徑舍騎徒步去臬追贖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摩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耳

隴蜀餘聞蜀門人陳汝明黼功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卧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卧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於山下遇髻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卽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髻道人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

香祖筆記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卧大雪中雪爲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天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於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尚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爲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見外史

香祖筆記大竹破山和尚天童密弟子也蜀亂後居萬峰賊李鷄子者殘忍嗜殺延師供養請肉食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之全活無算師憲性忠定公之裔孫也

觚騰云吳門東禪寺白鶴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開花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邁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觚騰云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颯聲風雷驟作羅生闔戶少息出遇一僧毳毳披髮覆被肩面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雜鳴既而成呈妙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日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邁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泮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

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中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  
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澎湃盈耳羅  
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  
挿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醒庵外白  
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悽怖欲絕涕泣求歸  
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嘗飯我有薄物奉君為  
壺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  
歸後殷邦十五鬼井竒禳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  
依然身在嶽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  
丸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竒早羅益貧  
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戍磨之藥化火發屈戍鎔為黃金重  
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圈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  
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  
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卽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見聞錄云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  
道高往華嶽袁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叙別  
離晨夕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  
離別多時今得相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參訪所得以資修進乃秘  
不一言乎袁曰自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解悟可誦  
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間誦三官經一卷而已  
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  
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

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懶惰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  
交願師兄速去毋再住此山以辱師傅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  
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  
音義即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即講數百遍亦未能開發  
心胸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仁但請至心聽  
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結壇展經繞壇數匝頂禮昇座發  
聲誦三元寶號即時異香氤氳遍滿室中及誦經文天樂盈耳  
雨衆妙花樂則嘹唳振空花則霧霏滿地誦畢下座花樂方歇  
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兄已證班仙因  
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責啟我愚蒙表曰我今往  
鰲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得道顏度  
師云高則明康熙初年尚在

冥報錄云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曆中遇一僧號天  
香山東人年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篤行  
太澤因為起菴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  
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性空師掩關於  
天香禪室一夕天香謂彼曰我昨夜夢謁一都院與之分庭抗  
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遂感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  
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太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為  
天香俛而不答直入卧內太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  
人到菴問天香則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拿週日見渠道友  
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為平昔所怒者搯拳向之足驗其

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璇名廷樞中明崇禎己卯鄉榜復於順治己丑舉進士授福建永安知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為天香時原無甚慧解惟日法華經不缺供養客師務必豐腆自奉則糠覈麥飯頗甘淡泊今之科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現果隨錄云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報到膚已粘席矣將殮復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之以滅口吏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冥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圓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須臾復暗隱圓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藏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圓回生三年酬愿畢復叅學靈隱焉現果隨錄云麻城一富僧碧璠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璠不許徒夜走至杏窩和尚處稟戒而回碧璠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璠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脩寨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璠狂叫而醒數日內忽右臂暗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橘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余師姪吼木述甚詳戒顯

現果隨錄云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國茂林和尚寺

中建大悲殿少塔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師以東園未成衆僧不便權借塔石作窰後施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好功德再尋銀完塔也施主銜恨後弱師遷化後一沙彌忽發顛主事者以芒繩縛之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為汝解縛開鎖乎顛僧曰弱菴和尚也衆疑誕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冥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可說汝輩徒衆速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虧此沙彌已顛頭上無火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衆如命起石并集僧誦梵網經師乃去學人笑那在白雀親見口述

果報聞見錄云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為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妄殺者必救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金剛菴陸沉衆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衆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別衆遺命燼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塵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曠園雜誌云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出獨奇山故時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至百金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山寺時為僧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禪織為屨比其足倍長濶曳之行或挂之杖頭或食或不食時



出至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不相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有墨石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山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僧戲謂爾試尋之顛忽編草為索曰請繫之至薄暮望之不見還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跳躍自喜或語顛可放之顛持至寺門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人益怪異之至今在白雲中

曠園雜誌云無錫木匠張某慕僧家清淨棄妻子薙髮去墓見碌碌者與俗無異復棄之歸日敲柳化齋人與之錢則辭康熙辛未六月忽絕粒弗食九七日而逝又端坐七日而墓初絕粒時妻為武進某家乳母聞之挈子歸相向而哭張笑曰癡人爾來世如我足矣

曠園雜誌云金華金叅軍光善兵法明末遊海外縱觀形勝一日乘馬登高山有西僧亦乘馬躡其後兩騎且相並望見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燈其目也金將返轡西僧曰無恐馬上嗚嗚作梵語蟒左右自擊其頭而死金歸語人曰吾向惡西僧繼自今毋輕相天下士

曠園雜誌云崇禎七年有僧來上杭肩一囊囊貯小石子僧飢取啖之或別取石子與啖僧服如故飽則以手摩其腹咯咯有聲

曠園雜誌云杭城長明寺啞僧苦行食力日擔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值法師施食啞僧輒禮佛竟夜不倦不數年忽

能言且識字朗誦佛經若宿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述異記蕭山縣仙挑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巖間十餘日不食不飢一食斗粟不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預知姓名忽一日告衆曰某於某日西歸矣屆期遠近知者畢至叙談移時日時至矣乃南面趺坐以香二炷點火塞鼻少頃鼻中火發延及頭面身體一時焚化堅固子無數飛出金光的鑠照耀滿目衆造塔瘞其骨并藏堅固子其中

輝縣志昶公字圓明白幼頴悟精勤戒律住持白茅寺悠然自如纖塵不染遠人高士皆愛與之語一日策杖閒遊謂其徒曰寺東山塢間修篁古柳異於他境乃吾棲真之所已而默坐示寂竟如其言

居易錄于奕正司直金石志止云鄴炎碑在長白山東而不載醴泉寺寶誌及相公山景範二碑予前卷既著二之文以存故

實然竊疑寶誌公不應有碑像在此夏日偶觀洛陽伽藍記乃悟

後魏別有一寶公非誌公也伽藍記云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觀三世發言似識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實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解<sup>能</sup>建義元年后爲余朱榮所害始驗其言蓋以寶公號同因譌<sup>爲</sup>誌爾然魏之寶公踪跡至長白與否亦無所考據矣

居易錄金粟木陳志公順治末應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燄烜赫從者如雲爲諸方口實常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輒數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予謁

花山見月律師師麈額語予云渠曾中面上只有國師大和尚  
五字頃棲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衲所至招提衞翫以要  
觀聽有司關甚如巨猶謂志也然洪覺範言南還海岱逢佛印  
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餘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佛  
印爲坡公所喜而行徑如是于志公又何責焉

贛州府志天順中寧都大旱縣令白良輔齋宿禱於城隍夢神  
語曰必得靈山寺厨下僧乃雨白如言詣寺覓之僧不能辭遂  
研墨水數盃投水中須臾即雲起大雨如注水盡墨色蓋黑龍  
精所化也僧亦異人哉

江西志明嘉靖間荒旱雙坑童子灌田以桔槔一老僧過曰但  
指我鵝籠峰去路田自有水耳童子信焉然導至絕頂地勢坎  
陷林木叢翳有石如蒲團僧趺坐其上告童子曰七日後當來  
視我童子返至田所水果泛溢怪之歸告其母母曰此山多虎  
豹不可居况七日不食得不飢死乎明晨命童子與鄰里七八  
人往飯之比至僧已坐化惟見黑蟻自首至心口周匝盤旋鄉  
人咸以爲神作寺於茲山之巔肖其像稱曰蟻衣禪師掌昆蟲  
之神云 馮詠詞源乘

錢塘志僧如曉號洋道人蕭山人幼不知書不自檢年二十餘  
以罪逃臨安山中獨棲古廟十餘年深山月朗行見影在地豁  
然有省折枝畫鑪灰遂善書矢口吟哦多佳句乃出遊三吳瓢  
笠自持遍遊宣歙剡中台宕諸名勝老乃駐西湖結茅烏石峯  
側名巖艇八十餘卒晚著萍香集

警心錄求跋摩屬賓國沙門其母嘗須野肉跋摩曰有命之類  
莫不貪生夫彼之命恐傷慈悲母~~曰~~設令有罪吾當代汝跋摩  
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恐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  
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塗乎母乃悔悟終身斷  
殺

警心錄壽禪師丹陽人初爲餘姚縣吏虧欠庫銀幾盡有~~司~~勘  
之止是買放生用罪坐監守自盜法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獄  
吏曰我於庫銀毫無私用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徑往極樂世界  
豈不快哉王聞而憐之釋其罪遂出家爲僧往永明寺年九十  
八歲合掌坐化瘞於塋下有僧每日禮拜人問故答曰我撫州  
僧也因病至冥司見殿角有畫像一軸問王自來頂禮余問主

吏曰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上  
品上生王敬重之故圖此供養

六祖旣佩黃梅心印以俗服隱於獵人獵令守網祖瞰其亡也  
獐兔之類可放者輒放之如是一十六年後坐曹溪道場廣度  
羣品燈分五宗澤垂萬世

支遁字道林居剡東岬山好鶴人遺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  
惜之鍛其翮鶴軒翥不復飛顧翅垂視有懊喪意支惻然曰旣  
有凌霄之資何肯作人耳目之玩養之成翮遂命飛去後支公  
爲釋教之宗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謝安石聞而喜之  
遠法師廬山老僧未出家時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  
伺鶴母將殺之鶴不動登樹觀之已死巢中疑其愛子致死破

視之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遂通慧識

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律師愛其人而惜其行一日晚  
逐之令宿禪房門外律師半夜捫虱投地無畏門外大呼曰撲  
殺佛子師大驚呼入無畏曰凡百舍靈皆具佛性雖微至蟻虱  
皆有聲聞凡夫癡暗不能聽覩任意滅殺殊不知彼之冤楚號  
呼神佛聽之已宏若雷霆矣所以生殺之報與龍象無異凡人  
有大小癡慧之別神佛菩薩則大小同觀慈悲無二今師所投  
之虱已跌損左邊第三足大聲冤痛惟我聞之耳衆僧舉燭  
之果左邊損折第三足相視駭然自後互相戒諭不殺蠹虱  
金剛經因果錄隋沙門法藏居鄜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  
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洛川縣建造寺宇曾變賣衣鉢起蓋殿

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寐  
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藏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  
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一卷流通  
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爾後罄賣衣資  
書寫此經一百卷畢世受持不滅世緣壽至九十九歲正月十  
五日延請大衆念妙法蓮華經一七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  
七卷陞堂端坐書偈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  
虛空打筋斗與大衆相別一時緇素咸覩阿彌陀佛化身接引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早宗立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  
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

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方外士

集釋

僧可天

淡食老人手錄

僧可天訪華影禪師師方焚香天問師香在何處得來師作詩  
云七軸蓮經供茗瓢一龕繡佛掛僧寮舶香亦帶魚龍氣自採  
枝頭栢子燒

石屋禪師

石屋禪師諱清拱字石屋姑蘇人誕時有異光二十祝髮參及  
庵禪師見風亭豁然有省庵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  
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庵頷久之曰後與汝同龕師遂登霞霧

山卓錫不出

藥禪師

李翱問藥禪師云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直須向高高山頂  
坐深深海底行閨中物捨不得便是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翱  
貽以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  
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圓澤

僧圓澤與李源相善澤圓寂時約云十三年後於杭州天竺寺  
相見李如期自洛之吳赴舊約也至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  
扣牛角而歌云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  
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又歌云身前身事茫茫欲話因緣恐

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

買愁集

遇賢

異僧遇賢號林酒仙一達官訪之賢問何來達官云踏春到此  
賢云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  
分春色在誰家

買愁集

禪髓

象耳袁覺禪師嘗云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  
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傷人云是丹青  
此禪髓也予謂不惟坡谷唐人如王摩詰孟浩然劉春虛常建

王昌齡諸人之皆可語禪

王阮亭

願居學地

龍門世奇首座洞臻之奧佛眼禪師命分座師辭曰此非細事  
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此語可愧後之上堂領衆者多矣吾  
儒佩爲箴砭亦何慮德不進業不脩乎

王阮亭

### 真善知識

居易錄潘次耕云從天封上華頂惟善興寺有衆三十號叢林  
然亦編茅代瓦其餘小小茅蓬散處巖谷中單棲耦隱一瓢一  
衲齋鉢不繼而巖阿澗曲間值團瓢獨木爲橋老樹縛屋落花  
不掃經聲琅琅爲聖爲凡不得而知也予謂風穴沼禪師單丁  
七年日乞村落夜然松脂倚過禪師住法昌無僧徒開鑪日過  
鼓上堂爲泥塑十八羅漢說法有偈云法昌今日開鑪行脚僧  
無一箇只有十八高賢緘口圓鑪打坐諸方傳之固知真善知  
識未必開堂領衆千百爲羣如吳越間習氣也

### 竺菴禪師大成

居易錄云棲霞竺菴禪師名大成覺浪盛公弟子也有和寒山  
詩云我著弊垢衣衆人生譏謂我著珍御衣衆人切要我著  
毛羽衣衆人皆大笑若我不著衣何人知我妙又白鶴欲升天  
黃鶴不相許飛入鸚鵡洲求食洞庭渚千年覆千年雙雙變毛  
羽兩兩竟成仙誰向凡人語

### 天花

居易錄云僧天花者山東人不持戒律酗酒無賴人皆惡之遊  
方至河西務居焉而飲酒食肉如故久之人頗厭苦天花一日  
大市牛酒召鄰里畢集酒酣論衆曰吾行脚至此久溷諸檀越



今將行矣聊此言別轟飲至夜半起曰吾明<sup>早</sup>乃行居士輩留此勿歸須送我乃返耳衆疑其所爲去留各半比天曉索湯沐浴拜佛竟呼衆曰居士珍重吾行矣入室敷坐而化

### 妙總禪師

妙總禪師蘇頌女孫也叅機感契已入正信逢大慧師舉巖頭婆子詰問之總答偈云一葉扁舟泛溲泚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

買愁集

### 六祖

六祖既佩黃梅心印以俗服隱於獵人獵人令守網祖瞰其亡也獐兔之類可放者輒放之如是一十六年後坐曹溪道場廣

度羣品燈分五宗澤垂萬世

警心錄

### 寶達

寶達不知何所人晦迹武林山住刹利院因名刹利禪師中有印沙床照佛鏡乃其遺蹟江湖爲害激射諸山寶達憫之持誦秘咒一夜有偉人玄冠朱衣謂之曰吾吳行人也憤心未雪公慈心爲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浙之東岸沙漲數里

### 曇超六朝

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齊建元末適錢塘靈苑山每獨宿樹下虎兕不傷一日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稱嚴鎮疎通須臾又一人形甚端偉羽衛連翩自稱七里灘弟子曰富陽一人冬鑿鹿山侵壞龍室羣龍並忿誓

三百日不雨今已百餘日井泉枯竭無論田禾欲屈前行必感甘澤超遂達赤亭山遙爲龍咒願至夜羣龍悉人形詣超所禮拜曰乞三飯明日卽降大雨高下沾足至永明十年卒

### 布袋六朝

布袋不知其籍里在奉化縣岳林寺嘗餽腹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爲偃臥天將雨卽著濕艸履驟行途中遇亢暘卽曳高齒木屐暨膝而睡梁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端坐而逝杭州諸寺皆塑其像撫膝袒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旁岳肅之珂嘗贊其像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 真觀

隋真觀仕族范氏子掌有仙人字舌紫羅紋居靈山石室隱戒行精專受天台禪觀高譚寂照金石相宣時人語曰錢塘有真觀當天下一半隋開皇年衆建南天竺寺請師焉嘗講法華心要感臯亭神請講捨祠爲殿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驟雨沛然真觀能文有雅操文帝三徵秦孝王兩延皆以辭仁壽中手標養地于寺東岡大業四年一日聞空中仙樂遂趺化

### 守直

唐守直姓范齊信安太守煌八葉孫詣蘓州支硎圓公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現光焰長一文餘蓋得戒之驗也立

願誦華嚴經還夜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炯炯在握開元  
中入靈隱大曆五年三月告衆曰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  
去應跡如此而愚夫欲以長繩繫日安可得乎乃寂

### 道標

道標姓秦富陽人七歲有僧摩其頂曰此子骨秀如青蓮  
釋氏威鳳也遂出家靈隱肅宗乾元元年詔通經七百紙  
者得度首中選結茆峯西號西嶺草堂尤善詩與皎然靈  
徹齊名時人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  
摩雲霄長慶三年示寂

### 寰中

寰中蒲坂盧氏子母沒盧墓出家童子寺後居大慈山之  
水夢神禮曰我携童子泉來旦見二虎爪跑泉湧今虎跑  
泉是也嘗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  
如行取一寸南泉趙州雪峯嘗就問法今稱祖師堂

### 清晝

清晝卽皎然受具于守直姓謝氏康樂十世孫也時號爲  
釋門偉器文章雋麗後博訪名山晚入杼峯獨處絕去詩  
咏孤松片雲禪坐相對永貞初年終

### 道齊

道齊趙氏子少遊庠序經籍淹博剃染投靈隱又學華嚴  
經義於天竺上有石室齊習定於中忽巨蟒崦岬欲吞噬  
之狀怡然不動復有虎豹馴擾又山頂乏水以錫杖刺地

清泉迸流貞元間講華嚴時嚴冬飛雪忽生花二本狀若  
芙蓉熠燿觀者嗟嘆後終於石室

### 鳥窠

鳥窠潘氏子誕有異香因名香光得法於國一百丈居喜  
鵲寺寒暑一衲刺史白居易往訪見坐長松下松盤屈如  
蓋旁有鵲窠爲危之答曰太守危問其故曰薪火相交識  
性不停豈不危耶居易悟因問夢是浮生抑浮生是夢答  
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  
祇恐浮生是夢中終九十九歲人稱爲鳥窠禪師法名道  
林

### 鑑空

鑑空姓齊名佐吳郡人少貧困元和初游錢塘年四十五  
屬歲荒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餒甚不能前俄有梵僧顧  
之笑曰秀才法師旅游滋味足未空不省僧曰不憶講法  
華經於同德寺乎子應爲餓火所燒遂探囊出棗大如拳  
許曰食之自知空食棗頃刻悟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涕泣  
歷問當時雲水五人唯僧得解脫獨空修法不完坐於餓  
凍復探囊取一鑑曰要知貴賤修短佛法興替宜一鑑空  
照久之了然嘿記遂投靈隱出家受具足戒後行高節苦  
太和元年過河東語柳埕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尙九年在  
世吾捨世日佛法其衰乎乃索筆題於經藏曰興恒河沙  
衰恒河沙兔而置犬而挈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不減其

華此爲會昌乙丑毀法正宗代事也後周游名山未卜所終

### 文喜

文喜馮山宗姓朱嘉禾人叅仰山契悟常往五臺山禮文殊遂止爲典座一日定中見文殊跨獅子緣龕側喜訶之文殊遂躡空乾寧四年住靈山無著院武肅王表賜袈裟號無著禪師光化三年告衆跣趺而逝有白光之祥天祐二年叛兵發其塔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王竒之遣裨將重爲封瘞後韓侂胄取爲葬地遂啟其塔荼毘之得舍利百餘

### 延壽

延壽王氏子七歲誦法華經五行俱下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以官錢放生坐死錢文穆王赦之聽其出家住天台智者岩習定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錢忠懿王請重剏靈隱靈隱之興由此故後稱主持靈隱者爲第一代復請住淨慈繼遷永明道場以心爲宗以悟爲首著宗鏡錄一百卷每日行一百八善弟子二千餘人夜施鬼食書放生世號慈氏下生開寶八年跌逝大舍利五色鱗砌於地塔大慈山明神廟中遷於淨慈宗鏡堂後號壽寧塔

### 行修

行修號性真泉南陳氏子長耳垂肩幼勤課誦得雪峯心

印唐同光初入浙依法相寺因乏水卓錫泉出傾城望施  
兒童每牽耳結於願下修惟默笑永明語錢王曰此定光  
佛應身王趣駕參禮師但云永明饒舌遂跣趺而化其狀  
久之如生寺僧以糝塗漆至今猶存

### 省常

宋省常顏氏子結淨行社於西湖刺血書淨行品雕彌陀  
像與公卿伯牧二十人比丘千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  
爲之首臨終唱佛來迎化後地金色移時

### 遠觀

遠觀字曇穎邱氏子與歐陽修爲文字友叅聽公恍如夢  
覺嘗云三世諸佛是妙婢一大藏教是涕唾

### 晤恩

晤恩字修已住慈光寺常熟路氏子十三聞誦彌陀經遂  
求出家通達法華光明經嘗於終夜視白光自井而出乃  
絕粒禁言一心念佛爲弟子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端坐  
面西而化化之日聞空中絲竹嘹唳鞀鼓鈴鐸聲漸久遠  
依稀西去茶毗日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算

### 贊寧

贊寧德清人姓高出家靈隱習南山律宗錢武肅署爲兩  
浙僧統時名律虎太祖徵入京賜號通慧賜紫太祖行香  
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答曰現在不拜過去  
佛淳化三年兼翰林院使館編修寧博物強記辨說縱橫

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克斥顏師古證蔡邕等說王禹  
偁深服之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  
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遺書贊寧贊  
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  
者是也鉉斲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長五尺膝面  
下長三尺髀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書漚之  
遂爛焉徐諤嘗得畫牛一幅畫嚙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  
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辨其理贊  
寧曰南倭海水或減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蜡中有餘  
淚和色著物則晝隱夜現沃焦山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  
岸滴水碧色染物則晝見夜隱此二形殆二物所畫也年  
七十八至道九年會後二年示寂

### 辨才

辨才名元淨入慈雲法智室沈邁迎主天竺頓增萬礎繼  
居龍井遂成伽藍法界觀成眉間卧起處往往得舍利焉  
左肩現袈裟條八十一如住世之數蘇軾爲誌銘趙抃爲  
之贊

### 佛印

佛印名了元居蠟燭菴二歲通論語五歲日誦詩三千首  
稍長因喜楞嚴語入釋得旨於納公與郡守蘇軾倡酬時  
相策勵辨才無碍肆口而談無非般若聽客語契心一笑  
軒渠而化

## 契嵩

契嵩雲門宗字仲靈鐔津李氏子得法於洞山聰夜則頂戴觀音像頌其號必滿十萬自是世間經書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排佛之說讀者畏服後居靈隱山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輔教編上進仁宗覽之嘉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大師執政韓琦叅政歐陽脩皆見而尊禮之還山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示偈至中夜而逝荼毘五種不壞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如大菽者三契嵩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

## 德章

德章宋仁宗問法於德章章喝之或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章曰也不得放過作心珠歌賜號明覺

## 惠遠

惠遠號瞎堂臨濟宗眉山彭氏子叅圓悟悟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中良久曰吾夢覺矣至夜悟小叅師復出問自此機鋒峻利目爲鐵舌遠乾道六年敕住靈隱賜號佛海有旨引見召至選德殿乾道八年車駕幸靈隱至一笑軒交蘆室見遠畫像曰此是畫的誰是真的遠對曰春風和暖恭惟萬福問如何得免生死曰不悟大乘終不能免問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法無二法見無二見心無別心



天無二日帝首肯之預示化期於淳熙二年示寂留七日  
顏色不變壽七十四

### 道樞

道樞號懶菴臨濟宗四安人姓徐隆興初詔住靈隱孝宗  
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樞答稱旨退居永安蘭若逍遙  
自適有偈題壁云雪裏梅花香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來  
年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八年八月坐逝

### 妙堪

妙堪號笑翁臨濟宗毛氏子四明人叅天童無用全公時  
朝廷奏令僧得買紫衣堪曰如是則財可主法矣抗疏廟  
堂其議遂寢以寺在屠沽之地闢爲林藪立飛來峯門重  
樹羅公處約碑春秋七十二

### 道冲

道冲號癡絕臨濟宗武信荀氏子少長習進士業棄之受  
釋氏於梓州妙音院嘉定己卯游徑山淳祐甲辰有旨移  
靈隱後理宗取下菜園地建閣妃功德寺卽日退院荷笠  
往游廬山遣使留之不回乃賜古蕩千畝圩田若干畝與  
易後往徑山每日以一篋付侍者有求其語者投之鐘定  
後秉燭隨紙多寡俱盡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至夜  
分起坐而逝壽八十二荼毘時得舍利五色者無數

### 重顯

重顯雲門宗字隱之遂寧人姓李叅北塔祚公盡其道法

將造錢塘值曾學士於淮南以書薦於珊禪師顯至靈隱寺浮沉衆中曾奉使歸訪師靈隱無識之者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問向附書顯出袖中納之曰公意勤勤然行脚非書郵也珊大奇之師嘗應翠峯請於靈隱陞座後住雪竇皇祐四年七月七日示寂

### 德光

德光臨濟宗姓彭別號拙菴臨江軍人叅大慧杲得悟德光頭顱方正廣頰豐頤七處平滿淳熙四年詔住光孝寺光渡江而來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乎光曰宗門不貴神通帝悅賜號佛照

### 輔良

輔良臨濟宗范文正公十世孫叅笑隱一見契之號貞悟禪師靈隱直指堂乃其建也舉揚大法不務緣飾復以淨土觀門爲苦海舟航時兼脩之既示寂舍利皆玉潔珠圓

### 彥充

彥充嚼東林顏木扎羹鐵釘板迎拳而悟嘗曰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家習禮樂意哂逃禪者

### 慧才

慧才入法智室持大悲咒恒百八遍夢觀音解袈裟衣之嘗授菩薩戒於雷峯方偈摩觀音像騰寶焰映奪日燈有證戒光記米芾書

### 慧開

慧開生而貌小與石霜同叅作補衲看經二偈自黃龍山  
挾龍來止無門洞龍每蜿蜒松上禱雨輒應孟珙吳潛鄭  
清之間於朝召對問所以致雨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賜金紋伽梨其身後即中峯明本也

### 道濟

道濟即濟顛台州李氏子初叅瞎堂知非凡器然飲酒食  
肉有風狂監寺至不能容呈之瞎堂堂云法門廣大豈不  
可容一顛僧耶及遠公既寂出居淨寺累顯神異年七十  
三端坐而逝

### 圓智

圓智謁元公舉蘇軾東林偈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是舌  
無山無水好愁人之句元印可馬

### 溫日觀

溫日觀瑪瑙寺僧也宋亡出家豪飲不羈往往出憤世語  
善畫葡萄枝蔓皆合草書法性酷嗜酒楊連真伽以名酒  
啗之終不濡唇見輒罵曰掘墳賊

### 原妙

元原妙號高峯吳江徐氏子母夢癡僧而婉幼嗜趺坐稍  
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  
立死限學禪脅不席食不味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  
雙徑五祖真贊疑始泮從欽南明益警者咸淳丙寅冬入  
龍鬚山粵五載中夜推枕墮地有聲廓然大悟會雪積踏絕

數日人謂已矣雪霽晏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妙絕食兼旬危坐不動己卯春入西天目獅子岩卽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鏹併日一食後以後事囑明初祖雍書偈泊然而逝妙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嘆曰古佛善知識也

### 斷崖

斷崖俗姓湯德清人能食時卽不茹葷血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年十七見高峯於天目山獅子岩之死關峯乃今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墮有聲卽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覺墮身崖下懸岸壁立人意其必死己出半山無所苦自誓曰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嘆其俊快改名了義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宿納莫不驚嘆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争相迎奉無虛日元統元年歲除日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翌午果跏趺而化

明本

明本號中峯孫氏子生有異徵童時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教燃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以首觸柱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頌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自謂未極諮決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白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應問無碍隨其根器廣爲策勵世推以爲大辯宋景定癸亥生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示化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門人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

守貴

守貴居天龍寺寒暑一衲始見千巖長於龍華繼是中峯斷崖而後知千江一月於是莊嚴天龍如大伽藍有續其落齒者見五色舍利瑩然日增

祖如

祖如字振宗邑朱氏子訓僧於南屏偕施慵率濟顛之流後居天池衆赴化期已若忘之尚曳履逍遙問故始沐浴坐有塵根俱淨萬月當空之句

道衍

道衍字斯道姚少師廣孝也長洲人嘗住淨慈寺洪武初在燕府籍中住持慶壽寺叛燕王卽大位特授少師命蓄髮終不從賜兩宮人不近亦不辭乃召還茶毗日心舌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雲溪株宏嘗稱其貴極人臣而

不改僧相功過或可相準

### 德祥

德祥字麟洲持戒律工書法詩遍郊島有桐嶼集臨終倚  
座曰一隊醜糟漢我爭如爾何談笑而逝

### 袿宏

袿宏字佛慧號蓮池仁和沈氏子年十七爲諸生三十二  
歲辭家祝髮徧參諸方初發足從念佛得力至是乃歸併  
淨土一門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有結茆終焉之志  
環山多虎患宏諷經施食虎遂遠徙時歲大旱擊木魚循  
田念佛雨隨足跡而注居民德之遂成蘭若道風大扇四  
衆翕集遠追蓮社單提念佛以攝禪淨住山三十餘年以  
乙卯七月別衆示寂臨行張目云老實念佛勿捏怪勿壞  
我規矩向西念佛而逝塔於五雲山之麓世壽八十有一  
初宏出家語繼室湯曰生死事大汝其勉之時湯年十九  
灑然省悟亦出家孝義菴法名袿錦戒行潔白

### 真可

真可字達觀世居吳江姓沈氏五歲不語有異僧摩頂遂  
能言二十受具戒參張拙秀才偈頭面俱腫一夕悟腫處  
頓消自是凌轢諸方後聞憨山遠戍雷陽又南康太守吳  
寶秀以礦稅被逮乃決策入都曰海印不歸我爲法一大  
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錄不續我慧命一大負  
會妖書獄起執政者欲牽連殺之可笑曰久住何爲索浴

說偈堅坐而逝塋於徑山茶毘之日肉身儼然舍利無算

### 明方

國朝明方字石雨武塘陳氏子投法相難染叅雲門澄得印授以斷拂子一枝遂號爲斷拂子主寶慶過龍門乙酉歲龍蛇起陸所在招提咸遭劫掠衆欲避去方曰無庸也賊至竟爲雲霧所迷人刹皆不見而去戊子春示寂弟子奉其龕文室中未幾山兵突至欲毀見方龕儼然不忍俱燼昇出之百夫莫舉賊驚以爲神乃捨去寺賴以存

### 方宜

方宜字夢曙茗人出家法相寺善左筆書有詩名雲間張鼎董其昌竝稱之後閱藏有得續雲溪放生會席上鄉康熙改元冬忽一日禮佛集徒講演金剛經畢至江口卓杖大聲曰好江水泊然立化

### 二隱

二隱不知何許人自江南誣逮來浙寓安樂橋庭訊有期謂隨侍促沐浴將示寂諸弟子泣留曰且日賴師理解如撒手奈弟子何隱唯唯凌晨至庭數語得白歸命設香湯已問曰午未曰午矣說偈微笑而逝

### 德修

德脩住方家峪茶亭先是難染後習靜北山窮谷二十年卒不知其叅尋所自後住茶亭亦庸庸無竒康熙七年元宵日忽出衣單盡分給人云當別去及旦自炊水沐浴召

隣人爲封龕衆竊笑之及入龕趺坐方合龕火自內出風動焰疾頃刻而化

### 正嵩

正嵩字豁堂金陵郭氏子明洪武初以軍功世授杭州衛指揮遂家焉七齡卽絕葷十歲喪父白母依靈隱十三薙染禮補陀叅淨慈三峯漢和尚聞淨板聲悟遂駐足南屏俄罹無妄逮訊江寧獄中隨宜說法至感囚隸佛聲浩浩人以爲地獄西方事解得歸預言逝期至期沐浴命侍者出視日晷云正午遂跣趺書偈逝正嵩性穎敏兼通儒教工吟咏善書法間畫山水多做元人一時賢士大夫樂引爲方外交

### 弘禮

弘禮字具德臨濟宗三十二世紹興張氏子初爲鍛工已習道家言後又讀首楞嚴而善之披剃受具叅三峯於安隱服勤十七載遂受其囑付弘禮出世雲門廣孝維揚天寧及佛日顯寧諸處俱稱千人善知識而於靈隱破院久住法席一新建置甚盛靈隱以理公爲祖延壽爲宗而弘禮以中興兼勦置自來禪德未之有也復應徑山之請又至維揚天寧甫七日無疾坐化

### 心通

心通字德智生而瞽性不如葷幼卽受具於古宿年十六夢異人摩其頂曰汝欲明乎當發願普度一切覺而兩睛



忽痛如病目者然已而豁然重朗深碧炯然能燭幽隱人  
有病崇者至則纖微無敢匿形隨宜制譴皆獲霍然又能  
入定前知休咎一時王公大人無不折節師禮然性素恬  
朴絕不作世俗矜詡態嘗奉聘一至京師即歸終隱受法  
於雲林諦公爲臨濟正宗仍退居東苑德寧精舍永興潮  
音皆其建設年七十五忽辭衆無疾端坐而逝



方外士

釋氏因果

唐武德年間信士陳昭江陵人奉齋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行  
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畢卽退每如是日如有隣人力昌勇悍不  
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擊殺之蛇啣冤訴於閻羅天子勅  
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啞嚙苦痛難忍力昌託夢告  
妻曰蛇本意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殺之今  
被蛇苦楚不可勝言爲我請僧寫金剛經七卷佛前懺悔救我  
苦厄妻便欲寫經貧甚口食尚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年  
方五歲見母悲哭謂母曰何不賣兒以救父於是號哭抱兒出

淡食老人集

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祝之一願夫  
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母既別子憶子目  
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三十年繼父  
母俱亡忽念親母復回江陵尋母未見買宅暫居節臘祭祖僧  
護回向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我賣身薦父今回鄉尋母不見  
願得父母同獲超昇適其母就齋求乞口誦金剛經聽得此語  
大叫云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汝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  
處籃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因取水  
漱口與母舐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禱觀者  
無不感歎

姚子莊云鱗身至苦彼既有一隙之明欲聞經解脫未滿願  
而身死寧不深恨昔道友鄒子尹之祖與一叅軍同事叅軍  
能知三世事見世爲叅將前世秀才又前世則蛇也曾將兵  
平洞蠻進一蛇洞作蛇語與蛇言我與爾同爲蛇我但知念  
佛一聲卽脫蛇身做一世秀才今又爲叅將矣衆蛇頷首受  
教叅軍平蠻回再進蛇洞蛇盡死佛法之速濟如今得人身  
不知念佛持經豈不惜哉

唐龍朔中白仁哲爲虢州朱陽縣尉奉差運米遼東海中忽遇  
罡風四望昏黑仁哲與同舟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自念素  
持金剛般若經因焚香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中有一  
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舟中八十餘人夙有惡業因緣  
今日俱當沒溺海中卽今海內鬼神羅刹咸伺求其便只緣仁

哲平日持經功德今奉玉帝勅告龍王水府神祇庶得免此大  
患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  
唐永微元年司馬喬卿爲大理司直母亡哀毀骨立刺血寫金  
剛經一卷方畢忽墓上生芝草三莖長二尺八寸綠莖朱蓋取  
而復生

姚子莊曰蓮池老師曰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  
塵垢子道方成就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以佛法渡母是則  
名爲報母恩看四大爲空是則名爲報佛恩 但是書經母  
已得渡而况刺血異芝再生特其朕耳

唐天寶年中常州宜興縣人吳遠每日五更躬就佛前誦金剛  
般若經一七卷禮拜念佛遠有詩云五更鐘動莫貪眠抖擻精

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花池已種一枝蓮年至九十二無  
疾告終自見二使者引見閻羅天子問遠在生作何善業對曰  
專念金剛經天子合掌命遠坐朗誦一卷方念至在舍衛國口  
中卽出妙香見佛顯現王喜謂遠曰君有般若之功勅送生舍  
衛國中承品官之後享富貴福子孫使者奉命送遠過舊宅就  
空中報兒女曰吾念經之力甚大閻王勅令吾生舍衛國中特  
來相別汝等宜受持金剛經及法華經陰府深敬此二經若不  
能受持以諸花香恭敬供養得福無量仍不得殺生蠢動含靈  
皆有佛性放生得長壽報兒女聞之悲哭曰不用傷感人生世  
間有一善可憑命盡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一向在惡必入黑  
闇勉之言訖不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不勝苦楚仍無招詞推吏疑其爲寃尚未成獄孝廉專持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一段兩頭有節墮於上不知從何處來衆囚皆爭奪看轉至獄卒之前疑是藏刀在內對衆劈開視之乃有金剛經中半偈云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衆皆愕然起敬賊首悔過因得放焉

唐大曆十一年衛州別駕周伯玉日常持金剛經公私不易其心一日忽見梵僧來伯玉問曰是何尊者答曰吾是般若會上須菩提也爲汝誦經數年惜乎不斷肉食汝若至心求佛道必須長齋斷肉伯玉自此斷肉蔬食誦持尊經寒暑不輟

姚子莊曰北京鷲峰寺濟舟在寺一日有青衣者訪之舟問何處來青衣者答言我非人乃陰司無常也某老嫗在地獄中自言生平無大惡第無一善不得託生自反每年朔望日來禮梅檀佛必帶幾箇菓子供養老師今託我來求師爲彼念法華經一部則可得人身矣舟許之於七月十五日在佛前跪誦法華經至第五卷渴甚至房中覓茶不得有冷酒一盞在几下舟飲數口仍至佛前念完三卷十六日無常復來語舟云某老嫗承師經力金光已射至地府正將出獄忽五卷經中滿地獄皆作酒氣仍不能出今特託我慍切奉懇再莫飲酒至誠爲彼誦法華經一部可也舟聞之毛骨悚慄嗣此戒酒精嚴矣飲酒尚如是則肉食者更不宜矣爲佛弟子不得食肉此是先佛世尊決定清淨明誨欲持經咒宜斷肉食

必無所疑或因四大衰弱習氣深重不能頓除亦必當持十齋月齋嚴戒殺生食三淨肉食肉邊菜以寄其慚愧之意惟齋日可以鎮日持經若非齋期必於清晨未用葷酒之時持完經咒午後既已染指則是日不得復開經卷更於佛前晨夕發露必永斷而後已

唐時有王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四面昏黑檣傾楫摧滿船驚惶待制亦懼不得已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波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衆疑其異待制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輒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待制以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而受之且歎曰漢水會於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舟船往來不可勝計而所持之經自彼至此螺螄一見不舍其爲名耶財耶色耶必求脫輪迴以故附經不散蠢動含靈具有佛性又增一重警策矣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後附舟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舟覆舟中人俱沒惟虔慧在波中偶遇蓬蒿一叢身漸至蒿草之上隨浪三日夜乃得濟岸細視其蒿中則金剛經也並無淹濕虔慧拜受此經愈加精進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自出香煙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大德僧衆與太守官僚遠近緇白咸駐此處俟經來下至一日一夜莫知所之

姚子莊曰萬曆年中黃梅汪晴峰先生名可受禮梁皇懺至第五日之夜半有一石匣觸舟舟人固汪僕也以報晴峰擊燭視之剖石匣則內有三十二篆金剛經也

篆法各體精竒世所未有晴峰請至南京與黃門段幼然先生名然者謀勒石以無良工中止後刻木板於北京石磴菴四方印者甚衆板漸磨糊萬曆戊午居士復勒於摩訶菴夫石在水何以不沉而能浮又復能遊竟未知此經何以得入石匣中又未知當時篆者何人篆於何年向在何處皆不可思議今見在摩訶菴中鑿鑿可據

唐陳國竇公夫人盧氏芮公寬之妹也素信罪福嘗誦金剛經尚有未竟而頭疼甚自念倘死不得終卷矣力疾索燭而火悉滅忽見燈炬漸次升堂直入卧處去地三丈許無人執持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急取經看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始滅自此病痊日誦五卷一日芮公將死夫人往視之公謂夫人曰吾妹誦經精格冥司注記姓名又添遐算矣夫人壽至九十

唐崔昭爲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斫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平昔專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取其經開函視之見經本已作三段矣刺史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如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爲僧刺史卽施度牒號曰三刀和尚

唐并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授金剛般若經一年自能背誦爲商凡身到處卽奉經本焚香持誦一遍一

日販布帛三百餘貫往他州經過峻嶺強賊數人各持刀杖追  
逼行宜棄箱篋急投深澗忽見空中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如身  
在水面上行衆賊取其箱甚重不能起賊始驚異嶺上招行立  
曰汝上嶺來我若殺汝如殺我父母行立即上賊扣問汝有何  
術答曰非有幻術想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得佛力護  
持耳賊令行立開箱視之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合掌悔  
過遂捨一百貫文求行立經前去受持衆賊棄刀杖改惡從善  
唐釋幽靈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體質  
微暖未殯自見二使引見閻羅天子勅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  
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般若經天子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  
遍地獄煎熬捶楚之苦一時停息誦經畢天子再問幽曰此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尚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增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  
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表奏聞奉勅遣中使往濠  
州碑上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  
非衆生是名衆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釋明濬暴死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濬  
答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  
不見師也乃放還濬自此愈加精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  
異香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恃其豪貴不知慚愧意宰殺烹炮  
被殺衆生各赴陰司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  
追錄魂魄收繫在獄仁欽形體尚在陽間受諸重病枕臥席牀



經年不瘥以是殺生惡業減算天止見二使者押見閻羅天子  
勅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殺害衆生減算  
絕祿令獄卒驅至刀山劒樹之上償諸惡報仁欽惶惶恐怖仰  
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會作善曾請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  
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豈無報應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  
神敬手執金剛經至天子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  
有般若之功特來告王願賜慈悲放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卽  
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因得還魂遠近見聞無不驚嘆各戒  
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再生卽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  
齋僧百員修水陸大齋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苦無量因汝  
修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爲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  
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奉亡父之  
命以滿此願

姚子莊曰施經一卷遂得緩殺生之多業而再生人世此人  
所難信也然萬曆己酉年湖州成舍閔生讀書綠山寺素不  
知佛法惟初到寺中曾念佛數十聲一夜無疾而死青衣引  
見閻君辨無罪閻君云汝今生食猪肉如許食魚蝦盈二簿  
烏得無罪其前生乃一女身曾罵婆婆一次爲其夫娶妾掌  
夫面二事爲大罪其又前生乃河南某縣人爲皮匠而做狀  
子爲一人主文使一人無辜而死今死者業滿欲托生故亟  
取閔生對理耳已勅付地獄有一老僧至閻君前云貧僧爲  
一訟事閔生爲我謀畫免我於難閔生於我有活命之恩願

赦還令彼改行閻君曰此是私恩渠無善因何能赦之老僧云念渠初到綠山曾念佛五十三聲此亦善因也遂得放還夫五十三聲之佛卽能作回生之張本今閻生見在也可無疑施經一卷得此報矣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年二十三歲習舉業欲入試場旬云汝學未充不可旬夜夢金剛神曰汝念經陰隲有感汝子改作楊椿吾助其筆旬既得夢次日令子改名納卷果中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金剛神語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豫留心焉切勿漏言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椿又夢神語曰汝策不中主文意今在第五甲吾將汝卷於御榻上換了第一

名卷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行善之報至期果如其言使君聞推司楊旬子中都魁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告使君曰旬平日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年承鞠勘公事遇有死囚詳其情理可遣定爲流罪卽投一當三錢有犯流罪者定爲徒罪投一折二錢有犯杖罪者量輕或釋放之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筮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者收街市遺棄嬰兒倩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二者每年冬十一月初三爲始收六十已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五十文至二月初三日滿一季令其自便

三者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者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者有女婢不中使喚不討身錢量給衣食從便改嫁六者戒殺救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者每遇荒歉之年糧食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者寺觀崩損者爲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者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裹糧周全還鄉十者旬爲推吏凡遇死囚貸以復生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都魁皆自旬奉公行善之所致也

何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兩周一女方滿周忽夜夢入冥司判決劉氏來春三月命終覺後憂惶悲泣遂命畫士繪畫佛像斷除葷酒晝夜精虔持念金剛般若經回向發願云惟

願我佛慈悲增延世壽若滿四十五歲兒女娶嫁死亦瞑目至三十八歲兒得娶婦四十三歲女得嫁人至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悉捨衣資莊嚴佛像一日遍告親戚曰吾死期已至何軫以爲鬼魅所纏不信至歲除日劉氏自請沙門三寶前受戒沐浴更衣跣趺而坐高聲誦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誦畢寂然無聲端然坐化唯頂上熱氣灼手其夫何軫依止僧之禮營塔安葬於荆之北郭

唐乾符年間兗州都督使崔尚書法令甚嚴有一軍校衙參不到崔公大怒命左右斬之軍校就戮顏色不變衆或異之當時斬訖至三更被戮者如夢醒祇見身卧街上復歸家妻兒驚駭疑爲鬼也軍曰我非鬼也初被斬時如醉如夢不知所以今如

睡醒耳明旦至帳前拜謝尚書崔曰汝有何術今得復生軍曰  
非有術也自幼至今每日持念金剛經三卷昨朝失曉誦經過  
期有犯軍律崔曰汝知斬時否答曰初押出戟門外只覺身醉  
夢中都不記憶又問曰汝所誦之經在何處答曰在家中佛厨  
內崔急令人取視開函時五色毫光經已作兩段矣崔大驚異  
書此經令僧誦念并施與人仍令圖畫就戮之處并斬經之象  
以彰靈跡

唐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每日持金剛經三卷一日同三十餘  
人入山鑿石山崩盡沒惟孫翁在石罅處經十二年子孫鑿石  
穿透見翁端坐容貌如故子孫驚拜問翁何以得生翁曰常持  
金剛經問饑否曰始初喫一酥餅至<sub>今</sub>不饑翁曰我昔所誦之經

在否子孫曰在還家取經視之經上有一圓孔恰如酥餅大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sub>寺</sub>比丘尼之女使任五娘已故月餘五娘

之弟妹每夜聽得靈座有呻吟之聲初甚恐因焚香問之靈即

答曰我在生不合犯五重罪一在房非爲二好食牛肉三作踐

五穀四濺潑羹湯五殺害衆生今准閻羅天子勅令我受刀

劍樹地獄一日一夜萬死萬生痛不可忍即今身上有刀七枚

痛入骨髓我因告冥司鬼吏有何因緣能免此苦鬼吏答曰汝

生前所造惡業深重若要脫離地獄必得汝親戚寫金剛經七

卷可免此苦答曰有親弟妹在家乞暫放回求救蒙許而歸望

弟妹念骨肉之情將我遺下衣資變賣得錢捨入淨土寺求寶

獻大師爲我寫經七卷躬對佛前懺悔殺生種種重罪願我早

離地獄之苦於是弟妹卽出賣遺物命僧寫金剛經纔得一卷  
冥司獄吏奉天子勅卽與五娘身上抽出一刀至七卷圓滿其  
刀皆抽訖承此大乘經典功德凡索報生靈悉得解脫各生善  
道任五娘出離地獄得生人天復來拜謝弟妹方欲詳問遂不  
見矣

唐憲宗元和八年三月河南節度使吳少陽出巡各郡舟行間  
遠視一驛夫岸足不踏地吳異之間其姓名對曰小人非驛夫  
姓全名信被公差一時捉來吳曰汝在家何業對曰小人夫婦  
賣酒腐營生素食三十餘年日誦金剛經三卷得閒卽念佛資  
本只三兩每日賣有餘錢除餬口外卽施與貧人吳曰汝誦經  
三十餘年肯賣否信唯命吳曰每月與誦經工食銀一兩每年

十二兩三十年共與價銀三百六十兩卽取與信信登岸吳再  
視之信足着地矣後數年吳病將終昏去見羣鬼來拘縛正無  
措時忽見金剛神自天而降叱退鬼曰此人舊曾買般若經功  
不得繩縛幢旛散行可也鬼吏皆跪曰諾吳少陽醒告妻子曰  
悔我一生自不曾奉一日齋今有十分大罪得舊年買全信金  
剛經力今減一半之罪若自己在世奉得數日之齋罪亦減八  
分矣今日黃泉路上悔之無及可請僧誦金剛經救我幽中之  
苦言訖瞑目而終

唐李回舉進士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君欲速及第何  
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宿因步月有數美女與言  
遂被誘去李回慮是精怪乃默念金剛經忽見異光自口出美

女震駭奔走蓋狐狸宅也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犬前行口中  
有光照路達於本所後中第

宋紹興二年宋承信居秀州華亭縣患翻胃之疾數年百藥不  
能治忽一夜夢見一梵僧謂承信曰汝宿世冤仇致今生諸病  
苦凡世間男女或惡疾纏身經年累月枕卧牀席求死不得者  
其魂靈攝在陰司考較生前所作罪惡若有奉金剛經或自書  
寫畢世受持或布施與人纏舉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先放魂  
神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睡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佛  
前發願許奉施金剛經一千卷復盡形受持隨夢見金剛神賜  
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減月餘全愈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常持念金剛經懷孕二十八箇月多  
病羸瘦憂慮生產之難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示之曰汝  
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王氏遂印施金剛經千卷齋千  
僧念經千卷至夜三更夢見金神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  
男在牀矣相貌圓滿令人愛樂王氏嗣是齋素受持此經不輟  
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爾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羅天子勅  
問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對曰持念金剛經每日不缺天子賜  
金牀與王氏側坐朗誦一遍地獄酸辛之苦一時停息地獄之  
人普沾恩利天子再問何不誦咒王氏對世間無本勅令鬼吏  
於藏中取咒本付王囑曰汝歸陽間要廣布流通切毋遺墜天  
天子又曰王氏向後壽終還生極樂園不復來此矣天子所付  
咒本即補闕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一迴向真如

實際心心契合二迴向無上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迴向法界一切衆生同生淨土

宋乾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左中大夫龍圖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琰和王之子也夢見父和王偕母夫人龍圖問世間所脩冥福孰勝和王云陰府惟敬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汝若爲我印施一千卷最爲第一時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酉時有金字牌過楚州龍圖又問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眷戀間忽然睡覺不勝悲感深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爲宋大將歷百戰戡亂大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入扈殿垂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厚明恕宜得功德之助因延僧虔誦金剛經一藏計五千四冊八卷用資二親真福云

宋蘇州朱進士平生習舉子業未聞佛法之妙一日遊虎丘寺聞佛印講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朱會大意喜未曾有次日午睡夢一鬼吏押五罪人朱隨其後行二里許一大街巷門掛青布簾人家罪人皆入至廚房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喫朱亦將飲鬼吏喝曰聽佛法之人不得飲遂驚覺乃自疑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朱扣門入其家主人具言廚房中生六隻犬子內有一死者朱驚惶流汗自謂若不聞佛法已入狗胎矣因是專心持念金剛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歲八月十五日遍請諸山師德登樹梢上說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擘破虛空腳踏浮雲粉碎立化菩提樹東遂化去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太守莫濠差與賈幣帛約千餘貫往行在壽朝貴行至瓜州渡客店郁三家投宿其夫婦見承局行李與兄郁二謀害其命離店五里許埋於路旁太守因周興久不歸禁責其妻子一年矣太守被召赴行在將到瓜州路旁忽有一朵蓮花太守令從者折之刀斫不斷掘地四五尺見一死人口中銜此花啓視之眼能動熟視之乃周興也太守問其故具言爲客店郁三所劫埋在此處又問其何以能活對曰平時持誦金剛經理地如夢中見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挿於口中至今不知饑渴太守感嘆自悟將興妻子經年監禁卽移牒揚州府官速釋放周興妻子追攝郁三兄弟與其妻成獄上聞郁二郁三重杖處死其妻決脊二十編管海外軍州永不放還

紹興府寄居郭承思新除温州叅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前焚香發願云挈家九口赴任温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權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年考滿與同僚官司法元珍迪功共買舟涉海還鄉叅軍家眷居船前艙司法居後艙至紹興府界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見海內鬼神將船鑿爲兩段承思前艙風帆順便徑直登岸司法後艙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徇私拗曲作直致招此報叅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發願救人又承金剛功德之力救護還鄉善惡之報如此



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璧及還鄉離家十里許似  
夢非夢見亡妻在路旁哀告甚切云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  
於蟹出時買作醉蟹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奉閻羅天子勅驅入  
蟹山被羣蟹鉗其眼目徧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前不合吐酒  
餘殘飲剩盞脚陰司積之共計五石九斗五升五合使奴減壽  
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再奉勅差獄吏監奴賣酒却就奴身上  
刺血應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榮歸  
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奩變賣爲奴  
寫經七卷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到家即便請僧寫經方  
書兩卷一日備祭掃妻之墓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  
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奉閻羅王勅上昇天界矣

荊州江陵縣李雲宗女年十三歲時夢一梵僧謂汝有善根何  
不持念金剛經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增壽  
百年命終卽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  
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亦不能拘卽生富貴之家受諸福報雲宗  
女由是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  
有二使者引見閻羅天子勘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  
王云此女有般若之功卽判還魂王曰汝父殺生業重遂使減  
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汝父好將活魚切膾今有魚千餘狀  
訴索命汝父每夜夢落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還魂  
以陰府事白父其父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齋僧百人發  
願斷除葷酒寫金剛經四十九卷寫經畢雲宗忽一夢見有

數百青衣童子俱拜雲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  
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承善力出離三途  
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算雲宗  
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爲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  
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其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  
正念經迪功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誦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  
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厨炮物命恣飲啖後忽患風疾經年  
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命而卒惟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  
羅天子怒責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乃殺生害命  
減算絕祿令獄卒驅入湯鑊之內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  
殺業甚重然生前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合與免罪放還陽

間天子勅就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  
患背疽潰爛痛不可忍一日令妻就佛前代願云今後誓不殺  
生病痊日願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夜夢見一僧手摩迪功背三  
匝天明其疽已痊更無痕迹

馮侍御日持金剛經三卷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爲國事具奏當  
夜四更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羅天子勅曰汝壽合至七  
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劄損民當絕祿除算馮驚愕俯伏告曰某  
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願畢世持經常行陰騭王憫其回心向善  
誠諭之曰凡掌權政可置一簿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既不可書  
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馮得再生方便利民陰德日著壽至  
九十八官丞相忽一日臥疾有第九子方十一歲出廳前嬉戲

見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問之曰何緣來此諸鬼答曰吾等時來迎接閻羅天子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撫掌而笑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是吾職也頌曰休將訟筆逞文華迴禮空王樂出家已發一心歸大道不須六賊苦攔遮歡同妻妾終成疾位極公卿一似花從此晚年憑慧劍願將名字寄丹霞索浴更朝衣坐化復頌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頂上聞鐘業鏡將來爍破翻身透出虛空

遂州姜學士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引見閻羅天子勅曰汝前生修福今生壽註八十二歲丁丑科得捷官至公卿汝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准玉帝勅減算絕祿有一鬼吏語生曰急告天子改惡修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矣生曰有何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可獲免也生告閻君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旣陽壽未終乞賜放回孝養父母書寫蓮華經金剛經畢世受持閻君憫其回心改過勅放還魂誡之曰汝回陽間不孝順父母不恭敬三寶不誦持經典卒入黃泉雖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生旣得還魂親朋隣里咸來詢問無不改過自新

明隆慶己巳陶氏紹興處士王德妻也一日病甚篤見二鬼使云汝陽壽已絕且生平毫無善事當墮惡道須臾果見地獄惡像謂曰地獄現前如何救我忽憶隣寺端長老每旦誦經因曾記金剛般若波羅蜜七字但合掌朗誦三遍先所現地獄遂空

乃見自身乘七寶臺化生天上更有五色光明從其舍出空中  
隱然有聲曰陶善女已生兜率內院矣舉鄉之人皆聞見焉予  
與王處士爲外親髫年目擊其事云山陰釋廣响詢

明萬曆初年刑部尚書姜寶丹陽縣人在書室中忽然二使追  
至地府見宮殿壯麗一官上座峨冠博帶似王者狀侍衛甚嚴  
而寶俯伏於地不敢仰視王問曰你在生作何事寶無對旁出  
一官對曰此人在世惡多善少宜爲異類鬼使遂攜牛皮披其  
身三披三不能覆王怪問此人有何功德乃爾官對曰此人但  
聞金剛經題餘無善業寶哀懇求脫如歸陽世當畢世持經王  
因其悔過遂放之再生寶由是訪之高僧持經不輟一日與諸  
親曰明午我當去矣至期果聞天樂異香合掌而逝

明叅將戚公素持金剛經其時守越三江有亡卒致夢云明日  
令某妻詣公乞爲誦金剛經一卷以資真道公覺誠門隸或有  
婦人來者毋呵禁俄而果有婦人哀泣求見因引之入則如夢  
中所言公允之次日晨起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然僅得半  
卷功德以中間來雜不用二字故公思其由忽憶誦經時內人  
遣婢送茶餅公遙見揮手卻之口雖不言心謂不用遂竭誠次  
早閉戶更誦誦畢然後受食是夜卒於夢稽首相謝云已得起  
脫感激無盡此予聞於三江僧東林東林誠篤有道行無誑語  
丹巖居士訪採誠應事跡予錄此遺之雲棲寺蓮池株宏記  
明萬曆甲戌進士山陰王泮其伯父抱幼兒戲於門兒臂帶銀  
鐲忽失之時泮父適在旁疑其所竊泮父不平取金剛經投之

廁中引神明爲咒泮爲諸生屢試高等苦志力學不得一第一日曉出郭門見兩白鬚翁相語曰大善寺前秀才王泮應登上第爲其<sup>父</sup>汙穢金剛經今被削籍矣泮聞其言不知汙穢之故亟歸問其父父云有之語以前事泮大懊悔懺於佛前手書經一部是年遂中鄉舉歸而復書一部未訖而上春官不第至甲戌續書完經入京而第泮親爲予言此事一衲居屠<sup>士</sup>隆記

明萬曆海鹽漁戶張元與弟張貞撒網夜歸舟至青松塘見水面有異光掩映疑下有寶珠遂沒水取焉得石匣一枚啓之得金剛經一卷金字所書光彩奪目元索然置之家堂中夜夢金甲神語之曰汝前生爲長水法師講壇作務人因無道心退墮至此然微因未泯賜汝大法當精進持誦元以不識字爲辭神

令開口以一丸投之遂覺明早啓誦熟如久習元與予同鄉具陳其事予更勉之回向西方越三年元謂親眷曰蓮臺現矣無疾端坐而化時萬曆丁丑七月事也昭慶寺釋傳如記

明處士鄒軌居崑山素好善其弟軫無信心一日見兄誦金剛經偶聞至第十五分亦稱善嗣後稍信三寶忽患時疾不省人事半月惟胸前未冷忽於牀上愕然而起告家人云我已爲李作坊家牛身盡白色見金甲神云此人曾聞金剛經數分何入此類以寶杵擊其首而醒自覺頂門微痛後訪其家初生白犢果亡矣軌過吳門謁予因白前事故述洪濟寺釋明順記

明萬曆末年徽州秀才吳閣生持齋奉佛其姪吳某相隨讀書在溪南關帝廟中發願書金剛經五十卷纔書三卷還家其父

母強之食肉食畢胸次不快赴溪中洗浴昏於地不見回家其  
父尋至溪邊擡回已不省人事忽言曰我非吳某乃關帝所遣之  
將爲吳某守屍者也其家人不信頃之關帝自臨其屍吳閻生  
跪禱帝語之曰汝姪前生爲將陣上悞殺八百餘人此八百餘  
人罪業已滿將托生陽間爲汝姪索命故閻君執之去人命至  
重此八百餘人雖悞殺必一一酬償我念其書經之願未滿當救  
之還以完此願汝舉家宜齋戒念佛焚香供佛至第七日午時  
自然還魂也閻生又跪問弟子輩宜念佛乎宜參禪乎帝云修  
行路中念佛第一項之家人散去帝又命閻生曰適汝家人在  
我勸之念佛者以佛聲慈可引人爲善也汝當至心參悟明  
大事閻生遂命家人虔誠念佛自誦金剛經至七日午時果還

魂云跌壞了閻生詳問之其姪云我赴溪邊將洗浴忽見二青  
衣人押我前去漸向黑處行見同行罪人甚衆凡一罪人卽有  
二青衣相押各執鐵棒笞其背痛苦不堪惟我心能念佛答一  
下則念佛一聲得以不痛行至黑海海中奇形怪狀頭出頭沒  
後進一黑城城內旁列柵欄犯人皆在柵內亡妹見我至向我  
借金銀云我無大罪但得哥借我金剛經一卷卽可托生陽世  
矣我應云安得金銀與金剛經乎言未畢而金銀與金剛經皆  
至我以付妹二青又促我入城則刑具皆以刀鋸罪人受苦非  
人間所有須臾至閻君殿下見八百餘人向我索命我茫然不  
省鬼判引我至清水潭以水洗胸五臟皆見乃知前生爲將悞  
殺此八百餘人也仍赴閻君殿前分辨一言陣頭悞殺豈能償

還闔君几上震棋隨有霹靂從地而起大地開裂二鬼擡一油鍋從地湧出束我將入油鍋忽有一道金光從西照至森羅殿上鬼判跪云西方到闔君出位迎接見韋馱與闔帝在空中韋馱從空中垂杵一攪油鍋皆金蓮華沸起闔帝命黃袍二將押我出城仍見亡妹下拜云我得金經卽投生於河南某縣爲兒矣出此城漸向明處行不復經黑海黑路行至一高山壁立我不能上黃袍命我閉目推我以行耳中但聞肅肅風聲至山頂上將我一推遂得驚醒故言跌壞也此因果現刻於溪南闔帝廟大刀之上

方外士

淡食老人集

釋氏因果

警心錄云雲南安寧州張素號碧塘母臨媿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磨刀於石因事去而犢睨其側竊啣刀置石罅中屠回索刀不得或告之屠以爲誑因復置刀石上而隱身以伺見犢復竊刀如初乃大驚悔恨遂與牛俱上華山華亭庵日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頰肉隆隆起如瘤下山去溪橋取水約三四里道人以桶架牛背徐拽至橋邊居民識爲道人牛爭爲汲水注桶牛復拽而上如是者二十餘年碧塘旣生額有痕隆起如圓珠登

第歷官至都御史

警心錄云林生福州士人淳熙己酉將入秋闈欲殺所養聞雞  
克饌呼僕就縛雞奮飛投大中寺法堂禪坐下距林氏蓋三百  
步長老出視正見追逐而來僧曰既已遁脫或亦命未當盡願  
施於茲克長報曉可乎因爲演緣法報復之義勸之林卽順聽  
後七年雞尚存

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  
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卽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  
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為  
緣生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  
有舍利十公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香祖筆記無錫馬翀字雲翎文肅公世奇之孫起自孤露中康  
熙壬子江南鄉試詩有奇氣時時仿李長吉而未竟其才游京  
師所皈依者獨余與崑山葉文敏訥菴方藹他無所詣也歸未  
幾而病依靈巖叟禪師於栢城菴得領悟一夕索筆書偈曰刀  
斫虛空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泊然而化年才三十

又云武林陸圻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藥後游嶺南禮天然  
禪師法名今龍又常游温台諸山中無定所或云有見之武當  
者終不詳其踪跡也或以問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  
陸講山飄然瓶鉢竟忘乘雲雲或作孤飛鶴來徃天台鴈宕間

又云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與妻皆達禪理次  
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



至未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而諸子至次尙曰吾亦行矣即跣坐化去孫莘老爲表其墓此與龐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現果隨錄云媪吳氏濟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年四十三歸依冰鎧禪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驗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團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趺坐而逝越三年啟龕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爲漆身建菴供養額曰坐化今在府學宮側

果報聞見錄云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丁然見善必爲訓戒兵丁不妄殺人不淫婦女不攜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念佛有得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千金忽示疾龔爲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爲龔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爲公里後事且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爲

兩人秉炬併囑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卧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覺身稍倦倚棺而眈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果報聞見錄云常熟浪澄新庄菴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亡後

親族化其一衫一裙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時驚詫頃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者徧滿田間

果報聞見錄云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揀淨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褌一條即其平日所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汗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相近菴中作佛座卓圍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錢塘徐浩軒念佛異徵記云先母太宜人於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圈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卒之日申刻家人焚袋於磁盆從釋氏言將以附殮也忽盆內有聲衆疑盆碎俄見五色光起布成緇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塔砌之形蓮華上合掌趺坐之佛數十雲中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新畫者親友男女僕童以及治襯成衣之人無不驚歎競觀次日將殮撥灰啟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與袋面無異又一老媪執拂子隨行誠異事也謹記以示徵信者傳之

曠園雜志云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齋既婚後婦亦願長齋未幾潘以疾卒婦謂徒死不如立節遂屏棄衣飾兼戒烟火食日費一錢買腐蒸飯益啖之不知饑家居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為女紅餘錢輒施僧一日謁靈峰寺僧命法名曰寂

念預置一龕寄他處康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來舉  
火遂用香煎湯浴畢倩隣婦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  
頂出五色煙香氣四達男女送者數百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  
一  
居易錄王節婦名桂德州人父會禮及笄適諸生韓承業承業  
卒七日絕水漿欲以身殉其母力勸之長齋淡食不御鹽醢如  
此者十餘年承業將薨節婦夜辦嚴手作書置几案題曰守志  
以鏡壓其上從容出室外東隅以蘆席藉地瞑目跌坐揮手謝  
家人戒勿諱須臾口臭自出三昧火焚焉異香氤氳經旬不散  
體如金鐵不壞有蓮花承跌其席不熱取席下土以療疾無弗  
愈者其舅韓紳爲合葬於城東時萬曆戊子歲也

居易錄葉氏女德州人其父賈菜傭也女生而知書明麗若神  
及笄富貴家競通媒妁女皆峻拒之但乞以女紅之直侍養父  
母時注目天際如有所思一日晨起嚴妝飾趨父母前禮拜若將  
遠離者詰之無語但頻視日景及午忽入室闔戶跣跌西向坐  
手結三印味舉體香如芳蘭母心動入視之已化去父兵事在萬  
曆戊午年午月午日午時程蓮部先蓮作火行午日行二篇紀  
其事

居易錄祁陽民張志高妻申氏夫止守貞日誦經蔬食一日清  
明忽雷電晝晦佛龕內有紅光少頃開龕前垂一物一帶三  
縷長三尺博一寸光澤溫潤如水桐狀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  
柳幡所以旌善人也懸之四十年宛然如新

廣信府志永豐孝廉劉重慶雅好禪理每晨起持大準提咒寒暑不輟垂二十餘年晚授魯山學博一日卧病見室中放白毫光現大準提相者數日將逝惺然見菩薩出一白物如滿月恍示以接引之意劉遽起趺坐誦大悲咒訖而逝

居易錄云曹溪有室女發願繡千佛衣一襲奉供愍山大師衣成而師已遷化衣留寶林庫及師肉身自廬山還曹溪出龕時紫繒羅衣見風而碎遂取此衣衣之光彩如新在庫已二十二年矣衆謂此女願所致

金剛經因果錄云隋時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荀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文許如屋覆然每

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不可汗褻爾時設圍繞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誦經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爲吉祥善地

隋陸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時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城上有賊持劍趕殺彥通前有一深澗賊逼近躍入澗中空中見金剛神指令一人接彥通置石上都無損傷神人曰汝持經有感故來相救彥通還家神所接之臂異香數日不散後位至方伯年八十餘一日無疾索筆書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夢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梁天監中有瑛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爲僧忽一日同

寺僧侶往相師家以次占至琰曰可惜聰明壽夭止十八歲耳琰聞之不樂歸寺發心修行詣藏經殿焚香躬禮三寶願賜經一卷畢世受持不舍晝夜忽一日至更深見房中有五色光明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止十八歲今得持念大乘經力增壽數矣言訖不見琰持經愈力年踰十九復遇相師愕然謂琰曰予昔曾言師壽夭不期今日夭相全消是何脩習琰曰專持念金剛般若經相師曰師壽當九十二矣後果如相師所言

唐薛巖忠州司馬素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屬續次見巖隨幢蓋冉冉昇天一家皆聞異香

冥報錄云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為業遇觀音三官懺會虔誠禮拜二十餘年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作痛竟成痢症二十餘日醫禱無效時刻想念觀音竊歎誠心禮拜反罹病危七月廿一夜熟睡夢見一人頭戴紫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走言普門大士連奏玉皇憐准降勅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聽得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廟前有一青衣漢子拽彥看榜首名即是士彥漢子道汝有夥伴我領汝去交付與汝彥行步逡巡漢子使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出一老人與彥相像漢子道將慈謝我彥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

病人彥將眼看屋內這漢子倏忽不見老人並立在身竟無言語彥揭衣一看只見大便穢血淋漓容顏枯槁彥欲回家苦不識路身旁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原從豆腐巷來不識歸路老人送至豆腐巷中指引前面便是咳嗽數聲即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精神如舊現果隨錄云寧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廊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鬚念佛一數珠即記一莖裝竹簾中每歲除夕焚地藏殿寶內已幾十年矣遣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數其平日過惡崔公曰能縱我回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倉在此能易一萬來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第張斌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鬚記數積有幾倉耳遂放崔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兌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蒲鞋鬚記數燒地藏紙爐者是也張斌曰此誠有之若果有用但隨尊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請僧焚券回向崔疾漸愈張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費幾千金復建庵接衆至今號張斌橋焉

現果隨錄云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澆燭故以著名做居婁門一屋子身長齋晝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閭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澆燭以燭係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澆油一杓一

生如此年七餘忽語店主云吾積有薄貲本為防老今以念佛  
功成至某日吾即去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主曰汝所  
積者乃衆店中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  
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匙鑰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  
金主為分給蘇州衆大刹齋僧及庵院接衆處皆分惠作福竟  
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十萬人  
焉戒顯

現果隨錄云太倉上舍吳叔寶諱鳴珙家貲殷厚素好善預放  
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化忽沐浴命延隆福寺  
印初法師宣授三規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頃復開  
目語妻兄王煙客先生曰吾纔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  
佛從床下躍出竟是蓮華世斷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努  
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恍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復大  
呼快哉而逝有異香發於室

現果隨錄云太倉張受先諱采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  
有友夢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甚信佛獨信闍帝乙  
酉元旦夢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逢人說項先是州  
中豪僕吏胥多結黨蠹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  
其罪羣小銜恨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乘亂要劫公於路擁  
至城隍廟叢毆慘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  
翼蔽公公僵仆不動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  
場關王廟側夜分廟中一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

此恐有毀傷吾等當昇還其家然無別物可盛乃下一乾坤正氣扁舁馬到家以酒漿灌之忽唇動得甦調養不半月而愈明真神德年捕兇黨駢斬於市

公係余諸生時業師也素不信僧獨敬崑山西寺空林禪師謂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垂易箒命請至語曰吾儒書都讀過獨未留心內典今命已垂盡靜思佛法一著最妙生死關頭斷斷少他不得惜無及矣生平以僻見反有口業特請數僧禮梁懺一為洗滌懺完吾即去矣故此告別至酉分問曰懺完未答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雖以忤羣小罹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闈不面當事遜荒於野卒得全歸焉天不以此玉成其志節哉平日雖與佛法無緣而臨行悔悟其言大善豈非夙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顯類侍師側商確古今文藝極蒙器愛一談及佛法便面赤責讓及顯以甲申之變慟哭別廟焚書出家師却極口讚歎尚里許孟宏居士請余闢梅花墅為海藏庵師遺書獎曰原達以勝人宜居勝地吾師乎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至深悉顛末甚詳附記於此戒顯

現果隨錄云太倉吳瞻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呪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目前親見攢盒每格下襯錦繡上堆妙果



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白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子孫皆以學佛世其家焉

此顯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拙鈍而又著相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在積功累行竟不必諱言著相也

現果隨錄云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鄖陽制臺買大楠木十餘棵回崑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篤好佛謂兒子房曰視有造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浸在西關外漪園前大節鉞土公欲造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百人拽之屹然不動土公不信親巡至崑點兵垂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歎曰此神木也杭州昭慶寺遠建大殿及天湧戒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子房告募子房曰此先母夙願也然土公會數百兵拽不動師能拽之吾即捨矣寺僧遣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為西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余親述

現果隨錄云楚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潯日色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搬起置於船頭一夜蹴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篆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刻板流傳於世焉

現果隨錄云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蘄州人官蘇松直指初

苦無子以祈嗣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適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於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頓發苦心乃獨力創建備極壯麗甲於楚中殿成公旋得子又闖賊將破斷忽一老僧跌坐公門七日公出見問何所募僧曰不募別事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忝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削乎老僧曰稍遲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幔盡製為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獲免

現果隨錄云己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勞頓大發吐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垂問余曰現有<sup>三昧</sup>大律師在崑山曇華亭非奇遇乎希翁即具禮屬余敦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火炬數十是夜復燃燭懇禱曰若請大和尚受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前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薩大戒病漸愈

現果隨錄云銓部李白春號瑤圃丙辰進士素不近僧後三子皆天父敬泉就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者也遂出叙款洽齋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固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方造文殊普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慨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起一法

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一子乳名智即今卯肇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遂冠帶怡然脫化嘗語顯曰吾經亂破家地窖所藏搜掘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拏不去底又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現果隨錄云太倉錢炳字伯韞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毘陵學博七十餘陞富陽令慈恕越格一日鞠一大盜盜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色曰汝焚燒人屋刼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攫公案錫硯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攢盜毒毆公蹶起一手摩胸却一手止吏云莫打莫打我這裏不疼矣聞者絕倒後返里篤志修行日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通靈草自祭文及偈頌命取清涼水快飲洗蕩腸胃問清涼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虛淨刹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酉復雋

現果隨錄云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齋博學修潔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藹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藍佈餽施繼以膜拜聞者怪之後獻賦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獻怪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善飯僧僧為打板念以守城也賊誠勿擾寂然而過鷄犬不驚後歸田堅修淨業己亥陽月疾稍亟余與其內兄

王烟翁衝寒過其廬則四壁張彌陀像為西歸計矣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為極談惟心淨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與言別尅八日必行屆期果不爽公亦為余親述之

現果隨錄云常熟譚憲卿號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合族聲言欲來析產憲卿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捨到赤貧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費五千金欲興大悲懺壇卜地至玄墓見梵天閣後地敞面湖景致絕勝乃陳願於剖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麗懺壇壇就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回家側室生一子衣胞皆白元配某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於玄墓立願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今伯仲皆遊類焉戒顯

現果隨錄云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願齋僧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得子某年城中大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逼其門四僧來索齋俞曰家將毀矣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去反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現果隨錄云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碗默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授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難過方啟一日杭城大失火獨朱舍得全事過憶僧語開碗視之乃下一碗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也

現果隨錄云嘉魚尹宣子諱民興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

無子廣修福事夢上帝付一僧為子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  
吾苦修幾十載本期出世乃竟墮紅福耶決然欲返尹公苦言  
勸諭乃止未幾生宣子中成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  
部職方因彈劾宰輔奉旨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  
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懇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糲  
蒲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屈指禮懺諸公一一昭雪蒙恩釋放  
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因工部註誤亦在獄公  
日夕精虔頂禮大士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出蓮華不久得釋後  
出家浪杖人座下主席青原號嘯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  
能救苦難真呼之而立應也

現果隨錄云明末一徽人姓汪僦居崑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  
載擬至普陀進香某年元旦已往東門玉龍橋下船矣忽店旁  
起火急報促回汪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  
乎縱被燬吾不歸矣竟揚帆而往香畢回崑見四面店廡及王  
氏閤閣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崑日擊  
現果隨錄云蘇州北寺鑄彌勒銅像爐方熾一貧女過解少小  
所佩一錢投之蓋花欄隆慶也像成錢現於腹之正中剝去復  
現 此雖一錢難於富者千萬割所甚愛也華嚴知識婆須蜜  
女亦施一寶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回向求佛  
孰謂一錢少哉

現果隨錄云嘉定黃韞生父中年艱於得子力行善事勤誦白  
衣經忽夢大士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尋得一絕好秀

才與汝須善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乃與弟偉公同縊於北門外佛殿中

昔余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忠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現果隨錄云桐城方氏以事獲譴至寧固塔闔門虔懇歸命佛天朝則持準提誦金剛暮則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

恩釋果得生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現果隨錄云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慳不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形初為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藏華冠復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顯口說現果隨錄云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羣羊索命心懷怯懼遂翻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藏晚因禪師啟迪復晝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穀拒云我待佛來纔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聞莫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年縱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比屋皆是孰能如此君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不妄矣康熙戊五月總賢師說戒顯

果報聞見錄云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左兵渡江合家避去毛獨代主看守家產被賊七鎗而死家主來吳毛復甦曰我夙業當受猪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來接引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順治乙酉年事

果報聞見錄云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携經一包置於几上伯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枕首而卧纔合眼夢佛無數或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袒臂或執幡蓋或持杵戟其狀不一遽驚寤異之以語僧僧曰得非褻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父素不信佛因此皈依敬奉焉

信徵錄云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為活無常潮鳴寺僧忍生與隣房僧越凡皆北路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遇王姓者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凡否不出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係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滿洲官兵隨後趕打輒云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發熱頭腦遍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數日愈重作旂人言索經詬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祭之狂言不已未幾竟死衆僧始悟鼎革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

僧追薦利其厚襯每日敷演道場務為飾觀而禮拜誦誦虛應故事經典缺如不意冥冥中不可欺也彼同時主壇僧共三人一為本寺濟可一為義烏寺僧南明聞之皆悚懼不久南明死死時滿兵為祟亦如越凡濟可遂請僧為死者誦經懺七七日後三年死蓋僧家誦經禮懺皆以主磬者為標的缺文脫簡隨其引唱故罪獨歸之也

甌江逸志云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全鄉牛竟銜刀奔至前遂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爾能練泥乎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

日不散

甌江逸志云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於座伏聽一日貓死僧為瘞之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自貓口中出

居易錄長安薦福寺僧行義予遊秦時識之近謁普陀山歸見過云與雲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禱願覩大士慈容候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莊嚴甚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一久之乃沒又云法華洞為大士演法處有老僧智玉居之年百有二十歲本明邊將也落伽山有老尼相傳百六七十歲獨居是山無伴侶弟子距普陀尚百里寺僧往致供給有見之者寺有玉印佩之可以辟邪已疾菽



園雜記以爲普陀梵語白也落伽華也以山多山巒花故名本  
一山也

警心錄云淳熙間麻成忠客荆南有長老壽曾來相見良久成入室取

圓覺經一鸚鵡忽鳴曰樊籠三年無緣脫望師慈悲曾曰小畜  
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不復作聲成忠放使自如徑赴曾老坐  
側啾啾致謝曾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墜羅網又求教曾令  
誦阿彌陀佛少頃卽去後歷八載曾遊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  
昔爲麻家鸚鵡今已在西鄉蕭家作男子矣

警心錄云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也施於僧僧教之誦經每  
在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  
死焚之有舍利

現果隨錄云一賈客係遼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  
褲帶上每食時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叫曰佛爺你先喫同伴  
皆笑之忽途遇大盜賈客殺被斫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  
腰間佛身有三刀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叫云佛爺救我也靈隱  
道源監寺親見口述

現果隨錄云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  
彌勒佛一軀高二尺許質與回子得銀三金回子夜昇至家以  
大鐵鎚擊佛頭堅硬不動迸出火星回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  
肚腹彌勒忽開口出聲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  
吹送還本巷主僧旋遁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現果隨錄云揚州一癱子泰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

洗澡摸着一磁觀音像遂供矮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  
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媪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  
已久何能起媪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  
僧為披剃男女驚異投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  
君母夫人施以重貲遂用建菴曰存濟今供像其中烏伊目侍  
者與維揚衆僧親見口述



方外士

釋典

佛說大乘金剛經因果論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靈鷲山中清淨臺上與諸菩薩聲聞天龍八部圍繞聽佛說法時有無量初發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各作是念佛說大法我意不通願佛方便淺處開示令我等輩悟佛知見皆得道果若欲請問不得近前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知諸四衆心之所念卽作方便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大慈願設方便開示初機直指衆生見性成佛及爲末世初進佛門求道衆生得正知見不遭邪惑不假多功皆得道果佛言

淡食老人集

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有方便請問如來開示三根及於末世  
初入門者修行正路從汝所問當爲汝說時諸大衆默默而聽  
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有陀羅尼名金剛心能令衆生一見一聞  
便得道果善男子云何名金剛心此心人人本有箇箇不無是  
諸衆生自知自覺本等之心何以故一切善惡皆出自心自心  
修善令身安樂自心造惡令身受苦心是身主身是心用所以  
者何佛由心成道由心學德由心積功由心修福由心作禍由  
心爲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獄心能作佛心能作衆生是故心  
正成佛心邪成魔心慈是天人心惡是羅刹心是一切罪福種  
子若有人悟自心把得定作得主不造諸惡常修諸善依佛行  
持立佛行願佛說是人不久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  
者不自明自心名未成佛若人明自心達自性依佛修行決定成  
佛勝如讀金剛經三十萬遍功德無比何以故一切諸佛及諸  
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自心流出無窮無盡不壞不  
雜故名金剛心悟此心者名悟佛心是故佛與衆生心性一般  
只因修與不修信與不信所以有成佛有衆生也文殊菩薩問  
佛云何名金剛經世尊曰金剛喻自性經者喻自心若人明自  
心見自性是人自己身中有經六根門頭常放光明照天照地  
具足恒沙功德出生四果四向十聖三寶乃至如來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一切功德皆從自己心地修成不從外得何以故若  
是明心見性之人常聞自己心佛時時說法時時度衆生時時  
現神通時時作佛事得此理者名持金剛經名得金剛不壞身

也文殊菩薩問佛金剛經中佛常讚歎受持四句偈等爲人演說所得福德勝將七寶堆滿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布施之福又勝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乃至百千萬劫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之福未審云何是四句偈佛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本來不生本來不滅只因迷悟而致升沉何以故衆生長迷不覺所以永劫墮落諸佛長覺不迷所以永成佛道若有男女求佛道者進道功程權分四級號四句偈一曰空身二曰空心三曰空性四曰空法云何空身身是父母所生亦具父母氣息九孔常流種種不淨四大假合終須敗壞有智男女知身是幻未死之前當死一般借此幻身學佛修行名悟身空一句偈也復觀自心非生非滅最聖最靈遇境似有境滅還無今悟真心常覺不昧不隨妄想流轉但依真性主行名悟心空二句偈也復觀自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窮威靈莫測明明了了自覺自知靈靈寂寂無爲常爲名悟性空三句偈也復觀如來所說經法皆是方便引導法門如水洗塵似病與藥今証心空法了病退藥除名悟法空四句偈也此四句義乃是超九入聖進道門路三世如來從此成佛十方菩薩依此進功所以者何悟得初句依義修行便証預流須陀洹果悟二句意依義修行便証一來斯陀含果悟三句意依義修行便証不來阿那含果悟四句意依義修行便証無生阿羅果漢此四句大開諸佛道門受持讀誦爲人演說能令聞者悟佛知見成佛無疑是故得福勝前七寶身命布施所得福德百千億分不及其一佛告文殊師利

前佛後佛一體皆在 各人自己明心見性修而成之 然則佛性  
人人本有不投佛修終不成佛 何以故 爲無佛功有求佛者一  
用齋戒爲佛基址 二投明師指示功程 三識心性了了分明 四  
用作福助發根苗 五用結緣增自善本 六明因果不妄主爲 七  
破邪魔遠離外道 八用通理不著有爲 九用精進習佛行德 十  
用通達法法精明 若人具此十種功德 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復次文殊師利 吾滅度後 末法年中 多有鈍根劣智衆生  
心迷意醉 智暗情昏 雖有齋戒 並無智慧 愚心高傲 邪見自專  
不肯下心 參求明師 正真訣法 一向執著經書文字 或有執著  
誦持名數 或有學得一言一句 便爲究竟 未得謂得 未証謂証  
修少善根 生大果望 是人愚迷 不會佛意 自誑自瞞 雖是善因  
難逃惡果 何以故 種子不真 所以不結菩提 正果一失 人身萬  
劫不復 文殊菩薩問佛云 何四生造何等業 受形稟命 種不同  
世尊曰 一切衆生 無始劫來 種種顛倒 念念不善 深迷自性 久  
戀塵緣 從貪嗔癡行殺盜婬造諸罪業 無量無邊 輪迴相遇 受  
形非一 略說四生 顛倒業本 一者卵生 是人先世貪心機謀計  
較爲活 故墮卵生 魚鳥之類 貪高爲鳥 見人高飛 謀深爲魚 逢  
人潛沉 二者胎生 是人先世貪戀婬慾 故墮胎生 人與畜類 本  
分貪婬 爲人豎立 橫心貪慾 作畜橫行 三者濕生 是人先世貪  
食酒肉 打開作樂 故墮濕生 爛蛆 虱 蟻 蠅 之類 四者化生 是  
人先世心多變異 念念改常 面是背非 故作故犯 故墮化生 蛇  
殼 飛行 蛾 蠶 之類 佛告文殊師利 六道四生 惟人最貴 惟人最

靈佛從人中修成業從人中造就人能修福決生天上人能造  
惡必墮地獄有德爲神有道成聖人五總路頭福罪不由近定  
臨命終時隨業受報人道不修餘道不及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文殊菩薩問佛以何知見名爲五眼世尊曰肉眼者光見暗不  
見見前不見後是也天眼者前後內外山巖石壁真見無礙是  
也慧眼者能見文字義理淺深前生後世善惡因果如掌明也  
法眼者能見三世佛法種種方便量根施道不失其時是也佛  
眼者圓明普照無始劫前無終劫後一切因果如對目觀毫髮  
不失是也此五眼者乃從一切諸善功德福感而生惟佛能全  
餘人不及眼須分五共照一心見性修行人人有分文殊菩薩  
問佛云何是清淨佛身世尊曰自性清淨是諸衆生本性但見  
肉身不見法身諸佛悟後常見法身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壞  
無成在凡夫地名曰心性在聖賢地名曰聖性在乾坤內名曰  
天性在菩薩地名曰佛性在諸佛上名曰清淨法身若不修行終  
不能悟本來面目也若人求悟不求師証認妄爲真日久必成  
邪魔外道成妖作怪惑亂衆生生遭王難死墮惡道一失人身  
萬劫難迴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無餘涅槃佛言寂然不動心  
是也三世諸佛共一路頭同到不動心中齊受無樂之樂更無  
有樂過於此樂故名無餘涅槃文殊菩薩問佛以何工夫修證  
能超凡夫入聖道果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向佛道便捨  
恩愛截斷塵緣堅持齋戒精修十善清淨三業遠離六塵力投  
明師學問正法依師開示不雜用心流轉只依佛法修行有此

功者得須陀洹果復有善人習佛威儀清淨戒律一心靜坐攝  
心不散身口意業皆悉調伏於世間心動少靜多有此功者得  
斯陀含果復有衆生三業不萌六塵不生靜久功深心性恒一  
於世間心寂然不動得心自在有此功者得阿那含果復有衆  
生以自在心習成定力定性現前悟明白性本來空寂心境兩  
忘澄心不動有此功者得阿羅漢果此四果人功超六欲凡夫  
天上得入聖賢寂滅場中同佛出世助佛宣化淨佛國土自度  
度人報佛恩德直至菩提永無顛倒故名四果得道聖人也復  
次文殊師利是四果人有真心依師教誨不二用心戒德精  
嚴威儀具足於世財色恩愛名利一斷永斷一了永了從始至  
終守道如一雖則不能大通大達心性堅固清淨解脫與佛無  
異故得超凡入聖位也文殊菩薩問佛何等之人有我相人相  
衆生相壽者相何等之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世尊曰  
凡夫之人認自四大色身是我貪生怕死名有我相心存憎愛  
意不均平名有人相念念常隨世心流轉不求解脫名有衆生  
相心識不忘業種常萌不悟無生真空實性常隨心境意識流  
動名有壽者相菩薩之人知身是幻悟世無常不惜身命何況  
資財但惜大乘佛之教法名無我相等觀衆生皆如赤子不擇  
冤親平等濟度名無人相於世間心一了永了更不相續名無  
衆生相明悟自己無生實性不隨心境意識流動但依方便願  
力行持名無壽者相有此四相卽名凡夫無此四相是名菩薩  
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五根五佛同種善根世尊曰若是清淨



齋戒明心見性之人投師口訣得正見者眼是佛見耳是佛聞  
鼻是佛嗅口是佛說心是佛知五根常顯五佛神通同種善根  
成佛種智若有把得定作得主依佛修行佛說是人立地成佛  
文殊菩薩問佛云何修證得六波羅蜜佛言若有衆生能捨酒  
肉不食能捨財物不貪能捨恩愛不戀能捨諸惡不作能捨人  
我不爭名得第一布施波羅蜜復有衆生能持佛戒能習佛儀  
能降六賊能斷邪非名得第二持戒波羅蜜復有衆生能受人  
虧能忍人罵非來正對逆來順受都無怨恨返加度脫名得第  
三忍辱波羅蜜復有衆生能學如來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  
講說未通務通未證務證名得第四精進波羅蜜復有衆生能  
斷殊緣能止妄念能除昏散能習禪定定力如山魔擾不亂名  
得第五禪定波羅蜜復有衆生能破無明能空諸相能通理法  
能決是非言言的當字字無差名得六般若波羅蜜若人能具  
六波羅蜜者名出生死名到彼岸名超三界名登十地成佛之  
數也文殊菩薩問佛云何行持名善知識佛言善知識者心性  
柔和戒行精專心無貪妬物無愛戀心行平等意無愛憎有大  
方便自度度人量根施道具大總持好心與人不求果報行門  
清淨無諸過失說法論議皆合經意具足此行名善知識復有  
智慧出衆福德超羣無所不善無法不識爲人天眼目作佛法  
棟梁掌佛祖權衡作法門領袖開正道門塞邪魔路紹隆佛種  
續慧聯芳以心印心流傳不絕大機大用大願大力此名真正  
大善知識文殊菩薩問佛修何福業得生天堂世尊曰若有衆

生信佛因果受三皈依持五戒修十善事二親截斷邪姪常行  
正道齋僧供佛修塔造菴轉誦大乘莊嚴佛像護善遮惡作大  
福田是人捨壽必生上界三十三天受諸天福五欲妙樂思衣  
衣來想食食至皆是自然化成不用人力所辦天上一日人間  
百年各具五種神通快樂逍遙自在復次支殊師利世間多有  
邪師外道不知善惡因果不達輪迴報應一向狂心信邪倒見  
尊命神鬼行鬼教法誑惑世人廣殺猪羊牛馬禽獸畜生身命  
自貪食肉妄稱祭天祭地祭神祭鬼求福求壽保家保身托鬼  
爲由干人財食又有書鬼符牘傳受世人妄稱功力度人生天要  
人財物活自邪命若殺命救得命王侯常在世若符牘能度人  
邪師得上天世上迷人信此邪見大家相連同入地獄一失人  
身萬劫不復何以故求福莫過齋戒布施求壽莫過不殺放生  
求慧莫過廣學多聞求安莫過省禁是非是故欲求正道莫信  
邪師欲出輪迴莫犯因果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邪正道殊苦樂  
各異支殊菩薩問佛云何是外道六師世尊曰如來滅後多有  
波旬入我法中住我寺院剃頭披褐稱佛弟子相共檀那飲酒  
食肉污漫淨地第一外道復有棄妻帶子住佛伽藍徧學瑜珈  
教相自稱遺法弟子飲酒食肉與人修齋不僧不俗第二外道  
復有邪人上無師傅下無師證被鬼迷制邪悟聰明不假修功  
自言成道外托佛教內行邪法惑亂世人同入邪路滅佛智種  
第三外道復有外見徧學有爲行符咒水驅鬼遣神惑亂世人  
增長惡見滅佛正見第四外道復有道依休咎學問吉凶占卜

鑿形先兆禍福惑亂世人滅佛正眼第五外道復有粧模作相  
空腹高心未證言證未悟言悟一言半句便爲究竟不食油鹽  
茶果醬醋執持邪戒惑亂無智不用看經念佛不用作福參禪  
不用出家受戒不用投禮別師偏指色身與佛無二誑惑無知  
同入黑暗斷善根苗滅智慧種執著癡頑第六外道此等六師  
波旬外道於後末法入我法中壞佛伽藍毀佛正法滅佛教相  
佛勅大乘願力菩薩隨方應現或爲人王帝主或爲宰官長者  
具大威德各作一方佛之檀越摧滅邪道守護正法無令外魔  
得其方便依佛說者是佛弟子隨順邪者卽是波旬相同毀謗  
大法入阿鼻如箭一失人身無有出期文殊菩薩問佛或有善  
男子子善女人根性遲鈍福德力微雖信佛修心不開悟工夫不了  
如何得度佛言根性雖鈍但有堅固真實信心不退齋戒時時  
發願懺悔夙殃障消願滿慧性現前便得開悟見性成佛也文  
殊菩薩問佛有等衆生見佛不禮聞法不信逢僧不敬毀謗善  
人破人齋戒不信因果輕慢聖賢却信邪鬼步步造業不修寸  
善此等衆生得何果報佛言此等衆生具足邪見生前不信三  
寶教化死後決墮三途受大苦惱永無出期千佛出世不能救  
度文殊菩薩問佛一切罪業何業最重佛言一切罪中殺生食  
肉其業最重何以故一刀還一刀一命償一命千萬生中相噉  
無休是故菩薩欲出輪迴先學慈悲不食不殺二犯偷盜破入  
富貴本小息大千萬生中酬他宿債何以故若物屬他不與自  
取一文一粒皆用填還是故菩薩欲求富貴財物如意先學布

施何況偷瞞三犯姪慾恩愛相纏千萬生中不得解脫何以故  
生死根本姪爲種子是故菩薩欲出生死先斷愛渴四犯妄語  
口業相誣千萬生中是非相攻何以故寬寬相報世世相吞是  
故菩薩欲求入道先學誠實五犯飲酒昏迷本性千萬生中智  
暗心昏何以故酒力迷心世世暗鈍身體臭穢悶亂顛倒是故  
菩薩欲求定心聰明智當斷酒業此五種業最大最重若人  
全持直成聖道若全不持永墮沉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文殊  
菩薩問佛造何等業受餓鬼報世尊曰一切衆生慳吝財物貪  
戀衣食偷瞞公衆私己受用有人乞化不濟一文返加嗔罵只  
圖自己飽暖不惜他人饑凍壽終決墮餓鬼道中長受饑虛咽  
細如鍼吞食不下肚大如鼓頭重如山倘逢飲食自然化作溶  
銅熱鐵餓得口吐猛火鼻出青煙軀形黑瘦業滿方消文殊菩  
薩問佛造何等業墮畜生中世尊曰一切衆生貪酒食肉宰殺  
禽獸鋪設筵席取歡作樂果報爲牲酬前命債又有借人財物  
未足酬還或有偷騙他人奪人受用果報爲畜還人錢債直至  
業滿方出輪迴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一體三寶佛言性是佛  
實如如不動是也心是法寶明決公正是也身是僧寶清淨齋  
戒是也文殊菩薩又問如何是三淨成佛言第一惡心去盡第  
二善心學滿第三度盡衆生是名菩薩三種淨戒文殊菩薩又  
問修何福業長得男子世尊曰恭敬三寶孝養二親常行十善  
受持五戒心行公道志慕賢良修此善根常得男身三劫不修  
便墮女身五百年中爲人一次或有轉身換身忘却前因遇惡

因緣同造不善便失人身萬劫難轉復次文殊師利男身具七寶女身有五漏何名七寶一有志氣之寶到處遊行無畏二有主爲之寶行事善掌權衡三有成家之寶善能生財立業四有安生之寶善能輔君養親五有聖智之寶善能決斷是非六有安邦之寶舉理上下皆從七有定性之寶善能親賢襲聖是名男子七寶之身何名五漏一漏不能爲身主二漏不能爲家主三漏不能人主<sup>爲</sup>四漏不能爲物主五漏不能爲聖主是名女人五漏之體文殊菩薩問佛少年造業到老修行得成佛不佛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若人回心發願修行捨非從是改惡向善長齋戒酒參投明師得正見者不拘老少皆成佛道文殊菩薩問佛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生齋戒種諸善根老來顛倒破齋犯戒得何福報世尊曰此等衆生雖有善根無大願力無正知見遠離明師漏失前功六賊返轉劫自功德心生顛倒不成佛道其中或有單犯食肉必落神道上品鬼王中品夜叉下品羅刹受人祭拜福盡氣消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飲酒必落鬼道上品有財鬼中品風月鬼下品消散鬼福盡氣消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姪慾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福消氣散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偷盜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怪下品邪人邪氣消散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單犯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空腹高心必成妖類上品魑魅中品魍魎下品倚草附木妖氣散盡隨業輪迴一失人

身萬劫不復其中或有多嗔怒者雖有福德必落修羅惡道上  
品阿修羅王中品阿修羅衆下品阿修羅女常好鬪爭受勞不  
息福氣消盡隨業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所以者何食肉修  
行欲圖成道如認冤家當己子想欲求相親無有是處飲酒修  
行欲圖成道如飲毒藥欲求安樂無有是處偷盜脩行欲圖成  
道如灌漏卮欲求平滿無有是處姪慾修行欲圖成道如蒸砂  
石欲求成飯無有是處不斷妄語以虛言實欲圖成道如彼凡  
夫自稱國王欲求富貴無有是處心多嗔怒性好爭勝缺平等  
慈而圖成道如渡漏船欲過大海終須沉溺是人自墮非佛不  
度若欲成就菩提妙果當持如來清淨齋戒寧捨身命終不毀  
犯佛許此人立地成佛佛告文殊師利佛從發心齋戒清淨得  
佛從久久不退真實得佛從廣發大願願出世間得從平等不  
擇冤親得佛從心下叅求明師得佛從慈悲忍辱得佛從精進  
解脫得佛從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學能學得乃至佛從一切  
種一切智得文殊菩薩問佛凡人在生不能齋戒修諸福慧死  
後有孝順男女請僧轉誦大乘修設水陸無遮大齋資度亡者  
未審亡者實得度不佛言凡人在生自無善功死後子孫修功  
報薦十分功德只得其三何以故修功作福無過財力是故生  
人出己財力衆同分中得福勝前過於亡者其中或有飲酒食  
肉不淨人等誦經修薦善神不降聖賢不赴返累亡者加增罪  
業若真正孝順男女父母亡歿七七之內三年之中合家齋戒  
出清淨財命有德者讀誦大乘修設水陸無礙大齋燒香散花

鋪設莊嚴如法供養一心虔誠代爲亡者釋罪請福如此薦拔  
亡者生天生人有福存亡兩泰人喜神歡方爲人子孝順者也  
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明師口訣佛言如來滅後勅諸菩薩傳  
佛心印續佛慧命各化一方開示未悟有緣衆生正因正果正  
見正修降伏魔外破除邪見修正功行始終清淨非根不度非  
器不傳若有清信善男信女智慧高明力求道者數數親近久  
久供養下心叅求體性相知方得以心印心以道傳道心心相  
印祖祖聯芳流傳不絕是名天機口訣有緣遇者根無大小皆  
成佛道文殊菩薩問佛或有男女親師聞法帶信不信似皈不  
皈身雖禮拜心多疑悔自心不悟返言責師不肯開度此等男女  
如何度脫世尊曰此等福薄少慧衆生不悟無爲取相執著邪  
見自慢障礙本心不得正見何以故重師者便重其法輕師者  
便輕其法重師者法便行輕師者法不行輕師慢法是增上慢  
人雖然與師同行如隔千由旬外身命終時入大阿鼻千佛出  
世莫能救度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一身  
七寶布施佛言不貪是布施所謂眼不貪好色相奇物是色寶  
布施耳不貪好樂音聲是聲寶布施鼻不貪好上妙香是香寶  
布施舌不貪好上美味是味寶布施身不貪好妙衣服是觸寶  
布施意不貪名利恩愛是法寶布施性不貪世間欲樂是佛寶  
布施若有人能悟身中七寶布施所得福德勝如世間金銀琉璃  
珍珠瑪瑙珊瑚琥珀七寶布施之福百千萬分不及其一乃至  
譬喻所不能及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王舍城世尊曰心喻

舍性喻王清淨齋戒喻城牆六根喻六部宰輔六塵喻六賊強  
梁六識喻六門出入五欲喻五道穿坑見聞覺知喻住國四相  
同佐性王一體家邦性王一出坐於心舍常共六臣四相同理  
國政若性王有道不順私情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體天行道死  
者無怨如此刑政能令在外戒牆堅固六門警慎六賊不起在  
內六臣清政四相體公不敢作弊內外一如性土太平若性王  
無道聽讒納佞背公向私賞罰不平上下相乖在內六臣相背  
四相作弊在外六門不關六賊亂起攻破戒牆入自家邦劫自  
功德福盡法無身心落泊便受沉淪是故治世有法治心有理  
不公不行不正不立直交內外一如上下無失君臣道合心性  
圓明體用一一致性土君民同樂太平故名王舍城也文殊師利  
菩薩問佛云何是自己佛法世尊曰悟明自己本來真性卽自  
佛也於世間法及出世間法通達無礙卽自己法也心要理養  
佛要法扶是故財食養身命道理養慧命悟道兼通卽成佛道  
文殊菩薩問佛觀世音菩薩如何具千手千眼世尊曰眼表見  
性手表妙用若人徹悟明心見性亦同千佛見性一般故名千  
眼同放光明又體自性發生妙用亦同千佛妙用無二故名千  
手同作用也方成體用兩顯圓通教主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  
問佛如何名三毒世尊曰愚癡邪見是一毒貪心不足是二毒  
瞋怒嫉妬是三毒此三毒是三惡道之種子若人具足決墮三  
途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文殊菩薩問佛云何是四大世尊曰地  
有堅性水有通性火有燄性風有動性在人身上四大和合方



成一體所謂皮肉筋骨膠成一身名地大津涎尿血滋潤一身  
名水大煖氣均融溫和一身名火大動轉施爲運用一身名風  
大四大調和一身安樂四大不調便生病苦故曰四大文殊菩  
薩問佛云何是孝順世尊曰孝者慈也順者不逆正理也有孝  
慈者不傷生而自活不取私而皆公尊重三寶敬順二親不醉  
不亂無愛無憎勸令合家同修福慧內和外睦上恭下敬現在  
父母心安體樂過去父母離苦生天是名世間孝順男女若是  
日殺三牲奉親祀人祖皆與父母加增罪業是大不孝生前同  
造死後同墮父母冤親相牽相連成羣作隊同入輪迴一失人  
身萬劫不復文殊菩薩問佛云何名方便世尊曰方便二字畧  
說有一十五種第一方便不養不殺第二方便不食酒肉第三  
方便不造酒漿第四方便不相侵害第五方便莫錯指路第六  
方便不可燒山第七方便怨<sup>莫</sup>天地第八方便莫慢神明第九方  
便莫出濁言第十方便積仁布德十一方便勤儉則知足十二  
方便敬老憐貧十三方便急難相救十四方便修因種果十五  
方便寬親平等相濟度也若人行得十五方便得十五種清淨  
福報常生人天受諸快樂文殊菩薩問佛如何是好心佛言好  
心兩字無人行得若是好心利益他人不求他報給事他人不  
求果報供養他人不求福報益利他人不求恩報乃至下心滿  
人心願難捨能捨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救能救不擇寬親平  
等濟度真實能行非但口說愚人口說好心心無慈善賢人常  
行好心口不自言但念利濟他人不求自己名望是名好心若

是捨寸而求尺種少而望多者是不好心也文殊菩薩問佛如  
何是智如何是愚如何是迷如何是悟願佛慈悲廣爲我說佛  
言智者知也智人知有佛道可修知有聖教可學知有明師可  
求知有福可作知有罪可懺乃至知有世出世間輪迴因果如  
天有日如暗有燈能知見善惡報應一知見後便能捨惡從  
善改邪就正非理不說非事不爲非道不行非物不取念念中  
正步步真實積德成名流傳後世是名智人愚者暗也愚人心  
暗不識高低不知有天堂地獄不信有罪福輪迴一向貪花戀  
酒殺生害命而供口腹一生中殺害百千萬億衆生身借下百  
千萬億性命債輪迴相遇遞相噉食無有了期何以一切牛馬  
猪羊畜生之類皆是累世冤親善惡眷屬墮入輪迴改頭換面  
來作畜生愚人殺食卽殺自眷屬卽食眷屬因此遭彼殺彼被  
此殺輪迴路上親疎不知相殺相食無有休息一失人身萬劫  
不復迷人戀世貪酒濫色從六根貪六塵取性快樂邪偽多端  
顛倒無數但念目前受用不顧身招殃迷真逐妄背覺合塵縱  
遇聖賢不能救度長沉苦海永失真性一入輪迴萬劫不復悟  
者覺也悟人覺知自心是佛慕道修行三業無虧六根清淨有  
方有便無我無人自度度他同成佛道雖住世間世法不染坐  
塵勞內轉大法輪化娑婆界爲極樂邦變地獄爲天堂指迷徒  
見佛性作諸佛事度脫有情不捨慈悲誓相救拔若有衆生得  
供養者所得福德如供養三世諸佛功德正等無二何以故自  
覺覺人名爲正覺說法利生妙用通神與佛無二能開衆生佛

之知見能指衆生悟佛知見能引衆生入佛知見能究衆生成佛知見所以者何大悟之人得名菩薩得佛秘密真正口訣若有男女得見得聞信他法化皆是正因皆得正果是故少年修行得正法卽成佛道二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三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四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五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六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七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八十歲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男子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女人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富貴人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貧賤人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帝王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宰官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乃至人與非人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男女等

得見真明師

修行得正法

無一不成佛

於是文殊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何不修不得成佛世尊曰非是不得成佛只是業債廣多何以故一切衆生迷顛倒從無始來不種善根只造惡業冤冤相繫業業相纏你不放他他不放你結成業網彌滿世界是故出入三途往來六道相逢相遇相害相吞遙相報應無有了期假如債滿生人道中又無善根不逢正法假若得逢諸根暗鈍重重魔障不能進功所以不成佛道正果佛告文殊師利不持殺生食肉戒斷絕慈悲種子不持不與不取戒斷絕富貴種子不持邪非婬慾戒斷絕清淨種子不持妄言綺語戒斷絕誠實種子不持醉

酒昏迷戒斷絕聰明智慧種子。是故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堅持三惡道絕。善惡由人自造。自受所以者何。公脩公得。婆修婆得多。修多得少。修少得同。修同得不修。不修不得。你若修得功。別人分不得。你若造得罪。別人替不得。是故欲免地獄。當除惡心。欲免餓鬼。先斷慳貪。欲免畜生。莫喫他肉。欲得人身。先學孝慈。欲生天上。當持五戒。欲成佛道。先用明心。心明則因果不昧。見性則成佛無疑。文殊菩薩歎言。善哉善哉。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今已遇。知識難逢。今已逢。頭頭具足。種種現成。若不發心。佛也難救。爾時會中。初發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夷。無量天龍八部。皆悟自己本來佛性。一切功德。不出自心。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宗泐和尚授宋景濂持七俱胝准提佛母呪之法

每日依法持誦先須金剛正坐以右腳壓左腳胫手結大

三昧印二手仰掌展舒以右手加左手澄定身心想頂上

有一梵書火字此字遍有光明猶如明珠或如滿月想此

字已復以左手結金剛拳印右手持素珠口誦淨法界真

言二十一遍

咒唵火嚩次誦護身真言二十一遍

咒唵二合齒臨次誦六字大明真言一百八遍

咒唵二合麻二合叭二合鉢二合叭二合納二合銘二合唵二合誦畢以金剛拳印五處

各念叫字畢於頂上散之然後結准提印當於心上以准

提真言誦一百八遍竟於頂上散其手印若務忙者只七



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真言 南無颯哆喃 三藐

三菩馱 俱胝南 怛你也合他 唵 折隸主隸准提

娑婆訶訶 唵 部林二合

凡南孤無吼颯 吼哆訶喃 出三可藐 訶三可善 訶馱訶俱

匹胝訶喃 訶怛司也 訶訶他訶唵 訶折訶隸 訶主訶隸 訶准

已提 訶娑訶訶訶訶 訶訶訶 訶訶訶 訶訶訶

持此呪者不拘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不揀淨穢但

至心持誦求佛得佛求仙得仙求長壽得長壽求智慧得

大智慧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官得官求財得財求無疾

病得無疾病所出言教人皆信受凡有所求無不如意似

如意珠一切遂心現世獲輪王福須誦滿五百萬遍自有效

驗萬無一失矣 誦法用一准新鏡隨月十五夜面向東

掛像置鏡花果陳設新淨衣裳登壇禮畢焚香對鏡持誦

誦一百八遍完用准提印五處於頭頂上散印每五印

時口誦叫字散之 以此鏡盛於囊中常帶隨身持誦或

事忙不能帶鏡者散持亦可或并不能持誦准提全呪者

止誦唵折隸主隸准提娑婆訶唵部林十三字亦可

准提印法金剛印



以大拇指指插無名指根第一節餘四指握大母指作拳



以兩手無名指作小指相義於內二中指直豎相拄二頭指屈大母指捻右手無名指中節

五印 一額 二左肩 三右肩 四心 五喉

十齋日 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廿三

廿四 廿八 廿九 三十小廿  
七月補

釋氏辨空經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世說殷中軍浩讀小品  
下二百籤嘗欲與支道林辨之竟不得

象教皮編佛鉢出佛樓沙國受三斗許厚可二分青玉也貧人  
以少許投中卽滿富人投雖千斛不滿

大智度論十地菩薩天名摩醯首羅一念知三千大千世雨滴  
之數

齊書周顒音吐宏亮長於佛理智林道人遺顒書言捉麈尾來  
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  
來入耳

禪林語錄內外身心一時俱捨隨方應物能所俱忘是謂大捨  
行道布德無所希望是謂中捨修行衆善有所希望是謂下捨

柰女經云維摩梨國梵志園中植此柰樹樹生一女梵志半養  
至年十五王收爲妃因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柰苑

法句譬喻經調象以三事鐵鉤以制強口減食以制身獷捶杖  
以伏其心佛告居士但能調象復能自調一者至誠制御口業  
二以慈貞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

內經岐伯告黃帝曰天宦者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  
不成有氣無血不能生子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掃  
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日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  
不生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  
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搗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  
子四曰博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留挈半釋迦

此云割謂被宮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

大寶積經復有風輪名爲乾竭劫水漂時能令彼水悉皆枯涸  
復有風輪名爲徧霆劫火燒時普於世界降霆大雨

天竺爲孟蘭此云倒懸救器謂日蓮救母饑厄如解倒懸之具  
也楊盈川孟蘭盆賦青蓮吐而非夏頰果搖而不寒

傳燈錄鶴勒那止林間遂經九白注印度一年爲一白

佛以乳香楓香爲天澤香椒蘭蕙並爲天末香 又天末香莫  
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馨蘭伊蒲後  
漢所謂伊蒲之供是也 說楮

東坡奎宸閣碑銘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傅八  
師經梵志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



達衆聖中不願開盲瞑釋其愚癡佛世尊曰吾前世自其名難  
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傅也八師不殺不盜不淫不惡  
口不飲酒老病死說楷

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不切考清濁遂使命  
章有異傳誦不一或云娑婆訶或云馭幡訶等九呼不倫楷定  
梵音悉無本旨自是當時執筆之誤故尅取莎嚩訶爲正矣說楷

天竺伊字作六最尊之辭如蒲曰伊蒲蘭曰伊蘭是也王維詩  
三點成伊猶有相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謂新伊舊伊也說楷

始則獨頭無明二障次之極則至于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此所  
生染法之名數也始以一心二空次之極則至于八萬四千清  
淨法門此所生清淨之名數也說楷

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疏伽神女非鼻而聞  
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說楷

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相傳燒香法也說楷  
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  
慧能無明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

南洲耳髮莊嚴北洲眼莊嚴西洲頂腹莊嚴東洲肩胛莊嚴  
龍于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夭單越人惡冷風龍  
不發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  
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

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  
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卷見

天人影相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中具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

分甘餘話前輩多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論有不穩當處卽改正則所謂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又云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疏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見是見聞二根先去雖欲讀書娛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聰明智慧殊不再來爲之三歎

又云古德云水鳥樹林皆爲說法又云狗子亦具佛性此非虛語近耳目聞見如京師某寺之蜘蛛塔安陸之念佛鳥靖州之聽經鶯皆昭灼在人耳目者新城北郭真武廟老道士趙雲山戒行清苦每誦經輒有一蛇踰伏其旁久益馴擾雲山殺蛇亦去不見以是推之露柱瓦礫皆可知也

又云康熙丙子余再以祭告使蜀歸次朝天關土人云某寺有一豕每聞僧徒誦經輒隨其後禮拜誦畢卽卧佛座之下性好潔欲溲溺則出往山間皆有常度過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又云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宮門長齋不噬雖投豚蹄亦不食也先大父尚書公官汴臬時親見之 蜀中瓦屋山有貔貅不食人及牛犬之屬惟食虎豹口常誦阿彌陀佛山中僧徒以爲

香祖筆記佛果禪師云閻浮提雨淨水具諸天相方日大旱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饌也乙酉春無雨雪四月閏四月麥秋將屆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怕雨之懼兜率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也

天香樓偶得云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問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淺深不同而機鋒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無可無不可相似

方外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外士

集釋

沙門

居易錄云沙門自魏晉已來依師爲姓道安尊釋迦以釋爲氏後見阿舍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自是遂爲定式右沙門稱釋之始程大昌雍錄曰葱嶺之西餘國冠昭武爲姓者皆釋種也錢牧翁釋家方誌辨云釋種卽刹利帝王種釋姓最貴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王民曰塞種人引顏師古漢書注釋塞音相近本一姓也

淡食老人手錄

大和尚

居易錄云咸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敬號曰大和尚  
今沙門出世領衆者例稱大和尚蓋自澄始

頓漸分途

禪宗頓漸二門分途久矣而頓門又自爲矛盾互相排詆於佛  
祖無諍之義何居嘗讀吳興皎然禪師能秀二祖贊云二祖之  
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此語足爲今日僧徒好鬪諍  
之良藥特拈出之

王阮亭

藟苴二字

居易錄云五祖演禪綿州人造白雲端端謂曰川藟苴汝來耶  
又明覺顯禪師與棲賢誤禪師藟苴不合按字書云藟力瓦切  
藟藟泥不熟貌郭一經曰出安子文贊苴又側下切音鮓土苴  
查滓也藟草糟粕之類蓋謂其但講教典未經鑪鞴所得尚糟  
粕也今山東人謂之不磨礮滑潤者及人性情乖角不平易者  
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寒山子

居易錄云寒山子有二皆載天台志其一卽寒山拾得文殊  
化身其一道士李褐遇貧士去數日復乘白馬來謂褐曰頗知  
寒山子乎卽吾是也見續傳

靈通侍者

王阮亭云予昔使粵過韶州得曹溪誌讀之載靈通侍者事侍  
者嗜酒今銅像侍立祖肉身有像頂布帽鄉人日盛一鉢酒供

之供後酒化水布帽欹側考牧齋有學集侍者占城國王太子也父王遣太子及其臣五人來曹溪請六祖往彼國供養祖不許太子五臣皆立化於海濱今南華山門外有相公祠太子既化復現身爲侍者獨不戒酒祖許之後得法去畱一鉢寺中慙山大師入山爲衆受戒又爲文啟祖座前使侍者斷酒因碎其鉢是後或以酒供之酒不成水帽不側

### 靈坦

居易錄釋靈坦則天姪孫嘗聞空中語云開心地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首以手按之後印跡恒見止潤州金山寺山北有龍穴常吐毒氣如雲坦居之毒雲滅跡華林寺內有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鬼息右見神僧傳

### 法達 唐

法達豐城人惟知誦法華經一日禮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蘊習何事曰念法華經祖曰怪汝心中負此一物達因請說經義祖曰試誦一過達遂朗誦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汝當信佛知見只汝自心達曰但得解不勞誦耶祖曰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因說偈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達遂契旨

### 道一 唐

道一漢川什邡人姓馬氏故稱馬祖得法於南嶽懷讓自

建陽佛跡嶺遷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四年開道場於鍾陵開元寺洪州廉使問曰啾酒肉是不啾酒肉是答曰若啾是中丞祿不啾是中丞福龐居士蘊嘗叅道一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道一曰特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大悟遂廁門徒焉

### 亮座主唐

亮座主蜀人好講經論一日至開元寺叅馬祖祖與之詰辨遂大悟禮謝曰某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被大師一問生平功課消釋盡矣遂住西山終身不出

### 天然唐

天然初業儒將應舉長安遇禪者於逆旅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場也乃直造江西見馬祖祖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遂抵石頭執爨役三年忽一日石告衆曰明日剡佛前庭草及期大衆各備鋏鑿剡草天然獨以盆水洗頭跪石頭前乃爲剃落爲說戒遂掩耳趨出再謁馬祖入僧堂坐聖僧頸祖曰吾子天然即拜馬祖謝師賜與法號因名天然也今之僧堂名選佛場本此壽八十三示寂於鄧州丹霞謚智通禪師

### 水潦和尚

水潦和尚洪州人問馬祖如何是西來意祖曰禮拜纔禮著拜祖忽當胸蹋倒遂大悟拊掌曰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



妙義祇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住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踢直到如今笑不休

### 希運

希運闍人幼出家於黃檗山額間隆起如珠後遊天台逢一僧言笑如舊相識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裳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早知當斫汝脛僧笑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忽一媪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未施責無厭何耶媪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與語媪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已示寂乃往石門謁塔叅百丈師後觀察裴休迎住龍興寺日夕問道贈師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光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牛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大中間示寂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 嚴陽尊者唐

嚴陽尊者初叅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趙州曰放不下擔取去遂大悟爲六祖下第五世

### 慧南宋

慧南住黃龍寺初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

後法道異矣南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入煨則流出南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玉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此誰可汝意峰曰子宜一詣石霜南造石霜慈後於言下大悟與泐潭相絕嘗發三問學莫契其旨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祖心宋

祖心傳誨機之教於慧南住黃龍寺名其方丈曰晦堂人呼爲晦堂叟一日黃山谷來謁祖心舉論語吾無隱乎爾請公詮釋而至於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曰聞木樨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禮謝王韶在熙河多殺人晚知洪州學佛見晦堂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有人貧時負債富時還否韶曰必還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肯相饒何韶愴然後於元符庚辰示寂謚寶閣禪師

惟清

惟清武寧陳氏子入黃龍寺師晦堂遂嗣法席每謂人曰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非真花爾自號靈源叟黃山谷寄詩云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爲誰好二老風流只自知 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天覺漕江西欽慕之檄寧邑官同諸山勸

請出世於隆興觀音寺命甚嚴時清寓興化不得已親出  
投偈辭曰無地無地無錐徹骨貧利生深愧之餘珍鄜中大施  
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

### 倚遇

宋

倚遇漳州林氏子謁浮山遠遠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  
子也既謁衡谷泉三至三逐謁北禪師事最久後在雙嶺  
開法龍圖徐禧與師爲布衣交師化前一日以偈遺之曰  
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見  
偈因要靈源叟馳往師舉杖曰且道這箇付阿誰徐與靈  
源皆屏息擲拄杖投床枕臂而化

### 保寧璣道者

保寧璣道者元祐間住翠巖寺張商英漕江西絕江訪之  
璣逆於途張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  
石橋分水繞松杉乃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  
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遂題於  
妙高臺有石刻存焉

### 明雪明

明雪桐城楊氏從九華聚龍菴薙髮往雲棲受具叅雲門  
澄禪師聞鐘聲大徹後隱贛州之崆峒建安王請住百丈  
入院整清規時復荷鉢與作務人俱謂大智再來也崇禎  
辛巳三月十九日遲明起浴手書偈曰來亦無一物去亦  
無一物若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擲筆而逝

等可清

等可名行溥俗居新建西山吳原里生時父南澗翁夢一老僧手拈黃菊笑至其廬翁曰公何來僧曰吾雲堂貫休也翁覺而志之及重九日而等公生生不飲母乳二三歲不茹葷六七歲便能詩有蜀僧過曰子豈西方來者耶等公即奪其扇題中有老師問我西來意般若波羅上大人之句後遊方二十餘年依湛然和尚者三年乙丑見文師師在食棗授以一箇凡種植澆灌之事皆使之往癸酉春還南昌卓錫古泰定寺著有棗堂詩集

了然唐

了然瑞州末山尼也因灌溪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床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升座溪上叅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却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師高安大愚嗣也

通玄宋

通玄住九峰郢州程氏子初叅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然得無同異師曰締綌不禦寒

道全宋

道全洛陽王氏子生不茹葷事洞山文師五年而悟告文  
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印可之高  
安太守請住石臺清涼徙居黃檗蘇子由來筠與遊甚契  
謂子由曰君靜而慧可以學道久之化去體暖而香輒茶  
毘得舍利光潔無算子由爲撰塔銘

### 石臺問禪師宋

石臺問禪師成都吳氏子手書法華經甚精將誦萬遍老  
而不衰子由贈詩有云法老曾經見老廬半生勤苦一朝虛  
心通口誦方無礙笑把吳鸞細字書

### 德洪宋

德洪一名慧洪字覺範號冷齋新昌彭氏子禪學超詣釋  
註金剛楞嚴圓覺法華四經博通儒書尤工於詩名動京  
輦黃山谷贈以詩稱其韶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  
川韓子蒼宰分寧館之雲巖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  
握筆立就子蒼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洪笑曰取快吾  
意而已

### 艷禪師

艷禪師新昌人住三峰嘗渡溪陷於水作詩曰春天一夜  
雨滂沱添得溪流怒氣多剛把山僧推脚倒不知到海更如  
何題燕曰去年巢穴畫梁邊春暖雙雙繞檻前莫訝主人  
簾不捲恐銜泥土汚花磚

### 慧寂

慧寂韶州懷化人姓葉氏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  
出家十四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應真真曰國師  
當日傳得圓相九十七箇乃六代祖師所留也授老僧曰  
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沙彌來到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  
令斷絕今適子來當以付之師既領玄旨後叅馮山遂陞  
堂奧一日忽有梵僧從空而至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  
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數十與師作禮乘空而去因號  
小釋迦梁貞明二年遷東平說偈抱膝而終明法嗣光涌  
遷靈骨歸仰山塏於集雲峰下教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塏  
嗣馮山祐禪師法道盛化人皆慕之曰馮仰宗

虛中

虛中分宜人與齊己爲詩友住湘西栗城寺嘗寄司空圖  
詩云門逕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挂朝衣  
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年周召化無復更衰微圖答  
詩云十年華嶽峰前住祇得虛中一首詩

一初元

一初分宜福勝寺僧能詩虞集過寺初賦詩云翰苑虞夫  
子名聞四海傳偶攜天邊月來繫寺前船一見如曾識三  
生定有緣不嫌卧冷與我共留連集服膺之

德光宋

德光號拙菴居南山光華寺深明宗旨住景德靈隱淳熙  
間四被召對賜號佛照禪師時孝宗目眇外國進千手眼

觀音像欲受則納侮正遲疑問廷臣言可迎至寺中師因  
舉頌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自是太平無  
一事何須弄出許多般舉朝驚上嘉之賞齋甚厚歸老  
明州阿育山

德瑩元

德瑩上高蕭氏子出家禮瑞相寺印宗爲師得法嘗祈雨  
於雲岑嶺登高臺有應衆請留靈踪乃以所焚香布地遂  
生木枝葉皆香今臺畔有堯木香焉

黃半閒明

黃半閒慧力寺僧洪武初被召應制賦金陵春曉詩賜紫金  
欄袈娑歸其詩云五雲深護鳳皇城海宇清寧旦夕平錦  
繡山河霞彩動金銀宮闕日華明御溝垂柳雙鶯囀官道  
飛萬馬鳴試向西虹橋上望分明遐思接蓬瀛

應真唐

應真住吉州耽源山南陽國師慧忠法嗣忠於代宗大曆  
十年以化緣將畢乃辭帝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塼帝  
請塼樣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知之塼葬於黨子谷  
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  
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  
上無知識

至誠唐

至誠泰和人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事神秀秀之徒衆

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不能遠去汝等可往曹溪質疑師遂至韶陽隨衆叅謁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具陳其事即誓依歸乃呈一偈祖然之尋回玉泉

無殷南唐

無殷福州人姓吳氏七歲依雪峰真覺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峰峰許入室初住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述垂戒十篇江南李氏召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命師於翠巖上藍兩院往來闡法號澄源禪師

南安巖主宋

南安巖主姓鄭氏號定光泉州同安人年十一出家建興寺保大元年至廬陵叅西峰豁禪師後至泰和懷仁渡值暴漲人曰此江畔高漚潭有蜃出爲民患師乃投偈潭中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翌日水退洲起今龍洲是也

集道者宋

集道者泰和真如菴僧也禮亘菴爲師有道行一日辭師遠遊叅學至廬山圓通崇勝禪寺悟道每日積柴一片旣滿室辭衆架柴自焚其身火中出偈云真如集道者萬緣



都放下四方八面任縱橫一輪明月當空掛噫誰肯當眼  
觀者所遺舍利立壇尚存

### 齊禪師宋

齊禪師住吉州青原六祖下十四世石門易嗣也從雲蓋  
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後徧參至石門印契示寂日說偈  
遺衆曰昨夜三更<sup>過</sup>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烏知  
已打破千山與萬山

### 超宗宋

超宗禾山慧方禪師也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派也與拂  
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  
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則暗機圓合在法則行止  
惟心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

### 止觀宋

止觀能仁寺僧有僧問曰聞師以紙爲<sup>羅</sup>然乎曰然曰漏  
了如何曰涓滴不漏打破了如何曰若教打破遍滿虛空  
賀氏元

賀氏女釋也永新人嫁同邑江安行有二子旣寡卽不茹  
葷日誦圓覺經不少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曰要知真性本  
圓本覺出此即非佛義我非專誦經者聊寄心耳後子楹  
登第爲賀州僉判迎母至官所賀忽語其婦曰吾誦經了  
無夢想近夜常見瑞光中有貌座欲昇之未果今閉目便  
見此相矣其歲五月沐浴更衣翌日食罷盥漱忽收足端

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郡守范直清率其屬瞻禮歎曰  
丈夫不能如此令畫工寫像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  
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炯然子孫扶視皆謂未死頃間  
復瞑年七十七矣

### 無學明

無學廬陵良家子也常住西峰寺往來酒肆中丐食得飲  
輒醉醉則譴呼跳躍遇人詈罵人毆辱之亦不爲動或以  
葷腥進給曰菜則食曰鷄猪則弗食莫喻其意皆以爲狂  
僧也工詩善書見鄒南臯畫像拈筆題曰烈著都門名噪  
天下世人見之謂是仗節死義之臣無學視之仍是水田  
老者示寂於九江火其骨投之江一夕風雷大作沙石湧  
積墳起其處人稱爲無學洲

### 陳遷宋

陳遷字德升宜黃人年十六遊金陵以強<sup>記</sup>聞荆公命與陸  
農師徧閱蔣山碑無慮數十及歸錄之不遺一字越二年  
因病留蔣山與勇禪師言下有契勇與偈曰猢猻兒子太  
惺惺愛弄千年鬼眼睛不見宰官身說法時時求我頂頭  
行即棄儒歸隱究心禪學作續傳燈錄

### 如璧宋

如璧臨川饒氏子初名節字德操博學能文後之穀城香  
巖寺聽智海說法而悟遂落髮陳瑩中與詩云舊時饒措  
大今日璧頭陀借問安心法儒禪隔幾何先是師有詩云

閑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因號倚松道人嘗以  
詩勸呂紫薇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頗伽餉遠空我已  
定交木上坐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  
排兩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羌牀趺坐究幢風始德操攜  
一僕往襄鄧間僕亦竊聽說法日有開悟遂祝髮名如琳  
病死好事者爲作舉火疏曰無復挾書更逐康之後豈憂  
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德操所著有倚松集

無相宋

無相姓胡名妙明臨川染家子善知識教其面壁靜坐遂  
有悟頓能文名公多與之交象山一日講易無相在座象  
山問理會得否無相曰三晝未分消息露六爻纔動錯商  
量晚年結菴常清觀之西趺坐而化

孤月明

孤月居廣信月峰山後移錫從姑山欲反山中道經頂山  
寺隨者百餘人邀入寺談法乃沐浴更衣作偈示衆頌畢  
竟寂時衆見烈焰燄中異光一道上逼斗牛間於瓦盆中得  
舍利一顆精光煥然

慧覺唐

慧覺大義禪師住鷲湖寺元和二年詔入麟德殿設齋召  
諸大德論道帝臨聽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  
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  
而立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

何是禪師以指點空法師無對復有數人致對者師皆乘  
機爲曉之帝問曰何者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  
契由是益重禪宗師爲衢州徐氏子嗣馬祖元和十三年正  
月入寂敕謚慧覺禪師

### 新羅僧唐

新羅僧新羅國人慕大義之風造焉至則已寂歎曰本爲  
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投崖死數日後異香滿谷乳泉流  
出其徒即之乃端坐崖下身體不傷懷中偈云三千里路  
禮師顏師已歸真塲已闕鬼神哭泣嗟無主空山只見水  
潺潺遂固以香泥祀之大義旁建亭捨身崖畔曰臨深

### 自清

自清居信州大山寺性疎狂屢被師責一日謂師曰弟子  
欲往京師見天子願假一飛師怒曰糞箕扛汝自清即成  
一偈辭去忽一日乘傳歸奉敕重葺山門賜號雲風和尚

### 廣心明

廣心號養菴上饒人姓鄭氏居家聞客談含生皆有佛信  
義言下洞然遂出世禮翠峰祝髮至焦山夜半聞江中櫂  
船聲豁然開悟乃謁華山真定定以雲門六不收公案驗  
之當下脫然定可之而示以偈歸信州住靈山中臺旋上  
峰頂見大義舊址斬草重興師用無縫鎖一把挂法堂  
露柱上榜曰上古流傳鎖憑君智慧開若無開鎖法相見  
不須來壽八十一塲於本山唐帽峰

堯山唐

堯山和尚懷讓第四世大安法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  
仲冬嚴寒問如何是丈六金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

悟本宋

悟本江州人白雲門叅侍妙喜於時印可者多師私謂其  
棄已欲去妙喜語之曰汝但專意叅究有所得不待開口  
吾已識也後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  
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叨頓悟後日妙喜歸自郡城師  
趨丈室未及吐辭妙喜曰這回方是徹頭也

至仁

至仁字行中號熙怡鄱陽吳氏子年十八爲徑山書記後  
住紹興繼遷崇報工詩文虞集稱其文醇正雅簡有史筆  
宗門之子長也從報恩寺真牧純公得度指空上人曰再  
世天師也元叟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宋濂曰虎卽尊者  
名澹居見性迴如牟尼珠臨書偈而逝壽七十四

太虛明

太虛名紹郭樂平人通內典好吟詠縱遊三十年歸住永  
寧寺士大夫咸禮之素戒飲洪武辛巳壽八十三一日呼  
酒大酣取像題曰這箇老僧有甚把鼻醜貌稜增開眼嗑  
睡須知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在何處書已假寐而化

道膺唐

道膺幽州玉田王氏子住雲居寺嗣洞山价嘗叅洞山結

茅於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其故膺曰每日有天神送食  
山曰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汝晚間來晚至山曰  
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膺曰菴寂然晏坐天神自此不見  
如是三日乃絕天復二年示寂謚弘覺禪師塏曰圓寂

志芝菴主 宋

志芝菴主嗣黃龍南嘗結茅廬頂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  
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從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天隱 明

天隱住廬山常抱疾有詩曰雨餘白石氣如炊濃綠陰中  
霽景遲經月未行菴下踏樹禽引子去多時王偉守南康  
請住兜率寺即他徙

曇順六朝

曇順黃龍人幼出家承訓羅什講釋羣經妙盡色空無著  
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  
劉遵考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元嘉  
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曇恒六朝

曇恒河東人童儒依遠公出家年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  
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嘗有犀鹿馴遶座隅自  
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  
春秋七十二

道昞六朝

道昞穎川人陳氏幼出家爲遠公弟子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爲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三年集衆念佛就席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六朝

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註維摩經行於世嘗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曇邕六朝

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來廬山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西以自居弟子曇果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端雅從者三十人乞受戒師爲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爲觀而去

僧濟六朝

僧濟入廬山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送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

覺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  
明日謂彌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歆體  
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 關公則六朝

關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於洛陽白馬寺爲  
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  
是關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 伽提婆六朝

伽提婆姓瞿曇罽賓人遠法師翹勲妙典虛心側席請入  
廬山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  
本盡義今之所傳蓋其文也

### 僧瑜六朝

僧瑜姓周餘杭人元嘉中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共  
建精舍名曰招隱嘗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  
形亦宜捐孝建二年集薪爲龕是日密雨乃誓曰所志  
克明天當清朗言已雲景明霽便入薪龕中誦藥王品火  
燄交至猶合掌不散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識者  
以爲婆羅寶樹因號雙桐沙門

### 道珍六朝

道珍梁初住廬山夢有人乘船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  
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即  
如夢所作久之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珍記其事置經函



中及卒之夕半山已上如列炬千炬火近村人悉見之旦  
就山尋訪乃云珍卒後因檢經中始知往生事

法充六朝

法充姓畢九江人住廬山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  
履每勸僧衆無以女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不聽充歎  
曰正教不行義須早死遂於香爐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  
用生淨土後有人上峰頂踏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  
而尋之猶活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嚴絕女踪開皇末卒

道暉唐

道暉姓周汝南人隋開皇十二年依將軍周羅暉遠屆廬  
嶽止東林心願匿跡無事音塵山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  
拒命弘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獎撫門徒  
如初不替貞觀二年示疾夜忽天星大墜翌日喚上座委  
以後事跣趺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始  
歇年八十二

智閑唐

智閑青州人初依百丈海海卒去依馮山祐無所悟遂泣  
辭馮山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  
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  
焚香遙禮馮山贊曰和尚大悲思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  
却何有今日事耶後謚龔燈大師

熙怡唐

熙怡姓曹桂陽人大曆五年躋五老峰望彭蠡臨瀑布乃  
構凌雲精舍爲經行之所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  
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舍杖履衣巾屏居一  
室行住坐卧無非道場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丙子歲七  
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與寂滅

靈徹唐

靈徹韋丹爲江西觀察使徹住東林丹以詩寄之曰王事  
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峰  
前必共聞徹酬曰年老心閒無俗慮麻衣草坐亦容身相  
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法藏唐

法藏姓周南康人穉齡研尋史籍於醫方尤精有僧卧疾  
幾不救藏切脉處方信宿平復其僧善談玄白爾萌出塵  
之意後辭親受戒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投水脩然北  
下入廬山登五老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數年有二  
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

緣德宋

緣德字道濟錢塘黃氏縉紳子也少棄恩榮親莫能沮祝  
髮於朗瞻院受具於天台始習禪那於龍天順德大師尋  
往江表值洪進山主印忽然大悟江南國主聞其風大建  
梵刹請師住持後值宋將曹翰下江南大統貔貅入寺師  
覆衆畢獨端趺坐翰至仗劍喝曰曾見殺人不在眼的將

軍否師曰汝見不怕生死的老和尚麼翰棄劍禮曰衆僧何在師曰聞將軍來故遁翰曰怎生他來師曰鳴鐘則見翰遂鳴鐘不見一人問曰衆何不來師曰老僧鳴則來矣翰請師鳴鐘衆果俱至翰怪之禮問師云將軍鳴鐘有殺伐之聲翰深傾伏之一日集衆告曰吾寂後以青石爲塏塏紅吾當再至說偈趺坐端逝

### 常總宋

常總元豐初葺東林律寺爲禪席王學士詔出守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公舉總代總宵遁去詔期必得之不得已應命其徒曰遠公嘗有識記吳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葺吾道場今符其語矣住東林十二年厦屋金碧照耀煙雲叢林之盛近古未有今過虎溪者望總全身無不致景行焉

### 可遷宋

可遷名眞覺嶺南人住圓通一日東坡作詩訪之師於先夜定中見空現一寶蓋霞光匝地繞獻師前上有詩文照入心目次日東坡果至師先誦詩坡大驚異方出所作詩序幡蓋以獻之序曰圓通乃先君舊遊之地追念音容蔑以爲悼謹書寶積菩薩獻蓋一首彩幡一對惟冀慈貺以資冥助耳異日師知時至告衆趺坐而逝

### 道旻宋

道旻字圓機興化仙遊蔡氏子其母夢吞牟尼珠因而有

孕生之夕異香滿室五歲口不能言足不能履一日母攜入寺即合掌作禮稱南無佛人大異之他日禮景德寺德祥爲師受具後依泐潭乾和尚得悟建中靖國時住江夏灌溪江州郡守張伯達請住圓通入院之夕人報道濟壇紅衆皆駭歎謂師應祖識也於是表達於朝謂圓通有古佛應世崇寧二年賜紫贈旻古再來妙覺大師政和三年集衆示偈而逝壽六十八敕贈妙空寶璫

### 德止 宋

德止圓通禪師也六祖下十四世寶峰照嗣歷陽金紫徐閔中之季子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弱冠夢異僧授偈四句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如旁所載聽偈明自是持念不忘後一夕忽大悟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剃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

### 祖可 宋

祖可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常住廬山葛常之云可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窗間一榻茶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徐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即今老舊無新句尚有廬山病可師

### 善學 元

善學號古庭東林僧也久依寶覺簡講席簡深邦之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初出世薦福崑山越二年歸東

林專修白業謂同志曰慈雲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生安養耳

### 智瑛明

智瑛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負薪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旨者惟智瑛云初語其徒曰某日吾當逝必有風雷之警又報諸菴主及期既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佛退與諸菴主別已而疾風雷震掣茅墜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瑛已遷化

### 不佞道人明

不佞道人天順間居廬山石室題其壁曰一上一上上到到匡廬山眼觀四海身在五雲間芳草連天齊遮鸚鵡綠落花滿地亂點鷓鴣斑洗鉢池邊浪生龍戲躍講經臺畔風嘯虎生寒此處百丈紅塵飛不到清風明月讓與道人閒從去莫知所終

### 了堂明

了堂號徹空手闢寺踞廬山之中以黃龍潭得名堂初至玉屏風下千鹿成羣不可得近默祝曰使此間於我有緣羣鹿當從翌日不見鹿跡山勢環擁居然勝地桐城吳用先爲造滲金毘盧像遶殿應真大士像精巧奇麗閣中龍藏錦袱牙籤琅函方整明神宗皇母慈聖太后所賜也

### 德賢宋

德賢上猶人號棲真尊者治平間結菴丫山元豐五年七月忽自圖其容於壁間偈云片雲歸洞本無心流水下山非有戀書訖而化

### 僧伽五代

僧伽姓吳名文祐家信豐祝髮爲僧聞贛鹿山異秀杖錫攀躋蛇馴虎伏居久之去零都止明覺寺僧伽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嘗持松梢行歌曰趙家天子趙家王莫測其所謂皆笑爲狂蓋謂宋將興也孫德俊之汀州謁定應禪師師曰汝零陽有佛何以禮我遂告歸因寄一扇與僧伽舟還僧伽迎問曰吾師寄扇安在由是邑人號爲生佛祥符己酉六月六日趺化人不忍火以金漆塗其身祀焉後忽有竹生其牀下開禱初敕封靈濟禪師嘉禧加慈祐咸淳加慧應明解縉記其事甚詳

### 兜率從悅

兜率從悅贛州熊氏子初謁雲蓋智和尚令謁洞山文和尚深領奧旨嗣真靜一日張商英按部分寧就雲巖說法甚多徃復室中嘗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元祐六年冬浴訖奄然而化其徒遵遺誡欲火葬之捐骨江中無盡居士遣使持祭且曰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塲於龍安之乳峰爲特

請於朝追謚真寂大師

行本宋

行本贛縣北百里合龍山先是荒寂有僧作草菴於山下村農姜氏生一男出胞垂眉長三尺不食乳日自長大父母怪之寄之僧舍爲徒呼小道者七歲猶不能言召至京師入宮忽能語仁宗喜詔令削髮賜名行本時年十二錫賚珍物并後宮所賜直千萬貫還鄉創爲大寺屢年工甫畢行本對佛合掌跏趺而逝寺中金龕羅漢及御書法名尚存棟宇皆良材雖廁溷亦櫛木或有欲易爲什器者必遭蛇虎之害一鄉敬事至今不衰

淨洪明

淨洪新淦儒家子年十三徧叅知識密受心印至雩都龍口獨有一蒲團夜坐羣虎猝至叱之虎遁去遂結茅焉一夕召衆至前豎拂曰一領破衲衣留與易善換僧問故師曰時到便來沙桶自開沙歸大海坐我蓮臺言訖趺坐而逝時正德七年也徒如其言以沙桶封之後三年一人過菴中拜師舊方丈忽有聲如雷沙桶自開顏色如生爪髮再長僧衆訝之問其人姓名曰易善具告以故善遂以金漆塗飾之歷今法身猶存

明圓明

明圓隆慶六年三月自寧都至會昌得漢溪巖或曰是榛莽之區蛇虺之窟也止其徒於外獨深入冥心寂坐中夜

鬼擲沙石盈膝前不爲動詰朝望空作禮曰山靈許我當  
以鐘鼓三聲爲信祝未已應之如響於是誅茅結菴出入  
從石上攀躋頗覺艱澁向石壁持呪咒不輟忽雷電晦冥  
石劃然開五尺許自是山之奇跡日顯

朝宗清

朝宗名通忍毘陵陳氏子十歲能文年過二十披剃叅密  
雲和尚於金粟後透徹綱宗癸未請住龔公山寶華寺先  
是龐居士植方竹於寺遺識云方竹過街祖師再來忍至適  
符其兆

明淨唐

明淨琅邪高密人少出家後南遊天台日至村中化食回羣虎  
皆張口求食淨以匙抄飯納其口明日復如之貞觀三年早召  
淨至京祈雨大獲甘霖海內有年廼度僧三千以酬之後還義  
勝寺竟莫知所終云

雪竇

雪竇禪師名重顯字隱之趙州李氏子出家叅隨州智門祚和尚  
居四明山之雪竇賜號明覺後居琅邪山身披布衫五十年不  
易向薌林嘗爲青州雪竇布衫偈云趙州無義漢雪竇老婆禪  
一川風雨後明月却當天皇佑七年七月七日不遺囑亦不說  
偈昂首而逝

碧禪師

碧禪師者不知何許人駢姓居遼東山中



世祖皇帝聞其名累召不至遣索龍公召之師曰吾先行矣遂坐脫茶毘時空中現觀音大士及樓閣龍象蓮華種種之相繪圖奏之

世祖親爲題贊

明還

新城城隍廟住持僧明還年七十餘性朴誠不與人交閉門念佛旦暮灑掃殿宇虔奉香火所與往來者惟真武廟趙雲山道士而已乙亥四月某日命其徒具浴浴罷敷坐而化知縣桐城孫湘南元衡親往禮拜緇俗奔赴其剃度弟子荆菴禪師成楚爲下火負骨塔於法慶

雪嶠

王阮亭云宗弟少司徒顓菴揆云少時聞太常公時敏言在徑山親見雪嶠禪師將入涅槃召集大衆陞座說法竟呼茶茶至笑謂衆曰吃一杯茶坐脫去也置茶椀而寂

尺木

尺木禪師者名性休明宗室也得戒於澄峒天鼓得法於漢陽不退住沁州之永慶寺順治癸巳正月二十三日早齋罷忽問院主十王殿前那塊地是我底捨底麼院主云捨底遂趺坐而逝夜半復醒書偈云莫笑尺老師風大行不得回來轉金經方入三摩地至二月二日出定沐浴削鬚髮持杖侍者扶至塔前化老比丘相說偈云思不來想不來自己打墓自己擡也奇哉也怪哉臨濟兒孫善活埋咄者是甚麼所在說死說活擲杖而化

嘗題漁父圖云東西南北任遨遊萬里長江一葉舟夢裏不知  
身是客醒來天水一般秋有銅鞮語錄播於叢林

方外士

淡食老人手錄

釋宗源流

湘翁法  
禪師

達摩大師

初祖達摩大師因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  
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遂渡江至少林

慧可大師

二祖慧可大師待初祖立雪斷臂因問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  
祖曰將心來爲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僧璨大師

三祖僧璨大師問可祖曰弟子身纏風恙乞師懺罪祖曰將罪

來爲汝懺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

### 大醫道信大師

四祖大醫道信大師問璨祖求解脫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何更求解脫乎

### 大滿大師

五祖大滿大師因醫祖問汝何姓曰性卽有非常性祖曰畢竟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

### 慧能大師

六祖慧能大師謂神會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背無面汝道是個甚麼曰神會之佛性祖打曰將來成個知解宗徒

### 青原行思禪師

七祖青原行思禪師僧問佛法大意祖曰廬陵米作麼價

### 石頭希遷禪師

八祖石頭希遷禪師青原問有人自嶺南有消息祖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祖曰盡從者裏出

### 藥山惟儼禪師

九祖藥山惟儼禪師久不陞座院主請說法祖上堂良久便下座主曰和尚許爲衆說法爲甚一言不措祖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 雲巖曇晟禪師

十祖雲巖曇晟禪師僧問和尚在百丈二十年巾瓶爲甚心燈不續祖曰頭上寶花冠曰意旨如何祖曰大唐天子及冥王

洞山良价禪師

十一祖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俞氏子僧問寒暑到來向甚處迴避祖曰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曰如何是無寒暑處祖曰寒時寒殺閣黎熱時熱殺閣黎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三月八日示寂去雲巖寂年會昌辛酉計二十八載

雲居道膺禪師

十二祖雲居道膺禪師玉田王氏子僧問如何是諸佛師祖喝曰者田庫兒唐昭宗天復二年壬戌正月示寂去咸通己丑計三十一載

同安丕禪師

十三祖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同安家風祖曰金鷄抱子歸

曹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客來將何抵待祖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同安志禪師

十四祖同安志禪師因先同安示寂上堂問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祖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賀大平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梁山緣觀禪師

十五祖梁山緣觀禪師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鑑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祖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太陽警玄禪師

十六祖太陽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sup>山</sup>山問如何是無相道  
場山指觀音像曰者個是吳處士畫底祖擬進語山急索曰者  
個有像底如何是無相<sup>底</sup>祖大徹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祖  
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出住太陽於宋  
仁宗天聖五年丁卯七月十九日示寂去上天復壬戌計一百  
二十五載

### 投子義青禪師

十七祖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受太陽印記出住白雲海  
會繼遷投子開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祖曰威音前  
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祖曰全因准地月得照  
郢陽春曰恁麼入水見長人也祖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

於宋神宗元豐六年癸亥五月四日示寂去丁卯五十六載

### 芙蓉道楷禪師

十八祖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謁投子問佛祖言教如家  
常茶飯離此外別有爲人處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  
舜禹也<sup>湯</sup>無祖欲進語子以拂子搯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  
也祖卽開悟再拜便行曰且來闍黎祖不顧曰<sup>汝</sup>到不疑之地耶  
祖掩耳而出元豐五年住沂州洞山後遷洛之招提龍門又主  
太陽大洪崇寧三年詔住東京淨因大觀初詔補天寧晚住芙  
蓉湖心宋徽宗重和元年戊戌五月十四日示寂去癸亥三十  
五載

### 襄州鹿門自覺禪師

十九祖襄州鹿門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崇寧間詔住淨因政和時遷鹿門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防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政和初年住鹿門政和五年乙未金完顏立號收國元年宣和壬寅入燕

青州普照希辨禪師

二十祖青州普照希辨禪師洪州黃氏子政和間參襄州鹿門自覺記前後門指見芙蓉楷祖宣和間出住青州天寧次補華嚴晚遷仰山天眷庚申復領萬壽示衆有口贊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後於金皇統九年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當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己巳去上芙蓉示寂重和戊戌三十二年

大明寶禪師

二十一祖大明寶禪師參青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曰昨日有人恁麼問打出去也祖曰今日又如何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祖禮拜州曰可惜許棒折也祖大悟直得通身汗流初住青州真堂靈塔金貞元三年乙亥遷滄陽大明當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

太原王山體禪師

二十二祖太原王山體禪師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未得一場榮先則兩股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祖曰罪不重科僧擬議祖便打僧吐舌祖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祖曰似者等行脚有甚交涉

### 雪巖滿禪師

二十三祖雪巖滿禪師因王山舉洞山過水因緣疑之山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子知此病則子藥也祖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悟曰今日方知病是藥也呈山山曰料掉沒交涉祖曰老和尚此回瞞我不得也禮拜而去

### 報恩萬松秀禪師

二十四祖報恩萬松秀禪師看玄沙未徹語請益雪巖巖曰待汝頭生角來脚手生出牙爪來然後討棒啣一日見鷄飛鳴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蟲也巖曰不怕我笑你那記窮出住中都萬壽寺金章宗明昌四年詔於禁殿陞座遷住仰山報恩蒙古定宗元年丙午四月示寂當南宋理宗淳祐六年去上皇統己巳九十七年

### 西京雪庭福裕禪師

二十五祖西京雪庭福裕禪師參萬松松問從何處得個消息便能恁麼來祖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缺作麼曰老僧過在何處祖曰學人且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卻松大喜遂印可出住和林燕薊長安太原洛陽諸大刹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乙亥七月

示寂當南宋恭帝德祐元年去上定宗丙午二十九年

### 靈隱文恭禪師

二十六祖靈隱文恭禪師上堂塵劫來事祇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覷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正月二十九日示寂去上至元乙亥十四年

### 寶應還源遇禪師

二十七祖寶應還源遇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風送泉聲來耳畔月移花影到窗前曰猶是聲色門頭事祖咄曰賣私鹽漢到者裏弄假引子作麼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十月示寂去至元己丑二十四年

### 香嚴淳拙才禪師

二十八祖香嚴淳拙才禪師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欣然契悟謁寶應呈所解應曰祇如道君不見指阿誰祖曰覷面相呈更無回互曰墮坑落漢作恁麼語祖曰和尚作麼生曰汝口嚮祖曰勘破了也應休去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五月十七日示寂去上皇慶癸丑三十九年

###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

二十九祖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上堂我不學諸方浩浩地魔魅人家男女僧問達摩面壁時如何祖曰者便是浩浩底禍胎也曰如何得勦絕去祖曰倒搓芒繩縛鬼子須是其人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主少室年七十乃退隱



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三十祖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叅松庭庭舉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此深明洞上宗旨若箇是箇莽禪和到者裏如何透得祖曰者個莫是背觸不得意麼曰笑破山僧口祖罔措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祖愈不安庭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祖當下釋然明成祖永樂二十年辛丑示寂去至正壬辰六十九年

少林俱空契斌禪師

三十一祖少林俱空契斌禪師叅凝然求示心要然曰達摩未來時你作麼生參祖甚疑之一日觀秦封槐有省徑回侍立次身甚戰慄然一見謂曰契斌叅得禪也何驚之有祖豁然有省

白某到此如紅爐中拾得一片冰相似然領之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明景帝景泰四年壬申示寂去永樂辛丑三十一年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三十二祖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叅俱空空曰子曾叅見何人來祖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曰因甚一花開五葉祖沒孔鐵鎚百雜碎曰掠虛頭作麼曰某見盡天下只解掠實無一人掠虛者曰不打自招祖曰老和尚慣用底不妨勘破明憲宗成化十九年壬寅六月示寂去景泰壬申三十年

月舟文載禪師

三十三祖月舟文載禪師因掩關開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墻者久之忽有省嘆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回文之功

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既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從發明已見方撫而印之明世宗嘉靖三年甲申年七十二乃退少林去成化壬寅四十二年

### 北京宗鏡大章書禪師

三十四祖北京宗鏡大章書禪師受月舟老人囑至嘉靖三十年少室請住持祖慨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宗風迫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步可須也雖慚付囑其奈付囑何遂主之明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臘月十六日示寂去嘉靖甲申四十三年

### 西京幻休嘗潤禪師

三十五祖西京幻休嘗潤禪師初參大方蓮問現鏡中像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祖曰打破後如何蓮曰未離心境祖猶未決參小山書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祖曰其奈鏡像何書曰鏡像安在復舉我今不是渠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祖卽領悟說偈曰若要識此人有個真消息無像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諸佛師常作乾坤則龜毛佛子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無勸說更須自悟入祖曰尚不借緣從何而入書曰既不借緣因何至此祖曰因不借緣所以到此書曰既不借緣於意如何祖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覺書曰善哉乃付囑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四月七日示寂去隆慶丁卯十八年

###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二十六祖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參少林休老人問甚處來祖曰

北方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祖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後遊  
初祖面壁石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峯前好個消息大小石頭塊  
塊着地遂呈休休印曰汝當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

### 會稽顯聖湛然澄禪師

三十七祖會稽顯聖湛然澄禪師叅慈舟問止風塗向青山近  
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祖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慈曰  
汝後開兩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明禱宗天啟五年臘  
月四日示寂

### 弁山瑞白明雪禪師

三十八祖弁山瑞白明雪禪師叅顯聖澄會從橋上過澄問溪  
水潺潺汝等道看祖敲空有響擊木無聲澄領之時崇禎十四  
年辛巳三月九日示寂去天啟丙寅十六年

### 荆紫峰萬仞仁初壁禪師

三十九祖荆紫峰萬仞仁初壁禪師叅瑞祖於百丈丈曰如何  
是常住真心祖曰千里遠來特見和尚丈曰未<sub>在</sub>更道祖曰火  
爐掉子相交文命掌園務偶問及園房下事祖曰清明下種丈  
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祖曰二年一春丈曰未<sub>離</sub>聲色在祖拈  
起棗子曰者箇喚作色得麼丈曰不喚作色喚<sub>作</sub>甚麼祖曰青州  
有付後住荆紫上堂今日須彌燈王如來點起達摩無盡然燈  
卻被山僧捏條拄杖打破法界傾盡垢油剔除燈草直教躡摩  
宮中烏漆漆光明藏裏黑漫漫任你四海禪流出門踏荒草沿  
岸摘揚花南北縱橫東西自在然雖如是春催玉兔夜懷胎上

元定是正月半至二月初二晚書偈坐化當清  
世祖順治壬辰去崇禎辛巳十二年



方外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外士

道家

淡食老人手錄

陳州鹿邑縣志云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

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段<sub>於</sub>宗子注注子宮宮之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庚桑楚者老聃之弟子也得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sub>然</sub>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亡何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

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

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能以耳視而

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魯侯卑辭請問之亢

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

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

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

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我七孔四肢之所覺

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笑

而不答後遊吳興隱毗陵孟峯成仙去此山今號張公壇

女几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家飲酒卽以

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私寫

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居數歲質酒仙人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遂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卽女几山也女几一作女几劉道合一名愛道宛邱人幼志隱逸隋末從孟詵傳道後入霍山避雨岩下見神人曰今醜類害民子好道志節不屈可制羣魔吾以符契授子令吞之自是道法神驗常隱嵩山唐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乙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焉及將封泰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泰山以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九轉還丹丹成而進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李昊不知何所人年九十嘗至陳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或去陳述古官舍多鬼殆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卽止蘇轍問其故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他術也又問其所以養生者昊曰人稟五行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不過百歲者人自害之耳人惟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其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盡其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無足怪也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此身與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氣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長生哉



陳州一道人題扇上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一身剛作百身愁惜  
失其姓名

考城王江居宛邱喜飲酒醉卧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  
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鬻角戴花小兒羣聚  
捧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  
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  
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陳述古爲西  
京漕至陳欲見江方入城江當道大罵陳亦不知其江也俾州  
掾之明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運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  
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佯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寧間予  
爲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飲不甚多曰年老氣衰不能劇飲如  
往日矣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嚼輒中止而嚙若喉中時有  
流水者然畏其罵不敢問也一日言及養生事江拂然欲罵予  
曰予以畏罵久無所問今日語適然爾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  
道開卷求之雖不盡得亦過半矣顧方溺世故妻孥滿目前雖  
使呂公來其如我何而况爾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不  
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  
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譴我至加毆箠一日閉門不納我  
旁侍其門者累日忽發憤棄之而遊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試  
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古招劍州李昊使作符禁昊爲人  
大言多誕欲見江江卽逃去遂不知所在蘇子又張文潛云余  
由傳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

狂形短而肥了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處王侍讀陶守陳頗  
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  
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年  
德爲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  
相知有年矣竟鎖胸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不憚開也江  
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維持藁一束時時題  
所止壁作詩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  
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  
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人窺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  
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旁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  
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爲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江遇  
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來他  
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王志明宋人幼入扶溝瑞雲宮學道後遊太華少室諸名山遇  
異人授以飛仙之術辟穀竟日不出一日道成整潔衣冠諸友  
曰我以某日上昇衆笑以爲狂至期果乘所畜白鶴飛去遂以  
宮易名白鶴觀

陳州柳林集玄都觀壁間有諸生陳簡所作鍾馗像甚雄武一  
壁寫竹數枝亦有致嘉靖間一道士題其鍾馗曰無中慧劍斬  
羣魔魔盡方知與道合道未成時魔未盡須知真有是超脫簡  
疑爲錄舊乃自題其畫竹一絕命廢之焉曰枝生碧玉太虛心  
萬物叢中出世塵養就龍根盤節後自然蕭洒萬年春道士卽

援筆次韻曰節操中虛君子心尾搖鸞鳳異凡塵莫言老幹無  
生意更發籀龍幾代春簡大異之求其姓氏止書吉水道人題  
又續有作以歲久壁泥脫落止存末句云二十年來行不行簡  
後二十年而卒始悟道人爲羅洪先也

風道人不知其姓名但髡其髮行步踉蹌其狀若風因以呼之  
元至正間住西華提城寺逢人則指天畫地言天下當亂有時  
倒卧泥潦中如醉羣兒逐之大笑或大哭有問禍福者言多奇  
驗與之錢不受與之食或大嚼數聲酣睡三日忽適去時華人  
有自楚來者遇於襄陽城中託致聲住持記之卽去之日也

張乞兒譙陵人也雍正二年至商水周家口跛一足身無完衣  
乞於市與則受不與亦弗強絕無搖尾乞憐態咸以義乞呼之  
居常落落不與羣丐伍夜則棲遲市西義塚之際掘地深尺許  
坐卧其中風雨暑寒不暫移或日一出行乞或數日不出亦不  
苦飢一日天大風雪平地深數尺人以爲義乞死矣好事者掘  
而視之方鼾睡未醒由是遠近咸驚異爭進之食不遍受各食  
少許餘俱謝去有贈棚與衣者曰吾以天地爲室何以棚爲野  
處而衣新衣適足爲強暴資竟辭不受人愈異之處義塚十三  
年忽飄然而去莫知所之亦竟不知何如人但目爲義乞云

池北偶談嶗山又名勞山在卽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  
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  
忽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餘若無人遣送方躊躇頃道  
士忽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爲送之張異其言

逡巡已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爲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牕外聽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名理出人意表生授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電張閉門從牕中見天神數百輩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鑰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十百處皆見道士云

池北偶談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薊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爲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爲信穎去薊二十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薊見兄無亡恙嫂笑其妄谷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敵吏部說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虧心事一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纔數寸耳竟如其言

池北偶談劉吏部公敵體仁劉先生傳云劉任字弘父潁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嘗着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題

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鳧之句遂瞑後十五年有故人從燕中來者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蘭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畱此亦時時往來寺中間其狀則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 又同里張葵孝廉者髮長等身無一莖異七歲時讀書樓上忽一黃冠來告曰從吾步空下卽仙矣葵有難色黃冠叱之卽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一日有道士服過之者曰吾望氣而來乃子耶幸無墮落遂別去然張竟無他異王阮亭云吾邑東六七里有何老菴何元時人修道於此獨居數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菴後有積水曰豢龍池相傳何老擾龍處

池北偶談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耆長過面扱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卽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着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池北偶談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予病者立已求者日衆不能給以塵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

取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池北偶談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爲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刃其嬖妾以刀圭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爲神仙旣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腸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傳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池北偶談商邱高辛鎮有道人嘗周遊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霜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嘗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曰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池北偶談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爲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日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啓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綢繆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

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嘉淑說

鄭端卿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生竹  
兜四人穿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鑄每歲輒益  
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  
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第四人則短小也  
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卿於山中云傳語  
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難  
池北偶談前御史樂安成公竇慈勇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  
齋道周譴戍鼎葦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  
中有人僵卧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  
木葉卧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  
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年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  
學道耳向見左蘿石沈周泉二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  
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云成  
公正人顧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問曰昔沈公  
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無人知者誠不妄矣道人自  
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爲幸長生何爲道  
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  
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

池北偶談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  
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  
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

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爲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雷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卽當扃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扣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雲與之遊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奮生云坤字果成

香祖筆記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汚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又云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鷄大如鳳置枕中鳴卽睡覺一胡孫小如蟹蟄以線繫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予門人錢蔗山以塏曰雞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



觚騰云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爲半  
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隸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  
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佳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名馬  
成龍也梁大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  
李即書片紙寘燭檠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  
於梁者發視無一字翻東背則字焉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  
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之倒之大可笑也衆為拊掌久之  
蚓菴瑣語云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  
離權權授唐呂巖巖分爲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子  
明悟弘道真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  
授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嘗為僧  
自號毘陵禪師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蟾

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子曰邱處機譚處  
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  
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邱處機為元祖所聘弟子十  
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今都城白雲觀也王嘉咸陽  
人餘皆登州人 王逋

又云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雜歷朝厲禁而  
風愈熾蓋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  
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存  
想捨訣不數日間空中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空金  
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為得道死歸向明時有  
盧某者妄撰偽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為盧祖山東西則

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為糍團圓果等號約數十  
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讀宋葉石林先  
生避暑錄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真君道陵真君始行教時凡受  
道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即羽流家所傳齋醮祈  
禳符水祛禳法也魯為劉焉督義司馬雄據巴蜀垂三十年曹  
操征破之後有紅巾張角等亂遂為時君所禁其徒之高者仍  
嗣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慕世尚佛且僧家所入優厚遂附  
麗釋氏事魔吃菜而誦金剛經謂之經剛禪其所挾幻術大約  
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與軟盟密室懼以地獄果報即夫妻  
同受秘不相洩余詰親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然其畧  
道運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益証葉語之不安彼所謂  
聖母者即斗母也糍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糍  
也究其立意亦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暴傲愚不可謂之全偽  
第其中師長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於端人見罹於國法也  
見聞錄云羅道人者棄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住江夏山中後  
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竈辟穀兀坐而  
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煙火中人也客至談  
論惟云為臣忠為子孝即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餽以衣  
食多却之堅請留則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  
虎狼窟也荆篠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為  
害其山為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裹糧入隨之數日病少瘥羽  
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身沾多露聞近日訪

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日稀云

見聞錄云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能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為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為學使者褫其衿走遠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標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sup>指</sup>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之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sup>詣</sup>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為諸生則敗檢為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污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曠園雜誌云曠道人居四川峩峩山遇異人授導養訣曰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九年身輕可立化道人精其術下山至湖廣黃鶴樓下藉地坐不起立者九年人咸目為曠道人一文化去果如異人所云

曠園雜誌云杭州陳真人某號尚玄子少為掾吏旋辭歸學道父母為娶婦即避於外終身不娶虔禮文昌斗懺刊書行世嘗感斗降遂得僊術父每止其禮拜真人一夕招二鶴從琉璃燈內飛出旋繞斗壇久之仍入琉璃不見家人始異之踰四十歲

端坐而逝兩鼻孔流玉柱數寸後其父歿時見輿輦來迎魂即乘輿往街市觀市人呼云陳真人父來矣復甦語家人始歿此崇禎末事年事

曠園雜誌云杭州清泰門內一浴堂明末有道士至暮來浴主人云水濁將換不可浴道人云不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浴出曰汝此後一日止換一次水更無穢氣入視果然亟追之道人答曰但稱我萍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於門上鑄萍實滄浪四字

述異記康熙廿四年小除日漢軍御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晚遇老道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煩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蹣跚艱步至城東僻處一古廟天已曠黑奴倉皇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比汝至城門已扃矣因子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亂塚間里許忽見衆燈星列近視之乃用繩作方圍約數十丈繩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纍桌子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至上層獻火炙肉俄頃繩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為狀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肉一片即袍袖一展炙肉散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暗中覓故道比辰刻纔到城門到家神已癡矣未幾奴斃

述異記青溪諸嗣郢辛丑進士習元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

峰山人頗有所得晚年無疾騎化去化後忽寓書於崑山葉  
訥菴先生筆迹宛然寄仙茅三兩云此余山中靈藥謹以相贈  
訥菴先生發書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當歸也書至都門  
亦未知其已卒未幾鄉人來聞之乃大駭訥菴先生與桐城相  
公張敦復先生言之明年先生卒於京

仙家騎鶴化最難得  
謂手抱一膝坐化也

述異記明崑山顧瑞屏先生之父少而好道數十年不倦徧遊  
名山入天台渡石梁見一人挑稻穀一擔其行甚速異而就之  
見其穀赤色長寸許因拜求之主僕各與一粒令即食之後顧  
翁八十餘歲鼎革閉口不食而逝其僕年九十餘順治年間尚  
在

述異記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

卯與崑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驚駭欲絕趙徐  
曰吾與子為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耶蓋趙生平精天文  
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遯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後何為  
天雄別駕偕之北行居常服一黃道袍雖寒暑不少易不飲不  
食惟酒無算何有事欲遣人之楚趙持札晨往暮返所費回文  
印信猶濕辛酉之保陽時撫軍大譙賓客供一玉盤於高座趙  
近前取玉盤碎之撫軍驚詫趙笑曰子為畿輔大臣何氣度不  
廣乃爾耶玉盤在後苑井中可往取之遣視果然及覓趙已不  
見矣自是遂不復遊人間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  
何云近在南海脩道知子有滇行宜亟歸不必往何不聽竟至  
荊州而卒

居易錄門人新安江閩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一黃  
冠無名字其髮縮結人以縮頭道人呼之長鬚斑白短鬚及腦  
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皙白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  
如少壯自言程姓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卽入雲  
夢山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亨大療病後  
此遊於四方 國初至普陀後住中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  
中來武當已復去適年重結茅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  
熙二十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居易錄長山縣南白雲山長白支麓也有趙道士者嘗靜坐一  
室數年後恒見一小人寸許自頂中出跳至地上久之復入於  
頂今道士尚存予邑北關直武廟趙道士大名人字雲山道行  
精嚴衣食之外輒以賑貧人偶病僵卧無給使市人競奔走爲  
之樵爨舍側有蔬圃預造生壙時偃仰其中有大蛇時來聽經  
趙輒食之日以爲常今道士八十尚無恙

居易錄燕山樵兒澗有熊道人者能穀辟嘗旬日不食食卽以其  
餘飼虎虎時時馴擾卧階下或問其術道人曰人忘機於物物  
亦忘其機何術之有此與列子海鷗之說可相發明

居易錄范道人者德州人居衛河西琵琶村生於明嘉靖三十  
年辛亥程工部正夫先貞以康熙庚戌見之年一百二十歲矣起  
居如平時五官之用未嘗少衰平生不知服食修養之術少貧  
不娶事母最孝謹入九子祠爲香火道人祠有祭田數畝躬耕  
而食何思何慮與人一無所忤正夫贈以詩云頗聞愛日依慈

母直數生年到肅皇業做道遙遊廣莫身餘渾沌屬中央淄川  
高念東珩侍郎亦嘗訪之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塘挾數學能預知又行服氣導引法常  
佩小龜十數枚於身至晚乃解飼之游湖海間皆為異人事母  
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見北窗外梅花盛開一時以為孝  
行所致遂稱曰孝梅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鬢云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徧  
徃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暝坐石  
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  
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的  
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粥其

溢者得百金既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  
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為好語致宋於家陽為權子母夜令婦入  
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  
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  
乃許老僧不甚食厨中所有唯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饑居五載  
僧遣之宋願留侍不行僧顧曰子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  
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但日目此  
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  
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脉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  
出畱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  
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

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甚輒躡踪往道阻  
一河河上翁<sup>有</sup>媪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  
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  
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晡有虎百十餘  
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媪所木柵石屋亦有鷄犬翁出叱之羣虎  
皆弭耳去招宋畱宿啖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卧磐石上屋  
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  
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脉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  
家飲食之因畱卜居焉自是為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  
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sup>克</sup>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  
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三矣

曠園雜志云柳林生者崇禎壬午癸未間出入川陝夔達邛雅  
諸州濃眉長髯乞食市上每歌曰柳林生柳林生會張獻忠自  
岳陽渡河步騎十萬入夔州界屠殺百姓數千里皆驚生歌柳  
林生益疾賊至衆爭渡河賊遮之無一脫者後逸者尚數千人  
惴惴柳林下待死賊竟不逼數千人獲全方悟生向所歌柳林  
生也

居易錄田少司寇綸霞雯說昔官武昌監司遂安毛際可會侯  
訪之一日遊書肆見一丐者衣服襤褸而神宇清異臂布囊中  
蓄鼠數十頭以爲食毛予之錢不受指其囊曰只此足矣得錢  
無所用也因閱毛所買書曰此習見書豈不貯腹笥而更買諸  
肆乎毛益駭其言因延之坐與論九流三教無不淹貫又索紙



自寫其詩盡數十番字雜行草篆隸詩多警策間有隱語後數年夏包子作亂武漢間以其驗之皆合毛詢其居處姓名不答顧曰子得遇我幸也我從此逝矣遂不復見

居易錄景陵熊寅字國亮萬曆壬辰進士客京師遇異人自稱鄒月賓以赫蹠書授寅曰有阨發此當相助俟芙蓉嶺更相見也後渡彭蠡風大作檣摧桅折急發書之風忽止舟得無恙書中有告汝婺源云云謁選果得婺源令一日自縣之郡行峻嶺上忽於空中見月賓相與道故良久始不見詢其地則芙蓉嶺也壬寅元日夢鄒來曰龍華會近矣遂卒

居易錄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軻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臥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

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啟扇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廳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書院又於道左古垣中開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曰地如竹篩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恭簡是寢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但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

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鶴鳴爲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 郭紹儀

郭紹儀字丹葵平湖人明御史也嘗雪夜讀書地涌汞盈尺許因悟坎離之義又嘗飲酒肆見一人古貌~~然~~然編身絲縷如牛毛紅顏丹砂異之就與語自言是靖難時人遂從受養生之術鼎革後卒年八十四

居易錄

### 魯顛

魯顛不知何許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襪襪中圓一孔足跣而跳攜一龜爲伴顛俯首龜昂鼻呼吸相接時踞地展襪引頸出孔伸縮之像龜行行市上羣兒狎而笑之性喜酒或予之酒則鼻飲之夜必倒懸橋梁或睥睨間甚適人伺其浴乃俯水面盡飲前浴者之垢而不去已垢一日至松江羣兒諜之知府方岳貢以爲惑衆予杖杖下而顛死後有人見之於杭州

### 牟康民

牟康民內江人少遇異人能前知隱居青城山中萬曆末上書當道曰辛酉九月蜀當有變平之者朱方伯燮元也已而奢酋據重慶爲亂如所言賊將寇成都朱詣青見之康民已候於塗叩之曰奢酋至成都乎曰至矣十日耳圍城乎曰圍百有五日可守乎曰成都不可守然有公在已慮公二十年鎮撫西南功比韋南康問天下事何如曰北都王氣盡矣其後朱總督西南

康民寄書云沐猴而冠者與公作難熊據其險助之烏虓幸聖明在上必無虞也已果爲楚人劉宗祥所刻大學士王應熊主之事尋得解

### 魯顛子

又魯顛子者無名字云是宋簡肅公裔常居平湖盛夏或衣綿絮雪中則赤體遊行嬉笑自得亦嘗過人家索酒飲數斗不醉自言當在雲間脫殼遂往松江遇知府方禹脩岳貢出作醉顛狀大呼斥其名且曰當不良死方怒杖之立斃後二年有人見之吳閶門有醉歌一首云擲杖下丹邱寒花點石樓十年殘醉裏不見海山秋

### 青城老人

夷堅丙志云青城老澤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暮鳥鳴猿悲境界棲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盃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於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擊食少許翁曰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參也

貴溪縣志高明年六十三預畫八卦於堂壁明年忽一日嘆曰予大限足矣贊其堂曰懷思堂上懸八卦列西東八八六十四與我壽數同平生窮此理數寓理之中密密自存省今日始收

功蓋棺事已定樂哉五宜翁作引柩輓歌云執紼行人謾謾歌  
細聽無奈動情何儻來富貴眼前事浪得聲名耳畔過今古已  
更新世界乾坤還是舊山河英雄後輩催前輩如水滔滔再返  
麼明日沐浴焚香作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瓊臺  
誠明本事吾儒事寄語親朋莫漫猜端坐而逝

錢塘志盧癩兒不知何許人鼎革時嘗居貨貿湖墅不顧值輒  
售有問其姓名者不答蹙然指耳畔所患癩以自號美鬚髯貌  
偉聲弘嘗夜彈劍鉞聲聞鄰戶人每異之一日視其門有二人  
過焉附耳語輒哭倉卒仗劍走棄一切不問趣其所往以窺乃  
奔哭伍員廟渡錢江詣山陰濱海一墓所北嚮載拜西嚮載拜  
口拈二絕大哭聲震林木拔劍破瘤而死

居易錄謝南衡者武昌人本姓朱嘗遊黔蜀至大寧洞洞有一

黃冠兀坐如枯株問之不答試手觸其冠應手墜地灰有

一印文曰大寧巡司蓋此人明世為是官鼎後避地修真於

此坐脫印故所佩雖入定未嘗捨也洞深處石壁有羅念菴題

一絕云海門千丈浪如山一轉千年瞬息間洞裏聞雷催雨急作

龍爭似作魚閒世傳念菴仙去明天啟間曾至吾邑訪先太師

公又訪牧齋於虞山少宰涓來見澤嘗遊南嶽見其手植松高

不數尺而其甚蔥鬱道流言念菴先生住靜處皆不可知也

居易錄金陵丘翁者平生好善遇釋道尤加敬丘一子為諸生

有文名年三十矣忽覺遍體骨痛方藥無效久之身體忽覺縮

小日短二三寸丘生素頰而長數月後縮至寸餘聲如蠅螞家

人置几案上以茶椀覆之翁嫗有皇莫知所爲一日有道士形  
神清異坐門外數日不去亦不募化翁延入叩之初不肯言叩  
之再四始問君家有異事乎翁悟呼嫗出同禮拜極虔述子疾  
狀道士曰吾知之久矣以君積善故遠道來此予之藥三緘令  
翁於夜深暗中自取研水令服之三日後必有驗但勿見燈火  
勿近婦人手言畢飄然而去翁遵其教戒次日視其子已長數  
尺又踰日身長復舊矣三日後道士竟不至試開第三緘內有  
一小人寸許躍出落地上覓之不得丘生遂謝諸生爲道裝今  
年五十餘尚在

方外士

術士

淡食老人手錄

袁柳庄善相其友蓄一童子甚韶秀且機警柳庄以爲不利於  
主遂逐童無所歸寄宿古廟中一夕不寐見牆角有破衲裹金  
數十兩欲取之忽嘆曰我惟命薄故逐今更貪此天益不容矣  
乃守之以待失者果見婦人泣涕而來四顧徬徨問其故答曰  
吾夫軍也犯罪當死某指揮治之妾賣家產并借貸得金若干  
將以持獻因過廟少憩不覺失去今不獲吾夫死矣童歷問悉  
合遂付還婦人欲謝不受其夫由是得脫念童子之德徧以告  
人指揮聞而大異訪致之年老無子遂子焉數年襲職歸拜其

故主主驚嘆適袁至仍使著青衣獻茶袁一見驚起曰此某  
人也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依今復來此袁笑曰毋戲今非  
君僕矣渠三品武官也豈常有善事以至此乎備述前故其友  
益嘆袁術之神云

真州商販鬻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多奇中忽指  
商曰公大富人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兼程歸  
舟次揚子江見一婦人仰天大號問焉婦曰妾夫有貲五十緡  
每渡江貨畢歸則計本授妾然後持贏易薪米今忽失去非惟  
家資無措必被箠死寧自沉商嘆曰我危於數何不捐金以救  
亟贈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召親友承訣  
至期無他因復之杭舟阻風泊向者贈錢處登岸散步值前婦

襁負兒迎拜曰自蒙救拔數日後卽產是兒母子二人沒齒感  
再生之賜商至杭復過鬼眼處驚曰公在耶乃詳觀形色而笑  
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金爲  
報

甌江逸志云永嘉場昔有遇仙者不知誰氏子曾遇異人授以  
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隨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某嬰夙疾召  
之治一見卽手批其頰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  
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喉癰且殆仙出片紙拭鷄屎塗其  
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一枚擊患處或指之  
卽愈故知世間有異術也

甌江逸志云周坦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時有富春

子孫君者少病替遇異人授以審音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以音決之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來耶周以給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

甌江逸志云順天蕭鳴鳳精於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張公璉卽賜名孚敬文忠公張素聞蕭術神試已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十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相而君猶然卽署也豈吾術猶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既貴憶蕭公言卽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蚓菴瑣語云廣信鄭龍如所著文集載明劉大將軍絰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借教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力友持斧砍徐畧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劫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予亦傳是法符呪俱全自維老矣且徐籍造逆竟殞其軀前車可鑑若留練習貽害子孫取書焚之蓋鐵布衫乃法名非人名也 王逋

又云余兒時郡庠明倫<sup>堂</sup>歌郡主謀筆直之計費不貲時有金姓者金華人罪配西水驛自稱能神筆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數給之金以銀市紙筆硃砂錫鏹米肉每祀貼硃砂符一道設祭

祀焚錫鑊鳴鑼數次其堂立正後濠股塔偏亦用前法率直之  
僑居濠股里與予止隔數家晚娶一妻不甚睦即以是術與人  
率房為業老死無嗣術亦不傳 王適

又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至我郡能李少君追魂  
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鑑於案南  
設胡床於案下床糊素紙持呪焚符七七日視鑑中烟起亡魂  
從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生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  
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郡紳徐冢宰石麟父卒時未膺封命後  
麟貴贈官追至衣冠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羅法典刑其子高  
承堃追榜魂至手挈自首而升知府沈震龍子婦屠氏以產死  
追來滿身污穢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追至身穿水紅衫面  
色如生

見聞錄耿同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恭簡為宣大總督同  
伯隨任嘗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為一客呼去同伯欲以  
勢奪之客不遣同伯乃令數十健兒往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  
皆如自縛歸報同伯大驚遂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  
人一日同伯隨行馬數十匹忽盡失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  
客笑指壁上曰出馬皆從壁間躍出同伯欲招致之恭簡所客  
飄然去終亦不知其姓氏也 徐岳

又云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  
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  
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於東南几



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  
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隱隱聞環珮聲視之寂然  
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徐岳

又言癸卯歲余館於東魯所居前兩旁各一石條作凳厭人來  
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  
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為扛令兩童子輕輕擡去莫不驚異欲  
令其再擡第二條彼反以先所擡者復擡置原所問何故彼笑  
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剝驢拔并植棗種瓜須臾之間即得分  
食者皆戲也若西洋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斤重物  
則非戲也

述異記錢慎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謬云某  
貨若干指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杳然一日  
黎明開店見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  
馬狀書燒之人馬俱活又燒符則人馬俱入壁中須臾俱回各  
持食物擺桌上馮大駭急排戶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粗糲乃某  
店中物也趨詢某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衆驚異鳴諸  
官時吳留村與祚宰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趨行杖杖甫下而  
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信然

述異記石門朱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  
楚鄖襄間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  
人同入城或數人散行郊野時隱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  
馬馳於顛峴絕壑之中或變成彈丸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

出人形與人交臂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顱骨而已城野山僻邃閣密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為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弁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備之曾有數人舁大木桶入城兵卒圍之忽然不見奔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面百餘以石灰醃之或云取人面為祭賽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猴鬼遇閏年輒出亦宇宙間怪異之事令嗣今李詳言之

述異記江南旌德縣東鄉山中有虎患數年矣虎至數十傷人逾千縣官下令捕虎嚴比獵戶日出噬人竟不得一虎乃燒山逐之山勢連亘樹木綿密卒無可如何康熙四十二年東鄉王客往江西貿易偶遇張姓父子二人言有虎患不能捕張姓自

言我能捕虎王客即出己資請之其人至山環視即知有幾十幾虎乃構淨室二人處其中焚符行牒攝召當境土神晝夜作法於有虎山徑設窩弓其室中亦設窩弓窩窩弓機發則知山中窩弓必中一虎如此月餘已得七八虎矣初得一虎白質黑章重四百斤餘虎皆極大非尋常物也若數日不得虎則復牒催土神必獲一焉久之餘虎漸逸不敢復出官民釀金厚贈遣之旌邑

劉子禮言

人鑑編陳康伯字長卿宣和進士體貌魁梧劉叔信相之曰公五行敦厚四水相朝虎步鐘聲望之如神腰胯中有紫痣二如日月之狀後果拜相封公卒謚文正

吉安府志周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吏當論

死必大問曰假失火自官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  
自誣失官歸道雨雪中謁婦翁婦翁不爲禮復訝前夕夢掃雪  
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姑留之宿後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宰相  
封益國公先是必大夢一判官指必大曰此人<sub>有</sub>陰德位當宰  
相奈貌陋何鬼請爲帝王鬚判官首肯鬼因爲必大種之及覺  
猶隱隱痛數日旣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來見見相貌甚  
陋疑誑彼旣而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居易錄云六研齋三筆載元僧覺隱語覺隱喫飯圻仙亦飽有  
時圻仙喫飯覺亦飽李君實以爲禪宗所云有人終日喫飯未  
曾齧着一粒米之謂蓋寓言也然方士實有此術叔祖季木吏  
部家有一客忘其姓往往代人食其人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  
至渡瀾亦如之

又異術記大司馬懷棘王公直隸廣平人爲予言先人官遊幾  
二十年官至王相然而貧甚不能具朝夕爲諸生時家惟一瓮  
誦讀則以展冊試文則以藉卷食則以盛撮鹽當蓋碟然而發  
憤自勵不以貧故少休試輒前列聲譽日起萬曆丙子赴試北  
闈此時家有一僕矣攜之赴京寄居觀音寺臨入闈僕病瘧不  
能給薪水初場罷大雨泥沒脛跋歸邸舍僕呻吟卧榻上不  
能起釜中僅冷飯一盂自爇<sub>火</sub>温之心焦甚食數匙輒罷去次早  
詣廟前簷下就日立忽一人至視久之因前曰公今年決中可  
惜額上梅花紋未全若紋全當發解今雖中但少低耳予忿然  
曰今歲事事不如意止一僕又病給薪水者尚無一人何言中

也其人曰我許公中舉便爾忿忿若許公中進士將打我耶我  
秦人王姓公來必聯第當京衛即官至巡按巡撫亦不訪公俟作  
總督時方見公耳言罷飄然去時以爲術士常態不信也已而  
子丑果聯第自行人歷按臺開府此人聲響宵然每思豈神仙  
者流耶何驗之奇也及陞總督節制宣雲一日大司徒蒲坂楊  
木菴公郊薦相與言及生平異遇以此事告楊公曰公欲會此  
人乎今在敝寓亟令延之果其人相與大懽攜之而北王生又  
自言遊蒲坂時韓象雲相公爲諸生一見遂許高中向太翁言  
來歲秋吾當早來痛飲公酒聽公子高魁喜報也次年果來比  
報榜無相公名太翁使人讓之王生曰豈惟中定不出五名當  
是報榜人誤耳吾言必不謬薄暮省中走錄送該道相公果中  
式魁其經一時蒲之人皆驚詫以爲神其子亦傳父術兼談星  
命然而不逮乃翁遠矣王公又言丙子秋場前偶一日出寺東  
行至街口遙見一應試者歐一人甚毒其人諠辨不置微聞云  
此自公事與我何干乃打我忽見予遂亟言若此位相公我敢  
言其不中乎此公今年必中若公像於法不中乃毒打我豈我  
能令公不中耶應試者慙而去市人哄然大笑第未詢其姓名  
亦不知爲何許人

簪雲樓雜說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爲農家癸卯獲  
雋於鄉伊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  
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問發後宵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  
語太醫院某因得所授命家人給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

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為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濟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

又云烏程姚莊顧虎文累葉簪紱習享豐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批解褲受杖二十習為故常間用稍輕輒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心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則熱毒內訶因成奇癢適打散不致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烟鑿也

天香樓偶得云夸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為人嗑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夏俾就屋開三天牕於日光下射處使頓仰卧搽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病如洗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五六七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間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又密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紇嶺瀑水潭側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峰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鼓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

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虫毒蟻聚若壞壤者名曰土箭  
層崖疊嶽峻嶺峽巖銳峰峭岫拔刀攢鐔聳齒露骨狀若浮圖  
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  
列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回環紆  
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  
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依吾言去函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  
教居止遂寧

見聞錄云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虧本失業獨遊焦山至山  
寺一童子飛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邀款甚殷茶寮香積  
俱極豐潔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款雷遂  
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乏本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  
之想請祝髮長侍僧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齋淡飯可了此  
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為講解微  
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  
矣數當自金陵始次日有船至山下僧曰客舟必往京我有一  
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出巾履色服換淑之故衣  
而淑之儼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  
而出之裕如即巾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  
西門即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今錄科遺才俱遭擯  
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至一館中詢某秀才  
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狀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闈  
尚遠科舉發案在旦晚間館生俱來問一一六之諸生令人送

至某秀才家次日察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與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

見聞錄云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玉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令取一物來適水一甌在前即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莖收視之果然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

問秋花可預決否曰可蔣之甥在旁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屬金為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裁成花花極芬芳但草在上而刀則於下又為令甥持來甥女子也恐為女子所傷及秋花恰十一蓓戒姬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澆之

一日偶缺童往厨取婢將一壺與之澆畢旁午花盡槁究其所以茶有老姜在內故也果壞於女子之手其驗如此

見聞錄云一士人美髭髻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髭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髭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會有馬道人者以妖術煽衆推士為首事露逮捕繫獄髻一夜盡白而瘦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

見聞錄云僧瑞曇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

甚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云子當享遐齡曰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焉能又此生耶道人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即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

引之方體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鄧雲翁者閩人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十九復以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而截大截硬餅也

見聞錄云李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雷連妓館患惡瘡憊甚向與一寺僧交好賃栖養病資本耗盡手足指拇漸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僧昇之山門金剛下一夕漏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苦矣我為療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即自愈言畢飄然去覺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指僅存其二兩足無拇取攜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爲生袖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無以餬口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云腹有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可治漁人曰得巨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虫非虫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病指一旁觀者曰汝苦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褫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腹復出小鈎鈎住刀口中血筋如指大者拔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蜿蜒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癩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在一日別所知曰昔月下



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曠園雜誌會稽金煜字子藏一目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起挾  
粵東一扶乩客來見煜驚曰此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  
太君詞而善之願為之兒其遭逢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成失乎  
成識之識之乃呼玉起命縛乩以筆書一詞去煜祖太常公笑  
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及閱陸游南唐書曰煜一目重  
瞳子乃大驚後煜年十九中順治戊戌進士授郟城知縣康熙  
庚戌罷官甲戌死致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  
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殞得失果皆同

曠園雜誌云康熙三十八年栢某分巡江西有胥役吳敬婦懷  
娠八月腹中忽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柴北溟善醫客  
栢署栢因囑往視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恐柴  
坐定審視良久顧座間有象棋一奩隨手散傾於地令人掖婦  
逐一拾起納奩中逾時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

又云杭城鼓樓前星士方進字化之祿命奇中順治三年巡撫  
張存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  
二月初二應死於兵榮懼盜馬而逃為邏者所獲存仁鞠之榮  
述方進推命之故逮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命  
若何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耳存仁笑曰我偏  
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箇月徧示闔城云方今正在  
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張榮盜馬  
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箇月以儆將來夫方進之

術可與郭景純頡頏矣但祿命書中榮枯得失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箇月亦載於中耶蓋必別有異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又云康熙丙午春臬司萊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禾中郡守王公璜司李湯公學尹讌公於司李廳公有門客來生者亦與焉衆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微念呪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捫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衽向空招呪俄頃傾出圓眼斗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真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須臾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壘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觀予友陳廢虞家與生寓近云生嘗赴友席於筵間揖一少女靚麗異常明燭之下客揖女亦答飲酒起居與真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開言耳飲畢冉冉而沒術亦奇矣

見聞錄云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道之士不得遇非有道之人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聞二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鄉者浼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菴侍御余問欲往彼鄉行道乎抑遊泰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太嶧聞侍御得丹秘甚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遜叟孝子也侍御以其母奇節子純孝特點千金贈之余嘆曰若

是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一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器之商粵東茶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盤桓累日適同寓有俞嬾珠者為仇家首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為獄鬼矣器之生平負俠苦力不能深自治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置諸銅器即救之矣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為點之隨即索炭器之即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匕許擦諸銅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成白銀銷錐以獻俞得脫是夕老僧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真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冤獄則為身家計者必不點點亦必不成今之逢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剩餘其真假判然矣

見聞錄云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博通道典無所不知余嘗問黃白之法果有真傳乎曰有日常功行卽真傳也內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此可以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力學為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子令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向獄當大辟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為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叱之不見終亦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

櫃後為顯華崖長老授之火豁然大悟觀數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而皆不為知此術之深者歟

見聞錄云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酬謝也甚有貧者歛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歛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隔藥以數十劑可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從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口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太平嘗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一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城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母恐請太監散諸僕而令一二人侍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以七挑囊中物於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申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見聞錄云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旁有何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烏族人

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許出以分食  
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  
復教之導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  
日作一封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狎獐頭  
角來入我署覓地少蛇抵暮不見以為失驗及昏有客來自黃  
州遺一蘆蛇焉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以三封上各署某月  
日開比將抵西安為盜所劫資帑告匱一封正署此日開者內  
云中途被劫可往前二十里昭應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  
入牽驢隨之間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  
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極豐潔明晨起將行數  
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有訟事在太守處備  
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雷  
此以待至日中見昨劫盜二假寢於殿急告寺僧集衆縛之所  
失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土人求寢其事餽金若干僧事太  
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啟第二封云納之有弄璋之喜是  
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子某日  
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  
人閱卷府學果有此生文亦佳列為首不但誇之太守太守厚  
待復出已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為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  
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彞初立傳而去不及一  
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尚有房中之好未幾死  
殆為是歟

見聞錄云曷者陳我白以揣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決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揣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資不曾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叔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為此手揮盡矣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為欽賊費盡伯房承嗣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巡撫操江已亥海上入寇朱纔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變從逆顯達蟒玉八座者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揣着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曠園雜誌云秦中王某為商結隊偕發忽剪徑賊至衆潰亂王笑曰行耳我在彼何為者叱馭前進寇至近皆僵立不得動若有膠其徑者賊汗瞪立而已王行遠寇乃能轉動得逸去蓋以秘術拘制之也又嘗宿旅店主人應對稍忤時邸中有妓女數輩王怒遽捉一妓投井中衆號客殺人有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王意解呼妓使出則固在室中也

甌江逸志云東嘉有梅大歇者學神仙之術一日芹宮釋奠先聖與其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詎能遍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其友之術少遜於梅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

温境神也喝禁之足不能前獨大歇得詣門首遙見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炯然餘無所見所遇截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甌江逸志云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乾汞之術寓嘉福寺寺隣周大節胥役也知其術思欲奪之適某代巡至乃脅以左道惑衆以求必得朱無奈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即同周登寺山上采藥草投之屢試輒驗朱竟他往周得其術頓改故態頃之隣婦避疫寺中周挑以汞金因而私之脫陽而死夫恃邪妄之財逞非義之慾天道豈容之哉吁今之術士以此惑人動稱燒煉可成以致純袴之子俾其所愚家為之頃者比比然矣明

理君子寧以此哉

居易錄云段瞽目漢中人也善星相胡尚書昇允大官漢羌道

會蜀亂令卜休咎段曰公貴人也官必至尚書然目下有大厄但須守正俟命脫有憂患某當身任橐籥雖危無咎他日富貴

毋相忘耳未幾偽將軍王屏藩陷漢中誘胡使降不屈屏藩怒繫之獄將寘極刑段左右之時慰籍曰公必不死賊數行盡是

是公出坎之日無憂也已而奮威將軍王寶進兵漢中屏藩縊死胡復任尋內遷大理少卿連擢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遷刑部

尚書

居易錄云李燊字振雅長垣人萬曆甲辰進士好道術蓄一不灰木火爐爐中香煙自起則呂仙降其室與寤言中夜惟一小僮聞之餘人不聞也官清州知府府署後有園前守遊者輒病

恒肩鑄之煒入園周視曰無他異唯荷池中瘞萬金此爲祟耳  
其二子請發之煒曰金鑄柴寅寅名字吾何可妄取乃復肩其  
門加封識焉柴寅寅者亦長垣人時方成進士知某縣也一日  
坐公堂忽對城南雲門山咄咄久之呼兩隸前曰南山某處有  
兩狼厄一擔夫亟往往救緩無及矣隸馳往至南門過一伎館  
索茶煒坐堂上忽發怒曰吾戒諭嚴切乃淹留伎館耶卽遣急  
足偵之果在爲述守言十大驚急同至南山下則一擔夫與兩  
狼持力盡幾斃矣遂協力殪一狼擔夫得脫其神異往往類此  
在郡無疾忽召二子曰呂仙召我我將逝矣遂卒年甫五十二  
後十餘年柴寅寅果守青州發池獲藏金萬富甲邑中柴歿其  
子不能守竟敗落李族孫丙辰進士聘說

居易錄明嘉靖中石埭諸生章仁者通幻術與其徒謀不軌官  
軍圍之仁騰上樹杪就執之惟絳衣在焉仁已遁去後池郡李  
禎祥爲瓊州通判其僕渡海遇颶風漂至交趾引見其國相卽  
仁也詢桑梓甚悉遣人護送歸瓊州

居易錄云尚某言昔在粵東與都司李某交善後李歿其妻售  
濠畔街宅與尚仍分院而居兩家往來如親串然一日李妻私  
語尚夫人有女及笄而病病且甚異欲求尚診之而難於言夫  
人以告尚曰吾與李君夙交好言之何傷李妻乃言女初患腹  
痛久之溲溺甚艱溲內有物能游泳或二或三似有鱗鬣者取  
視之乃比目魚半體也身微黑止具一目其背白置水中果如  
所云試診之乃肝氣久鬱所致投以疏肝之劑而愈李河南人



居易錄云明嘉靖中妖人李福達亡命入吳中匿常州楊七郎家酒間輒喚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獨留一人守屏郡倉後有潭深不可測有蛟為祟人不敢行太守荆某請福達捕之李約太守同往作符令守左右變童持以入水頃之童子手握蛟出水上矣蛟甚巨李咒之僅可五尺許乃禹步殺蛟付厨作鮓自是怪絕又客華亭朱尚書家一日告别云將往京師且求二綱紀送之既至燕令僕南歸歸之明日尚書方登臺飲酒李忽從天而下復留經年而去

瑞州府志馬榮高高安人正統間得茅山妖術能魘魅殺人鄉人憚之知縣陳璣捕而杖之無所傷視之庭柳方尺許無皮矣再杖之陳妻號於內衙蓋寄棒法也陳怒甚殺狗厭之囊石灰塞其口鼻氣始絕後人祀於獄中號曰馬公郎主

臨江府志王欽若初赴進士舉江南漕司張齊賢以書付欽若謁錢希白會錢集朝士延術者考休咎卻謝通謁欽若局促門下因厲聲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門外之聲不知何人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願學士與之一見希白召之入欽若形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聳然側目瞻顧良久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錢戲曰中堂內果有此宰相否術者曰此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安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弟所缺者子耳錢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公勿輕視後希白為翰林而欽若已拜相

方外士

集仙

仙人 桓闔

警心錄桓闔事陶隱居十餘年謹默沉靜一日有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接之青童曰太上命名桓先生隱居問桓何修至此曰桓修心朝之道三十年親朝大帝九年矣隱居曰某行教修道亦甚勤至而淹滯在世得毋有他過乎願爲訪之三日桓密降隱居之室告曰君陰功著矣但所脩本草以蠶虫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以贖其過十二年果仙去

淡食老人手錄

陳安世

驚心錄陳安世京兆人也年十三四爲權叔本家傭性慈平生不踐生虫不殺物命每出入見飛禽當道必引避不欲驚之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問安世曰汝好道乎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二人已先在乃與藥二丸戒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承誠後道成白日昇天

邊洞元

驚心錄邊洞元范陽女子性敏慧仁慈見微物垂絕者必救之每霜雪凝泣鳥雀饑棲必求米穀飼之既久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詣郡中女觀爲道士

紡織不懈市香火多貯五穀每朝散於後庭以餉禽鳥於室內以餉鼠數年無怠一日有老叟負囊入觀賣藥問洞元曰此有大還丹大藥能服之耶洞元驚喜問價幾何叟曰五十萬金洞元以窮窘告叟曰無憂子自幼及今積聚五穀餉飼虫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卽開囊藥青黑色令自探之洞元取三丸叟曰服之卽宜處臺閣之上接會真仙語畢叟不見一日洞元曰我願登門樓顧盼之際已騰身樓上矣至中元日飛昇去

蘇耽

固始志漢蘇耽挂陽人種橘鑿井告母後二年大疫食橘葉當自愈鶴數十降門遂仙去未幾果疫母如法療之得無恙耽後化鶴止郡城樓以爪櫻板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

我是蘇仙彈我何爲

張果

固始志唐張果開元中隱中條山武后召之卽死後人復見恒山中韋濟薦之玄宗遣李嶠邀至賜號帝與商治神仙事欲以玉貞公主降之果固辭還山常騎白驢罷則以紙疊巾笥用則以水喫之而去夏居豆積冬居鸞鷲著九要心印書論修煉之旨入恒山不知所終

吳真人

固始志唐吳真人縣南上天山延真觀有石洞真人於此修道一日題頌云慕道修真性自然存心運氣養丹田心澄碧淨明如月走出輪迴入洞天已而不見

安期生 秦

安期生琅邪人嘗賣藥東海海濱人皆言千歲秦始皇請見與居凡三日夜賜金璧萬數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乃留書與玉鳥一雙鳥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入海求仙藥未至蓬萊山風阻而還列仙傳

盧敖 秦

盧敖字士放燕人爲秦博士始皇詔採藥海中從黃冠負一瓢一葫蘆東至合邱見洞如斗遂匿不出今所謂休糧洞也後游北海遇若士蒙穀問方卷龜殼食蛤蜊敖亟叩之若士笑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遂長往不知所終人因以盧名山云淮南子

邴漢

邴漢字火臣居琅邪東武郡東南去城五十里烏漢大中大夫性清潔不偕俗尚年四十九掛冠隱去歷嵩峰匡山後至峨嵋有詩云何以億萬身今得真雲謁與羅一道士飲醉大笑入太乙山其明洞得蟬法齊至唐貞觀六年形神完妙今其子孫猶存諸城志

于吉漢

于吉琅邪人在順帝時精苦修道忽得痼疾晨夕告天誠感老君令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長生得行天下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後老君數降親授其旨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喫水輒瘥天大旱乃縛吉暴日中卽大雨策以

爲惑衆殺之俄失其尸周旋人間又百餘年仙去

諸城志

王遠知隋

王遠知琅邪人母晝夢鳳集其身遂有娠生遠知少警悟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隋煬帝作玉清玄壇以處之武德中齊王與房玄齡微服過其處遠知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吾少時悞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召署少室伯將行卽沐浴加冠而化高宗追謚昇玄先生

諸城志

吳彩鸞

寒夜錄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余

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相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黏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譚紫霄 臨江府志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邱託序之行世齊邱將酒灌之沉酒以牛皮裹縫投於江爲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齁齁卧不止喚之久方覺乃曰宋齊邱奪我化書沉我於江因留詩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鞞鞞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間遂化風去景昇名峭即紫霄真人也住廬山棲隱洞

吳彩鸞 六朝

吳彩鸞猛女也唐太和末書生文蕭寓紫極宮一日遊西山與彩鸞相遇因約俱歸蕭貧不自給鸞寫孫恹唐韻曰得一部鸞可五緡金盡復寫如是者十載稍爲人知乃潛往新吳越王山各跨一虎陟峰巒而去

文蕭與彩鸞相遇於遊帷觀鸞歌曰若能求伴上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五更寒蕭乃隨至頂忽有童持天判曰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乃同歸鍾陵

瞿夫人 六朝

瞿夫人洪州黃元仙妻也隋末黃元仙棄官遂同隱羅山

貧甚爲人傭織以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  
昨帝命當與汝別俄頃化爲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 陶安公六朝

陶安公新吳人混跡爲陶師嘗冶鐵爐煙成紫蓋有朱雀  
集而鳴曰安公安公道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  
期龍至安公跨而去

### 施肩吾唐

施肩吾字希聖分水人讀書五行俱下太和中舉進士後  
隱<sup>於</sup>洪州西山嘗作淨居寺碑及三柱銘又集西山會真記  
五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應一氣純陽之義自爲  
序嘗有詩云若數西山得道者連余便是十三人

### 徐慧

徐慧字子奇豐城人家於廬陵幼<sup>中</sup>黃次叅藍真人究  
玄旨賜號淨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師嘗自贊曰生前我即  
汝死後汝即我於是二中間誰會識真我五月望日將化  
云臭皮袋撇了無罣礙烈燄火爐中明月清風外擲筆端  
坐而逝鼻流玉筋尺餘

### 王迪宋

王迪熙寧中人爲洪州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臺司表  
其政方召用即挂冠隱西山緱嶺跨鶴歷諸峯巒而去劉  
純父送以詩云髮如抹漆右將軍脫却青衫作隱淪世上  
更無羈絆事壺中<sup>却</sup>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黿

背上春莫怪少年能裂藍田夫婦總全真

傅得一宋

傅得一鐵柱宮道士兒時入山遇奕者啖以果後往來新  
淦蹤跡狂詭嘗深夜臥深雪中鼻息如雷皆稱爲傅顛朱  
晦翁贈以詩曰到處逢人說傅顛相看如是幾生前直移  
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又大書其居曰雲菴淳熙  
初召對德壽內殿賜號靈寶大師

包真人宋

包真人遇異人授以至道且囑曰麻峰洞天汝得道飛昇  
之地也至進賢麻姑觀遂居之自稱包道者與白玉蟾會  
龍井上論金丹火符真人貽以詩有待吾了却人間事然  
後相從面紫羅之句嘗照水以泥塑像謂觀主曰類我否  
曰然歲旱命羣兒迎取龍泉水澆之雨沛至一夕觀中異  
香襲人天樂作觀主驚異起視真人已騰雲而去後遇早  
迎真人像以龍井水澆之即雨

楊介如宋

楊介如字固卿豐城人開禧間隱於黃冠嘗主清江相堂  
觀一日諸文士集觀中唱酬介如蓬髻垢衣坐其側句至  
朗吟曰酒量春吞海詩肩夜聳山坐皆驚鳥服

桂心淵元

桂心淵撫州人爲紫極宮道士醉便臥地號桂風子虞集  
察其有異禮遇之初宮僚有宴臘會心淵一遇飲啖無算



或乘酒罵詈人不能堪遂各自爲會心淵幻在各席溷撓  
衆始異之俄而舉手謝衆跨一虎而去後隱廬山虞集贈  
以詩云深入廬山裏年年不見春風高曾跨虎月落更聽  
猿酒熟邀皆去丹成笑不言屏風第九疊相與浴朝暾

鄔通微元

鄔通微爲道士神清氣爽行止無定嘗醉吟於道多遊豫  
章間或數見其容益壯於前人莫之測也一日登市樓酣  
飲飛昇而去

張道遙明

張道遙居西山最深處土人所謂老虎洞也洞有虎張時  
與狎虎亦環繞不去初至夜卧傾崖下星月離離霜雪覆  
面盎若春醪之溢久之乃結小石屋於古松澗幅巾羽扇  
靜坐其中士大夫聞而過訪之談休咎皆驗問以金丹不  
答談明季事歷歷可聽大類曾立朝者卒不肯述其生平  
居山二十九年順治辛丑尸解去

沈麟唐

沈麟字紫庭高安人彬之子學道玉笥山嘗衣單褐即大  
風雪不易嗜酒賦詩自號沈道者一日造縣宰戲之曰沈  
道者何日道成乎作詩云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  
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人爭知卒後有人見其  
乘舟江上歸視其墓已土裂尺餘矣

王蒙宋

王蒙嘗遊上高麻塘市李林家林喜牡丹一日花盛開曰  
今歲花好否蒙笑曰看到子孫能幾家後宿永豐觀道士  
知爲異人因鑰其戶次早開戶視之不見但見椽間題一  
絕云水須大海龍方隱木是梧桐鳳始棲莫道男兒無去  
路碧霄雲外有丹梯自後不復見

王教宋

王教道號浪仙入上高白土洞脩道嘗題云靈刹倚山光  
無塵染洞房雲籠金地龍噴玉泉香松竹分幽徑樓臺聳  
上方蓬壺人到此僧伴遶迴廊後不知所往

徐仙翁唐

徐仙翁嘗於萍鄉縣西煉藥時有黃犬旋繞丹鼎旁徐異  
之翌日以紅練繫其頸隨犬所之至桐坡岸側枸杞叢中  
隱而不見但餘練在外掘之得枸杞根形若犬持歸蒸之  
芬芳滿室食之仙去 興教寺後有徐仙亭相傳徐君居  
此每日見黃犬往來訪其主無能知者遂誘而烹食之蓋  
黃精也因仙去後人於故居築亭題詩詞百千篇惟卓世  
清和東坡卜算子一闋可稱云流水一灣西晚坐孤亭靜  
不見高人跨鶴歸風竹搖清影往古與來今休用重重省  
十里梅花雪正晴月挂遙山冷

丁令威漢

丁令威豫章人七歲入山求道十年化鶴歸鄉下華表歌  
曰我是昔日丁令威學道千年今始歸

王朔六朝

王朔方平裔孫居棲梧山許遜嘗過其家授以修煉之術  
遜飛昇時遺以香茅一根謂植之久服甘能養肉辛能養  
節若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和以苦酒可  
以長生今玉虛觀尚有遺種土人又云掘土可得丹椀大  
小不一狀

陳太素

唐

陳太素字靜甫與蜀人羅太冲同見華陰道士王能傳鍊  
白石法去渡湘水又遇何仙娥授以浮田之地爲治所乃歸  
浮田取白石煮之化爲霜服之飄然若生羽翰時唐武德  
二年八月事也今其地爲洞真觀

鍾山懸明

鍾山懸號戴陽子早歲出家住北帝觀得內修永樂乙酉  
遊蜀遇大旱疫蜀王徧訪高士得山懸以六月六日建醮  
頃刻大雪蔽空城外甘雨霑足旱疫爲之頓蘇請於朝封  
雪谷戶候後不知所終

蓑衣仙

唐

蓑衣仙嘗衣蓑衣初詣元妙觀已而來遊清華道士張天  
全內之一日呼天全與俱行天全不欲遂辭去歎曰此人  
爲青面老子悞一生青面老子謂辛天君也有人自嶺南  
來寄書天全乃與天全別同日也

真火符者

元

真火符者元初遊永和市年九十餘雙瞳炯炯夜能蠅頭  
細書當夜必潔室以水沃地方布席散髮偃卧其上明日  
地猶濕惟卧處乾竟莫知其終也

### 劉真人元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術及長  
遊蜀中從靈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諸名山  
年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真空子尋主毓和道院  
鍊鉛汞爲丹砂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召對稱  
旨上苦足疾進六甲飛雄丹吞之而瘳復召問曰卿壽幾  
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耶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  
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上悅賜葡萄酒飲之每賜輒醉醉  
輒仆地而卧嘗以真神仙稱之居八年乞還山中賜以銅  
簡鐵笛及百衲袍之屬暨還結八卦菴於琵琶峰右月夜  
往往出生磐石上持鐵笛吹之依稀作鸞鳳鳴二十八年  
八月呼陳鍊師與之劇飲曰我明日將死故與子醉別明  
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已側卧而逝矣至正間制贈凝  
妙靈應真人

### 晏穎 宋

晏穎元獻弟也童子時有聲真宗朝召試賦八沼瑞蓮賜  
出身授奉禮郎穎聞報閉書室高卧家人呼之勿應拮鎖  
就視則已脫去旁書一紙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  
時誰復見一鶴上遼天

雷思齊元

雷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出家種湖觀授元教講師嘗註莊  
子草廬贈之詩曰鈎探十翼象外意羅絡三倉篇外文道  
德五千聯貫密逍遙第一寸銖分此邦何有王元澤後世  
詎無楊子雲吾取二書還註我何當商略重云云所著有  
空山漫稿

李商弼元

李商弼字良佐臨川人一日有數道人叩門求作白蓮菴  
記援筆而就頗歡噓有頃坐逝父母哭之起而慰曰某兄  
弟幸多死生命也既瞑一道人撫其背曰檀越生好處復  
瞪目厲聲曰大法本無生滅葬時衆輿出城忽輕如羽時  
年二十二揭曼碩作四友詩李其一也

麻姑

麻姑王方平之妹脩道得仙嘗與方平降蔡經家姑手指  
似鳥爪經心中念背癢時得此爪爬之乃佳方平即使人  
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何敢如是又曰此鞭亦不易得  
宴罷命駕昇天而去後居建昌山中故號麻姑山唐開元  
中立廟累封虛寂沖應真人

蔡經

蔡經王方平過其家語經曰爾生命應得度世然爾少不  
知道今氣少肉多當作屍解耳屍解一劇須臾如從狗竇  
中過也告以要言而去經忽體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

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  
久之視其被中皮頭足身具在如蟬脫去

鄧思瓘唐

鄧思瓘號紫陽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  
雷霆中隱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  
車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先是遣中使送櫬還麻姑山明年  
改葬棺中惟玉簡香爐而已

鄧德成唐

鄧德成紫陽姪也嘗隨紫陽侍禁中玄宗竒其穎異以巾  
簡授之曰他日必爲教主紫陽既化召至禁中時石堡爲  
邊患請燃燈七盞以象北斗焚香冥祝一燈飛去若流星  
而石堡城中正以此夜灰燼云

王文卿宋

王文卿字安道即王侍宸也宣和初渡江遇異人授以五  
雷法揚州旱詔求雨師仗劍噴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揚  
州奏得雨水皆黃濁白書棺曰此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籠俗  
眼跳出紅塵書畢卧棺中是夕風雷交作厥明視之已解  
化矣

毛道人宋

毛道人南城人少年不娶父母既終遠遊三十年還家寡  
言笑屢同客夜坐一伸欠則光自其口出富家慕道者杳  
無一言與之善者怪而問之應曰吾藜藿之腸何能陪膏

梁之腹與讀書人掉書語哉其意乃拒之耳慶元元年坐  
亡於南豐逆旅焚化時骨皆連環不斷仍得一物如錢大  
色白如玉靈堅而瑩隱然通明有人影跣跣而坐

### 胡古崖明

胡古崖新城人仁宗鎮南畿時徵至命禱旱應時而雷雨  
作嘗建醮羣鶴繞壇上異之欲受其術乃以清虛非王者  
事對後北迎嗣統欲與俱行懇乞歸命主武當山賜袍笏  
兼賜詩曰三島千年客四海一閑人殘藥活雞犬靈香出  
鳳麟飢餐石中髓困卧天邊雲逍遙玉清境榮遷金簡文  
月白風清夜相期泛蓬瀛

### 徐若渾宋

徐若渾字居明政和間上命林靈素講道寶籙宮士大夫  
咸會靈素蔓衍徐越次起曰傾河之辨必貴當於理終日  
不言亦貴會於道林曰子所學者何道徐曰孝於親忠於  
君居仁由義調喜怒正好惡安時處順樂天知命如是而  
已不知先生欲進以何道林高談曰此道乃教主道君之  
道子何以揚之徐進曰皇帝方以道蒞天下欲還萬姓之  
淳復一世之樸故俾先生開羣聽今叅侍講席貴賤大小  
咸願聞教未審先生以何道使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  
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虛而往實而歸性與性俱傳心  
與心皆得上異之宣問肯爲道士否徐對親老無兼侍乞  
歸山詔授將仕郎祠廟差遣終父喪不仕惟出入漁樵寓

興詩酒隱玉虛之西嘗攜一布囊入市令羣兒探錢隨取  
隨有又嘗戲言欲入壁中已而果入壁不知所終

王道堅宋

王道堅貴溪人政和間赴闕延館於太乙宮徽宗訪以修  
煉之術奏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  
以罔功修煉者非天子之事時徽宗豫知國當有厄命禳  
之對曰修德可以回天禳禳之說不敢誤國後歷請還山  
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見先一日鳴鼓集大衆乃舉頌曰  
無心曾出岫倦翮早知還烏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救  
使至已化矣

葛洪六朝

葛洪號稚川咸和間王導辟爲騎常侍不就求爲勾漏令  
取丹砂修煉昇平間至鄱陽萬山中今之德興妙元觀也  
見山川清竒委蛇環聚如鸞鶴之形乃結窠鑿井煉丹嘗  
自叙云戢勁翮於鸞鳳之羣藏逸足於跋騾之伍藜藿有  
八珍之甘蓬萊有藻稅之樂號抱朴子後不知所終

徐公六朝

徐公逸其名修真於德興之雙溪龍潭側潭深莫測旁有  
巨石公嘗坐臥其上歷數十年貌不改妻亦如之一日忽  
辭衆同妻乘龍入潭歲旱遠近祈禱有蛇虺浮上請去輒  
雨投疏有誤字即泛出不納宣德間孫清簡需作詩投潭  
中曰塵世仙家兩隔離遙瞻白鶴舞東西月明瑤草光浮



洞春暖桃花香滿溪兩字功名垂竹帛千年履跡印苔磯  
不知羽化何年代致使凡人心自迷少頃和詩浮出云五  
代興亡正亂離新安一脈到江西家君樂道居汶水大叔  
傳芳住栢溪猶子宦情黃菊逕老夫垂釣綠楊磯自從背  
母朝後春復秋還天地迷

果仙六朝

果仙久住饒衣帶皆綴雜果不停嚼人因號果仙城南杜  
君平鬻果每招與之不索值一日詣杜曰余有佳果幾樹  
足償君攜之行由芝山陰紆回四十餘里望見紅鮮滿野  
隔一澗峻深不可渡杜懼仙笑曰君無緣遂別而渡煙霞  
四生絕無人響杜循跡歸家已歷十餘年矣

鄒希衍宋

鄒希衍鄒源人出家元明觀天聖間遇吳人張台符授以  
丹術四十年不置枕席年九十卒辭曰戊亥重逢日乾坤  
透迴時幻身今已脫明日有丹梯後數年有道士寄書與  
冠服至元明觀謝之書曰客歲辱相過也其徒驚訝啓墓  
視之已尸解

趙子甄宋

趙子甄安仁人幼出家至道宮得九轉還丹之術壽九十  
餘卒葬冲虛山後三年有人遇於西蜀寄道友詩云秦川  
蟬蛻已三回明月清風任去來寄語冲虛諸道友芒鞋竹  
杖不須埋啟塚視之棺已空

汪一雷宋

汪一雷有道術邑人盧姓者捨宅爲觀以居之臨化自題像云吾年七十七幾兩幾番風撒手清虛上一輪明月中有發其墓者中止一履

連可久宋

連可久安仁人父鼈好結納道友可久幼時有熊曲肱者令作漁舟調調成目爲神仙中人後居至道宮嗜酒能詩將化咬指在盤面書云立化也不好坐化也不好惟曲肱而枕之便是蓬萊三島書訖血蹟染穿盤下

卓小仙明

卓小仙蜀人善畫好吟詠舉止異常嘉靖中寓鄱士大夫喜與之遊或納片石於口須臾成銀永豐王召小仙書其屏曰披衣兼跣足開口笑王侯千年渾是醉一世不梳頭言人禍福輒驗一日辰刻別衆後有遇之萬城下者

葉千韶六朝

葉千韶字魯聽建昌人少隱廬山辟穀服氣常獨居忽有白衣人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其後能致風雨救人疾疫其應如響

王喬漢

王喬漢葉縣令隱於德安崑崙山巔朝斗丹成仙去遺有石焉觀後有月窟東西二湖大紅牡丹花至今尚存云是喬手植 喬河東人也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

常自縣詣朝端帝見其來數而不見車乘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則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雙鳧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履也後天下玉棺沐浴寢其中葬城東土自成墳

張施深六朝

張施深棲隱谷中學老子術梁武帝聞而嘉之詔以其閭爲康王觀後據嶄絕前俯泓渟神龍弄珠光照紺髮

茅安道唐

茅安道廬山道士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曰資爾學道即不得盜情而術其術也苟違吾教能令術窮二子至潤州謁韓晉公湜地慢縱誕韓大怒縛之二子行其術果不驗韓詰術師姓名而安道已在門矣龐眉美髯韓不覺離席迎之安道曰二子愚戲干冒尊嚴請詰而愧之然後行刑韓致二子塔下械繫甚堅安道就硯水啖之二子化爲雙黑鼠自變巨鳶攫二子沖飛而去

黃知微宋

黃知微字明道江州人得道佯狂人謂之黃風子一衲百結寒暑弗易行嘗攜兩囊隨所得雜投其中而不臭名曰錦香又善噫氣輒經時不絕響徹雲漢素不攻詩而多佳句如溪雲拂地送殘雨谷鳥向人啼落花萬里碧雲開暮色一條銀漢在天涯之類皆可諷詠

胡用琮宋

胡用琮太平宮道遇道流於雲堂留之飲既醉道以刀剗  
土瀝酒漱津和之成墨以授用琮投之几上鏗然有聲翼  
日視之紫磨金也其所剗土處有泉出焉甘而不竭故謂  
其堂曰授墨堂泉曰墨仙泉用琮初以墨磨酒飲其半宿  
疾頓愈由是厭人間事學道年七十顏如童子

楊權 宋

楊權字正夫盱江人自少穎悟不羣聞張真牧有道行往  
從之授以九返之術後舟次九江泥沱嘴遂結茅脩煉其  
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輒效嘉熙四年語其徒曰吾今歸矣  
乃留偈曰七十九年夢覺五湖四海隨綠撥轉雲頭歸去  
曉日東生亦然危坐而逝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人

李武元

李武歙縣人遊江遇人授以仙術施藥愈病屢驅旱魃後  
於邑之鳳山嶺結茅爲廬精修數年道成一日於酷暑暴  
卒曝於日中旬餘不朽牧童異之投以石礫輒有銅錢觸  
石而返於是羣兒競投以石大者得金小者得錢石聚成  
塚金錢遂絕後有見其在逍遙山者啓視其塚衣履存焉  
里人益異建廟塚旁祈禱大驗號爲真仙

王守中 宋

王守中嘉祐間居玉仙館修真養靜道行超卓仁宗召至  
闕下深異之御書萬年觀三字易舊額歸而煉丹於觀後  
飛鳳山巔丹成召集里中樵牧童子頃之雲合聳身騰空

而去諸童大呼空中墮下二履道侶聞而趨至又墮鏡一面皆化爲石

張麗英漢

張麗英字金華秦漢之際石鼓山下居人張芒女年十五面發奇光家有白紈扇恒對以爲鏡他日登山得二桃食之遂忘飢渴長沙王吳芮強委禽焉女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能穿石當爾見乃發兵通穴復使聘焉女曰吾爲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豈塵凡能近乃仰卧被髮覆石上使者以爲死矣忽紫雲鬱起女所在當冲舉時歌詩十八章今存其五一曰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觀生民實苦二曰哀哀世事悠悠我意不可忤兮王威不可奪兮余志三曰有鸞有鳳自舞自歌何爲不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爍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於我其何五曰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梁真人五代

梁真人名守抃初入雩都北斗山紫霄觀學道將仙去朝中有聞遣殿使來召真人市脯酒爲勞齋葷同釜以瓢浮而隔之殿使臨視曰齋未熟而葷先熟何也真人曰火候未到待拾薪來已而折檜一枝倒懸丹竈旁登木杪浮雲而去不知所之

田純靜元

田純靜自浙至贛修煉於景德觀一日尸解於朝天門外

令人棄之江中江水湍急尸不流口猶頌云六十八年老拙平生不會扭捏今日撒手便行獨伴清風明月

羅公遠唐

羅公遠善隱形尤多秘異之術明皇秋宴取杖向空擲之爲大橋與遊月宮明皇求其術終不授明皇怒命高力士以物壓殺之瘞於後苑後中使自蜀還道逢公遠手攜一履謂中使曰上之戲何虐也他日成都候駕中使回以其事奏上疑其怪發塚視之止有一履玄宗後幸蜀見公遠於途召之忽不見上思之移其

柩葬輝縣南雲門社輝縣誌

邱處機元

邱處機字通密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嘗寓居蘇門山與劉處玄譚處端二真人研精玄學世祖召見每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世祖然其言命左右書之時國兵蹂踐中原河南北尤甚處機使其徒持牒招之得更生者無慮數萬人中州人至今頌之今遺蹟有三仙洞并元建集山資福宮俱存

賀元宋

賀元琅邪人得道不死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聞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不可得矣刺史蘇公詩舊聞父老賀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問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喬全宋

喬全賀元弟子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行年八十益壯盛

人無復見賀者而全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師  
十許日蘇子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  
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子瞻因作詩以送之

### 張三丰明

張三丰永樂間隱於雲門山之陽修煉洞中太宗賜號三丰後  
莫知所終今有張仙洞嘗在日照縣傅疇社張翔家傭工同衆  
耘耨其所植苗無草且茂一日佈芝麻數畝主嫌其密戲令芟  
去一半卽如其言復之一日種菜縣中乏種使往諸城買之囑  
曰路遙可宿於桃林某友家張卽日回主訝其速曰汝尚未去  
耶曰已買得矣主曰誑我詰之再三不信時有鄰姬語人曰適  
見舉首 賴子肩持龜哉勿負乃烏辭別衆曰濯纓錦水結社  
蓮峰不寸絲脚下無一物曾中前百世師我者釋老後百世人  
法者心空登曲录木說長道短拈影身草指東畫西夜來大悲  
崖笑我潦倒有句顏尚住五蓮之宮擲筆而逝

### 呂真人

買愁集呂真人一日遊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有童子出呂  
問此何寥寥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不着呂佳其言題詩於壁  
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  
虛空也不着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此不得  
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  
上石樓時雪晴海濶千峯曉

### 藍采和

買愁集有仙藍采和一脚跣一脚靴歌於市曰踏踏歌藍采和  
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  
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看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

### 許真君

驚心錄許真君少好獵一日射死一鹿鹿母爲之舐瘡痕良久  
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蓋爲悲其子至於斷腸真君  
大悟悔折弓入山脩道後證仙果

### 陵陽子明

驚心錄陵陽子明銜鄉人嘗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鈎拜  
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法遂走黃山採五石脂  
沸水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 裴仙姥

漢裴仙姥採花釀酒王方平千錢沽五斗和天酒飲之今  
柳浪有仙墩燒或曰在餘杭此晉初錢唐之名王安石有送僧  
歸錢唐詩云花前若見餘杭姥蓋指此

### 杜曷

晉杜曷字叔恭謝靈運幼養其家今客兒亭是也事後母  
以孝聞三辟不就後神人張鎮南授以秘典能見人三五  
世禍福桓温北伐違其言敗績策謝玄淝水之師堅來而  
覆其早鑒也預言木妖盧竦犯闕敗死狀及孫泰之禍亂  
將至戒家人治凶具尅期尸解 按客兒亭一曰杜明甫  
所建兩山誌云明甫錢塘人居靈隱夜夢東南有賢人來



訪時謝元生孫於會稽求寄養於明甫豈曷卽明甫耶

### 葛洪

晉葛洪字稚川元從孫也祖系大鴻臚父悌入晉爲邵陵  
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  
以文學知名性寡欲閉門却掃尤好神仙導養之術事元  
弟子鄭隱悉得其法後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靚妻以  
女洪傳靚業兼綜煉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富  
藻太安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檄洪爲將  
兵都尉攻冰別寨破之遷狄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欲避  
地南土乃叅廣州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還鄉里禮辟皆  
不就相傳住武林山葛鳩得道於青林洞又洪求烏勾漏  
令就取丹砂鄧嶽邀止煉藥忽欲遠遊卽之尸解矣輕如  
空衣今名山徃徃有丹井葛嶺尤著葛居菴普福甘園皆  
有之初陽臺其取日精處也方輿勝覽云天竺山乃葛仙  
翁得道之所

### 許邁

晉許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許旌陽再從昆弟家  
世仕族少恬退不慕仕進嘗就郭璞筮之遇泰之上爻發  
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深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  
跡潜遁人莫之知邁乃徃候之探其至要因立精舍稽留  
號思真堂又以餘杭之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潜通五嶽  
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而徃憩焉父母尚存未忍違離

朔望歲節還家自省及父母歿乃遣婦孫氏還家携其同志遍遊名山焉永和二年移臨安山登崖茹芝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著詩十二篇論神仙之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曰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隱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

### 徐靈府

唐徐靈府邑儒生由天目趨天台憇雲蓋十餘年結廬層石屬睇松竹外環池島名以方瀛修煉其間作言志詩辭武宗之徵絕粒久之自然而化靈府著玄鑑五篇及三洞要畧傳于左元澤

### 丁飛

丁飛字翰之與陸龜蒙交居龍泓洞讀老莊書善養生寡睡少言問所服食曰治心脩身之外別有何物每月夜鼓琴鸞鳥鶴翔集年八十六力作陟險如飛毛髮不衰顧反益壯善小楷有丁行者醮筆池

### 杜昇

唐杜昇有才學得隱形解化術入杭市沙書龍字蜿蜒杯中叱之卽成文餘若隱雲霧呼之復下得錢輒與人語蘇牧杜儒休行死兵難當慈愛及人後如言昇亦被難尋有人遇於江浙湖南沙書如故

### 馬湘

唐馬湘字自然少爲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士徧遊  
方外至湖州醉墮雲溪經日始出衣不沾濕指言適爲項  
羽所招飲酒氣衝人狀若風狂溪邊人聚觀之又時復以  
拳入鼻面形如故能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木能隨水  
上下指橋令斷復續每賒酒於白塔巷酒肆竟日沉湎謂  
主人我今得仙矣所逋酒債焉敢輕酬遂出囊中藥化賣  
酒鐵器並爲紫金訪常州太守馬植會飲湘于席上以器  
皿植爪須臾生花結實坐客食之皆香美或有疾告之卽  
以所拄竹杖指病者口吹杖頭如雷聲病隨愈跛倚而來  
者湘以杖扣之應手便伸展與之財物則以遺貧者大中  
祥符九年卒塋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梓潼縣道士馬自  
然白日上昇且謂人曰昨已羽化於浙西今玉皇又詔於  
此上昇帝命杭州發其塚視之止存竹杖

### 張契真

五代張契真清骨方瞳形如瘦鶴善書奕手錄凡五百卷  
幼負篋從吳法師游朱天師奇其骨法得度居真聖宮及  
受樊先生靈寶籙歷覽彙笈忠懿王俾主三籙齋亭馬太宗  
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命校道書賜號元靜太師一日見  
朱衣吏持符使速淨穢趨職久之沐浴返真體柔汗淋火  
得青黑色珠數升

### 管歸真

宋管歸真遇邊姓青衣人欲傳其點化術問知五百年後

還本質恐悞人而辭青衣敬其言遂授以紫府符法祥符  
間行符救病病盡愈禱雨龍虎飛躍賜號正白後繡衣使  
者奉命召之遂化

### 沈敬

宋沈敬遇老姥鍾山令汲山泉煮石石柔餌之得仙敬煮  
十載不柔姥曰內蓄疑耳此瓊樹中毒風故堅信吾言當  
自柔已而果然餌之身輕貌變

### 王嗣昌

宋王嗣昌玄悟自北海來望吳山五色雲趺坐頂上竟日  
衆異其貌編茅供茅君其中居焉遂不下山嘗畫地爲獄  
囚妖燔馘之治病病愈不用醫術居吳山三十年無疾朗  
吟而化高宗感其靈異爲建三茅觀

### 皇甫坦

宋皇甫坦得丹訣於朱桃椎久之頂有珠光能斲地出泉  
布氣生枯枿因入顯仁太后夢召之醫目噓呵醫落及起  
妃寔留扇治瘡皆奇驗高宗又善其所對無爲爲之語貴  
錫甚厚坦潛置臥榻而去兩朝四微館之西湖寶應觀考  
宗亦加宴賜俄辭衆泊然尸解天燈仙鶴旋繞其室

### 車四元

宋車四元貌甚偉有黃白術飲酒數斗不醉數往來邑中  
已再逃大期百二十歲矣蔡京爲邑尉有道人求見京延  
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復見之又明日道人復至飲酒數

斗日夜不能歸願托宿京不得已許之且祈同榻命京處外已處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奸盜亡命身爲尉顧匿之展轉至三更目不交捷聞舍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如并損床外人何帝必怒吾屬且得罪京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不爲動舍外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瞿然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免因語京以乾汞之法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明別去後不復見京以其說傳仲子脩京死脩家竄廣西以其術致富

李芟

宋李芟字定國寓邑營投徒將詣淨慈過長橋竹逕迷路逢青衣道人問得其故止之啖以所斲燒筭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存即身輕貌妍不復飲食僕駭之以語其兄莫莫至則去遊茅山旋入青城矣後莫爲蜀提刑訪之已乘雲去數年惟存繪像耳

張紫陽

宋張紫陽字平叔九皇真人之一降天台作悟真篇度人已度徐洞陽建菴瑞石後聞許生見賣裘翁者曰吾宅鳳山候潮間後入菴見像大駭蓋視爲真宅云

白玉蟾

白玉蟾以神童爲神霄吏名滿天下煉丹邑之三一菴醉  
墜西湖逸尋不見明日見坐水上猶醺然

髻髻道人

髻髻道人在西冷橋投少藥盃水中嗽而吐之成銀烏周  
文璞趙師秀償酒債因名遇仙酒肆

金元範

金元範未嘗聞道寶祐初江潮潰岸夢茅君授符治潮醒  
輒忘之三日而始憶其文詣闕請試潮大至飛符喝退之  
不受賜而歸華陽

唐道錄

唐道錄素以精虔章醮得名度宗時國事危急令道錄拜  
章道御氣出神屢爲罡風所阻默叩張真君云上帝禁通  
宋表國念表詞誠懇姑押詣玉塔見引服冕辮髮神人至衆  
荷青冊者隨之傳旨曰宋國人民疆土傳汝執掌神人拜  
受旁有天丁語道錄曰宋曆盡章所由不達也章命後始  
爲人言之

羅少微

羅少微寓紫陽宮夜雪與丁文學輩擁爐思美醒肥羜微  
奮袂提羊蹄銀榼酒至曰帥庖物也相與歡醉擲劍騰去  
榼歸於庖

徐夔

元徐夔通道術邑杜氏女中邪驅白衣人至叱之成白蛇  
崇止與兄弟俱樵獨不返尋之腰鎌倚木若蟬脫著樹

莫月鼎

元莫月鼎初名起炎幼習舉子業試有司不利乃棄去受  
徐無極五雷正法雖嬉笑怒罵若有神物從之世祖欲聞  
雷乃擲胡菹應聲而發所賜悉濟寒者飲西湖客畏日浮  
果殼觴面雲湖中翳日市魁娶婦爲北高峯白猿所攝呼  
狂飈飄婦歸他靈竒類此宋濂曾爲之傳

丁野鶴

元丁野鶴居裝駕橋北業束菴棄去師洞陽於紫陽菴潛  
修密證不露風采月沿門誦經受少許米名曰月經僅官  
巷杜氏輩數十家不他丐元宵衆競談蘇州燈市之盛丁  
令各閉目目啟而燈見俄失丁則已歷叩衆家語故矣久  
之衆歸急往謝之曰更能化羣鶴衆爭起捕所化鶴皆紙  
也鶴鳴人喧忽反顧丁作控鶴坐而化漆身祀焉先是召  
其妻王守素付之偈曰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  
俱忘虛空鎮長寂妻感其言亦爲女冠二十年不下山仙  
去

王應瑾

王應瑾號景舟出家而事父母居佑聖觀張雨楊維禎俞  
子中與交而天師名以高士真人者也領諸神拯救邑人

旱災呼雨若涕唾平居種藥洗竹聽笙調鶴而已

### 吳全節

吳全節奉詔訪異人建紫瓊觀以禱祠極寵薦吳澄進象山錄脫儒奴籍馬每曰欲知顏子如愚處正在羲皇未畫前蓋得謝疊山河面訣而成真云

### 張三丰

張三丰修煉武當通三教書辟穀卧雪能前知人事身長七尺美髯如戟經書一覽卽成誦寒暑惟一箬笠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白若也比葬發視之復生

### 冷謙

冷謙字啟敬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曆律與趙孟頫觀唐李將軍畫率然效之遂精其法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元末已百餘歲矣高帝時詔授樂律卽定郊廟樂章嘗畫一鶴守門令貧友入取帑贏金二錠戒無過取友恣取得金而遺引內帑失金因問故并逮謙謙挿足入瓶中因隱不見逮者持見上呼之不出碎瓶片片皆作謙語謙卒遁去

### 周思得

周思得字養真行靈官法先知禍福太宗北征召扈從數試之不輒鞭虎先驅敵駭潰炎途尸穢禱雪覆之六軍大悅城西靈官藤像上獲之於東海朝夕崇祀所征必載以



行及金河川昇不可動就思得秘問之對曰上帝劃界止此而已果有榆川之役思得歷事五朝還山尸解死年九十三敕葬八盤嶺

### 徐道彰

徐道彰通清微靈寶五雷諸法養神於通元觀每旱滂禮致有祈輒應有難之者曰雨以澤物若風雲雷奚用而以興焉彰曰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陰陽變化而生五行大塊噫而爲風飄揚爲雲奮激而爲雷雷不興安得風鼓雲蒸而雨降乎蓋水火既濟木金土穀之性遂地天交泰雷風山澤之氣通今亢陽肆虐天地不交山澤之氣不通故也易不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傳不云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人與天地一氣流通幹旋參贊繫於一心吾之心正氣順則天地之心與氣亦因不正且順顧感通何如耳道彰除邪驅妖及能採三光復嬰兒之明人咸德之受施卽營廟殿後沐浴解化羣鶴迎之而去

### 張落魄

張落魄不知其所籍或曰邑人嘉靖中寄居玉山縣黃谷山下自稱張落魄嘗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大水浸壁水痕到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呼碟爲點打碟者打點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棗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與道童瞬息不見道陵駭其爲仙令道童追之甫一日卽至杭遇諸

塗問曰爾何能至此告之故槌道童背出棗棗化蝶飛去

### 卓晚春

卓晚春莆田人自號上陽子八歲行乞善算籌指上雖千萬不爽言休咎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嘉靖中當事召之輒與抗禮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而已雖寒夜必露宿石上或日走浴溪內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或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烏月兔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淡者餘氣耳有問郡中事曰橋石折莆陽阮丙辰橋石折壬戌賊陷莆城唐順之贈有小仙草書歌後在杭州淨慈寺尸解

### 周文興

周文興江郎山人登進士官至符卿不樂也來築臺清平山下每穀至百日許羣鳥翔繞其旁嘗授古猿養氣訣獨守上門氣凝而首重揖則以拳擊腦百乃能起後尅死期別友而坐蛻胡少保宗憲爲建高士坊後少保獄中麥飯文興亦預言之

### 唐秩

唐秩少司空胄之子得大梵斗母五雷法用以報父仇下獄姜御史訪薦於朝以擲火除宮妖及命禱雨雪輒驗授太常博士後歸禱雨佑聖觀運旗摩空雲轉如輪倏忽雨

如注偶被疾恍見幢蓋來迎遂化去已三年矣忽市囂中  
從褚幼文索所借書又拯四孝廉溺水語之曰帝命我主  
袁州因祠祀之

### 閻蓬頭

閻蓬頭寡言居雷峯最久冬浴冰暑坐渤缶出而暴之無  
穢氣力勸人孝悌行善事與貴人游爲築臺以居一日坐  
蛻於吳山毛百戶家百日顏色如生

### 孫應元

孫應元字善長桐川慕化鄉人七歲出家吳山火德廟抵  
信州謁張真人遂傳以養氣延年之術并授正一清微五  
雷大法囑曰大道非可獨善其身功全行滿始可正果耳  
應元受教壬申秋祈雨於海昌赤日中殷天君見掣其符  
而去一雨七日由此祈晴雨皆立應後入大滌山康熙丁  
巳二月沐浴而逝諭弟子曰吾去後卽有風雷至期果然

方外士

集仙

居易錄俗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後蜀孟昶生日道士張  
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  
長壽葛永瓊也詳見黃休復茅亭客話又圖畫見聞志作李阿  
長壽仙

居易錄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真入終南山採藥遇仙人自言  
是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虞有詩云  
傳聞徐元直尚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峯麋鹿羣

居易錄慎菴少宗伯言河南某府縣有人姓忘其因避黃巢之亂入

淡食老人手錄

山父之無所得食日採松栢葉食之絕烟火兀坐巖洞中始則有虎豹虺蛇千百遶之不為動繼又有夜叉鬼魅之屬變態百出終不為動又久之乃無所見時時出遊人間其二十餘代孫皆及見之雷止輒數日為之抱子至蟄虫坏戶輒坎土穴蟄其中雷發聲始起康熙十年其縣令有子病羸醫皆謝去胥史或言某仙人能療此疾若因其裔孫以禮虔請宜可致令如其言果至令夫婦焚香跪拜呼以仙人握手避謝不敢當令其子出望見之曰無害也命作土室僅容兩人為穴通飲食扁其戶戒家人不得潛窺五日後聞擊戶聲乃啓其扁子出已豐腴如平時病霍然矣父母問之云初入兩人皆坐以背相抵其背熱如火不可戒勿動移既又抵足臥足之熱又甚於背遂覺精神

頓王肌肉復生不知沉痾之去體也令謝之金不受送之布取其四遂辭去途遇丐者輒予之比出郭布已散盡令使人隨之其行如風奔馬不能及歸報令歎息而已又云其狀貌似五十

許人也王阮亭

居易錄汪希文歙州人少遇尹鑿頭隨侍甚久一日遣歸曰子有世緣逢高則止予一錢握之掌曰饑即視此後十年見我於姑蘇希文辭去自是每思食輒有十許錢涌出掌中轉徙數郡至高淳家焉及期往姑蘇待尹尹至喜曰子信人也雷旬餘授以黃白之術曰助子濟生利物希文拜受試良驗輕財好施里人德之一日尹忽過之語曰後二十年待子於南嶽希文年七十五忽出其盡焚之曰勿誤後人沐浴正襟而逝

居易錄有任叅將者藩下世職也其第三子名中麟幼不與羣  
兒嬉戲稍長好讀書問爲詩作畫娶婦生二子其兄歿中麟當  
襲世職力辭日兀坐小園繙道書夙奉呂真人甚虔一日閉門  
作觀想欲爲真人寫照於縑素移時不能下筆隱几而卧及覺  
則縑上畫像已就濃看短鬚與俗所傳真人像迥殊自此世緣  
益淡告其母欲往廬山母不許曰吾老矣汝忍絕裾往乎中麟  
謹受教曰天上固無不忠孝神仙乎遂止不行母以壽終旣葬  
中麟盡粥其田宅攜妻子三人往遊廬山愛簡寂觀將終焉妻  
泣曰君卽留此粵中已無棲止之所妻子將何依中麟曰吾固  
知之乃買茅屋八九間石田十餘畝於山中令居之而身居觀  
中日唯兀坐月令其長子一往省視久之出衣裝盡散道衆集  
山中羽袖話別云今日停午吾將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趺坐而  
逝時正午皆見紫氣凌空中麟乘白鶴揮手謝衆而去肉身今  
在簡寂觀東廊

居易錄煙蘿子晉天福間人居王屋山佃陽臺宮田積功行一  
日於山中得異麥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今山有煙蘿子祠見李  
川父遊王屋山記

警心錄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蘇某卧柳陰下一道士蹴之曰汝  
面何陰隲紋之多也馬僕曰貧人陰隲何來道士固問之答曰  
平生於物類白牛馬至螻蟻凡有生氣者極力愛護不殘其生  
食稍得療饑卽分以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是矣汝  
隨吾來至則松樓栢殿皆非人間僕曰主人馬無草妻無食求

歸道士卽以破草履一雙藥一丸與之及歸顧其城門非舊問之則滇南省城也馬僕哭曰道士陷我門卒問道士何狀且視所履藥語曰此張顛仙也既有二寶何慮歸便着履馳雲中復以藥含之得不饑抵家以餘藥啖婦主人知其遇仙遂不令蓄馬夫婦壽皆百歲

警心錄元裕河間人賣藥都市河間王病瘕買其藥服之下蛇十餘頭怪問裕裕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非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仁心感天故遭裕耳

警心錄李奚子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忠祖父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與同志大雪寒凍多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遂得道居華陽洞中

異聞錄開元中秋明皇與中天師遊月中見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甚嚴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王城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覺翠色冷光相射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曲

集異記玄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還過潞州城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後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奏是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宣室志唐太和中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筯數百條繩而駕之

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肌骨

三水小牘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餚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登峯月色如畫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酉陽雜俎翟天師乾祐曾於江岸與弟子十許人翫月或問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指看之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圓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續齋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今與爾別矣弟問何事渡河兄何日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十年當還故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朔傳漢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東方朔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此以人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順風則安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管公明傳云時大旱有問何當雨言今夜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欲唾公明公明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雨至矣須臾玄雲四集大雨



河傾

老君母玉女晝寢夢五色霞光入戶結如彈丸流入口中吞之  
有孕懷八十一年遊花園倦息李樹下老君剖左腋而生鬚髮  
皓白指李樹爲姓生于武丁九年至秦昭公九年歷年九百九  
十六歲西昇崑崙山修道嘗仕于周敬王時孔子往問禮焉  
異人記唐天台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  
卷一日雷雨雲霧中有老人叱遠知曰所洩禁書何在帝命吾  
攝六丁追取遠知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老人責曰上  
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衡金科秘藏玄都何能輒秘箱帙  
酉陽雜俎安豐縣尉裴顥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包起  
令致雷聲起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  
作法及明至已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起曰將軍視南山當有  
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  
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神仙傳漢樂巴蜀人徵爲尚書郎大朝得酒不飲西南嚙之詔  
問巴巴曰成都大火臣以酒爲雨救之帝驛問咸云雨從北來  
有酒氣

續齊諧記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  
盛栢葉上露露皆如珠滿囊中紹問之荅曰赤松子先生取以  
明<sub>目</sub>忽失所在今人常于八月旦作明眼囊以相遺始此

韓愈姪湘子有仙術言能開項刻花愈試之湘子取盂土覆少  
頃出二花花片出小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後愈諫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子也湘子曰尚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關也嗟歎久之因續成詩云云或曰湘子乃愈姪韓老成之子老成所謂十二郎是也湘子乃愈姪孫

異人錄耿先生有姿色明道術保大中召入宮嘗大雪帝戲之曰能以雪爲銀否曰可乃取雪實之削如錠投熾炭中食頃取出爛然爲銀下若垂酥滴乳之狀

李勝游洪州與處士盧齊輩雪夜共飲坐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不可出門勝曰欲有何詣吾當往其人曰吾有書在星子可爲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至相距九三百里人皆異之

酉陽雜俎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灰袋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僧宿夜半雪深風起僧慮其已死就視之去床數尺氣如炊流汗袒寢僧知爲異人天未明不辭而去

幽怪錄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法師曰四方之燈何處最勝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殿宇士女華麗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勅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云

晉書葛洪從祖玄學道得仙自號仙翁每大醉夏則入水底八日方出以能閉氣胎息也號抱朴子

抱朴子晉元帝被病廣求方士得漢中逸人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暑月使曝坐環以十爐火口不言熱汗亦不出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求之不得偶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時果見喬乘白鶴駐山頂舉手謝時人

總仙集王遠字方平東海人得道老君賜之七轉變景靈符位爲總真真人嘗以七月七日過蔡經家仙從赫奕如大將軍教蔡經尸解去如過狗竇經忽身因解失其尸

神異記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迴翔上御弧矢中之鶴帶箭矯翼西南而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爲飛矢所加今已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因留之於壁往年箭主至則宜付之乃記壁去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上幸蜀暇日命駕行游偶至斯觀入此堂忽觀其箭取而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耳

葛仙翁與客談論時天大寒仙翁謂客曰居貧不得人人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翁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

列仙傳仙人馬湘在刺史馬植坐上仲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子須臾蔓引生實食其味甚美

一統志秦始皇時太原真人茅盈曾祖濛于華山乘雲駕龍白

日升天先是有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  
時游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從之臘嘉平始皇聞  
之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按秦惠王十二年初爲臘  
至始皇三十一年改名嘉平以應邑人謠也

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卽以杖投葛  
陂中顧視乃青龍也

列仙傳文賓取媪數十年輒棄之後媪年老九十餘續見賓年  
更壯拜泣至月朝會鄉亭西社中賓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  
生松子以益氣媪亦更壯復百餘歲

神仙傳漢武帝上嵩山忽見有人長二丈耳出頭下垂肩帝禮  
而問之曰吾九疑山中也聞中岳石上有萑蒲一寸九節食  
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不見帝謂侍臣曰彼非欲服食以此  
喻朕耳

廣志桓闔事陶弘景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  
下集庭中桓服天衣乘白鶴升天而去

神仙傳蘓仙君名耽桂陽人有白鶴數十降於門遂騎鶴昇雲  
而去後有白鶴集郡城樓上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書云  
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仙君君彈我何爲

茅君盈雷句曲山一日告三弟曰吾去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  
父老歌曰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遊  
荀環好道術事母至孝潛棲却粒嘗遊江夏黃鶴望西南一物  
飄然降自霄漢俄至乃駕鶴仙也就席羽衣虹裳相與款對已

乃辭去跨鶴騰空眈然煙滅

某揮使有女病瘵兀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宵尚何病哉揮使大怒欲搥其面細君屏後越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爲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頭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衆見瘵蟲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愧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昇其雌者中夜悲啼土人驚恠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延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上黨趙瞿病癩垂死其家棄之山中有仙人見而憐之與以藥服百餘日瘡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後遇仙人乞其方乃鍊過松脂也瞿服久身輕力倍年百餘歲齒髮如故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久而一室盡明如晝又見面上有采女戲於口鼻間後入抱犢山中成地仙

岳州城南古寺有洞賓題詩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精樹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云然

原化書崔希真十月一日大雪遇老父于門獻松花酒老父曰此酒無味乃于懷中取丸藥置酒中味極美後問天師曰此葛

真人第三子藥乃千歲松醪也

漢武帝宴未央前殿雨新止東方朔執戟在殿陛獨語上呼問之荅曰殿後栢樹有鵲立枯枝上向東鳴上遣視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背風則蹶必當向風而立是以知東向鳴雨生枝滑枯枝澀是以知立枯枝上大笑

唐梅仙祖師學道於白雲山篤戒行夏月偶生化於梅花樹下數里間聞梅花香經旬不息遠近異之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童子神通集房次律弟子金圖十二歲時次律問郭洪仙錄中事以水玉數珠手節之凡兩遍三百事次律賞以轉枝梨

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共入天台迷不得返糧盡得山上數桃啖之遂不飢下山見溪邊有二女因邀還家諭婢云劉阮二郎雖向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

神仙傳劉綱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鬪相擊良久所呪樹走出籬外

神仙傳張陵沛人也弟子趙升就陵受學陵已屢試之第七試陵與諸弟子登雲台山絕崖上有一桃樹旁生石壁下臨不測去三四丈有大桃實陵謂諸弟子曰得此桃者當告以要道弟子皆流汗無敢視者升獨曰神仙所護何險之有乃從上自擲正投桃樹上取桃滿懷而石壁峭峻不能得還乃擲百枚與陵

陵分桃賜諸弟子餘二枚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升伸手引升升忽已還乃以向一桃與升

五色線咸通中許明奴家嫗入山採樵于南山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我許明奴之祖宣平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嫗食桃甚美其後增食日漸童顏入山不歸行疾如飛

集仙錄金母降謝自然將桃一枝懸臂上有三十顆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

韓詩外傳東方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人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之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者出與朔相見卽入取飲與之

呂仙亭前棗樹未嘗實一歲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吏采而進小吏私啖之遂仙去又傳太守與倅奕有一異人吹笛來忽不見隨笛聲至樓上惟見石鏡題詩未書呂字而去名呂仙亭尹喜與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玉文之棗其實如瓶

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殿前檻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之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續仙傳道人殷七七名文祥能造逡巡酒開頃刻花嘗一官僚召飲取粟散於官妓皆聞異香唯笑七七者粟綴於鼻不可脫但聞鼻須臾狂舞粉黛狼籍共爲陳謝始墜

列仙傳服閻者往來海邊諸祠中見二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閻使擔瓜數十頭令瞑目乃上方丈山

馬湘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以酒杯盛土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

明崇儼有道術四月間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進曰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嘗埋一瓜失之土中得錢百聞清上有巖曰盤谷下有橋曰渡仙產竒花異果嘗有二人入山適一叟後至袖中出芋數枚相啖忽不見但見木葉盈尺題詩其上曰偶與雲水會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後杳然天地空漢武時海中有入又角面如玉色美髭髯腰蔽榭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臥其中手持一書自東海浮來俄爲霧所迷不知所之東方朔曰此太乙星也

宋孫元明白稱野仙紹興中來洞觀居棲真巖服石元丹遂辟

穀時食酒菓嘗乞錢買酒醉則擲餘錢施丐者盛暑不揮扇巖寒浴于溪爲人書偈禍福無不驗紹熙二年四月無疾而化留偈曰徻狂八十六年識得玄中又玄今朝擺手歸去笑徹蓬壺洞天未幾蜀客至言青城山有孫道士云是此觀中人

唐張志和字子同本名龜齡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通莊列二書著象罔說白馬非馬証母李氏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第獻策唐肅宗蒙特賞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叅軍尋坐事貶南浦尉遂不欲仕汎浪江湖稱煙波釣徒嘗寓居祁門縣西北一都塋其母於旁子孫因家焉遂名其地曰張



村志和故通仙術多奇封母墓時有黃雞突入壙內司晨二午  
兄鶴齡結茅會稽東郭居之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呼爲掬  
河執畚就役無忤色一布裘十年方暑不解肅宗嘗賜奴婢各  
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裴修問其所與往來答曰太虛  
作室夜月爲燈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離別顏真卿以舫艇旣  
敝請爲更之答曰倘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  
往來若雪之間所著有元真子若干卷好畫山水乘酒興擊鼓  
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景象奇絕踪跡古今  
無比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水上獨坐  
飲酌嘯咏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叅  
佐觀者莫不驚異志和揮手謝真卿遂上昇去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異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洞冥記東方朔至東極游吉雲之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有  
吉事則滿空雲起五色照人着草木則成五色露珠帝曰吉雲  
五色可得否朔曰可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青瑤璃  
以獻

九國志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爲林泉之交母病思鱸值  
江水暴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  
投於江中須臾波浪騰沸遂擒一巨鱗出因取作鱸母愈  
上元夫人服赤霜之袍又戴九靈夜光之冠又帶六山火玉之  
佩又垂鳳文琳華之綬又腰流黃輝精之劍

洞冥記東方朔生三日而喪母隣母捨而養之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方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裳挂樹裳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

漢武內傳封君達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沈玠傳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牀坐則鱗鬣爪角皆動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分隊舞梁州曲皆中音節

開元天寶遺事太白山居士郭休有運氣絕粒之術以繩繫一鐵片子鳥獸聞之卽集庭下名曰喚鐵

列仙傳王暉種黃精虎爲之畊出入亦乘虎鞭策如乘馬

太霄經朱仲嘗於會稽賣珠漢高后時人仲以素書倚酒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上酒婦也

神仙傳燕人盧敖見若士焉卷龜殼而食蛤蟹舉臂攬身而游於太清教仰而視之不見乃止

東方朔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寄托有人引之令往地白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隻履與之因乘隻履渡紅泉得白草食之白草紅泉非人世有也

真仙通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呂阿香憂圓腹注長離畢篋也圓腹琵琶也

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

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觀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竝醉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黨羌所虜至此搃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卽某家枌榆耳當有厚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旦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黃金二年能斃<sup>起</sup>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遇之於嵩山嶺耳

漢壺公賣藥懸壺於肆頭日沒則跳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曰子能從我遊乎因隨入山於羣虎狼中使獨處又於空室以朽索懸巨石石壓其頭石上復有蛇鼠嚙其索長房不爲恐公曰子可教也後復令食廁蟲長房

惡其穢公曰子幾得道惜於此未破尚不能成遂遣歸令其廣爲遊學并與一竹杖任所之一夕偶投於葛<sup>破</sup>忽化爲龍遂乘之飛去

王方平號總真真人度括蒼民尸解去經十年還家云七月七日當<sup>同</sup>王君來須作一百石酒以飲侍從官吏其日果至因召麻姑各進行厨皆金盤玉龍餽麟脯非人世所有

周生有道術夜與客飲月色方瑩謂衆曰君輩見以月爲戲乎我能梯而取之置懷袂間衆不信因出繩數百丈駕之而上俄以舉懷袖中出月寸許寒光<sup>過</sup>人迴視銀漢爲之掩色

蔡經居姑蘇城之盤門外里名仙人<sup>嘗</sup>嘗有神仙來往有望仙迎仙昇仙等橋於冬月延客天寒甚翁曰貧不能人人具爐請

覓火以共致煖卽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滿室皆熱坐客皆脫衣舉扇

晉時有酒保姓辛賣酒江夏有道士常就飲見其風概不凡三年不與索錢一日飲畢以橘皮畫雀於壁以筋招之卽下舞由是貴客皆就飲把玩辛以致富乃建黃雀樓於江渚甫成道士卽騎雀而去

咸平中王顯爲定州帥一日有道士自稱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謂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按查冥籍皆應死於公手但亦減算十年王叱之忽不見未幾契丹引三萬騎獵於境上顯率兵襲擊大破之斬首果二萬級朝廷以功高徵召赴京道卒

唐玄宗召方士張果問壽幾何曰堯時丙子<sup>年</sup>生賜之酒曰臣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簷而下飲一斗不醉又逼之飲酒從頂出冠墮地化爲酒榼乃集賢院中榼也賜號通玄先生

巴邛人偶剖橘而食中有二叟約長經寸在內戲棋一叟曰君所輸瀛州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緡後日於青城州堂還我巴人以爲奇寶密藏之俄而化作二龍飛騰而去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之得不死漢武求得之東方朔竊而先飲焉上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果死是酒亦不驗帝笑而釋之

藥已有仙術上賜酒不飲乃南向噴之曰成都有火災須噴以救之上不信使人馳驛問之果然雨有酒氣火賴以熄

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爲美酒給道客一日有仙人四輩齎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其不凡乃欲取他藥襍之仙云我亦有仙藥乃各出藥相較謂曰卿藥陳久服之無效可服我藥子高從之遂隨飛去

南岳鄭先生隱衡山有神仙衛夫人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輩年皆十六七謂曰君有僊分所以來尋後見青鳥一隻如鶴大鼓翼飛鳴乃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會期至矣遂跨之去

陳季卿舉進士客於長安青龍寺十年值終南有老翁至以囊瀛圖挂間<sup>壁</sup>季卿尋至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而歸翁笑曰無難也乃折竹葉爲舟置圖上渭水中囑云注目於斯季卿熟視俄

見其舟漸大遂戲登舟順風揚帆不旬日果至家

費長房成仙日拔宅上昇鷄犬皆飛去至半天謂鼠不淨且性

陰險推而下之鼠乃自悔每日三吐其腸以求潔

或謂許真君  
遯事旌陽縣

有拖  
腸鼠

晉王質樵柴至信安石室中見二老對坐圍碁質旁立觀之乃

與一物狀如棗核含之遂不飢渴看局未終回視斧柯已爛急

趨歸家中已歷二代故人父老無復有存焉者迄今有爛柯山

在

巴印人家有橘霜後盡收餘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因剖開每

橘中有二叟鬚髮皓然相對奕棋身約尺許談笑自若一曰橘

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曰僕饑虛矣須龍肝

舖食之卽於袖中抽出草一根削食之隨削隨長食訖以水啜

之化爲一龍四老共乘之須臾足下雲生風雨晦冥不知所終

葉法喜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飲忽有人自稱麴生秀才逕入

末座言語不凡葉疑其非常人潛以劍飛擊之應手墮地看之

乃一酒榼中有美醞飲之甚佳同列笑曰麴生味固不可忘

漢武帝時西王母降於宮中出蟠桃七枚自啣其二以五枚與

帝帝食之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非凡

間可植迴顧東方朔曰桃熟三番此兒已三偷矣

周穆王時集方士於春霄宮西王母乘輦而來與王帳交會進

萬歲冰桃千年雪藕及龍膾鳳脯之屬

傅先生入焦山遇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尺許云穿此

當得道傳受命日夜鑽之經四十七年石始穿遂得仙丹升天而去

漢成帝好神仙起建招靈閣成忽有二神人降各留玉釵一枝上以賜趙婕妤至元鳳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竊之明旦啟視匣中惟見白燕一雙升天而去因名之爲玉燕釵

梯仙國宮室城樓悉是金銀珉玉所成初得仙者關送此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島崑閬姑射補仙官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也

馮夷服八食得水仙此一馮夷也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重叔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又一馮夷也萬安軍石崖中有老道士養一雞大如倒掛日置枕中啼卽夢

覺畜王孫小於蝦蟆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

殷七子名鄴多術嘗呪水成濃醪擲土成鹽一日令屏上人唱歌聲清亮似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卽去未

回歸柳白飄輕雪

抱朴子云杜紫薇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男一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九華真妃安鬱竈字靈籥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面者身之庭髮者腦之華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臣有服日月芒法

霧霧者金石之盈氣山澤者水火之精華女真張儼子服霧得仙

負半千名餘慶少師事王義方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  
之矣遂改爲半千神異錄

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世多傳之石曼  
卿死爲芙蓉城主騎一青驪去如飛而慶曆中丁度亦爲芙蓉

城主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

黃野人得葛稚川丹服之入羅浮山爲地行仙標靈著異人多

遇之有人宿巖谷間夜見一人徧身無衣惟毛覆體再拜叩之

了不爲顧長嘯而已歌詩曰雲來萬嶺動雲天一色長嘯兩三

聲空山秋月白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鞞往來山中見人則

大笑反走一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歸滄海春光欲上

翠微人間一墜子却猶愛梅花未歸書竟渡海而去

名在瓊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

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茵名

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

腹有玄丘亦仙相也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一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

芝名龍芝食之爲太極仙第二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

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卽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

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三官真御史

甯封子爲陶正有神人教火法出五色烟能隨之上下遂往流

沙食飛魚斃死二百歲劉更生沙頭頌青蘗灼灼千載舒萬齡

斃死餽飛魚



池北偶談花仙者居鄆縣之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化鳳供養甚誠仙嘗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恆與康對山王漢陂諸公相還其貌瘦健而長髯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獲之屬也鄆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郡說

分甘餘話宋時或漁於潭得一鵝弟內有一人酣卧初覺問之曰我譚紫霄也宋齊丘竊吾書沉吾水底漁者欲出之曰此問甚適不須出也此亦似傅會之說學仙者故欲神其事耳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遺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觚騰

蚓菴瑣語云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為教明亦與焉一日集村翁家設供遇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但不拘晝夜掃却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喉至腹抑入丹田轉入湧泉却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驟出工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適明喪偶之嗣止一草廬日

夕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  
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曝背簷下閉目運氣忽聞天  
地崩裂輟週身火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醉日  
晡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週身旋  
轉不呼於外冬可浴冰暑能擁火恒坐而睡屹然不歇里少年  
疑其妄閉之棺中沉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年九十餘徧別親  
友瞑目而逝隣人候其總子袁文耀至時值炎暑屍停七日舉  
斂不腐蓋尸解云子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停予家與予甚契  
友人湯啟雲嘗受其法至順治六年預知死期沐浴坐化此又  
後驗也袁文耀是予義僕故得其詳恐久而泯因書其事以傳

馬王逋

花史國初金箔張嘗于臘月索乾石蓮子亂撒池中傾刻花開  
滿地香艷可愛剪紙爲舫置水中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  
叢俄失所在

左慈有道術在曹操坐以百錢置袖中須臾得蜀姜

武帝紀漢東朔<sup>方</sup>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三百四十臣朔  
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三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也

一統志云漢董仲董永之子生而靈異能使鬼京山潼泉地多  
毒蛇書符鎮之蛇絕岳州安鄉縣苦水仲書符石上立縣東南  
隅水不至邑悍少年掘地窮其趾愈掘愈深趾不可見水患如  
明祝海常江西人萬曆中至孝感主二即販劉申錫祖父光宇  
家工養生家言貌常似四十上人言後事多奇中所與皆高才

士如梅之煥楊清陳愚輩不惜汲引咸集門下獨喜應山楊忠烈楊時尚未第也談詩文皆有旨趣嘗題一詩光字家云曾到蓬萊第一關卿雲扶我下塵寰看破海上千秋月醉臥江南萬里山庭燎蒼菜傳火罷宮聲磊落步虛還唐封深夜靈奇事分與刀圭鑄舊顏楊左之事海常蓋先言之久之去改姓名彭幼朔遨遊天下數十年人或見之揚州興化縣顏如故也

述異記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冲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其令子元芳言

警心錄韓西華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蝟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入嵩山洞天中

又云陳搏字圖南少負經濟才累科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麀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往往寢處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賜號白雲先生因問黃白之術搏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柰何留意黃白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史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陞辭之任世宗令齎帛五十疋茶三千觔賜

搏搏每聞一朝草命蟻蹙數日人有問者睜目不答一日方乘  
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  
定矣太祖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太平興國四  
年來朝服華陽巾草履垂緜以賓禮見賜坐延入宮待之甚厚  
搏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上方  
欲征河東搏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興  
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太宗嘗問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  
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  
治卽今之堯舜也太宗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  
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  
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  
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  
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所用亦不知神仙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亦何益  
於世今主上龍顏秀異天日之表搏遠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  
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  
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  
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  
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得昇曰汝可於張超  
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  
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繼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化形  
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終經七日肢體猶溫有五色雲

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  
導引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搏又有三  
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先是召至闕下間有士  
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  
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故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  
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詩  
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益處得便益蓋可終身行之也後復  
再召搏辭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翳  
住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抃之李授康節以象學  
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世但以爲學仙術善人倫風  
鑑而已非知圖南者也初种放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  
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放詐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挽  
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放曰今以  
道義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君骨相當爾雖晦山林恐竟不能  
安嘗戒之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  
物敗可戒之後真宗詔放爲司諫改工部侍郎放至晚節後歸  
過度遂喪清節搏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  
休復心愛之搏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益欲吾瓢耳呼  
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  
臺觀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  
家果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開元

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搏畫像除其觀田租

又云丁少微自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搏嗜酒適性以此相左不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卜居山上赴壇場靜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元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孫賣魚不知其名賣魚楚州市遇至人自是言人禍福輒應嘗遊太清宮靖康初繞宮號咷大哭而去人莫之喻有記其時曰者乃汴京陷之日也後不知所在

見閩錄云余爲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簫管鼓板行則簫簫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快活夜卧必在飛簷殿脊城堵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時或仰卧女牆弄篳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盆中吸酒有聲啜啜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見魯仙乘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仍荷管簫之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躍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臘遇既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

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貢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尚在廬山此皆仙蹟變幻也彼魯仙者豈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術近於比加取禍杖下固宜

又云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衣麻衣因號曰麻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就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麻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以石壓之即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麻衣披之未始沾濕也又云魯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卧云

又云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廉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頗驗又時顯

靈異能於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喬仙於空中弄笛聲音嘹唳數里皆聞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屈伸秋庭梅數株一時吐葩明晨笛遂不見徐岳

又云余嘗見仙乩於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有初唐氣畫兼南北派而更精於染色暇則時與人下棋必賭賽然勝負往往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則乩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濟世也又一乩羣聚判事適有國手至衆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為可國手遜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乩云讓九子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凡不同焉得讓九子乩固妄耳因遂佈九子

此着似不能支國手乃曰大仙遊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此答云不妨有一劫在後果因一劫國手全局俱失國手乃叩頭伏請曰大仙得無為仙中之國手乎此云我在十州三島間為第六手夫奕小技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國手亦有滿盤俱敗之着

現果隨錄云金閻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冀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藍鑲道服者呂祖也子勿蹉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令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目偷視似在大海面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薦頸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生乞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必然退縮二祖立雪斷臂靜靄法師因唐武滅教扶腸挂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生求仙遇而不遇非第二念為害哉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曠園雜誌云康熙己酉鄉試山陰袁顯襄先期以闈題叩此僊批云不可語再叩曰豈終無一言耶批云題目即在不可語之上又乞明示批一畧字及入闈乃知之者一章題有四者字且在由人以上之上一章用不可語之句也袁大悟遂中式述異記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馬鞭竹快為業旁置一爐取炭煆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



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焯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煙行客過之雖寒暑不見變易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述異記康熙乙丑余過濟南寓趙生鍾英家夏夜露坐偶談其祖十六七時遊西嶽華山曾登絕頂盖有良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繩而上雞犬畢有但無婦女耳最難上者有猢猻愁等處橋木橋木朽腐旁夾朱欄云希夷仙蹟不敗也絕頂有石屋其祖與同行數人往瞻禮出遇一人長丈許衣草裙不言笑衆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共述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人賜一枚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述異記仁和邑衿沈某家候潮門外舌耕為生素有度世之想康熙三十九年間夜夢黃衣道士翩然而至頗有開導之意次日猝遇其人宛如夢中所見遂延至書館叩頭求度道士約三日後於八卦田俟我生往道士已先在謂曰子有誠心吾當度汝為弟子予藥一九令吞之挽之而行如駕虛乘風生忽念家有母妻懇求放歸道士以手一推則身踣於塘棲鎮瘡不能言進退蒼黃有鄰人識之挈還其家壘家正在駭異而道士復至羅拜求之道士笑而不答拂衣徑去值文宗歲試生以瘡不能赴不得已告病而投詞張撫軍敬止懇文張真人求解撫軍憐而免之未幾真人府牒到予一符令生吞之又牒城隍審理生

焚牒之夕夢數役攝之入廟跪於堂下仰見道士居中坐城隍  
旁坐屈身為生請道士曰此子有向道之心且有厄余故欲度  
之今忽有不淨心旋生退故罰之耳既真人有言行即釋矣叱  
寘役押還家生寤即能言其人現在自述鑿鑿

述異記東洞庭席翁吳許四姓皆巨富而許姓衰落有許七老  
官者家貧而患瘵骨立聲嘶命在旦夕偶令其子扶出門外聞  
步忽遇黃胖道人視之曰子病篤矣我化妝太平錢三文予藥  
三九可供在香火堂內作三次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太  
平錢不可得遂攜米升餘出施而道人不見矣是夜病甚其妻  
聞道人之言試取藥進之一服而熟寐再服而霍然三服而聲  
朗體強壯健異常逮十餘年而歿蓋夙緣也

述異記德清蔡崑賜先生長君字麟武者戊午歲召仙預問功  
名焚符之後其乩忽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良想到痴肥欲斷  
腸薄命紅顏今已矣泉臺應愛讀書香又曰生長臨清十九年  
偶隨車馬過茗川知心惟有墳頭草月夜臨風泣杜鵑後寫茗  
溪十景塘明題霞好事者尋至其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  
蓋明季某太守之女死葬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  
終者也

述異記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弟子至山遊  
觀過梁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盃盛甘露與猛猛飲其半以  
半飲諸弟子又進至一處見玉宇金房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  
有數十人與猛共言若舊識為猛設玉膏弟子竊一寶欲回示

世人梁即化纖細如指猛使還寶梁復如舊

新喻縣志蕭尚書達引年歸作縱目樓以待仙者至忽一日一人監縷百結形體垢穢叩門求謁關人却之則曰爾弟言之尚書不我却也及入報其人已去但以所食石榴皮書桂巖來三字於堦石字跡透徹磨不能滅時嘉靖十年丁丑寒露前一日也

警心錄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爲心偶出行見牧童殺一小蛇出血脫衣贖之以藥封裹放草內後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一王府有恰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爲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兒再三謝命設筵留之二日以輕銷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曰此真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既歷試皆驗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是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焉

一家言云梁之夏呂祖降乩於壽民佟方伯之寄園正在判事予忽過之方伯曰文人至矣大仙何以教之呂祖判云笠翁豈止文人真慧人也正欲與之暢意盤桓或旗鼓相當未可知耳可先倡一韻吾當和之予卽倡是絕云今古才人總在天詩竟不死便成仙他年若許歸靈社願執諸君款段鞭呂祖和云聞說陰陽有二天詩魔除去是神仙相期若肯歸靈窟命汝金門執玉鞭和畢復贈予一絕云瀟洒文心慧自通無端筆下起長虹波平雲散停毫處萬里秋江一笠翁疾掃如風扶乩者手

腕幾脫真異事也

李奚子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忠祖父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與同志大雪寒凍多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遂得道居華陽洞中

韓西華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蝓蝻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入嵩山洞天中

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蘇某臥柳陰下一道士蹴之曰汝面何陰騰紋之多也馬僕曰貧入陰騰向來道士固問之答曰平生於物類自牛馬至螻蟻凡有生氣者極力愛護不殘其生食稍療饑卽分以食焉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是矣汝隨吾來至則松樓柏殿皆非人間僕曰主人馬無草妻無食求歸道士卽

以破草履一雙藥一丸與之及歸顧其城門非舊問之則滇南省城也馬僕哭曰道士陷我門卒問道士何狀且視所贈履藥語曰此張顛仙也既有二寶何慮歸便着履馳雲中復以藥舍之得不饑抵家以餘藥啖婦主人知其遇仙遂不令蓄馬夫婦壽皆百歲

許真君少好獵一日射死一鹿鹿母爲之舐瘡痕良久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蓋爲悲其子至於斷腸真君大悟悔折弓入山修道後證仙果

方外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外士

術士

淡食老人手錄

雜俎王彥威鎮汴夏旱李玘過之王以旱爲言李曰欲雨甚易  
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實以水每甕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  
之置于闌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  
小青竹晝夜擊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夜雨大注

魏管輅字公明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雨期輅曰今夕當  
雨樹上已有少女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  
翔其應至矣倪不之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畢星中已有水氣又  
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

雨師須臾風雲並興玄雲四合大雨河傾

後漢任文公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爲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聞亦有爲防者至日旱烈愈甚文公急令促載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十丈漂壞田廬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火水養之間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中出一龍著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合

唐浮屠泓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三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出而已說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地脉如身瘡補以他肉無益也

翰苑名談何中正登第後求卜於郭從周從周贈之詩云三五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何後以八月十五日授知制誥因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災厄急令家人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從其言舉登山夕還雞犬俱暴死長房曰此可代之今人九月九日登是其遺事

徐神翁傳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于徐神翁告曰爾亟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時悟出迎設

酒餽金帛慰遣乃免凌暴

北海于君病癩見市有賣藥姓公名帛者問之曰明日木蘭樹下當授卿明日于君往授素書二卷以之消災治病無不愈者異人錄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千種上皇詔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各殊內人呼爲花神

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王曰吾卧內牡丹盛開試爲一筭穎布策度一二子曰開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政合其數有二蓋將開故倚欄看傳記伺之不數十行二蓋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筭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過矣乃八十一朵也王告以實盡歡而退

富鄭公畱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邵康節先生諸人共賞客曰此花有數乎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及問此花幾時開盡先生再揲筮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于此以驗先生之言次日食畢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羣馬逸出與客馬相踶嚙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于是洛中愈重先生聞見錄

新昌徐氏婦產暈已死但胸膈微熱名醫陸某曰血悶也取紅花數十斤大鍋煮湯盛三桶置窗格舁婦其上薰之湯冷易熱者有頃指動半日乃甦

歐陽公嘗得暴下病國醫不能治夫人買市人藥一帖進之而愈力叩其方則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服二錢七云此藥利水



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而穀藏自正矣

千金方孫思邈云曾夜以手觸庭樹痛不可忍經十日痛日深瘡日大色如熟小豆以大丁草白汁塗之隨手愈未十日平復如故

陳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沉口噤許胤宗曰既不能下藥宜湯氣蒸之藥入腠裏周時可瘥乃造防風黃耆湯數斛置床下氣如烟霧其夕便得語蓋防風能製黃耆黃耆得防風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也

李杲治小兒胃虛成慢驚者云用益黃理中之藥必損人命當於心經中以甘溫補土之本更於脾土中以甘寒瀉火以酸涼補金使金旺火衰風木自平因立黃耆湯瀉火補金益土爲神治之法灸黃耆二錢人參一錢灸草白芍各五分水一大鍾煎半溫服

一小兒七歲聞雷卽昏倒不知人事此氣怯也人參當歸麥門冬各二兩五味子五錢水一斗煎汁五升再以水五升煎滓取汁二升合煎成膏每服三匙白湯化下服盡一斤聞雷自若有人卧則覺身外有身一樣但不語此由肝虛邪襲魂不歸舍名曰離魂用人參龍齒赤茯苓各一錢水一盞煎半盞調飛朱砂末一錢睡時服一夜一服三夜後真者氣爽假者卽化昔許元公墮馬右臂白脫左右急搓入臼中昏迷不知痛苦急召田錄事視之曰尚可救乃以上藥封腫處中夜方甦達旦痛處已白日日換貼其瘀腫移至肩背乃以藥下去黑血三升愈

周密被海寇刃傷血出不止筋如斷骨如折軍士李高掩以紫金散血止痛定明日結痂如鐵遂愈且無瘢痕扣其方用紫藤香瓷瓦刮下研末卽降真之最佳者曾救萬人甚效

龐元英談藪一年少新娶得脚軟病痛甚作脚氣治不效路鈴孫琳診之用杜仲一味寸斷片拆每以一兩用半酒半水一大盞煎服三日能行又三日全愈琳曰此腎虛非脚氣也杜仲能治脚膝痛以酒行之則爲效易矣

宋懷州知州李治與一武臣同官怪其年七十餘而輕健面如渥丹能飲食叩其術則服何首烏丸也乃傳其方後治得病盛暑中半體無汗已二年竊自憂之造丸服至年餘汗遂泱體其活血治風之功大有補益其方用赤白何首烏各半斤米泔浸三夜竹刀刮去皮切焙石臼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空心溫酒下五十九亦可未服

何首烏流傳雖久服者尚寡嘉靖初邵應節真人以七寶美髯丹方上進世宗肅皇帝服餌有效連生皇嗣于是何首烏之方天下大行矣

開元中婆羅門僧進仙茅方明皇服之有效禁方不外傳天寶之亂方書流散上都僧不空三藏傳司徒李勉尚書路嗣供僕射張建封給事齊抗服之皆有效路公久服金石無效得此藥其益百倍齊給事生平少氣力風疹繼作服之遂愈

沈存中筆談夏文莊公稟賦異于人但睡則身冷如逝者旣覺須令人溫之良久乃能動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觀此則

知仙茅性熱補三焦命門之藥也惟陽弱精寒稟賦素怯者宜之若體壯相火熾盛者服之反能動火

張果醫說一人中仙茅毒舌脹出口漸大與肩齊以小刀斲之隨破隨合斲至數百始有血一點煮大黃朴硝與服以藥摻之應時消縮此皆火盛性淫之人過服之害也

夷堅志潭州趙太尉母病爛弦疔眼二十年有老媪云此中有虫吾當除之入山取草蔓葉咀嚼留汁入筒中還以皂紗蒙眼滴汁漬下弦轉盼間虫從紗上出數目下弦乾復如先滴上弦又得虫數日而愈後以治人多驗乃覆盆子葉也蓋治眼妙品一乳婦因恠而病既愈目不得瞑醫錢乙令煮郁李酒飲使醉卽愈所以然者目絲內連肝胆恐則氣結胆橫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胆結去胆下則目能瞑矣此真得治之肯綮者也

江陵節度成訥進豨薺丸方表畧云臣有弟誣年二十一中風伏枕五年百醫不瘥有道人鍾針因覩此患曰可餌豨薺丸必愈其草多生沃壤高三尺許節葉相對當夏五月以來收之每去地五寸剪刈以溫水洗去土摘葉及枝頭凡九蒸九暴不必太燥但以取足爲度仍熬搗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溫酒或米飲下二三十丸服至二千丸所患愈加不得憂慮是藥攻之力服至四千丸必得復至五千丸當復須吃飯三五匙壓之五月五日采者佳奉敕宣付醫院詳錄

知益州張詠進豨薺丸表畧云切以飧食飲水可作充腸之饌餌松含栢亦成救病之功是以療飢者不在于羞珍愈病者何

煩于異術倘獲濟之藥輒陳鄙物之形不耻管窺輒干天聽臣  
因換龍興觀掘得一碑內說修養氣術并藥方二件依方差人  
訪問采覓其草頗有異金稜銀線素莖紫髮對節而生蜀號火  
枚莖葉頗同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急采非難廣  
收甚易倘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  
自喫至百服眼清明即至千服髭鬚烏黑筋力輕健效驗多端  
臣本州有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  
其病立瘥又和尚智嚴年七十忽患偏風口眼喎斜時時吐涎  
臣與十服亦便得痊今合一百劑差職貢史元奏進  
昔崔承元活一死囚囚後病死一旦崔病內障逾年半夜獨坐  
聞階除窸窣之聲問之荅曰是昔蒙活之囚今故報恩遂告以  
方而沒崔服之不數月眼復明因傳於世方用黃連末一兩羊  
子肝一具去膜搗爛和九梧子大每食後暖漿水吞十四丸連  
作五劑瘥

王善夫病小便不通腹堅如石雙凸出飲食不下腿裂出水痛  
苦不可名狀治中滿利小便滲洩之藥遍服無驗李杲診之曰  
此奉養太過積熱傷腎水致膀胱乾涸火又運上爲嘔噦潔古  
老人謂熱在下焦治下焦其病必愈遂乃用知母黃蘗各一兩  
酒洗焙碾入桂一錢爲引熟水丸如芡子大每服二百丸沸湯  
下少時前陰如刀刺火燒之狀溺如瀑泉涌出顧盼之間腫脹  
消散內經云熱者寒之腎惡燥急辛以潤之以黃蘗苦寒洩熱  
補水潤燥爲君知母苦寒瀉腎火爲佐肉桂辛熱爲使寒因熱

引也

李時珍曰予年二十時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發熱膚如火燎每日吐痰盈許暑月煩渴寢食幾廢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麥門冬荆瀝諸藥月餘益劇皆以爲必死矣先君偶思李杲治肺熱如火燎煩燥引飲而晝盛者氣分熱宜一味黃芩湯以瀉肺經氣分之火遂按方用片苓一兩水二鍾煎一鍾頓服次日身熱盡退而痰嗽皆愈藥中肯綮如鼓應枹醫中之妙有如此哉

宋興國時有任氏色美嫁進士王公輔不遂意鬱久面漸黑母家求醫一道人用女真散酒下二錢日二服一月如故求其方用女苑黃丹二物等分按女苑卽白苑一名茆一名女復一名織女苑卽紫苑之色白者也紫苑入血分白苑入氣分肺氣熱則面紫黑清則面白三十以後肺氣漸減不可服

李時珍曰一宗室夫人平生苦腸結旬日一行甚於生產服養血潤燥藥則泥膈服硝黃通利藥若罔知如此三十餘年時珍脉其人体肥膏粱而中多鬱日吐酸痰盈許乃寬又多火病此三焦之氣壅滯有升無降津液皆化爲痰飲不能下滋臟腑非血燥比也潤劑留滯硝黃徒入血分不能通氣俱爲痰阻故無効乃用牽牛末皂角膏丸與服卽便通利精爽能食蓋牽牛走氣分通三焦氣順則痰逐飲消上下通利矣

柳喬素多酒色病下極脹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晝夜用通利藥不効予思此濕熱之邪壅脹精道在二陰之

間故前阻小便後阻大便病不在太陽膀胱也乃用棟實茴香  
穿山甲諸藥牽牛加倍水煎一服而減三服而平牽牛能達右  
腎命門走精道惟李明之知之故其治下焦陽虛天真<sup>丹</sup>用之深  
得補瀉兼施之妙

李時珍曰一婦自腰以下脹腫面目亦腫喘急欲死不能伏枕  
大便溏泄小便短少服<sup>藥</sup>罔效予診其脉沉大沉主水大主虛乃  
病後冒風所致名風水用千金神秘湯加麻黃一服喘定十之  
五再以胃苓湯吞深師薑朮丸二日小便長腫消十之七調理  
數日全愈

世醫治暑病以香薷飲爲首藥不知中暑有頭痛發熱惡寒煩  
燥<sup>渴</sup>或瀉或吐或霍亂者宜用有大熱大渴汗泄如雨煩燥喘  
促或瀉或吐乃勞倦內傷之症宜瀉火益元若用香薷是重虛  
其表而益之熱矣

洛陽一婦年四十餘耽飲無度多食魚蟹畜毒在臟日夜二三  
十瀉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臟連肛門痛不堪忍醫以止血痢藥  
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則有血無膿如此半年氣血  
漸弱食減肌瘦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服冷藥卽注泄食減  
服溫平藥則病不知如此期年垂命待盡或教服人參散一服  
知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遂嘗服之而愈其方治大腸風虛飲  
酒過度挾熱下痢膿血痛甚多<sup>日</sup>不瘥用檮根白皮一兩人參一  
兩爲末每服二錢空心溫酒調服米飲亦可忌油膩麪食生冷  
甜物五葷蒜薤等

有人患發背潰壞腸胃可窺百方不效一醫用立秋日未出時  
采楸葉熬爲膏傅其外內以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遂愈一  
切瘡瘍並治

元祐五年自春至秋蘄黃二郡人患喉痺十死八九速者半日  
一日而死黃州推官潘昌得黑龍膏方救活數十人其方治九  
種喉痺急喉痺纏喉風結喉爛喉遁蟲蠅重舌木舌飛絲入  
口用大皂莢四十挺切水三斗浸一夜煎至一斗半入人參末  
半兩甘草末一兩煎至五升去滓入無灰酒一升釜煤二七煎  
如錫入瓶封埋地中一夜每溫酒化下一匙或掃入喉內取惡  
涎盡爲度後含甘草片 傷寒總病論

凡人卒中風昏昏如醉形體不收或倒或不倒或口角流涎斯須  
不治便成大病此證風涎潮于上胸痺氣不通宜用救急稀涎  
散吐之皂莢肥實不蛀者四挺去黑皮白礬光明者一兩烏末  
每用半錢重者三字溫水調灌不大嘔吐只是微微稀冷涎或  
出一升二升當待惺惺乃用藥調治不可大吐之恐過傷人累  
效不能盡述 家傳秘寶方

左親騎軍崔言一旦得大風惡疾雙目昏盲眉髮自落鼻梁崩  
倒勢不可救遇異人傳方用皂角刺三斤燒灰蒸一時久日爲  
末食後濃煎大黃湯調一七飲之一旬眉髮再生肌潤目明後  
入山修道不知所終

彭城樊阿少師事華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方云服之去三蟲利  
五臟輕身益氣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年五百餘歲漆葉所在

有之青黏生豐沛彭城及朝歌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木出於迷人入山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强盛問之因醉誤說人服多驗後無復人識青黏或云卽黃精之正葉者也李時珍曰按葛洪抱朴子云漆葉青黏凡數之草也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洪說猶近於理前言阿年五百歲者誤也或云青黏卽歲蕤齊解叔謙母病夜祈禱聞空中人語曰得了公藤爲酒便瘥卽訪醫至宜都山一老人曰此卽丁公藤也療風尤驗老人忽不見取歸醫母卽愈

一士人狀若有疾慊慊無聊往謁楊吉老求診楊曰君熱症已極氣血銷鑠此去三年當以疽死士人不樂而去聞茅山有道士醫術通神而不欲人知乃衣僕人衣詣山願執薪水之役道士留置弟子中久之以實白道士胗之笑曰汝便下山日日喫好梨一顆如無生梨取乾梨煮熟食滓飲汁疾自當平士人如其戒經一歲復見楊楊見其顏貌腴澤脉息和平驚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痊理士人告以故吉老具衣冠望茅山設拜自咎其學之未至

唐武宗患心熱百藥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紫花梨絞汁進帝飲之遂愈復求之不可得常山郡忽有一株因緘封以進帝食之解煩燥殊效歲久木枯不復有種

羅天益寶鑑云劉太保日食蜜煎木瓜三五枚同伴數人皆病



淋以問天益天益曰此食酸所致也但不食則已

益都耆舊傳楊由爲成都文學曉占候忽風起太守廉范問之由曰南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

江淮異錄陳允升好道術撫州危全諷迎賓郡中危夜坐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泊豐城港今爲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選卽還携一布囊有橘數百枚

異聞錄漢武帝時董元素來自江南上召見夜與語曰聞公有神術今江南柑橘正熟公能致否對曰請安一盒於榻前數刻忽有微風入簾啓盒柑橘滿其中奏云此江陵支縣柑也他處恐來遲上嘗之驚嘆

宋洪邁有疾疾因晚對上遣使諭令以胡桃肉三顆生姜三片臥時嚼服卽飲湯兩三呷又再嚼桃姜如前數卽靜臥必愈如旨服之且而痰消嗽止

溧陽洪輯幼子病喘凡五晝夜不乳醫以危告其妻夜夢觀音授方令服人參胡桃湯輯急取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煎湯一規殼許灌之喘卽定明日以湯剥去胡桃皮用之喘復作仍連皮用信宿而愈蓋人參定喘連皮胡桃能斂肺故也

野史盧絳中疝疾疲瘵夢一白衣婦人頗有姿色謂之曰子之疾食蕨卽愈詰朝見鬻蕨者揣囊中無一錢唯有唐山一冊請易之其人曰吾負販者將此安用哀君欲之遂貽數挺絳食之且而疾愈

李時珍云自少嗜胡椒每歲病目後痛絕之目病亦愈後畧食

一二日便昏澀蓋辛走氣熱助火也病咽喉口齒者亦宜忌之  
陳直養老書有藿菜羹治老人脾胃氣弱飲食不強用韭菜四  
兩鯽魚肉五兩煮羹下五味並少麩食三五日一作之極補益  
一貧叟病噎膈食入卽吐胸中刺痛或令取韭汁入鹽梅酒汁  
少許細呷得入漸加忽吐稠涎數升而愈以辛溫能散胃腕痰  
飲惡血故也

一人臘月飲剝酒三盃自後食必屈曲下膈硬滿微痛右脉  
甚瀉關脉沉此汙血在胃腕之口氣因鬱而成痰隘塞食道也  
以韭汁半盞細細冷呷盡半升而愈

一人病反胃用韭汁二盞姜汁牛乳各一盞細細溫服遂愈蓋  
韭汁消血姜汁下氣消痰和胃牛乳解熱潤燥補虛也

後漢書華佗見一人病噎食食不得下令取店家蒜齏水一二  
升飲之立吐一蛇

南史李道念病五年褚澄診之曰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瀰鷄子  
過多也取蒜一升煮食吐出一物涎裹視之乃鷄雛翅足俱全  
澄曰未也更吐之凡十二枚而愈或作蘇者悞

安陸郭坦兄得天行病後遂能大餐每日食至一斛五年家貧  
行乞一日大飢至一園食薤一畦大蒜一畦便悶極臥地吐一  
物如籠漸縮小有撮飯于上卽消成水而病尋瘳此薤散結  
蒜消癥之一驗也

凡老人苦於痰氣喘嗽胸滿懶食不可妄投燥利之藥反耗真  
元三子養親湯治之隨試隨効白芥子主痰下氣寬中紫蘇子

主氣定喘止嗽蘿蔔子主食開痞降氣各微炒研破看所主爲君每劑不過三四錢用生絹袋盛煮湯飲之勿煎太過則味苦辣若大便素實者入蜜一匙冬月加姜一片尤良

三月八月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誤食之爲病面青手青腹滿如妊痛不可忍服硬錫三二升日三吐出蜥蜴便瘥一說亦虺蛇蜥蜴之毒耳非龍也春夏之交遺精于此且蛇喜食芹尤爲可證

洞微志齊州有人病狂云夢中見紅裳少女引入宮殿中其小姑令歌遂歌云五靈樓閣曉玲瓏天府由來是此中惆悵悶懷說不盡一九蘿蔔火吾宮一道士解之云少女心神小姑脾神火毀也醫經言蘿蔔制麪毒故曰火吾宮此犯大麥毒也以藥

### 並蘿蔔治果愈

張杲醫說饒民李七病鼻衄甚危醫以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卽止益血隨氣運氣滯故血妄行蘿蔔下氣故也

張杲醫說有人好食豆腐中毒醫治不效偶聞人云其妻誤以蘿蔔湯入豆腐鍋中遂不成其人遽飲蘿蔔湯遂愈

范濟畧代巡述中州一代巡病嗽久不愈甚危徵醫各府歸德僅一老醫年七十餘病嗽甚劇府官不得已以之應命行至一村渴甚扣民家求飲其家以熱水一盃飲之覺嗽似少止再求一盃又覺少愈因詢此何水其人荅曰村野無茶適煮蘿蔔乾遂以奉用醫曰吾生平最喜食此偶途中用盡敢求少許其家餽以數升醫食數日嗽全愈及見代巡病與已同診脈後出一

方因向代巡云藥須醫人自煎恐他人煎不得法藥難取效及煎時潛以蘿蔔乾加入數日代巡病大愈神其技給冠帶作興千金遂成富室

左傳成十年晉景公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卜之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入廁陷而卒

宋明帝宮人腰痛牽心發則氣絕徐文伯診曰髮癢也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搖懸之滴盡惟一髮張師正云辛稼軒患疝疾重墜大如杯一道人教以薏珠用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爲膏服數服卽消程沙隨病此稼軒授服之

亦効

抱朴子內篇相國張文蔚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坐土壅穴俟蛇出頭度其回轉不便當腰咬斷而劈腹銜出四子尚有氣於穴外銜豆葉嚼而敷之皆活後人以豆葉治蛇咬蓋本於此

陳自明婦產七日乳汁不行服藥不効偶得小赤豆一升煮粥食之當夜遂行

宋仁宗在東宮患疰腮道士贊寧取小豆四十九粒爲末傅之遂愈

內使任承亮患惡瘡近死尚書卽傅永授以藥立愈卽赤小豆也

朱某苦脇疽至見五臟幾死又一僧發背如爛皆以赤小豆治之神効

祁門汪機朴墅人博學有聲庠序間母常病嘔經年諸醫罔效機時爲諸生素諳醫術曰此其膏肓疾乎顧諸君不察耳乃復究心於古禁方秘旨一朝頓悟頗得扁倉之妙治母母愈機名遂出里間問病者門無虛日機少暇日得事詩書語人曰等濟人耳何必儒遂棄諸生端攻醫術爲人診切無不奇中後名高人難致病者聞機來聆其聲效頓有起色所全活者甚衆婦人兒童皆識曰石山先生石山先生云所著有石山醫案醫學原理本草會編素問抄脉訣刊誤外科理例痘治理辨鍼灸問對傷寒選錄運氣易覽等書至今爲醫家指南

饒進祁門城西人性篤實木訥嘗學醫於休陽丁公公曾遇異人授以奇術戒曰不得其人慎勿輕傳傳且得禍雖汝子宜秘也進往從之三年日爲灌園夜讀書丁公時或言呵進事之愈謹終無倦色丁公喜曰有傳人矣道可傳也乃口授秘旨數日遣還進行其道診人生死時日無不驗嘗途遇一人初無疾戲令之診進驚曰若明日當死其人不應次日向午人無恙攘袂而來數之曰汝何術徒妄語耳進曰據法當不爽若姑歸其人恚恨而去未抵家食於虎

程大中字時卿祁門善和中村人讀書不偶好岐黃家及日者術往來池陽常住雞兒灘客邸賃一室出則扁鑄之一日中出有老人蒙袂輯履而來呼主人指其室曰掃此榻我主人曰它

客所留不可得也老人怒戟手語曰汝居停耳何分彼此主人見其老人不與校開戶納之至夕中歸語之故曰勿言我問之入室老人據席坐見中仰面視曰此汝曩居室耶我今欲居中怪其倨傲異之貌益恭曰翁自便我可它從老人曰無庸何妨同居遂共榻適淋雨十日老人囊無一錢中爲具供給曲意下之夜半主人時聞房中語刺刺不休曉問中中咲不荅故語秘不傳但云授我一書令熟此三年會湖廣旅次某氏家既而二人珍重而別去中亦不復至池三年之楚踪跡某甲果有其人問之曰來過多日中向未見此老人中訝甚不敢歸僦舍以待垂簾賣術善決人生死遠近就問如市中所居鄰方伯李淑第方伯聞召與語譚太素五行陰陽在指掌大驚禮致其家相得驪言家人病疾多奇中時禮部維楨尚未生方伯爲嗣憂中曰公無慮當得佳兒如夫人者幾輩請診視誰爲貴人母者公出諸姬令遍診咤曰皆非也旁一婢侍中睨視久之呼而前診曰人種也兒貴必矣願公如王處仲開閣放遣獨畜此公咲而領之遂納婢逾年楨生中注目曰真貴人也爲之調護甚周方伯死中經紀其家數十年楨自起家至貴凡疑難取決焉一夕忽謂楨曰意從君乞一邱可乎楨驚曰何遽如是中曰數耳不能不能違也楨泣曰卽不諱儻有危險柰何知君有書且授我中曰理之精者不能筆之於書其麓者不足道也師雖有書恨無傳人強之乃出太素脉要二卷曰書在恐鮮有能臻其妙者是日卒然老人者終不知何許人也

唐武相元衡若脛瘡焮癢不可堪百醫不效廳吏上一方馬齒  
莧搗爛敷上兩三遍卽愈多年惡瘡百方不瘥或痛焮不已並  
治李絳兵部手集

本草綱目一人病後飢逆不止聲聞隣家或令取刀豆燒存性  
白湯調服二錢卽止此亦取其下氣歸元而逆自止也

明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以鄉薦擢御史不避權貴嘗疏內政  
劾尚書不法事謫知福清有邪擲沙石擊人屋訴之書詞以禁  
遂滅虎狼食人爲文以驅立出境時上好卜筮有以韶名上者  
召至京入對韶恐上溺於術數但言臣粗明易理耳他不知也  
累授欽天監正力辭歸久之上復意韶再被召進太常卿進禮  
部右侍郎屬冬不雨雪公卿憂年伺問乃以某日告及日天倍  
清朗問者疑之復至坐未定忽風起韶曰雪至矣果如韶言致  
政歸年九十有四

史記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  
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  
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抱朴子董君異常以玉醴與盲人服之日旬日而愈

郭氏洞林顧行常不宜子其婦將產求術於郭璞爲作卦得家  
人之蒙其辭曰巽子在上變值蒙女蘿覆高松院養徵火法當  
字汝婢曰青蘿如其言呼兒果無恙

路史人知胗脈有岐伯而不知有僦貸季爲伯之師神農命僦  
貸季理色脈對察和劑摩踵訖告以利天下素經序云天師對

黃帝曰我於儻貸季理色脈已三世矣

西京記曹元禮善算術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元禮以筭算曰俎上蒸豚厨中荔枝何不設廣漢大驚

夢溪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術東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暄有綴術二卷

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苦樂善惡可知否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水藻也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

周禮天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物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九竅謂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口也陰竅二大小二府也九藏謂神藏五心肝脾肺腎是也形藏四耳目口鼻是也

色見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鳥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色見青如草莖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始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出黃帝素問五藏生成篇

明弘治初京兆尹于景瞻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咏時九月中旬展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鶴臆偕行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于曰予不到西湖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君曷賦詩予當敬和鶴臆遂賦律一首于公和訖澆松而返翌日鶴臆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幻仙術每



吟咏有窘則叩仙續之仙乩常攜以隨因請召之云有所叩乩  
卽舞動鶴牕問仙何名卽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牕云有  
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願仙對之卽書云跌寶座西  
方古佛丈六金身二人方驚愕乩復運如飛後書云錢塘蘇小  
小奉和鶴牕疇昔湖橋首唱遂寂不動二人益相顧稱嘆曰小  
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

魏忠賢盛時聞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終身  
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卽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中一  
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好只  
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  
俱無着落家業定然蕩盡人猶未信後果應其言

何晏鄧颺方用事自謂一時才傑與管輅論易輅曰善言易者  
不言易也晏贊曰可謂要言不煩颺笑曰是亦老僧之常談耳  
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及何鄧伏誅其舅問曰汝  
何以預知其敗輅曰晏相鬼幽颺爲鬼躁此二者皆非避福之兆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汝南許邵好覈論人物品題士類人號爲  
月旦評操聞往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  
雄也操大喜而退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相者自言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欲驗  
之乃使女奴數人與妻滕國君同梳粧服飾共立於庭中請辨  
良賤客俯盼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婢不覺皆仰視相者  
遂所視者爲國君

嘉靖癸卯陶仲文以箕仙術得幸賜名秉一真人旋加少傅少保復加禮部尚書兼少師尋加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復蔭其孫敏爲國子生

明方士藍道行以乩術得幸於上世廟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壇中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污穢不能格真仙後中官竟以密封授之使自焚道行乃爲僞封付火而匿其真跡私啓視所答具如旨上益以爲神信之愈甚後嚴嵩用事因假神仙之護謀去之廷臣咸賴其力焉

唐太宗見太白晝見問太史李淳風對曰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官稱封邑皆合武字乃黜爲華州刺史尋殺之以應讖記復以問淳風對曰天數已定不可妄戮無辜今聽其自然則其人已老或者尙望其回心倘誅求無已縱或得之若天更生少年此事反爲難制上默然

曹元禮善算術詣陳廣漢設食甚薄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曹以筮籌算曰姐上蒸豚厨中荔枝云何不設以待客廣漢大

驚無語

郭璞有異術偶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酷愛其婢無由而得乃取赤豆三升咒繞散其宅主人晨起忽見赤人數千圍其家甚惡之請璞爲卜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此妖自絕胡從之璞私令人在彼候買遂復爲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自投於井

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刺針釘其心

女遂心痛愷之致其情從之密啟其針而愈

汝南桓景路遇費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急令家人作紫囊盛茱萸繫臂登高山飲菊花酒竟日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至夕歸見家中雞犬多暴死房曰代矣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兼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下江樹天際識孤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生具說前事女曰往常曾夢為仙官所攝

晉景公疾甚求醫於秦秦使醫緩視之未至公夢二豎子議曰彼良醫也來懼傷我曷且暫避一曰無恐居其膏之上盲之下將若我何及至曰疾不可為也病在膏盲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能至焉公大嘆服未幾果不治

膏盲穴在背之上頸骨之下故藥力不到

晉陶侃將葬父家忽失一牛不知所在往尋之路遇一老人曰前岡牛眠處若葬位極人臣侃從之果見牛眠一所遂卜葬焉後果驗

漢鄧通為文帝弄臣有相者曰富當敵國但後須餓死帝聞之曰能富通者權在朕耳彼何由得貧於是賜通銅山使得自鑄錢布行天下家日以富景帝即位有罪繫獄絕其食卒至餓死周亞夫為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為侯八歲入相九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既貴如公言又何至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紋在頤為騰蛇入口乃餓死之相也後犯罪卒餓死於獄錢若水為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方與一老僧擁爐坐熟視若

水以火筋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徐曰乃急流中勇退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爽謂可成仙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但能作公卿耳後若水官至樞密四十卽致仕老僧乃麻衣道人也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洞微志載齊人有病狂者每歌曰五靈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蘿蔔火吾宮又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生遇一道士治之乃云夢中見一紅裳少女引入宮殿有紅紫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則心神小姑脾神也卽以蘿蔔并藥治之遂已蓋醫經蘿蔔治麩毒也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未畫地今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

勝國元統癸酉駙馬剛哈刺咱慶王隆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識此證遂剪去項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

許曼平輿人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其占餘多類此云

後漢方術傳

漢許楊字偉君平輿人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卻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享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警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燁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

祀之後漢書  
方術傳

廖扶字文起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卷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後漢方  
術傳

甄權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秘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苦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弓矢嚮棚立針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圖圖傳於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憊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燒之有髮氣唐書方  
術傳

楊山人者未詳何許人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其善相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了晉公然了還而君死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末蔡爲相黃由尚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口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

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懷居士名敏字仲訥宛邱人也少喜醫方自神農草木書黃帝內外經扁鵲倉公傳無所不觀遂以方名爲醫博士爲人治疾數有功居數年厭之以其方授子孫並致家政築室獨居聚浮屠書闔門讀之雖不多爲人道而江湖淮浙之濱浮屠氏之達者無不來歎王公大人多與之游居士雍容上下使人不可親踈而未見其有求也既七十歲舉累世不葬通別籍之喪二十餘身辦其事曰是責在我不當以累子孫子和孫邁皆守其方古者貴三世醫於懷氏益信矣

金張從正字子和戴入爲人放誕無威儀頗讀書作詩嗜酒而精於醫貫穿素難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輒取效古書有汗下吐法世傳黃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久居陳與諸名士游後召入太醫院旋告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尤相善使子和論說其術因爲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曰儒門事親行於世迄今其書存焉

姜疇陳州衛人嘉靖中以善禱兩名歲大旱郡守使召疇辭甚倨疇書一字於來使掌中囑令還報時始開比行途中有雲一片隨其身大雨淋漓至見郡守晴日當空方訝其衣之濕也一起手霹靂從廳事中起陰雲密布大雨沾足因請見叩其術所從得言妻某幼曾婢於張真府中頗習之疇以軍費赴江西原籍因娶歸得傳其術云後周王聞而召之求請關聖至講左氏春秋甚詳又求遣真龍觀之龍降當以黑犬皮厭送王戲用黑

羊皮龍怒立誅疇汪揮使延齡嘗後譚其事

劉一鵬扶溝人少落魄遊燕薊間爲寇所得旣逸歸遂遍走徼塞寓都門逢海內異能士輒師事之立譚間卽能悉其蘊奧久之博通諸家天文太乙奇門遁甲選擇六壬地理宅法之屬醫術五氣六運之理濟以辯博人無窮其說者嘗以策千元戎爲幕賓去遊河朔濮上與諸縉紳譚醫間以詩相詠和其詩亦逸曠有俠氣

李本立商水人字起生生於明季隱居不仕托業於醫窺岐黃之奧生死天壽一見而決不爽毫髮一時以神醫目之華邑王都憲夫人病其子方在史館乃延太醫院名醫二人至其家調治兩月不愈立本至一藥而痊衆乃拜服時有酒徒某見其名重不服伸一手以試立本曰爲我脗之脗視良久大驚曰腎脉已絕可速歸其人行未數武仆地而亡一日在胡某家座中有張姓者曰君素稱神醫醫看我病否因請診立本脗之曰君病可危當在二年後驗然尙可醫因與之方囑令必服其人腹誹竟置之後二年本立復至胡氏家胡命邀張爲導飲訝之曰張君尙在乎此其時矣胡使至張方仰卧聞其至甚喜急起纔着一靴而氣已絕其神異類此

國朝劉璐字石渠父祖向以進士知福建光澤縣縣俗婦供徭役與男無異向爲革免民間不愛女生女或溺之向嚴諭禁止其俗一變時逆耿之商私債重利飛刑拷比十室九空向封民間倉廩除食用納糧外不得私動逆商束手無敢犯者由是民



間積儲頗裕呼爲慈母建立生祠逆耿遂借言藩商生事差牛  
祿彈壓實懷逆謀欲城水口以塞要害向力陳上憲逆耿計阻  
因陰謀中傷誣以過山僱夫未經核減坐以虧空沒產入官璐  
時爲廩生貧困痛父被誣言輒泣下然訓蒙爲生莫能白也後  
遇異人授以麻柳天文六壬躡病之術平日見人容貌聞人言  
語或爲人卜輒預知其壽殀窮通吉凶禍福偶發一語必奇  
驗不可勝錄康熙壬由歲貢登賢書旋考授中翰戊子

聖祖召見躡病卽愈諮以麻柳天文六壬之術言無不中

聖祖御乾清門諭諸王大臣曰朕病痊愈璐之力也諸王大臣奏  
願各減級加璐璐以年老辭不受自此名重海內供奉一年告  
歸前後 賜賚甚厚璐每辭之而泣白父寃

聖祖曰俟有覃恩卽赦復之庚子 召定六壬書雍正四年

世宗召與怡親王躡病時璐年已八十餘率其仲子勞使代之病  
愈復白父寃王爲奏復其父祖向原官贈文林郎璐天性孝友  
晚居林下益敦睦嫻任卹之行捐脩文廟助人婚葬施粥賑饑  
捨藥濟貧孜孜不倦有求卜者輒語之曰邵子言數程子言理  
數不可逃理當自盡諸君但盡其分之所當爲而已何以卜爲  
哉制軍以望隆朝野表其閭自刻時日壽終於家年八十五  
池北偶談張儲字曼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  
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  
氣在遼左又觀人家墓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  
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旣而其言

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吏部抑公以錄云

池北偶談雲間宋孝廉幼清懋澄副都御史直方徵與父也精  
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  
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  
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  
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  
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  
月某日白凡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  
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見今日必至相送遂閉門相  
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  
人曰白凡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當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篇  
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池北偶談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宮詹  
呈祥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  
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  
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  
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爲  
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卽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爲定數  
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

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侗尤又駭曰  
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尙往來燕趙

池北偶談郭學憲諫福山人兵部尚書君弼先生宗臯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餘二十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既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卽途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強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骸骨於村西某樹下卽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趨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傳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池北偶談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記前世爲

某邑人所常栖止處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卽有夙因周應聲卽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

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憇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卽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畱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祕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經謁選又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

讌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閬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卽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與焉周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池北偶談霸州郝恭定公惟訥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有盜警夫人倉卒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曰腹中兒當大貴吾并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骨格格有聲遂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不受竟去不知所之後公中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工刑禮戶吏五部

尚書

池北偶談周嬰卮言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郊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衆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遇一人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呪令見察時但俯伏搯訣言犀角刀子搯訣手訣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紋以大指爪搯之而密誦呪七遍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戎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爲縣令所羅織庭讞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搯訣誦呪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又云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爲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旁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鏈重數十斤鏈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鏈下首立碎矣道士笑

曰無傷也。鋏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鋏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

亦不復見。王阮亭

分甘餘話寶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又有善灸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

方外士

集術士 王階

淡食老人手錄

居易錄同年王階，胎仙景州人，有道術。知湖州府有虎食人，以符咒致虎於公堂，杖殺之。弁山每稻熟，嘗有雲霧，居人輒見霧中有人，若負擔者，千百為羣，霧散則稻穗已空矣。王命結壇山上，令道士吳梅岑者代已禮拜，而自具衣冠書符籙。忽顧吳曰：大風且至，但忽動須臾，果大風發，屋拔木，壇上人皆惶恐已，而風息，自是雲霧不作。歲獲豐稔，宗伯吳廬澤引聞之，吳云。

徐熙

徐熙仕至濮陽太守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飲留一  
葫蘆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至二千石熙傾葫  
蘆得扁鵲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

### 徐秋夫

徐秋夫熙子善治疾宅在吳溝橋東夜聞室中呻吟聲甚  
苦詢之曰我東陽人姓斛斯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  
北雖爲鬼苦亦如生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女無形奈  
何鬼告以束芻爲人按孔穴針之秋夫治如法鍼灸數處  
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拜謝忽不見世服其通靈

### 郭昭乾

宋郭昭乾字汝端汾陽後裔祖遠授宋建隆二年節幹世  
稱六八節幹昭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施與不  
倦有異人乞齋郭膳之潛遺牡丹花三朶覆几上而去追  
詢之曰若累世陰德故來相報花上書婦症十三方若子  
孫世世用之無窮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爲婦人醫郭氏  
以醫名自昭乾始三傳至曾孫時義高宗建炎元年孟太  
后疾召醫義以母馮氏應召依牡丹方治之脫然愈封安  
國夫人賜田賜塋賜藥碾如鐵舟然又賜第海昌賜國姓  
至今海昌稱趙塾里

### 靳儻

靳儻其先本三晉人唐時有靳恒者知開府<sub>封</sub>居官謹有能  
名民愛之因家焉後世有儻者北宋時居東京之顯仁坊

隱居市藥每日設漿於肆以濟行者宣和間有二道者日  
飲於蘄氏蘄氏事之歲餘不懈因曰吾試若耳若長者子  
孫當有厚報因書數語授之言訖不見視其所授則秘方  
也試之小兒竒驗高宗南渡扈蹕至武林遂世爲太醫數  
傳至從謙爲御直翰林醫官賜勅特晉三階出內府百子  
圖賜之命以所出卷爲百子圖卷蘄氏之有百子圖自南  
宋紹興三年始也蘄之後有起蛟者著有本草會編

### 蕭氏

蕭氏失其名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  
衰僧一日拈筆畫一牡丹遺之蕭初不甚珍重藏旣久發  
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醫方也大異之令婿  
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竒效後又令聚藥煉爲丹俄見爐  
上有花絢燦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  
甦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 盧復

盧復字子遠習岐黃兼通大乘與子之願善療竒疾凡尸  
麗迴風投劑無不立愈復嘗著本艸博議蓄疑未決後見  
之願私論竒之曰此子當自成一家言遂授使續之之願  
折衷先說廣所未備編輯成書卽世所稱本艸乘雅者是  
也生平著述甚富益托醫以隱者歟

### 王佑賢

王佑賢字聖翼孝友天性甫九齡七日中父母繼歿哀毀

踰成人禮孤貧勵學旁通醫術急人病不以門第爲差等  
所全活人無算家居力行皆盛德事尤好刊格言以訓後  
學有古梅宋元間物出揮使朱勳臣家撫軍高聞而愛之  
移官舍忽<sub>古</sub>死適召賢入署覽玩不已撫軍因謂曰子能  
起疴吾移置子家試活之移歸而梅果花一時羣以返魂  
樹名之以爲賢療人亦猶是也

### 金塗珂

金塗珂字潤寰仁山先生後裔也曾祖麗泉爲海內知名  
士張冢宰瀚江學士鐸皆出其門仕至工部右侍郎忤權  
倖退居西湖以醫業遊世塗珂少有神童之目比長遵母  
命業醫雖讀書萬卷不拾糟粕極難險症從容處之嘗云  
古之名醫者曰和曰緩倉遠奚爲耶無富貴貧賤悉以平  
等心治之若鰥寡孤獨不惟不取值輒有貽贈杭城內外  
所全活者不啻億萬人著有明醫醫鑿外科精微體仁編  
兒科慈幼錄諸書

### 李炅

李炅字三英南宋御醫信十一世孫炅故業儒後乃謝諸  
生工世業博學有膽識尤精痘科遇險逆症衆不能治者  
炅入視輒應手愈嘗言醫之用藥如布碁須占定先著若  
見某症始議用某藥則已落後著矣所謂以藥候症毋以  
症候藥也名曰甚而寒暑<sub>雨</sub>炅不恤勞悴晨起襁負其子而  
至者炅悉與藥以去日酬應漏夜猶不休息惟視病之生



死爲緩急不以貴賤分難易以故人咸稱之

### 馬如銓

馬如銓字恕菴精岐黃家術應手立愈兼負俠氣遇不平事輒攘爭之章庶常爲市儈誣陷幾不測如銓憤然曰寃哉計某月日我刻刻在庶常家視太夫人病庶常不離床第哭泣不絕聲一月以來足不履閭外彼固孝子也而獄成天理滅人心絕矣因欲直赴當事代白之每謁見要路慷慨激烈曲顛末甚至聲與淚俱如銓與章非素相識也而仗義乃爾

### 謝石

謝石蜀人紹興八年來臨安測字多神驗有樊將仕書失字卜妻所亡珠冠安在石曰從姓朱人行二十八者求之可得也曰是吾內兄安有此曰在占宜然歸詢諸家朱嘗假帽不用而返啟視之冠果在帽下

謝石初入京師徽宗書問字命一隸往石緘封之戒其到家發封隸歸奏上啟讀乃曰左爲君右爲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卽有道士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火只有一口蓋所住觀無他黃冠也猶未以爲奇復以器字占曰人口空多皆在外始大服

### 耿聽聲

耿聽聲不知何許人能聽聲知吉凶貴賤故名其嗅衣物亦如之德壽聞其名取宮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

小黃門持扣之耿嗅中宮扇曰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竒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云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嘗爲殿帥餽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女妻其子時郭棣爲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扣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已而悉驗

### 夏巨源

夏巨源精卜筮居臨安中紹興間有自顛造朝而遺其文劄者卜之巨源爲作食堯字且曰獲在女口字以鴛鴦無虞也其人莫識所謂旣而僕從饒州持所遺至蓋其妾福安藏鴛字篋中也始服其神術

### 僧妙應

僧妙應江南人佯狂知人休咎蔡京罷居錢塘相其貌似虎書壁有看取明年作宰相舞爪張牙喫衆生之句又書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悉如其言嘗語姚令聲午日伍胥廟見榴花卽禍至聲任杭不敢登吳山後令江山來叅帥憲偶避雨小廟見榴花問之卽伍廟也時正午日未幾中秦檜禍死

### 布袍道者

布袍道者不知何許人賈似道嘗馳馬出遊小憩樓霞嶺

下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  
賈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遇道者頓  
足嘆曰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sup>終</sup>矣後悉驗

### 李國用

李國用自北來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但崖岸倨  
傲時貴亦頗敬之謝后諸孫有某者延致之卽據中座省  
幕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爲司戶陪席風瘡  
滿面李遙見卽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面瘡愈  
卽面君矣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果如其  
言

### 戴厚甫

戴厚甫精通甲法其母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一美女  
獨立榻前拔金釵遺母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道神遂至此耳  
適母見將死矣悒悒踰月而卒

### 僧如蘭

僧如蘭富陽人善相術于肅愍少時博戲市中如蘭見之  
曰少年何不自愛異時救世才也時有道人在旁曰相如  
如斯已乎如蘭更熟視曰惜不令終道人曰和尚可教矣  
問其姓名不答而去

### 程山人

程山人自玉山來寓褚堂精太乙執運主客算卜六壬之  
術萬曆辛巳有問來歲事者山人曰明年五福在燕太子

生建臨大將冲文昌主將相失位太乙理天在女主寵奄去建格始擊主水災是年誕生皇儲而張居正馮保罷歲又逢潦其言悉驗後歸隱不知所終

### 程良玉

程良玉字元如新安人天性穎異五齡以痘瞽父憐其早慧令習醫耳聽心受遂悉其要十歲告父母曰醫主望聞問切既不能望術詎得神遂去而學卜從茗上張星元受書問訊記憶盡得秘奧然卒本於易若田何丁寬京氏之學莫不洞見本原每占一卦卽爻象貞悔陰陽動靜而人之吉凶悔吝燎若觀火其說一準於用爻賣卜武林車馬填接巷陌日已晡簾猶不得下言人人殊靡不奇中如是二十年性强記曾從玉卜者雖十餘年後一聞其聲輒能呼其姓氏賢士大夫爭相引重咸以爲管輅郭璞云至四十四得數見兆慮術不傳乃鍵戶著書三年易竟成遂卒

### 朱有志

朱有志字浩齋三歲聞讀書聲輒喜至成童耳一過都成誦經史典籍靡不通曉而尤深於易遂精術數之學往問者輒得奇驗而恒以自晦不欲以此知名亦能詩夷然自得有陶靖節風

### 黃賓臣

黃賓臣字敬而瓊山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禱不應賓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門真傳或異其言

亟報有司往請之賓臣使取竹片十二爲令牌及大鍋一  
黑雄鷄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於觀山寺爲壇賓臣服道  
衣被髮仗劍於壇上步罡捻訣以目視日竟日不下一睫  
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觀者稱其術之神曰未也俟明日  
觀之明日烈日如故賓臣曰此劫數非獨高涼一郡爲然  
柰何有司以其左道譏之賓臣愧甚於是發祥寺登浮圖  
居第四層上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越三日謂觀者曰明  
午雨必至但從東南來可保無事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  
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  
曰雨從西北方起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  
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第一重飛入勢  
甚可怖須臾霹靂再震遠近聞硫黃氣撲鼻馳視之賓臣僵仆  
塔外口存微息鼻旁與右臂微破一孔如鍼血流不止以沸水  
飲之不受矣高州人以賓臣爲百姓而死立廟祀之

### 幻術師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師能使鬼執燭持茗供客客徒見燭若  
出入不見其人有孔氏子者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爲我女婿當  
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展轉床席間  
如隔牆壁與則語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親人欲撫而摸之又  
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艷女心動悅之則曰  
席間有紅絲一縷盍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爲夫婦甚歡師知  
而將殺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釜

劍飛至得雞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曰若此贅我何爲曰以子美故我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死則師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茗以事客以是爲贅耳乃決去涕泣甚悲女曰無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面如蟬蛇脫然

居易錄云積小塘京師人家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授術能冬月致菡萏花嘗招客飲不治具客至取之壁間水陸畢備有他客叩門輒復納諸壁室空無所有又嘗取甕碗碎之推入壁曰爲我治之聞壁中謾謾有聲須臾取出盃已如故總兵麻承恩召之謂曰若能盜吾頭上巾否曰易耳麻坐甲士於庭晝夜伺之明日巾已失去麻怒下之獄小塘畫一舟於壁躍而登之遂不見後有人過於醫無閭山

### 崔季真唐

崔季真洪州人家於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大曆中一夜大雪見有老人避雪門下者神骨非常延入具麥麩以進老人曰麥稟四時之氣穀之善者沃以鼓汁則彌佳又具松花酒以進老人曰花澀無味乃探懷中藥投之酒味頓美隨遺藥數丸圖一幅而去後季真出示茅山李合光合光曰此葛洪季子也季真好養生之術以故有仙緣云

### 朱邨唐

朱邨豫章人精於周易得京管之遺法建中初遊楚賣卜青山人董元範母患奇病至夜即發邨爲筮之得解之上

六曰君今日是且衫服於道側伺有執弓挾矢而過者君向求之時邑人李楚賓喜獵其時果至元範邀之至家設酒饌留宿是夜月明如晝楚賓出戶徘徊見一大鳥飛集舍上引喙啄屋卽聞堂內叫痛苦聲楚賓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飛去痛聲亦止明日與元範四索於敗屋中得碓捏古址兩箭著其上皆有血光取焚之母患遂平

### 李生唐

李生中和末以明經應舉如長安途中遇一道士同行言意相得因言黃白術道士曰點化神仙小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後故仙道祕之吾觀子性靜寡慾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濟之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匱衣

不得祿則弗復爲如爲之則貪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別書藥草數種李每遇乏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絕不成矣從子修智爲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修後遊鍾陵止賣藥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規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幸而得免

### 司馬頭陀唐

司馬頭陀名曦唐時人習堪輿家言歷覽洪都諸山鈐地一百七十餘處訖今猶驗一日至奉新叅百丈曰近於湖南得一山乃一千五百善知識所居百丈曰老僧可住否曰不可和尚骨相彼骨山也時華林覺爲首座詢之不許一見典座靈佑曰此爲山主人也後往往山連帥李景讓

率衆建梵宇請於朝賜號同慶寺天下禪學輻輳竟如其

豫章術者五代

豫章術者臨安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錢飲博起嘗禁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在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相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去

僧巨然宋

僧巨然鍾陵人工山水深得佳趣知名於時每下筆如文人學士得題賦詠詞源滾滾出於毫端比物連類激昂頓挫無所不有巨然山水於峰嶺崖竇之外下至林麓猶作卵石松柏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豁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也今御府所藏一百二十有六

楊補之宋

楊補之字無咎南昌人自號逃禪老人又號清癸長者水



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淡閒野爲世六絕高宗朝累徵不起

### 楊節譽明

楊節譽進賢人受學於傅椿年天順中召至京師試以法能指揮風雨宮殿妖氣遂以蕩滅授帶俸錦衣衛指揮使不受嘗自詠曰三朝鶴序班聯肅九度龍顏面問奇後不知所在相傳謂之楊法師

### 八大山人清

八大山人名耆初爲高僧往來南昌常持八大人圓覺經遂自號曰八大有仙才隱於書畫題跋多奇慧不甚可解畫之佳者松蓮石三種書法能懸腕作米家小楷行書深得董華亭意世皆以爲狂及逢知己十日五日盡其能絕無狂態

### 無名相士宋

無名相士精風鑑筠州太守聞之爲徧召賓僚試其術時曹利用爲巡檢同王務本在座相者言利用後當極貴坐客皆笑復問務本何時登第曰須巡檢入兩府時耳客皆曰烏有是後利用以使契丹有功爲閣門使十年間列位樞府而務本適登第後爲海州推官

### 鄒王臣宋

鄒王臣字元佐涉獵書傳精通五行以人之年月時日推其壽夭禍福貴賤貧富萬不差一自言凡看命須隨所見即談無不

竒中若稍涉思慮則相去遂遠矣著有洪範福極彛倫奧旨五卷貴命四十九格行於世

方子明宋

方子明道人也寓高安聖壽寺蘇子由贈以詩有水永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之句

曾義山宋

曾義山一名法興上高人善占術青田劉基丞高安法興過之語曰相公聰明絕世而器宏遠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盡以相贈基借觀乾象諸書法興以原本畀之曰吾不欲留此以爲家禍也後明太祖嘗問基知所授受乃令有司爲法興營居室表其墳墓

劉侃明

劉侃字豫甫上高人元季瑞州踞學正與高安丞劉基奉新胡泰爲友精於易卜世亂棄官家居懸棹爲識號銀河棹與人言吉凶無不立驗凡上高業陰陽術者悉祖之洪武初以薦復任本學訓導著有銀河棹外編

鄧詳甫明

鄧詳甫高安隱士也嘗遇異人授象緯韜鈴之秘避世不仕劉基來丞高安詳甫見而竒之基與遊盡得其蘊論比之圮上老人云

何溥南唐

何溥字會通袁州宜春人天資穎異善地理家言元宗聞

其賢累詔起之擢國子祭酒保大中鄒廷翊相皇陵於牛頭山溥言不利極表諫諍忤旨謫休寧令溥至邑即改縣基吳王墓後倚松蘿山前名真武下壇形未幾卜地縣東南隅居焉舍前削石按太極八卦諸圖茂林修竹時時披襟嘯傲其間後主時復徵不起隱芙蓉山薊髮爲頭陀雖假迹禪門絕不譚釋語每誦道德經必歎曰真聖人也孔子豈欺我哉由是專修長生煉化之術所著論正氣訣一卷傳世

### 鄒公宋

鄒公新淦人寧宗時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咒忽有神請曰爲誦解穢咒千遍當有以報鄒誦訖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印祈雨倒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爲黍時曬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麥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鄉人祀之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號曰鄒公

### 劉惠卿宋

劉惠卿以善名楊誠齋贈之詩有活却千人藥一囊陰功吹作滿城香之句

### 藍玉仲元

藍玉仲永新人精方脉預言人禍福壽夭奇中體豐龐善

飯士大夫家爭輿致之其起人痼瘵或以一劑或因前醫所立方增減一二或亦無所增減第稍差等分無不立效或曰其術多得之藍元初玉仲族叔父也

### 劉嬾窩元

劉嬾窩安福人少卓犖里晏氏子病危忽一道人款門曰與錢千貫吾當治之晏委錢恣所取道人日攜百錢飲酒家暮醉則歸忽早作呼晏辦一犬置病子前令健夫夾持之道人坐其後默攻之病子苦甚欲起戒夾者堅勿動夕乃罷明日又如之病脫然矣其犬一夕垂絕嬾窩視而歎曰術則奇矣如犬何道人喜曰仁言也復命取一新磚置犬前如前攻之犬則搖尾去磚則墮矣更不受謝取書數卷授嬾窩去遂以醫名世

### 潘碧山

潘碧山安成人善風鑑傳與礪贈以詩有直言往往驚四座乃使世人畏其口之句

### 王昂明

王昂廬陵人通古今諸醫書人有危疾集郡中諸醫無能療者昂投劑立應其不可者任羣醫出計施巧不活也嘗語人曰余每遇疾艱危未嘗不退而深思求爲必活之計又曰醫以輔養元氣非與疾求勝也夫與疾求勝者非味雜辛烈性極毒猛則得效不速務速效者隱禍亦深吾寧持久緩待其自復也人有疾輒往視之不責其報

周騎龍明

周騎龍廬陵人成化間以善談祿命著名豫章尤精範圍數御史趙啟按江右威望甚著及瓜當還朝騎龍曰不然行有西北之調啟頗疑之未幾調晉臬啟問之騎龍曰公元數一六六四會數一七四數有從臣清要捧天書烏臺青瑣遷蕃臬之句何可逃也啟始服其術因求範圍歌訣爲之序而梓之以廣其傳

郭修翰明

郭修翰永豐人父益懋爲諸生僑寓惠州興寧生修翰讀易讀史手不釋卷母盲廢自謂採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窮天文七政諸書賣卜於市得錢供母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子不及糲迨五月三日其人怒反詰之曰吾糲及釜矣越明日疾作張督府岳以司馬內召<sup>過</sup>程鄉召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張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當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敕王曰方伯例必列<sup>衛</sup>中丞撫一重鎮何爲無敕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之薦於邱大叅民範言其旬日必及禍邱怒欲罪之以出陸門下姑遣人守之使不得逸去至期果蓋棺貳守莫同自惜不及第恒俯首於人修翰言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若持左券然庚戌六月病羅俶問之修翰曰而命當先我死猶來問訊耶初三日羅無驩卒修翰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果<sup>理</sup>然

趙銓明

趙銓字仲衡廬陵高唐里人精岐黃術制業仍不廢以諸生貢於朝仕靈壽霍山兩邑夏貴溪大拜入京夜泊吳城靜中忽傳呼聲雜以絲竹金革市驛交喧月下隱隱有宣言藥王到者貴溪詢藥王何人曰姓趙已而寂然乃銓舟至貴溪索見與語大加賞異即同入京會世廟不豫太醫束手貴溪及大臣公卿咸舉銓入診視不終劑而聖躬大安後解組歸惟著書修真而已有乞醫者即赴之不責人金帛而施藥不怠又善太素脉清江蕭須山病篤銓往適病者假寐先診其長子取酒相賀曰子脉無憂何妨乎父壽投一劑而愈出都門時見一死者已含斂方下棺銓下馬啟其衣衾令取沸水下刀圭灌之而甦其神類如此銓臨終無病腹中閣閣作聲笑曰龍吟虎嘯風雲慶會吾當赴之有頃異香滿室見頂上一道光采冉冉而上而銓坐逝矣經日如生所著有春風堂集石亭醫案岐黃奧旨諸家醫斷太素脉訣

蕭公伯明

蕭公伯泰和人善畫照其染色處可占人榮枯不但肖之而已時有畫師寓邑之普覺寺公伯慕其名往事之盡得其法一日汲水故遲至師責之公伯曰適見二鬼鬪因亡歸遂以水畫地作狀師大驚服遂有名

普稱元

普稱撫州僧也至元間人初唐一行禪師作星曆書十有三家誓曰國興則見未興則隱後青城山僧號枯木傳此書於史彌遠家至普稱又得其傳而後四明慧月號琴堂者挾斯文至大都明南昌僧號普菴復獲此書於天界寺授括蒼季宗舒遂揚其波至今稱琴堂五星云

### 曾易明明

曾易明金谿人景泰中遇異僧授以堪輿家術爲卜地衰旺興廢輒先定其年月日時皆奇中臨川饒氏館易明於家者三年事之特謹然終不敢以地請最後易明乃指示曰某可墳某可宅卒賴其力或以富貴傲即有重賄輒拂衣去不娶妻無子漸能辟穀不知所終

### 李興生明

李興生樂安人患風癱欲飲食則仆卧於地始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頗能詩董侍御未第時獻詩曰清時早展爲霖手莫遣蒼生望八荒後董欲養於官辭以母老爲作傳比之支離子輿之流亞云

### 廖應淮宋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年三十遊杭叩閭投匭疏丁大全誤國狀配漢陽行歌出國門人皆壯之遇蜀人杜可父爲禱營將脫其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應淮神警一問輒了嘗坐臨安樓市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環按劍自鍛之當火少休則危坐以爲常曾過

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見賈似道直言宋鼎將移  
語畢亦徑出國子監簿吳浚以先天易箋陰符經六花陳  
法欲上之應淮擲其藁於地曰誤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  
欲從之受易罵曰若黃口兒可以語此人皆邵子矣後以  
其數學授進士彭復之以傳鄱陽傅立著有元元集曆髓  
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約十萬言宋文憲濂以  
爲廖生聰明絕人而未聞道卒局於數云

鄭同宋

鄭同字亦虛玉山人以行義見推於鄉尤精書法舉八行  
科而不果上米元章與同帖云晝寢夢龍蛇遶榻及覺乃  
小兒披來翰也其稱之如此

葉子仁宋

葉子仁上饒人推算筮占往往如破的歲乙酉真文忠方  
在班子仁以書勸補外甚力未幾果去國子仁每推論五  
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清心寡欲等語未嘗不懇  
切言之真文忠贈以絕句云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  
更諄諄只今誰似君平術惟有南陽賣卜人

方壺子元

方壺子姓方氏名無隅龍虎山人學仙於金蓬頭結社於  
張孟循盧伯良其畫冠絕一時尤精於竹張宇初稱爲壺  
仙嘗於高石徐氏畫青山白雲圖學士虞集題句

周詔明



周詔字天章上饒人爲人俊雅出塵輕財好義嘗於江湖中遇異人授以地理指掌圖盡得山川源委脈絡之詳以是邃於地理蔡虛齋稱其談論符經義脫世味有近道之資欲論薦之未果因爲序以見意

洪濤明

洪濤弋陽人少業儒後專醫每施藥濟人如神授太醫院副從征交趾軍中大疫濤以蒼朮黃柏百鍋煮之徧飲皆愈改榮善良醫正王缺唇濤搗藥補之如天成賜建國醫坊號爲補唇先生年九十致仕

王適明

王適字太古玉山人初充府掾棄去究詩書尤工畫十許年聲名藉藉人以畫強索不肯棄應遇知己酒酣興到下筆淋漓殊足珍玩

柳翁唐

柳翁天祐中人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凡水族之類與山川深遠者無不周知鄱陽漁者咸咨訪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上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掘之不已則霖雨方將爲患旣深數丈果得方木長數尺交構疊之累積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止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爲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鄱江召問翁翁曰南岸一處今日有魚然有一小龍在

馬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巨盆貯之有一鯉長一  
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遠益行羣魚皆從將之北岸遂失  
所在柳竟不知所終

郭常唐

郭常饒州人業醫饒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商海外波斯安  
息之貨國人有轉估於饒者病且亟他醫莫能治請常爲  
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當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  
先以鍼火雜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月餘而愈欲歸  
常所許財不受估曰先生以爲寡與常曰吾直吾之藥計  
吾之功不能損千文而所受非任反禍耳人以常爲詐而  
責常常曰夫販賣之人計量於毫銖之間今奪其五十萬  
則必追悵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腑  
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  
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  
不畏爲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

吳景鸞宋

吳景鸞字仲翔德興人漢長沙王芮裔孫祖法旺喜天文  
地理之學聞華山陳搏洞微祕奧遣子克誠往師之得其  
肯綮一日搏命之歸曰汝子仙才能紹業盡以青囊書授  
克誠誠子即景鸞也聰慧過人得其書精究有驗慶曆辛  
巳詔選精陰陽者郡縣舉景鸞至京入對稱旨授司天監  
正未幾因論牛頭山山陵章奏過直有坤風側射厄當國

母離宮坎水直流禍應至尊下殿之語上不悅下獄尋以  
帝晏駕遇赦又進中餘圖不報知時不可遂佯狂髡髮修  
真於天門西岸白雲山洞往來饒信二州數處同日皆有  
景鸞跡治平初一日忽以遺書付其女沐浴更衣端坐而  
逝所著有理氣心印吳公解義

### 傅伯通宋

傅伯通德興人與鄒仲容同師廖金精金精得之吳景鸞  
宋南遷伯通拜詔往相臨安表畧曰顧此三吳之會實爲  
實爲百粵之衝錢氏以之開數世之基郭璞占之有興王  
之運天目雙峰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門一點橫當乎翼軫  
之間雖云自昔稱雄實形局兩弱只宜爲一方之巨鎮不  
可作百禩之京畿駐蹕僅足偏安建都難奄九有表上竟  
陞杭州爲臨安府而稱行在

### 鄒寬宋

鄒寬字仲容師廖金精得其術爲汪伯彥卜地葬親乃借  
堪輿家論貽書以動之末云方今幽燕未歸版籍朝廷有  
意恢復倘值此時揚師整旅當勿計名位高卑昌言於朝  
奮力請進必立希世功名若叅之他見微有更改妄觸一  
機百關俱廢汪是其言而不能用丁未拜相鄒術果奇而  
書中之議竟托空言

### 王克明宋

王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從烏程初生時母乏乳餌以

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白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與之藥病雖數症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彝妻病氣祕腹脹呼號踰旬克明以半硫圓碾生姜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常廬州守王安道風噤不語旬日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訝之谷乃道其故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竝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張欲上其功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嘗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後遷至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楊貴亨宋

楊貴亨鄱陽人博羣書精脈理每心計造方有患飢者諸醫以火症治貴亨久思之未得頃見堂上木橈自仆乃爲濕氣所蒸致朽忽悟水能消物不獨屬火此濕消爾投熱劑而愈又有顯者瘴目性躁日憂切益不瘳貴亨給曰日

可計日即痊第懼毒發於股又日撫其股憂之後目忽瘳而股亦無恙蓋誘其心火下降爾遂大名於時

### 富春子宋

富春子善推占嘉熙丙申容饒語人曰此州將出宰相然未見其人也他日自饒還池州又曰何為宰相聲復在此方驚咤不自決值國忌提舉段震午而下羣集報恩寺富春子往候焉一見池教馬廷鸞鸞曰此其人矣後果驗

### 蔡槐元

蔡槐號月湖德興人僑居建康少讀書卓犖不羈好相人不妄許可至元二十三年<sup>與</sup>學士傅立等偕召詔問朕壽幾何對曰仁者壽陛下壽及八旬時春宮未建嘗賜見便殿俾定儲君於諸王孫中對曰某太孫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後七年登極即成宗也久之大臣有為姦利者請問休咎槐拒不往他日見於朝辭色甚怒槐曰相公能憂國愛民自可享期頤之福何問為然亦懼其讒授集賢學士辭不拜乞歸田里從之己時相果敗元貞改元復不起

### 梁饒元

梁饒德興人元季時精堪輿術一日過樂平大汾潭遇雪時歲暮渡者李翁止宿飲至酣大呼曰世上何人能識我今日時師後代仙李懇求吉地梁即指示穴處囑曰貴從武功來禍後福始應葬數年李以罪戍定遠產黔寧王英

明祖育之軍中賜國姓復賜姓沐追封三代皆爲王

### 張愷元

張愷鄱陽人良醫季民孫善療奇疾有女子阿欠兩臂直上不能下諸藥莫治愷令其母解女子裙襦坐寢室乃揚言醫入女忽擲手下掩體舉動遂如故又一小兒高處懸跌於地腫人倒視見房屋皆翻覆愷令有力者將小兒顛倒數次其視即順凡藥石難療之疾愷不執方脉以意治之無不立愈

### 楊文德明

楊文德樂平萬全鄉人攻醫精內經太素脉明初徵入太醫院洪武戊寅乞歸田里上書種德二字賜之舟抵饒城醫者劉宗玉延之文德爲講岐黃心法以太素授之紫極宮朱道士疾文德診之不數劑而愈朱以銀飲器謝之却再三方受中途長嘯時宗玉子烈問其嘯之故文德曰徒受其惠明年春肝木旺脾土受尅至期果死黃復昌疾文德診之曰一劑即瘥官貴脉旺秋當入仕尋以當踖薦授丹陽令所著有太素脉訣一卷

### 高道者明

高道者得長桑君禁方當明初挾技遊銀陽一日值柩於途謔之乃孕婦喪也道者驗其遺衣血曰此猶未死啓其棺一鍼而甦今傳其小兒方術無不驗者

### 程世光明

程世光鄱陽人擅小兒科憲王誕長子初出胎不知吮乳  
曰難產傷氣持人參煎湯灌半匙即吮又舟工生子胞而  
無皮取土數升糝其體即成肌有胎婦兒腹啼皆不治乃  
傾豆於地令婦低首拾之兒啼止其醫多以意出弗拘方  
書神効如此

### 孫卓三明

孫卓三浮梁人精岐黃之學正德間邑令以宸濠之變先  
輿送其夫人避山中病前祕五日腹脹如鼓仰而張目息  
已微急召卓三曰此盛暑急驅飲水過度羞溺而胞轉也  
法以猪尿胞吹氣貫滿令婢女投入衝之而溺淋淋下遂  
起新安富室有男子淋溺不止者漸痿黃諸醫束手卓三  
醫之亦弗効偶隱几坐以手戲弄水灌後孔塞則前竅止  
開則通爲腦後一穴灸火三壯立愈

### 項世賢明

項世賢樂平人名嗣宗以字行幼警悟師事德興彭宗伯  
洞明岐黃內經之說遇異人授以子午八法用鍼之旨不  
資丸散沈疴宿<sup>疾</sup>應鍼而起人以爲神邑有昇舊牀過其門  
者世賢止之於朶枕中鍼出一瘵蟲殺之又至廣信有患  
遽蔭不伸者賢鍼之獲平施惠於人至老不衰

### 蔡天奇明

蔡天奇浮梁諸生從素問本草精以深思亦不屑屑赴人  
之召人有危疾問天奇天奇輒問他醫診狀或取其方增

減一二而奇中嘗示諸醫曰人有重病則我亦病病窮日夜之思僅可起得一人汝輩慎之

### 吳從善明

吳從善鄱陽人本道士善相法郡守竇某與弟貌相肖初令假衣冠坐廨中試之從善揖而不拜曰此非四品骨衆皆失笑見稅課呂銘曰官當至二千石後果擢刑部郎出知西安府見鄱主簿孫誕曰公本鸞鳳豈終枳棘之棲後官遷至山西按察僉事言無不驗人呼爲聾道士

### 西渚子明

西渚子鄱陽人或謂其本學孝廉以下隱遇物起數甚驗有姓某儀賓持象牙笏問之曰笏笏之貴却緣骨月後優人亦以笏笏往曰雖近笏笏奈體輕微居鄱久著名尋遊四方各變名號以顯其術

### 洪魁八明

洪魁八樂平人世業岐黃幼得異授精於太素脉八法神鍼邑人黎澄葉瑞當未遇時以疾延其診視輒預定其科第與歷任地方卒之時日斷休咎死生百不失一年八十餘無疾而坐化

### 幸靈晉

幸靈建昌人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父母見而怒之靈



曰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樊長賓作官船於建城山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而心痛靈曰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頃愈急靈曰不以情告我真死矣竊者乃出之靈飲之以水病即愈船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靈請自牽之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龔仲孺女病積年靈以水含之而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猗曰扶夫人起猗曰老人得病多年何可倉卒起耶靈曰但試扶起俄又令去扶即能自行遂愈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室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乃邀靈靈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類此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

鄧廷祐明

鄧廷祐號玄玄真人釣臺鄉人同袁霆奎祕授符咒異術於李玄洲凡禱雨祝晴降魔逐疫無不應也俗傳其白晝驅雷神現形拔庭西大樹植之東邊子又玄孫重玄世傳其術云

白岑唐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後爲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脅取其方然不甚驗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囊

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馮以傳布

法堅宋

法堅廬山僧以醫名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還山卒時沙門法蘊亦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一時稱藥王藥上再現云

李仲寧宋

李仲寧九江碑工黃山谷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中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使劓之李曰小人家故貧窶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至飽暖名爲奸人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請

王九達明

王九達字曰達德安人性疎放坐事被逮逃之吳越間遂家焉刻苦攻醫自悟心法凡遇奇病治輒應手斷除某病某經某勝某尅某逆某邪某標某本某生某死某病某日已若候潮夕一一不爽崇禎間典職太醫錢相國龍錫述其事甚詳所著有素問靈樞合類九卷又心傳九種皆刻成書何郎中萬化吳尚寶爾成韓侍讀敬序之晚念故里歸卒於家

宋光紳明

宋光紳號橫秋業儒不遇先世曰杏莊者善小兒痘症遊四方遇異人授以祕書醫由是顯其書具在光紳習焉復

擅長一時人延之風雨弗避未嘗計利也一日暮歸道拾遺金啟視之則某甲輸糧者晨起詣故處望其人踉蹌來告曰我拾得以俟君其人願分半爲壽光紳笑而遣之

花自達明

花自達號喬石德化文學也父質字患痔手調飲食侍寢處六年即留心醫<sup>於</sup>所著有尊經上下二傳時王九達有素問靈樞合類之編慮其割裂顛倒尊經之旨亦孟氏不得已之心嘗著論外感如陰陽升降之候轉變順逆之機經絡上下之屬論內傷標本從違之數虛實瀉瀉之功寒熱溫涼之理無不井分條貫閭里爭誦之當道召之不赴貧苦無告者不召輒往治之藥餌之外且以廩肉餽順治初蕭國柱舉以自代周太守璜敦請之不就將卒附身之具一未備勉留數日問曰事畢否知草率畧具起索筆硯咸謂當有遺言乃伸紙疾書曰生平無所得惟此兩玉壺一朝帶不去撒手隨太虛擲筆而逝

楊玄亮唐

楊玄亮襄州人久視中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sup>見</sup>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遂無効

謝昔臣宋

謝昔臣虔州術士蘇軾過虔贈詩云屬國新從海外歸君

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還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直宿斗牛箕憑君爲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

### 楊筠松唐

楊筠松竇州人僖宗朝掌靈臺地理事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黃巢破京城乃斷髮入崑崙步龍後至虔州以地理術授曾文迪劉江東世稱救貧仙人是也卒於虔葬雩都藥口壩

### 僕都監唐

僕都監逸其名善青烏術與楊筠松俱官司天監都監因黃巢之變避地寧都縣懷德鄉以其術傳中壩廖三傳

宋濂曰葬書始於郭景純唐末楊筠松與僕都監竊祕書中禁術自長安至寧都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廖三傳廖傳其子瑀瑀傳其壻謝世南世南傳其子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甚盛無踰此數人今其書世多行之皆與郭氏合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元新喻劉則章有葬書註釋金華鄭彥遠復校而刻之

### 曾文迪唐

曾文迪雩都崇賢里人師事楊筠松凡天文讖緯黃庭內景之書靡不根究尤精地理梁貞明間至袁州萬載愛西山之勝謂其徒曰死葬我於此卒如其言後其徒忽見於

豫章歸啓其棺無有也所著有八分歌二卷

劉江東宋

劉江東雩人楊筠松在虔州江東因同曾文迪傳其術初楊與曾並不著文字江東稍有口訣其裔孫謙爲宋吏部郎知袁州事乃著囊經七篇詞旨明暢人傳誦之

廖瑀宋

廖瑀字伯玉寧都人年十五通五經人稱廖五經建炎中以茂異薦不第後精父三傳堪輿之術卜居金精山自稱金精山人所著有懷玉經

卜則魏宋

卜則魏字應天贛縣人精形家言著作甚富所傳雪心一賦旨約而該業地理者咸宗之

彭雷巖元

彭雷巖贛縣玉虛觀道士以祈禳方技顯於元盛時頃刻間能致風雨人有疾病立能愈之其魑魅爲怪者禁使絕跡解學士縉謂其得劉繼先遺術云

蕭九賢明

蕭九賢字慕白會昌人精內外諸科洪武中克里長解寶竹入都時馬后病乳癰甚危太醫罔效乃揭榜召醫九賢應召診視投劑三日而愈授太醫院吏目馳驛歸里著有外科啓鑰回生要義諸篇

廖均卿明

廖均卿瑀之裔成祖卜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仁孝  
皇后未葬禮部尚書趙珣引均卿至昌平得縣東黃土山  
最吉車駕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  
董役授均卿官

### 袁峇明

袁峇字仰夏雩都人棄儒明醫瀕死者輒能起之鄉人召  
請卽地險僻天大寒暑應之無倦色又能呼風霆役鬼物  
歲旱爲民禱雨輒應邑東五里靈泉巖古渡下有巨潭怪  
物作祟歲溺者無算峇書符焚潭中旬日雷雨晦冥山頂  
石墮於潭其患遂息子淳以進士官御史

### 羅牧清

羅牧字飯牛寧都人工書畫得魏石牀之法而益精寓居  
南昌巡撫宋瑩作二牧說贈之得冠石林峭齋芥茶法亦  
善製茶巡撫卽廷極爲詩紀其事牧亦能詩年八十餘海  
內爭購其筆墨真蹟或不可得

### 王純明

王純顛縣人工水墨畫所作人物樹石意趣天然而筆法  
亦蒼古人稱爲石林畫史

方外士



方外士

禪師語錄

頂門針十二則 買愁集

僧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

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將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曰姝蟾影落千江裏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脫落衣衫見本形寸絲不掛得安寧若入要躲渾身影須向無陰樹下行

淡食老人手錄



雨洗淡紅桃蕊嫩風搖淺碧柳絲輕  
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  
光中古木清

問如何是諸座了底心廣因禪師曰  
漁翁睡重春潭澗白鳥不  
飛舟自橫

問廣福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曰  
翠竹叢中歌款乃碧岩深處  
卧烟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  
沒底藍兒盛皓月無心盃子貯清  
風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  
家庭已無回信日路途處  
有望鄉碑如何是奪境不集人曰  
滄海儘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  
如何何是人境兩俱奪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是漢君臣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  
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  
被經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  
全身到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  
是塵問大通和尚如何是無縫塔曰  
烟霞生面背日月遠簷楹如是塔中  
人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  
雲鄉

四海浪平龍睡穩一天雲淨雁飛高  
何不道騰空仙駕原非  
窟照日驪珠不是龍

景空禪師作色空偈云  
碍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  
若人如是解  
心色本來同

枯木寒岩更無津潤  
幻人木馬情識皆空  
方能垂手入鄽轉  
身異類却不道無漏  
國中留不住却來烟  
塢卧寒沙  
柳色含烟春光迴秀  
一峯孤峻萬卉爭妍  
白雲淡泞已無心

滿目青山原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  
古碧澤清似鏡

偈頌

高峯頌趙州無字示陳太尉云澄潭千載毒龍蟠倒嶽傾湫誰  
解看直下一刀成兩段虛空粉碎髑髏乾

示如法禪人云識得根源認得伊全身猶在塵囿縱然和座都  
掀倒尚有烟霞透翠微

直造懸崖上上關白雲影裏轉身難個中若使能通變奪食驅耕  
總是閒

如如不動法中王舉足無非是道場不到水窮雲盡處爭知覲  
面是檀郎

示如夢禪人行脚云閒處休居靜莫住轉入轉深轉幽固縱至  
深深盡底時更須知有那一步昔日曹溪親到來今時往往多  
差互若非喪盡目前前機倒嶽傾湫無覓處

示淳謙首座持鉢云千家萬家總是維摩丈室十斛百斛無非  
達磨眼睛若向遮裏會得何勞向外經營其或未然咄酒肆淫  
坊休放過龍潭虎穴要親臨

小佛事 若瓊上座火

高峯舉炬云向遮裏薦得拈一莖草卽是瓊樓玉殿不然瓊樓  
玉殿卽是一莖草擲下火云剔起眉毛火裏看

志足淨人火

生不足死有餘灰飛烟滅露全軀便恁麼有向拘六月炎炎火

一爐

志藏淨人燬骨

一大藏教全體是火若有嶺南靈骨便好赤身擔荷雖然更入紅爐重煨過

志光居士火

以火打圓相云姑蘇水天目山總是維摩不二關裂燄光中回首處依稀鬢髮似人間

得意化主入塔

得意忘言逆行順化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彈指一下云塔戶開了也遍界觸體無處藏遮裏全身俱放下了

讚  
觀音大士

大海波心磐陀石上真觀淨觀是相非相如月在天無水不現水月俱捐如何瞻仰咄切忌妄想

達磨祖師

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轉款翩翩一葦渡長江

又讚

未離西乾惡聲已布面壁九年一場敗露噴不知賺却多少兒孫直至如今釘椿搖櫓

高峯自讚

鼻無兩竅眼露雙睛十分無面目一味得人憎將正續三世之業等閒籍沒向白雲千峯之上特掀騰坐斷死關幸自惡聲難

掩那更被伊描邈輒見可憐生呵呵呵三十年後寧無人路見  
不平

又讚

中大仰毒奮師子威平生負重病察世無良醫向蓮峰插一莖  
草爲少室發千鈞機舌頭無骨額下生眉喚作開山卽錯不喚  
作開山猶非從教後代亂針錐

初祖像

紫瑀峽禪師讚云潦倒胡僧未作家迢迢十萬走中華梁王殿  
前納盡敗闕少室窟裏不勝怨嗟賺他神光斷送平生半臂惱  
得流支打落當門一牙骨肉髓皮都剝盡空攜隻履返流沙

泰春相老和尚像

氣宇軒昂襟懷磊落磬椎邊裂破網羅千層巴掌下透出頂門  
一著無伯夷叔齊之志難以脫雲門之鈎有程嬰杵臼之心方  
不負荆紫之託拈起木杓筌萬而五湖四海魚龍悉聽其撈  
把來錢貫井索而兩浙三吳衲僧總被他穿卻法門事常抱杞  
憂自己身不求安樂此正傳之所以命不肖而祖憲之所以必  
作也

寶福克愚和尚像

者箇尊慈有些怕樣淵默啟谷底之春雷迅機翻禹門之雪浪  
秦山鏡水任性逍遙那畔今時隨緣放曠曾次問乾坤儘你包  
容眼睛裏佛祖看他不上大開两片唇皮嘔出一生肝膽倒握  
七尺烏藤勦除諸方狂妄洵洞上之元老實法壇之裏將來掛

向祖堂前堪與人天爲供養

廣教天和尚像

賊賊可煞奇特闢開玄要機關拋出金圈栗棘只要人解跳解  
吞那管你得與不得推倒周孔門牆踏翻佛祖閻闍合百千怒  
雷爲一喝聞者耳聾縛無數檀林爲一棒觸之氣塞道價重於  
諸方惡辣傳乎四國脫賺無限英靈箇箇奔南走北似者等骨  
突阿師如何作磬室裔孫滯沓後息不若付與祖免天下人  
遭伊誑惑

龜山拙和尚像

貌極安和行真古怪結佛祖深冤放天下辣債龍田山裏拙以  
自安適秀峰頭名益遠邁起愚菴浩大家聲譽耶溪淵源法派

釋迦彌勒拱手歸降臨濟德山全機捉敗抵者是妙難該但恁麼  
燒香禮拜嘍

紫瑀自讚

福薄心高才疎貌鄙纔得披緇便離桑梓作事時有始無終爲  
人處多嗔少喜奈臨濟不善臨濟之機嗣洞山周語洞山之旨  
把一千七百則當作爛葛藤將三藏十二部視爲破故紙座上  
往往譏訶老聃口中常常讚歎夫子驀地相逢煞有來由滿盤  
打算全無道理莫若丟放一邊免掛諸方唇齒

又讚

者漢生來鹵莽慣與六羣結黨面上融融和和曾中骯骯髒髒  
把釋迦排上牛欄將達磨趣入槽廠善念全無些兒惡名充塞

霄壤似此杜拘阿師如何受得王者供養不若分付洪後堂切  
莫依他爲榜樣

又行樂讚

耳聽松風手持梵貝泉石膏肅佛祖寃對法門懶得支撐一心  
只想恬退無人可與爲箴幸有小師坤載日將白酒三升消盡  
曾中塊礪

又讚

竹筴三尺拄杖一根橫行霸古妄自稱尊寶鏡高懸兮光吞銀  
漢荆條倒挿兮蔭覆乾坤或時談空說有或時指石爲現在天  
謂之混天星在地謂之揭地神攬得黃河水也渾

又讚

機似流星行同梟獍掃除空有搜通禪病打開佛祖牢關斷送  
衲僧性命虛空裏慣挖窟窟平地上專設陷阱大清國內有此  
僧何不拽來斫斷他脚脛噫

吼山尼兆君禪師像

生本世族名媛出空<sup>作</sup>王老將窮窳兮性體幽閑飄飄兮襟懷坦  
蕩是男是女無彼此之分曰素曰緇絕人我之相托白雪以高  
歌干青雲而直上指揮處露泄禪機展閱時掀翻海藏續愚菴  
真燈爲後學榜樣只饒妙總持劉鐵磨再來亦不多讓兒曹記  
取吾言好把伊掛在空明菴中永遠供養

祇園尼妙德禪師

松栢其貞冰玉其潔願重如山心堅似石脫巾幘頓作鬚眉丈

夫翻瓦礫俄成寶坊金碧不惜錙銖而恒求勝法罔憚疲勞而  
遍叅知識是聖是凡愛無差等乃淨乃禪畢生不易一衆仰其  
操修四方稱爲妙德夫是之謂尼中之尊女中之傑

### 王母張太君念佛圖

偉哉夫人面目恒新淑閑幽靜婦道克臻斷葷如素守志存真  
惠施弗厭樂善難倫經聲佛號靡間夕晨摩尼捨斷誓度迷津  
稽首大士妙應通神蓮開九品玉樹長春

### 古松禪師像

貌古而奇神清而王袈娑裹七十二峯之雲襟懷具三萬六千  
之量樹德務令其滋愛賢罔出其上景言景行在瞻在仰此其  
所以挺然獨立如翹<sup>松</sup>之萬文

### 葉德公居士行樂圖

脫帽露頂英風凜凜手捻數珠心希九品薜荔爲裳磐石當枕  
日飯三飧夜眠一枕卽此便是西方說他彌陀做甚嘆世間  
少問津人誰似德公者一等

### 佛事

紫瑋上白巖位老和尚供昔人稱寂音爲宗門史遷今古罕能  
出其右者井蛙不可以語東海宜其然也我白巖位老人曾藏  
武庫眼透摩醯開口瓶瀉千酬揮毫雲萬卷念大法之將墜不惜  
兩片皮於天下爲寃爲對祖燈昏而復燄憫後學之無依寧辭  
七尺軀於法門事畏死畏生統系混以重清可謂道尊當代名  
滿寰中則視覺範之區區一端者何啻天淵近聞在尊聖堂間

名已謝逍遙行鳥道擺手漳江直得七十二賢峯俄然減翠八  
百里鑑湖當下絕流波旬齊作舞佛祖盡含悲座上座昔年親  
炙爐錘認承獎諭今日熱一爐香不是酬恩報德亦非佛人情  
祇將老和尚舊日家私一款具呈且道老和尚有甚麼家私你  
乃舉箸曰感格來歆伏惟尚饗

上老和尚供累土成萬仞之功一髮繫千鈞之重華林苑裏石  
傘高撐賀監湖邊慈舟倒駕驅泥牛飲海趁木馬遊春者是老  
漢生平活計不肖昔年被伊捧得通身粉碎罵得五內酸辛三  
十年來含冤莫吐卽今蘭溪水已喝轉了黃梅路已坐斷了性  
命恰落在不肖手裏只教你上天也由我下地也由我遂拈起  
一片香曰且道香還是酬恩耶報怨耶復拋下曰珊瑚枕上兩  
行淚半是思伊半恨伊

爲百丈騎聲和尚設供金井梧桐落秋夜來飛夢繞南樓一聲  
雁斷衡陽浦明月湘江水逆流恭惟法兄獅大和尚雄峯的子  
洞嶺真孫其始也鸞鳴鳳翥於龔公山前密密金針直度其後  
也虎踞龍蟠於師表閣上明明玉線橫抽新豐曲子唱彌高而  
和彌寡廬陵米值愈少而索愈多吾宗倚之爲起家麟諸方畏  
之如攔路虎虎至若倒雲門之令旗逼泐潭而陞座等閑畧露一  
斑便見天下不奈伊何今則涅槃之岸已到度人之舟已捐但  
有一句子不務速說閱而未宣直教盡大地人追思不已描畫  
難全辦香杯水獻師前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爲受業實性老宿十周忌設供昔年相見不相識金刀剪不破



今日相識不相見彩筆畫難成畫難成方是大人之相剪不破  
始成父子之恩恁麼則不肖與先師雖隔別十春秋究竟只在  
目前於越去蓮塘三千里要且不離當處復何遠近存亡之足  
間哉然雖如是祇如今日香焚沉水食獻伊蒲整追遠之私展  
如在之誠又圖箇甚麼乃奠茶曰十年不盡相思淚灑落人間  
幾許愁遂炷香作禮

爲惟直楷和尚入塔峯巒聳秀鸞鶴停機月鎖丹墀苔生玉殿  
是恁麼人方堪行履所以我惟翁和尚初於岐山得名後於白  
巖得地值世系混亂之日奮不顧身走數萬里之修途募幾百  
年之斷碣勸僞明真聯燈續燄俾兩派源流燎如指掌可謂爲  
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誠迷途之寶筏實照世之真燈末後卻  
向寶壽山中八雷奮迅自在三昧湧身現十八變直得魔宮震  
動佛祖悲傷今日逗到者裏畢竟功位俱隱一句作麼生道遂  
捧骨送入曰歸根風墮業照盡月潭空

爲守恒和尚掩棺昨夜霜風恣凜列子規杖上啼成血一聲喚  
起月三更何止令人腸百結恭惟地藏堂上守恒大和尚入超  
果室續福巖燈深山崖岩中不樂藏身開市紅塵裏何妨混跡  
細抹將來不學甘贄翁餒驢餓馬橫身投入敢問德山老是聖  
是凡所以身不出乎雲間名已傳於方外滿擬慧日高懸永爲  
迷途寶炬何乃慈帆遽下頓失苦海舟航到者裏直得人天雨  
泪猿鶴悲哀黃河絕萬里之流白日匿雙輪之耀嗚呼昨日摩  
會親告衆今朝隻履獨西歸腥風直透金棺裏柳示雙趺觀者

稀

爲萬果和尚入塔一塔盡寒空玲瓏無背面玉階草色侵繩牀  
風雨爛白鳥入蘆花烏鴉吞黑炭功與位齊彰正和偏互換石  
女年尊懶畫眉輪王不坐琉璃殿近日尊侯如何南無日面月  
面

爲吼山尼兆君大師封龕何處秋風庭梧落翠稠木童歌不徹  
石女淚長流恭惟寶龕內圓寂比丘尼兆君大師高門淑女巨  
室貞妻慧業生知塵鞅早斷引芒長玉線繡成獨宿鴛鴦把穴  
鼻金針刺出雙飛孤鴈問你生緣甚處早箇呈似和尚了道我  
春秋幾何見人無力下禪牀受五雲之囑機鋒不亞末山衍化  
鹿之宗芳軌頗追鐵磨黃童皓叟悉扇以淳風里婦村姑咸親  
如愛日正宜百年住世灑甘露於長春何乃一旦抽身倦津梁  
於此日嗚呼雲寒石壁經聲冷鶴淚空山草木草悲拈封條曰  
留得一輪霄漢月夜深獨自照蛾眉

爲王太夫人入壙卓拄杖曰還知者箇處所麼不是牛眠地亦  
非馬鬣峯陰陽管攝不來日月照臨那到宵巍巍摩盪乾坤明  
歷歷輝騰今古有時雲起山頭妙展王維之畫風行水面雅操  
叔夜之琴蓋是老夫人無量劫來培植得底不假他求自然而  
至所以七十年來治家立業也在裏許抱子弄孫也在裏許以至  
金門待贈紫誥榮封又何嘗不在裏許正當今日畢竟推門落  
白一句作麼生道宗族人入添喜慶兒孫代代出簪纓  
爲曉平禪師火摸得網草鞋踏破吳楚烟水挾取箇複子歷探

洞濟門庭白雲室內觀面親承玉筍山中全身放下末后機休  
生擬議劫前事不必沈吟拈火炬畫一畫曰一條大路平如掌  
歸去何妨徹曉行

爲石峰禪人火前日結案錐也錐你不去昨日恁麼去鈎也鈎你不

來錐不去切忌坐在者鈎不來切忌離卻者裏正當今日鈎錐  
拋放一邊去來撥置一處觀面當陽畢竟如何分付擲火炬曰  
燒

爲恒修火面前骨骨董董心裏惛惛惛惛二六時不恒修其業  
七十年一場乾打閑今朝謝主老還鄉路兒多手又空顧佇傍  
徑不勝其悲痛復高聲曰且謾動我有一物爲相贈舉火竿曰  
三更紅日正當天六月黃河連底凍

爲淨信火信知有目前一著打併得中乾乾淨淨等閑觸境逢  
緣自然如雲開月現若有靈端許本末便落在鑿影中驢年  
去只今淨之與信且丟過一邊撒手到家如何指示拈火炬曰  
咄咄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遂擲下

爲範宗耆舊火動靜云爲一切恭謹上古淳風今猶未泯作法  
苑干城爲緇流繩準昨夜泥牛飲海乾虛空撲落無踪影九品蓮  
臺七重欄楯一任自往自來不待他人接引我與你今把火也是  
畫牆添粉喝一喝曰甚麼要緊

爲文脉禪師起龕雲山疊疊澗水悠悠夕陽芳草明月孤舟出  
門便是長安道不必逢人問路頭入塔越山破一爲二合二  
爲一耀古騰今如墨似漆木馬嘶風不轉頭泥牛入海無消息

有消息摩訶般若波羅密

像贊

文殊大士

湘翁禪師贊云七佛祖師機晴空飛閃電當陽貫古今礮礪恣  
呼遣大智如愚達貴則賤金毛距地忽翻身百億金毛齊顯現  
殺活綱宗辨藥莖清凉<sup>六</sup>寒霜皎老來做處是童心靠卻拄杖  
不著便

普賢大士

漚花未發漲江濱煦日纔鋪裹地茵逼塞虛空尋不見夜來鐵  
象產麒麟噴破一微塵出大千卷底作略是假是真

觀音大士

輪王警珠密不輕付皎擊千光夢蠢忽寤七難二求永馳火吐  
天鼓旣鳴法藥時雨自我指呼隨世趨步蹈仞無痕駕海不颯  
機軸雷霆志氣孩孺適從何來蓬頭箕踞妙觀大慈萬籟韶護  
快便難逢金鐘玉輅

又贊

耳觀玉兔飛秋浦眼聽虬龍吟鐵樹遊戲人間類不齊應身慣  
作主中主最可笑者我以佛心證入究竟能令六道四生吾胞  
吾乳巧將蜜果換查黎隨後轟擊塗毒鼓嘖

羅漢

展古佛威儀奮獅王牙爪急木灘頭坐等人坦然一笑乾坤小  
翻身踏斷截流機三脚靈龜遊浩渺咄放下看平常心是道

翻盡殘經無半字智珠拈起何同異曠觀洪浪拍天流坐倚孤  
危總不是背負須彌巔腳踏滄海底笠子撥破善財遍衆的真  
誠不是小兒戲嘍  
騎虎由來貴絕功翻身雲外通東風眉毛蓋覆三千界鬼伎消  
歸慧力雄軾者是擬議神通遊戲從何起應機湧出七金山吸  
盡滄溟無滴水

達磨大師

虎視梁庭龍潛魏闕梵語譯唐言神鋒吹紺雪坐斷嵩高水逆  
流當陽妙唱非千古賊賊我若不作你嫡兒孫管教鎗落面  
門雙齒缺

大覺慈舟念祖

未到此間先見祖師不住少室纔登五乳確知石路盡是鋪法  
說止風塗江浙仰洞簾之高捲箭穿真骨血海嶽鼓耶溪以逆  
流歐阜匡廬掣電馳清涼獨坐乾坤小更有一着自稱大覺係  
洞山二十六代嫡孫作萬古綱宗脈絡咄

顯聖湛祖弁山瑞師翁荆紫萬老和尚三世贊

雲撐石傘開天地月到花梢產靈異黑豆苗抽萬仞峰瀟湘路  
滑蔚然起堂堂兮妙挾宗風振振兮逆流寒翠團團共坐泰春  
巔亞豎金睛炯如八字

弁山瑞師翁

鐵壁峰高勘破雪巖無夢主花梢月夜踢翻洞水任逢渠笑我  
見我知底徒自橫張喝罵棒分玄分要底耻他錯認珠在玉筍

庭前開<sup>廟</sup>人天正眼向崆峒頂上闡揚佛祖宗途道傳南楚法震西  
吳箇是師翁真辣手勒回麟馬並爭驅喚

來山雲松老和尚

心徑流雲機前劈箭鰲山撲碎雄峰拄杖橫撐福善毫端吞滲  
漏函蓋乾坤五眼透綱宗聲通雷電墨池春草生如意天花濺  
光開銀漢飛長劍喚

佛事

湘翁掃雲巖晟祖塋云祖翁立處我能立花冠映奪天光赤祖  
翁行處我能行寶杵磨龔宇宙清夜半玉童敲石戶金龜塔啟  
鳳山城百千舍利日月同<sup>明</sup>湘南潭北奕葉親承紫蓋峰前流  
洞水嫩苗蕃密固靈根覲面全提紙者是喚<sup>你</sup>是何人渠是何

人便禮拜

掃大覺慈舟念祖塔石頭著地玉玲瓏坐斷嵩高百二重無鏃  
箭穿紅日影逆流浪裏捉獐龍布網於越王城畔獨據宗門爪  
牙開豁近世蒙昧發揮萬代典型今日遠孫智<sup>法</sup>特向辦香杯  
茗中重新點出要見洞上真宗炳著日月若論報酬恩直教盡  
大地煨成鐵象金猊何止一麟而足

掃顯聖湛然澄祖塋松筠秀發水石鏗鏘寶塔流輝全機突露  
聽三江唱曲從<sup>教</sup>玉殿苔生看鐵幹聯芳到處洞簾風捲然雖恁  
麼祇如先太祖於天啟丙寅年間有個渾崙句子畢竟如何傳  
播<sup>提</sup>遂起坐具曰湘南潭北黃金地密密霜刀剪不開便禮拜  
掃弁山瑞白雪祖塔一語下徐州萬靈齊紫霄地霜鯨<sup>听</sup>虛

空笑展眉駕鐵船於金粟峰頭驚回神駿輝寶鏡於玉筍山頂  
瑞應祥麟高距龍華坐斷法身現量橫抽利劍勦除玄解狂機  
受籙貴之欽依巍然天下師表展花梢之明月覆蔭大地靈苗  
不肖孫智法親從先荆紫手中奪得師翁百丈青藜驅魔役佛  
煨聖融凡紙圖接取一個半個扶豎洞上門風發揚弁山作略  
今日因緣時節被人拉入華林只得向師翁擊堵坡前辦香杯  
水全機奉重且血脈貫通源流長遠一句作麼生道拈香曰鍊  
樹花開亘今古那分婁至與威音便禮拜

掃荆紫萬仞壁老和尚塔紫蓋峰高湘流水遠黑豆長靈苗金  
枝撐玉殿萬里神光全提觀面法上座二十年披肝瀝膽祇圖今  
日向洪波白浪中撥轉老漢轟雷掣電之機要令天下有鼻孔  
底衲僧從者裏識得鳳冲霄漢鶴透銀籠底活計且道具何威  
福得恁麼殺活自在以坐具打○相進前三黃曰五色祥麟步  
大千竺上仙心密相付

荆紫萬仞先和尚忌日上供黑豆裏千峰秀色神光露萬里胸  
襟者是老漢末後謝卻間名驚天動地底機用法上座雖則手  
使眼親當初偶向一言之下禮卻三拜致令雲籠紫嶽洞水橫  
流月照江淮靈根密布結佛祖冤仇作人天抵對不知那裏是  
泊頭在何以見得碎劈梅檀消舊恨金花開滿少林春  
到雲巖元老和尚龕前上供百年後事依我說雲門毒鼓轟決  
截漲起耶溪水逆流和風吹作西江雪靈龜啼動鳳凰哀暑伏  
旌陽峰凜冽荆山美玉本無瑕恩怨難明休辨別蒼天蒼天先

雲巖老和尚肉猶暖在因甚到者裏通身有口道難全通身是  
眼見不徹捶胸曰珊瑚枕上淚相思千古萬古花梢月

嘯翁和尚供鳳藥穿開碧落昨日今朝事不同火星爆炸泥團

鬼面神頭俱勘破闡仙之正印道播蓮峰破碗水之洪濤聲傳

淮甸但惜去歲在弁嶽峰頂駕個沒底船子浩歸湖海禪流不

意半跏抽身把祖翁重擔卸在法弟肩上雖則機思快便若據

祖令當陽老法兄今日合喫法弟痛棒爲甚如此拍几曰曾經

巴峽猿啼處鐵打心肝也斷腸

珙堂樹維那封龕金鉢面稟已見萬裏歡騰寶劍光磨忽爾鉢

鉢迸裂綿密受用汝合自知功位渾忘誰能著力珙維那還記

得把斷牢關不通凡聖底消息麼雨打火雲歸碧洞夜深苔殿

### 月孤明遂封

咄和尚火雨急風高秋信早黃金敗壞埋荒草洪波浪裏火星

飛大地山河齊靠倒靈鳳不宿蒼梧玉兔寧知天曉打○相曰

好個紫磨金色之身明日則有今日則無你等不得正眼覷著

且道覷著又如何擲炬曰銀臺敲發金臺瑞漢土蓮開樂土香

肺和尚火雨滴巖花香淚繞啼鵲切切傷春老同根莫怪急相

煎慧燄流輝天地小呵呵可行太早電光影裏露真機江漢洋

洋何處討我道要討也不難豎炬曰火後一莖草當陽忘北

分付君家跨竈兒全身奉重莫守於玄奧以炬打○○便擲下

直指上座火藥梧桐大地秋晴川日下火西流孤明獨露超言

象逼塞虛空六不收舉炬曰向者裏知機識變水綠山青總屬



故鄉田地烏飛兔走全彰觸目菩提祇是紅爐點雪體他向上  
人行履猶較難在難難火裏蓮花君自看擲炬曰山僧也助你  
威光一半

止生禪人火止卻生機隨他便壞擬議不來成團作塊雖然也  
要向電光影裏善別時宜始得隨緣自在擲炬曰烟花燒盡綠  
楊春起看清風齊下載

直修禪人火撥上峭壁巖頭便乃放身捨命腳跟下未足觀光  
何況向陰山裏坐住有甚扶策處然則全機透脫直須修證不  
染疾燄過風尤貴縱橫有路既辦有心決不相賺擲炬曰裂破  
火雲歸去蚤倒騎鐵馬鬧秋聲

還大師火踢倒靈巖家私潑撒溥沲七事翻身跳入紅爐煅取  
吹毛快利一陣清風滿目秋點出光鏗照天地如何是你光鏗  
打○曰觸處洞融忘表裏日輪當午現全機

楷書記火問老僧一聲便去葉落秋林全體警動生機又轉  
來笑着鐵錫舞三臺撒手依然行計促深心塵刹願弘開楷書  
記你是煅了底真金見也見得親用也用得到黃梅路上旣肯  
借徑途渠赤燄堆中自合歸根辨地但就中有個宗途妙挾不  
犯功勳一著再聽叮囑打○曰橫身火聚翻踪急好作吾家嫡  
骨兒

掩骨藏身無跡謾優容九仞圓成篋土功努力便從者裏入秋  
光磨盪萬峯雄然雖恁麼也要向黃金地上牢下鐵橛始得入  
骨曰靈根深固花重發滿日生機衍舊宗

昇上人火劫火洞然此個不壞電捲風馳開遮自在晴湖波底  
燄花飛紅日一輪霄漢外便擲炬

超上人火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落日照空林紅爐飛片雲  
火把子勤勝熱正是上座翻筋斗的時節喝一喝

舍珍上人火靈光獨耀迴脫根塵一局就了快便翻身霜敲木  
落風威重火裏栽蓮活計新金沙寶網觸處分明

志堅上人火舉炬曰諸行是無常惟此至堅實烈燄飲寒颼光  
輝同皎日直下翻身脫纏蓋虛空踰出黃金汁樹林水鳥演圓  
音也要你見得分明信得及擲炬曰哂

明道尼禪師火十道不通風誰分明與暗踈雨滴寒巖春光催  
爛熳妙總持無一法當情紅爐點雪末山主非男女等相疾燄

流雲明禪旣叅叩資福擁護華林垂三十載今日葉落歸根且

道寶網金臺著在甚處打○曰見麼擲炬曰花凋石邊輕一擊  
南海波底火燒龕

機電禪人火未後一句始到牢關淨裸裸赤灑灑急須揮劍若  
不揮劍縱饒認得含元殿裏是長安依舊神通光明難顯現機  
上座你還知徹頭徹尾光明麼秋風吹落晴空影火裏曇花色  
轉鮮

一先淵禪師入塔葉落歸根來時無舌蹋碎寒淵霜空迸裂全  
身拶入萬峰頭笑着黃金充一國臘月蓮花朵朵開龜毛早已  
長三椽一大師見也未混然迴出羣放下便安貼  
省賢尼入塔春風不裏頭蜀魄連宵叫殘月落花溪千山萬山

悄你若委悉來日五臺大會齋捺著便轉你若不委縱饒七十  
年造個無縫塢子撒手還鄉原在者裏畢竟如何一鎖入寒空白  
雲籠玉宇

主水慧洪入塔一色春光刀斧難破動容古路柳媚花嬌橫擔  
柳標萬峰巔究竟還從者裏入然則神龍不鑿止水滄海那滯  
朽株截斷舊時蹊徑如何是你二人推門落白底事高聲喚直  
歲好與牢下鐵櫃

心鑑宗覺二禪人入塔心月孤圓澄澄光彩直下把四大五蘊  
煉得如秋水磨銅終是暫時歧路忽若月落枯潭烟籠碧漢從  
前鑑覺畢竟向甚處著倒稍或躊躇老僧爲你二人別資方便  
彈指曰獨行獨坐無疎伴好對金風傲白雲

禪人入塔生滅去來空裏電聖凡染淨熱時燄金機鎖斷萬重  
關今古潭同日月面卉木舞春風苔花籠碧殿得路還元共一  
家好與你西方本道公驗畫○喝曰薦

三尼入塔破二作三渠卻是你會三歸一你復是誰若要函蓋箭  
鋒直須泯刹海於毫端依涅槃而住止始見雲臺寶網演盡圓  
常月露風塵渾忘出沒到者裏果徹因源作麼生趣向擊骨襯  
曰盤陀石上藕花開罩古籠今終不壞

優婆夷入塔明知地水火未常自得春風不度青蓮國金針  
撥碎古菱花信步移身天地窄白如煤黑如月直下承當須自  
決忽然走南方無垢世界流水潺潺青山疊疊

衆靈骨入塔來不從昔來去不從今去白雪舞春風梅花香滿

路於斯薦得不動腳走遍剎塵未到門全身裏許六相既圓融  
一相任行布玲瓏鎖斷曙空寒鎮古籠今祇者句嘯  
則隣契禪宿入塔生來託跡吳江滅後潛歸蒼弁紅爐煅就古  
菱花渾渾玲瓏無背面無背面有多般卧龍深怖碧寒春風  
掃盡冬陰雪月湧青霄潑翠瀾然<sup>雖</sup>恁麼若要忘功罷位更須契  
入○○始得喝一喝  
樂然禪人入塔對一說倒一說秋風秋雨指明月石橋坐斷趙  
州關移高補下無空缺七十年來用不虛藏身安養起時節白  
骨鎖黃金紅爐飛紺雪弁山今日與你半道真言喝曰東土西  
方總憑你千休萬歇

方外士

淡食老人手錄

禪師語錄

六祖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青原<sup>廖</sup>六祖問當何所務不落階級祖曰你曾作甚麼來曰聖  
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

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作麼祖曰我有折脚鐺  
子要伊提上挈下曰恁麼則與和尚共出隻手去也山休去  
教中道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亞豐一目吾教意如塗  
毒鼓一擊遠近聞者皆喪惟除一闍提不橫死

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諸佛出世原爲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

爲何事同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

投子因僧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子作色曰者師僧恁麼發業殺人

傳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道吾智禪師問雲巖曰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曰如入夜半背手摸着枕子吾曰我會也遍身是手眼曰道卽忒煞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又作麼生曰通身<sub>是</sub>手眼

靈雲禪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放下拂子雪峯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峯豎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峯亦豎起拂子

洞山价祖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臨濟玄禪師示衆汝一念清淨光是你屋裡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裡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你屋<sub>裡</sub>化身佛

湘翁云云與麼舉揚大似馬上見路並無道理計較亦非別有商量然雖如是涼風催落葉曲澗繞層巒走到懸崖頂翻身仔細看

雲居膺祖因問羚羊挂角時如何祖曰六六三十六挂角後如何祖曰六六三十六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荆紫萬老人曰者僧幾曾親到雲居來可笑趙州老叟無端錯下註脚 湘翁云云雲居異類橫身善能全提尊貴趙州靈

符在握慣用腦後鉗鎚執如先荆紫恁麼批判你道者僧到  
雲居不到雲居宗師家與人拔橛抽釘開口必定別有長處  
因甚喚他錯下註脚要會麼盡見神龍爭鬪舞誰知丹鳳出  
雲霄

長慶稜禪師示衆淨潔打疊了也近前就我覓劈脊與你一棒  
有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無一棒到你你作麼生會  
鏡清怱禪師因問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曰若是其源爭  
受方便侍者問莫成禡伊否清曰無曰莫不成禡伊否清曰無  
曰未審師意如何清曰一點墨水兩處成龍

雲門偃禪師示衆我只供養北僧不供養南僧自代曰天寒日  
短兩人一椀又曰一箭兩垛 湘翁法云雲開碧袖日麗霜空

獨弄全提揮金鋪玉韶陽老漢雖不忝石頭後裔仔細檢點  
猶缺大人之相泰春總不恁麼信手拈來不論南來北來咬  
着些須盡教個個打成一片且道是那一片擲拂子曰看箭  
雲門示衆說佛說祖是燒楓香供養你說菩提真如解脫是燒  
餅香供養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黃熟香供養你皈依佛法  
僧下去 湘翁法云雲門氣宇如王開口得恁麼寒薄白巖別  
有長處說佛說祖是剝名品荔枝供養你說菩提真如解脫是  
烹龍肝鳳髓供養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攪酥酪醍醐供養你  
皈依佛法僧莫錯把驢鞍橋認作阿爺下頷

法昌遇禪師開爐以一力士搥鼓陞座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  
無一個惟有十八高賢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

人話墮直饒口似稱鎖已被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  
因證果但能一念回心卽脫二乘羈鎖 湘翁云云法昌雖善  
抽釘拔楔脚下有千七百祖師證明爭奈威而不猛春山則  
不然一二三四五六七寒霜淬出真金汁紅爐焰起碧波流  
南北東西劈箭急上窮銀漢下徹深源總向春山一毫頭上  
吐氣轉身有一不到拄杖痛與三十畢竟如何龍袖拂開全  
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

投子青祖上堂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  
卓拄杖曰百雜碎

古德示衆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  
爲汝說 湘翁云云是卽是祇得一語不是謗默不是誑語

默向上值甚破草鞋老僧口門濶莫恠不替你說拽拄杖下  
座旋風打散時有僧喝師低頭便歸方丈

五祖演禪師示衆淺聞深悟深聞不悟爭奈何爭奈何獻佛不  
在香多 湘翁云云靈峯挺秀不借陽春皓玉流輝寧資雕  
琢演師雖則第一等宗匠硬剝剝地靠者一著子提挈古今  
祇是滿口說未盡在卓拄杖曰淺聞深悟深聞不悟桑樹上  
著箭柳樹上汁出噓一噓

少室凝然改祖別衆偈壽年八十一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外  
綿綿與密密 湘翁云云了祖一世修行元來只到得者直  
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春山與麼批判也是捧土培泰山  
鹽官安禪師示衆虛空爲鼓須彌爲鏈甚麼人打得南泉曰王

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曰王老師不打應菴曰虛空爲鼓須彌  
爲槌要打便打莫問是誰 湘翁云云一個已是儼侗三個四  
個又却瞞肝顯聖卽不然虛空爲鼓須彌爲槌信手一擊大  
地轟輝良久曰不可錯恠老僧

龐公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曰易易易百草頭邊祖師  
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 湘翁云云一個  
百尺竿頭弄險一個荆棘林裏遨遊一個平實路上坐斷十  
方仔細檢點各與三十痛棒者棒放過也好何故家住東州  
法燈泰禪師曰山僧本欲幽棲巖竇養拙過時奈緣清涼老人  
有箇未了公案今日出來爲他對衆了卻僧問如何是未了公  
案泰曰祖稱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處泰曰過在我殃及你

白雲端禪師示衆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  
忽然覷透方知自己元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鐵壁鐵壁

顯聖散木澄師示衆豎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  
香象脫金鎖若不如斯何刻悟 湘翁云云一等妙 鉗鎚先  
湛祖猶覺竒峭何以見得明珠在掌有功者賞

顯聖頌三玄三要曰老農不識字錯讀己己己去問大大人答  
我渠是你 湘翁云云臨濟自謂身佩三玄甲胄腰懸七事戈  
矛恰被湛祖一撥水消瓦解且道湛祖節文落在甚處揮拂曰  
曾經大海難爲水除須彌總是山

顯聖因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  
何是金針祖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遇著一人浦擬進語祖曰



金針夾也

顯聖示衆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氏天缺煉石補老僧陞此座今將何所補舉意碎鐵鉢無心射石虎

東山演禪師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

○若是真○人○○○湘翁云云得不輕微明不濫用演師善

於門裡出身弁山卻不恁麼人之性命從來祇是○要見長

遠○不須防護○果是受用○得著○○○弁山與麼提訓且

道與演師是同是別同則六六三十六別則九九八十一

弁山瑞白雪祖因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祖曰鐵壁峰高

弁山到金粟問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祖接住拄杖曰波

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祖曰情知無下手處粟

曰承誰恩力祖鳴指一下湘翁云云一個倒駕鐵船風雲鼓

舞一個橫批砥柱雷電轟輝逗到日落波平依舊山青水綠

仔細看來全賓卽主全主卽賓則不無若是佛法向上猶欠

一著

荆紫無學老人自題真像曰持東林律說雲門禪唱西方曲續

法眼玄湘翁云云此語撥斷幾多人命脉移換幾人眼

山僧直言向你道學老人初從敬堂和尚披削蒙憨山大師

指叅雲門湛祖目爲三百僧善知識後來信彩舉揚宗教也

祇是重開錦縫密度金針畢竟羅結在甚處良久擊禪床曰

洞庭春色浮江漢到海方知水逆流

荆紫萬仞壁老和尚傳語石霜曰從上諸聖聞老兄吼聲不知

嚇向甚處去也霜曰此語關係法門甚大豈不聞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之旨要乎 湘翁云云一箇霜刀橫抽問在答處一箇角弓反控答在問宗有等滯句承言只管作情識計較殊不知石霜五臟心肝被先師鑿情搜出颺下十字街頭帶累諸祖入水牯牛隊裡至今無有出期爲甚如此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荆紫示衆曰恁麼委悉得去釋迦老子本命元辰落在諸人手裏不消一捏恁麼委悉得去諸人本命元辰落在釋迦老子圈續裏猶欠一搥

荆紫因問喚作竹筍則觸不喚作竹筍則背畢竟喚作甚麼老人曰鐵蛇穿古洞曰直下薦取去也老人曰瞎驢趁隊行

佛燈白崖博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弁湖境燈曰兩株古栢勝蒼龍一對清池如寶鏡曰如何是境中人燈曰策杖峰頭擒虎豹溪邊掬水探虬龍

香山寒松操禪師因僧問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今日爐鞴弘開未審垂慈何法寒曰粉壁畫鍾馗曰無心可得無法可求又作麼生寒曰水中抱鶯子曰心法俱空作何趣向曰月裏弄嬋娟曰虛空挺立無涯際始信趙宗越格人寒曰莫作這般去就

南泉因趙州問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檀越家作水牯牛去

南泉曰王老師自小收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

水艸

南泉同趙州玩月州問幾時得似這箇泉曰王老師二十年前  
也會恁麼來

洞山价祖因僧問蛇咬蝦蟇救卽是不救卽是祖曰救卽雙目  
不睹不救卽形影不彰

洞山問雲巖和尚百年後人問邀得師真如何抵對巖曰祇者  
是山良久後因過水大悟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山曰不從口裏道

趙州因問如何是趙州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趙州因婆子問如何是密密州意一搥婆曰和尚猶有者箇在州

曰卻是你有者箇在

趙州因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曰天上天下

惟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州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

趙州因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時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  
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夾山示衆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石霜因問如何是頭霜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霜曰盡卻今時

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

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曰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者個

解會亦未許渠在

睦州問秀才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曰不知道州曰灼  
然不知

睦州因問祖意教意同別州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巴陵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巖頭因羅山問洞山有何虧欠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便拜雪峰示衆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雪峰示衆顧左曰看看東邊的顧右曰看看西邊的復擲拄杖曰要會麼向者裏薦取

雲居因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有曰與某想出一錠金得麼居休去後問雲門門便打

雲居叅洞山問甚處來曰踏山來曰那個山堪住居曰那個山不堪住曰國內總被閻黎占也居曰不然曰恁麼子得個入路

居曰若路有卽與和尚隔山去也曰子千萬人把不住在

曹山問蟾首座佛真法身應物現形如何說個應的道理曰如驢觀井山曰如井觀驢

雲門因問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

雲門因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如何曰倒一說

薦福因問如何是佛曰莫莫如何是西來意曰莫莫

法眼因二僧叅以手指簾二僧齊捲眼曰一得一失

慈明問真點膏如何佛是佛法大意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芙蓉楷禪師拈拄杖曰者裏薦得猶是佛諸建立邊事直饒東湧

西沒捲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

丹霞淳禪師曰昇天底事直須颺卻十成底事直須去卻擲地

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異類中行

天童珙曰劫前蓮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雪竇鑑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大明寶曰輪王寶藏如赤窮的人酒店腰帶如大富底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上宗風別有擒虎頭收虎尾底宗旨會麼玉犬徹夜行不知天已曉大明曰者事如把針相似偶然失卻各處尋覓不得於忙閒間拽衣就枕然一劄因元來在者裏

王山體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之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底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雪庭裕問僧面壁石還有見達摩影者麼曰今日幸遇和尚庭曰拄杖幸遇上座乞供養一頓曰思大難酬庭擲拄杖曰服殺懷州牛

龍池幻有因僧問奇特事有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麼則不奇特也有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有便喝

顯聖湛然澄祖因僧問恁麼來問時如何聖曰戲論不恁麼來問時如何聖曰戲論恁麼不恁麼來問時如何聖曰戲論向上更有事也無聖曰戲論

顯聖因問如何是超然不借聖曰我聽不清你再問看曰學人不肯再聖曰此正是借僧喝聖曰此猶是借僧又喝聖曰百喝

後作麼生曰推散大眾去也聖曰蒼天蒼天

顯聖問僧行腳事作麼生僧畫○相聖劃破僧敲桌三下聖卻  
畫○相僧又敲桌三下聖画三○○○相僧抹卻聖曰離此之  
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聖喝出

善權百愚斯和尚因問聚窟洲中樹成香熟向爐用祝無量壽  
不老事何如權曰金鳳舞丹霄曰春秋多少權曰泥牛穿海底  
曰權將滄海爲清供指出雲霞作壽衣權曰勞謝闍黎

雲巖元潔瑩和尚曰盡大地是個禪堂作麼生出

雲巖曰盡大地是個無孔鐵鎚作麼生入

荆紫萬仞壁和尚因問信海圓通爲甚時人不會紫曰臘月三

十日

荆紫因問猛虎當路時如何紫曰恰好

荆紫因問如何是性宗大意紫曰泥牛鬪海如何是相宗大意  
紫曰杲日當空如何是西來大意紫曰大旗峰頂當頭立如何  
是和尚大意紫曰我不可承嗣先弁山不得

嘯雲和尚參弁山瑞老人問答罷山曰子猶滯功勳在雲致疑  
忽雷震乃大悟曰信知悟後更須作家煅煉

堯峯顯暹禪師聞雷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  
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  
乾坤不如吃茶去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  
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

圖天下太平 高峯云世尊大似靈龜曳尾自取喪身之兆雲  
門雖則全提正令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當時但於地上劃  
一圓相就圓相中書個丁字復展兩手示之管取冰消瓦解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推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  
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二比丘遂  
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  
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  
便下座 高峯云世尊能挽千鈞之弩銀山鐵壁箭箭皆通阿  
難雖有隱身之術殊不覺觸體後中箭還有躲得過底麼  
世尊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亦  
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云汝之所問皆爲

戲論 高峯云異學有言若啞世尊無語如雷遮裏見得分明  
正是 **增**益戲論何故諦聽諦聽

世尊因自恣曰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  
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  
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高峯云文殊知底迦葉不知迦葉知  
底文殊不知且置百千萬億文殊那個是真底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  
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  
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高峯云世尊扶頭迦葉扶  
尾直至如今擡舉不起莫有共着力者麼以兩手作扶勢云  
也只兀底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皆契悟 高峰曰黃面瞿曇四十九年顛之倒之橫說豎說貴圖末後殷勤殊不知賺他百萬億衆生令墮在鐵圍山下無由解脫

馬大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你說問取智藏去僧乃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你說去問取海兄僧遂問海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回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高峰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略遮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失命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 高峰云衆中商量皆謂心本是佛佛外無心故云卽心是佛苦哉苦哉若作遮般見解明後日喫鐵棒有分在既然如是合作麼生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百丈和尚凡叅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退丈問汝何人也老人曰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



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又自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  
狐乃依法火葬 高峰云大衆前云不落後云不昧還有得失  
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舉出來分明道看有麼有  
麼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壓良爲賤

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帝命國師試  
驗三藏纔見忠乃禮拜立於右忠問汝得他心通耶藏曰不敢  
忠云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  
川看競渡船忠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藏曰和尚是  
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忠備問藏良久罔知  
去處忠叱云遮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

南泉住菴時一僧到泉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  
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床  
卧泉伺久不來遂歸見僧卧泉亦去一邊卧僧便起去泉住後  
云我往前往菴時有個靈利道者來直至如今不見

趙州因僧遊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  
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個師僧又與麼去後有舉似趙州州云待  
我去勘過遮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州歸謂衆  
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 高峰云遮個公案若據諸方判  
斷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峰點檢將來正是婆子勘破趙州  
畢竟以何爲驗以手指云驀直去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  
高峰云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攪惱衲僧腸肚設有吞

吐得者亦不免喪身失命何故急急如律令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云我在青州作一件布衫重七斤 高峰云趙州一段綿密工夫風吹不透雨打不濕惜乎不  
解相體裁衣翻成鈍置高峰則不然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只向他道我二十年前曾向遮裏打失一隻眼睛至  
今指鹿爲馬大衆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此贊行者開接待凡有問行者接待不易者云譬如餒驢餒馬  
瑯瑯云快把飯來五祖和尚云願行者長似今日

高峰云瑯瑯和尚美則美矣只是做<sup>造</sup>惶忙不堪供養五祖和  
尚不鑑來風一鑊淡齏羹可惜著了許多鹽醋譬如餒驢餒  
馬只向他道殘羹餽飯不勞指出大衆且道與古人是同是  
別定當得出日消萬兩黃金不然喫水也須防噎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亦曾坐亦曾卧如今欲鐫作  
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高峰云南泉恁麼祇對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大夫嘗問泉曰弟子家中於瓶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  
此鵝且不得打破瓶亦不得損却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  
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

本平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語水脉舉棹別波瀾  
平不契又問盤龍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平於此有悟  
後雲峰悅和尚云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  
盤龍死水裏浸殺 高峰云若不悅公洎合被他瞞却然雖如

是且道盤龍諸訛在甚處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

石鞏和尚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三平乃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絃三下平便作禮鞏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箭 高峰云石鞏張<sup>弓</sup>旁若無人三平承箭弄巧成拙然雖如是半個聖人又作麼生落花片片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方晒飯巾次乃見德山自托鉢至法堂前峰遂問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遂密啟其意山乃休去至翌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

高峰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諸訛無出於此或謂巖頭智過師故有密啟其意殊不知犯彌天之咎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撫掌大笑云侍者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明

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攬向峰前作怕勢後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接兒始得然雖如是我則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

巖前後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高峰云大眾還會麼直饒向遮裏會得見法眼則易見夾山則難

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繩床立又有問凡聖相去多少子亦下繩床立 高峰云一轉語天懸地殊一轉語言端語的具眼底試辨看

聲明三藏善別音聲劉大王請玄沙驗之沙乃將銅火筋敲鐵火爐問云是甚麼聲藏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問侍者云見麼者云見如是三問如是三對沙云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麼道不會

高峰云大眾見卽見會卽會無復疑矣且道遮一點白決定是個甚麼

仙天和尚因一僧參擬作禮次天云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秃奴見甚麼了便與麼問天云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天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其天呵呵笑云遠之遠矣僧以目四顧便出

和安通禪師因仰山作沙彌時常喚寂子與我拍床子來仰持至通云送舊處著復問寂子床那邊是甚麼曰無物遮邊濟曰無物通又召寂子子應諾通云去 高峰云潦倒和安用心不

臧仰山命蹇爲魁所著山僧恁麼道也是逆風秉炬

僧問佛日彌禪師如何是昆盧印彌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曾彌云步步成跡 高峰曰佛日和尚雖則不負來機高提祖印殊不知古篆難明致令遮僧遇如不遇若是高峰則不然

忽有人問如何是毘盧印但言文不加點又云學人不會但云要會作麼且道與佛日是同是別

僧問高安澄禪師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澄云作麼生僧云恁麼則不受歲也澄云城上已吹新歲窓前猶點舊年燈僧云如何是舊年燈澄云臘月三十日 高峰曰大小

高安被遮僧隨後一逐如鼠入牛角相似直至如今轉身不得莫有救得麼且待來年

雪竇和尚示衆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字字無人識佛鑑師翁拈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不必重拈出 高峰云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未免見有偏枯高峰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個字字

字無平仄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閻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閻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勅閻明出閻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盡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又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

見祖曰汝得吾肉又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  
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拜依位而立  
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偈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  
得麼祖云我不得僧云爲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馮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頭水牯牛左肋書五字云馮山  
僧某甲此時若喚作馮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馮  
山僧某甲且道喚作甚麼

其贊行者因巖頭在家過夏一日把針次其贊前立頭乃以針  
作劉勢其遂歸着衣擬出禮謝妻乃問翁作甚麼其云不得說  
妻云有甚事也要大家知甘舉前話妻云從此三十年後須知

一度喫水一度噎殺人女子問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齋  
上座針頭上劉將去也無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侍者禮佛以拄杖打遠一下遠云  
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陽云一物  
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看你放不下陽當下大悟

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  
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得過

肅宗皇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造個無縫  
塔帝云就師請塔樣忠良久云會麼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

却請此事請問之後詔問源源乃有頌云湘之南灤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夾山和尚示衆云我二十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中事一日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山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山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便請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中始得其僧歸堂裝束潛去

百丈云汝等爲我開田吾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白云開田已竟請和尚說大義百丈行數步而立展開兩手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竇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僧問慈明如何是古佛家風明云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僧問慈明如何是不動尊明云提不起

李駙馬問慈明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明云駙馬甚處得遮消息李唱一喝明云野狂鳴李又喝明云師子吼

五祖演和尚一日持錫遶廊云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自云孫臏今日開舖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高峰示衆云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覷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吐得出也是胡餅裏呷汁

高峰示衆云千嶺萬山雪五湖四海水清光成一片物物盡皆

明且道趙州栢子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斤畢竟是個甚麼喝  
一喝云明星當午現猶待曉雞鳴

高峰示衆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  
與二十棒取向二鐵圍山所供並實趙州出云棒教阿誰喫泉  
云過在甚麼處一對無孔鐵槌州使禮拜泉歸方丈蒼天中更  
添怨苦南泉和尚雖則頂門具眼賞罰分明點將來也是虛空  
空裏釘橛若無趙州後語未審如何折合高峰不然忽有人起  
佛見法見但向他道善哉善哉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高峰示衆舉丹霞因過一院值凝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  
火向院主偶見訶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  
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  
院主自後眉鬚墮落師拈云丹霞燒木佛爲寒所逼豈有他哉  
院主眉鬚墮落偶爾成文何足疑矣若作佛法商量管取入地  
獄如箭擲拂子下座

高峰因僧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在那一  
句師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龍蛇混雜  
凡聖交參進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爲師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  
進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云如何是心  
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恁麼則言言見  
諦句句朝宗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云也是掉棒打月  
高峰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



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詠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前東行西行或嗔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得知不免分身確搗技舌犁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皈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高峰浴佛上堂舉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衆會麼更聽一頌指天指地展弋矛直至如戰不<sub>今</sub>休假使羣靈都殺盡一身還有一身愁

高峰上堂海底泥牛嘶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鷲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

高峯中夏上堂豎拂子召大衆云到遮裏進前一步也不得退後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不得

高峰開爐上堂豎起拂子云遮些火種自靈山傳至西峰已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載今日幸遇開爐特爲諸人拈出以拂子吹一吹乃擲下云照顧燒却眉毛

高峰上堂低頭覓天仰面尋地波波挈挈遠之遠矣驀然撞着徐十三卽喞元來只在遮裏以手拍膝一下云在遮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高峰上堂舉百丈和尚問馮山云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山云却請和尚道師拈云大小馮山推惡離已今日忽有人問西峰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卽向他道柴荒米貴忍饑無

眼祇對

高峰佛涅槃上堂周行七步猶成跡擲示雙趺豈易收微雨洒  
花千點淚淡烟籠竹一堆愁

高峰晚參身貧道貧無法可親一味盲枷瞎棒聞者見者莫不  
生嗔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高峰上堂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衲僧  
門下始有語話分大衆既是迷悟兩忘人法俱遣共語話者復  
是阿誰速道速道

高峰解制上堂一夏以來諸人懣懣山僧亦懣懣懣懣逢懣懣  
彼此無空過今朝聖制告圓不免更說些懣懣懣懣禪齋得大家俱  
懣懣如何是懣懣禪咄猛火著油煎

高峰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何處去焦尾大蟲入鬧市後四十  
五日何處來三脚驢子上高臺俊鷹快鷄便合乘時跛鼈盲龜  
徒勞踣跳

高峰上堂舉風穴和尚因真園頭同念法華問訊次穴問真云  
如何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真云鷄鳩上樹啼穴云你作  
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法華云你作麼生念云  
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却顧真園頭云你何不看念法華  
下語念自茲印可名振四方師云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亦嘗  
被問此話擬下語間遂遭一頓熱棒打出直得三日忍痛不已  
大衆要見二老優劣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

高峰上堂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杯云

浮杯無剩語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杯云更有長處不妨拈  
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怨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  
不識倒邪爲人則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遮  
老婆摧折一上婆聞得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  
禪客詣婆乃問南泉爲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固措  
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鼓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  
趙州州云我若見遮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云未審和尚作麼  
生問伊州便打一云爲甚却打某甲州云似遮般鼓死禪和不  
打更待何時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得哭云可悲  
可痛婆聞乃嘆云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州聞得令人去問云  
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竖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乃有頌與婆

云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有頌  
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師拈  
云山僧始者一看將謂總是白拈賊及乎再辨端倪却看浮杯  
較些子何故不因漁父爭得見波濤

高峰上堂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裏有一人做  
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入不得卽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  
裏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向愁人愁殺人

高峰上堂舉雪峰因僧來叅峰問甚處來僧云浙中來峰云船  
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峰云爭得到遮裏僧云有甚麼隔礙  
峰打起出僧後十年再來峰云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峰云湖南  
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峰舉拂云還隔遮個麼僧云若隔

爭得到遮裏峰亦打出僧住後每見人必罵雪峰同行聞特去  
相訪遂問你因甚罵雪峰僧舉前兩段因緣同行痛罵與伊點  
破遮僧遂悲泣每於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師拈云遮個公案  
頗類德山托鉢話諸方商量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具眼底但  
於德山低頭處見得便會雪峰打意於巖頭不肯處見得便會  
遮僧罵意又於巖頭密啟處見得便會同行點破意於巖頭撫  
掌見得便會遮僧悲泣意又於巖頭受記處見得便會遮僧遙  
禮意西峰今日將二老父子縛作一束拋在諸人面前了  
也諸人要見二老則易要見西峰則難何故有~~無~~無耳塚六月  
火邊坐

高峰因妙湛無爲長老至上堂舉劉鐵磨來叅馮山把髻投衙

山云老特牛汝來也引狗入寨磨云來日臺山大會有齋和尚  
還去麼癩兒牽伴馮山作卧勢隨邪逐惡磨使出咄直饒連得  
便行也是韓獪逐塊

高峰上堂舉雲門大<sup>師</sup>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含血噴人先汗自口  
峰云到老僧也未赤眼撞着火柴頭門云恁麼那恁麼那河裏  
失錢河裏攬峰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好手中呈好手紅心  
心裏中紅心

高峰重陽上堂大抵登高直須親到萬山之頂若不到頂爭知  
宇宙之寬卽今莫有到頂者麼良久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高峰上堂舉永首座同慈明辭汾<sup>陽</sup>後相從二十年不得休歇一  
支圍爐夜深明以火筋敲炭召云永首座永首座永咄云野狐

精明以手指云評卽當漢又恁麼去永於言頓悟師拈云遮個公案若曰依條直斷慈明無端坑陷平人合喫三十棒永首座隨風倒拖亦當代喫十棒忽有抱不平底出來道西峰響則向他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高峰上堂一年又過一月今日又從頭起循環烏兔如梭百年光陰有幾以拄杖卓一下云諸上座休瞌睡直饒火急翻身四大海水早已傾在汝耳裏

高峰結制上堂今年龍象頗多權作三堂結夏雖然名字不同是法本無高下中間有個肉身菩薩現與諸人同結同脩同眠同坐若也點檢得出說甚黃面瞿曇西來達磨不然且待七月十五却與諸人說破

高峰後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又僧問圓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悟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拈云二老雖具頂門正眼慧其本源天地懸隔

高峰上堂資生貴圖求富叅禪貴圖求悟求悟若學資生個個成佛作祖咄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復舉僧於馬祖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離四句答某甲始得祖乃畫一畫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後僧舉似忠國師師云何不問我師拈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西峰恐後不禁特爲諸人改正去也召侍者云分

明記取

高峰上堂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

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拈云西峰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阿誰無分又云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

高峰上堂千疑萬疑紙是一疑若能決此一疑免教節上生枝卽今莫有決得底麼若也決得賞你一錠金若決不得亦賞你一錠金何故豈不見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復舉僧問法眼聲色二字如何透得法眼召大衆云若會得遮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師拈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復舉芙蓉一日告辭馬祖祖云裝却包了來與你說一上法芙蓉於次日至方丈侍立少頃祖云時寒善爲道路某至法堂上忽然有省師拈云馬祖佛法恁麼流布拈花微笑命若懸絲

今日凡有人來告辭總與草鞋一網

高峰云若論此事正如逆水撐船上得一篙退去十篙上得十篙退去百篙愈撐愈退退之又退直饒退到大洋海底撥轉船頭決欲又要向彼中撐上若具速般操志卽是到家消息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又云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爲工夫墮於昏沉散亂中落在輕安寂靜裏總皆不覺不知非惟虛喪光陰難消施主供養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靠山僧昔年在衆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心一日驀然踏著自家底元來寸步不曾移

又云若謂著實參禪決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情志如遇殺父冤讐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正事在欲露未露之時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尅日成功不怕變中走斃苟關其一譬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然雖如是落在西峰坑子裏不得不救咄

又云此事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搥搥相似從朝至暮雨打風吹直是無人觀著殊不知有一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若也拾得百劫千生取之無盡用之無竭須知此藏不從外來皆從你諸人一個信字上發生若信得及決不相誤若信不及縱經塵劫亦無是處普請諸人便恁麼信去免教做個貧窮乞兒且道此藏卽今在甚處良父云不入虎爭得虎子

又云若論此事如登萬仞之山一步一步將搆至頂惟有數步壁絕攀躋到遮裏須是個純鋼打就底捨命拚身左推右推推來捱去以上爲期縱經千生萬劫萬難千魔此心此志愈堅愈強若是根本不實泛泛之徒何止望崖管取聞風而退矣

高峰云法門廣無邊參禪第一義若真師子兒不入他羣隊直下便翻身諸獸皆迴避毘盧頂上行生死海中戲佛祖不知名衆魔爭敢通奇哉此妙門寂寞無人思有發初心須具大根器內外絕諸緣屏心立堅志譬如人架屋先須實基址基實屋無傾志堅道成易提個趙州無截斷有無意豎起鐵脊梁急著眼睛觀密密與綿綿絲毫無間棄譬如人倒懸念念更無異日夜

苦思量一心求脫離不分東與西寢食都忘記又如初生兒呼喚渾不視用工到那時如人鑽火燧漸見黑黃烟知火必在此切莫顧危亡更須加猛利直待火星飛通身是焰熾余雖不會禪也曾恁麼試只在剎那間可立而待至頂門眼豁開裂破娘生鼻海竭須彌崩虛空撲落地十方賢聖師盡是眼中刺微笑與拈花可煞不知愧更有葛藤根一千七百事嗚呼後代人盡食他殘體若更問如何拳頭劈口捶

又云叅禪若要尅日成功如墮千尺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則是個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西峰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犁耕

又云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可上極是省力極是利便若曰回光返照點檢將來耳朶依前兩片皮牙齒依舊一具骨有甚交涉有甚用處若是拏雲攬霧底漢子決定不墮遮野狐窟埋沒自己靈光辜負出家本志直向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起佛越祖心辨久久不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日也拚命跳明日也拚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元來山卽自己自己卽山山與自己猶是冤家若要究竟衲僧向上巴鼻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界始得

又云若論此事的的用功正如獄中當死罪人忽遇獄子醉酒睡着敲枷打鎖連夜奔逃於路雖多毒龍猛虎一往直前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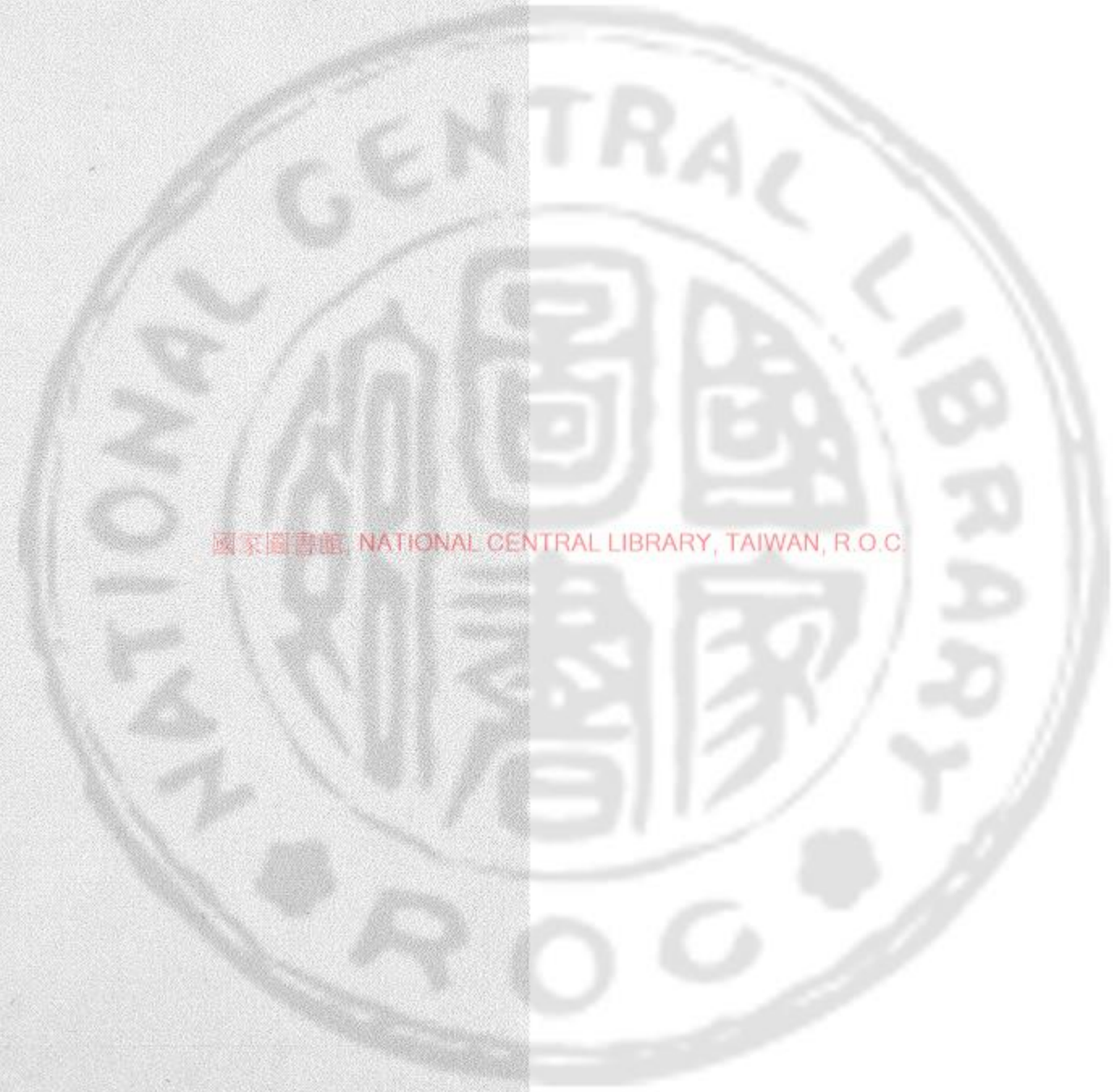
所畏何故則爲一個切字用功之際果能有此切心管取百發  
百中卽今莫有中底麼以拂子擊禪床下云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

又云若論此事不假長劫熏脩積功累德亦不問賢愚利鈍久  
習初機只貴孟八卽漢不顧危亡得喪發大憤志起大疑情如  
善財童子參勝熱婆羅門大火聚中投身而入正恁麼時人法  
俱忘心機泯絕左之右之壑着磕着不是洞山麻三斤定是雲  
門乾矢橛若還趨趨趨趨趨趨莫道親見高峯直饒向老  
胡肚皮裏打一遭依前乾沒一星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外士



方外士

禪師語錄

湘翁云禪師上堂舉三角總印禪師示衆曰若論此事纔眨上  
眉毛早已錯過了也麻谷曰如何是此事印曰錯過了也谷掀  
倒禪牀印便打雪竇曰眉毛未曾眨上說甚麼此事有僧問眉  
毛爲甚不眨上竇亦打師曰三角殺人不用劔雪竇活人不用  
刀麻谷劈海吞龍者僧藏機陷虎春山今日作箇甚麼風頭稍  
硬各請照顧眉毛

湘翁上堂跨門痛與三十埋沒宗乘開口辨瀉千酬途中活計  
旣明尊貴之位須知尊貴之人驀豎拄杖曰拄杖踉跳上兜率

淡食老人手錄

陀宮撒下漫天鐵網盡大地聖凡民物動植飛潛一時藏竄無  
路到者裏起心動念是錯滌慮忘懷是錯談玄說妙是錯舉著  
便會撩起便行弄業識癡團是錯就中有箇出來道和尚籍沒  
人家財產如何納物事山僧未免向灸瘡癩上重加艾焦然雖  
如此也須銅砂鑪裡滿盛油

湘翁臘八上堂金鎚未動日月流光古鏡纔磨乾坤色暗威音  
前悟得的落二落三威音後悟得的錯七錯八觀<sub>空</sub>念獨鶴棲  
巢琢句雕文狂猿戲月更乃說照說用立主立賓擡薦商量正  
偏回互連得野狐涎唾到處纏鄭稱楊殊不知畫虎不成反類  
狗我常道一切眾生元無妄想執着但錯認智慧德相不得自  
在橫按拄杖曰穿過釋迦老子鼻卓<sub>孔</sub>一卓曰築碎釋迦老子脊

梁相好隨形當甚麼干屎橛三藏聖教值甚破草鞋明明截鐵  
抽釘歷歷珠回玉轉臨機豹變則且置移步看飛龍時如何橫  
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湘翁佛道日上堂饑食麻麥困卧風霜好與三十拄杖悟觀明  
星功嚴覺海好與三十拄杖觀衆生智慧德相共狸奴白牯轉  
華藏根本法輪亦好與三十拄杖<sub>抵竟十拄杖</sub>大似因齋慶讚到香積國底  
能有幾人驀拈拄杖曰瞿曇瞿曇今後更扭捏娘生鼻孔也無  
卓一卓曰至孝出重華

湘翁臘八上堂雪色覆彤雲正好揮金剛寶劍赤烏飛碧漢休  
錯認髑髏眼睛烏道寒危誰當踐履靈鋒覲露電火難通有個  
現成公案對衆分明舉佾周穆王癸未三年臘月八日瞿曇撞

倒乾闥婆城盡塵沙世界鑽入毘盧卍字胸中結成赫奕天光  
不空見菩薩算盤子打箇七千九百九十零九反那一反今日  
向山僧手裡首身西瞿耶尼作箇佛頭北鬱單越作箇佛腳南  
閻浮提是他智慧德相東勝神州是他性海莊嚴雖然證此一  
色功勳卻不許把淨妙境界障蔽自己正見光明直須透脫迷  
悟聖凡看取向上全提大衆鑊明古佛心肝已爲諸人入泥入  
水你等來這裡討甚執著妄想拽拄杖下座一頓打散

湘翁慶誕請上堂春秋搃到蕪州有玉女拋梭天地吼耀海珠  
呈峭峻機萱花日照香風溜恁麼廓清蘊界會得本命元辰城  
東老母伸手露出紺容也是家富兒驕衲僧斗量達磨眼睛只  
作木槌子用卻木槌子有甚奇特拈拄杖打○曰晝夜圓明一

百八女弟子請

湘翁結制上堂摩竭藏頭露尾少室空腹高心電閃紅旗雷轟  
忤逆斷碑斫斷行人路天曉持書不到家與麼提持箇事切須  
審細近時有等據曲柔的古錐大開眼了作夢只管道我宗直  
捷語句綿密把實法繫綴人穿卻鼻孔纜向鐵橛上償他信施  
大衆山僧今日咬定牙關祇道得一半這一半留與諸上座道  
道又道個甚麼喝曰天下衲僧跳不出

湘翁上堂問雪落澄江因甚金魚不白師曰眉稜飛血刃曰花  
飄六出不吹香明甚麼邊事師曰鬢髻童兒早白頭復曰靜極  
光通達南海崑崙寒不襪寂照含虛空扶桑夜半日紅卻來  
觀世間象駕崢嶸宇宙寬猶如夢中事萬代金輪聖王子暮揮

拂子曰三世諸佛說夢歷代祖師作夢天下老和尚圓夢你等  
還夢見也未設若夢見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有甚玄妙理  
性與你作情解計較脫或未能穿衣喫飯屙屎撒尿拖箇四大  
子走莫道不疑好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湘翁元宵上堂寒雲橫四野大地盡皆枯龍機纔吐霧滋潤事  
如何師曰人從陳州來接得許州信曰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如  
何是不貴之賢師便打曰開口卽失開口卽喪除此二途請師  
指示師曰未發意前早喫我三十痛棒了也曰青帝令行春色  
好元宵人唱太平歌師曰重言不當喫問東去西去如何是萬  
里無寸草處去師曰看腳下曰因甚未出門亦是草湯湯地師  
便打曰鵬程萬里須臾到謾說途中曲折多師曰騰蛇繞足露

布纏身僧一喝師復打曰盡十方是祖翁田地橫身投入底爲  
甚穴不棲巢遍法界是月燭慧燈眼察秋毫底甚明不越戶  
諸人於此忽然踏破草鞋始信瑞草靈苗賢者不貴何謂如此  
元宵不改寒風色玉兔懷胎月未知

湘翁說戒上堂問把斷湫川逆流放行南國要路轉允成聖一  
句作麼生道師曰東方朔是平原厭次人曰昔日世尊與無緣  
慈放拔苦光今日和尚如何施設師曰鐵馬吼虛空曰恁麼則  
法雨涓涓均霖霖搭芽從此悉開花師曰且過者邊著問寶劍  
揮空原無朕跡電光影裡顧鑒難施祇如高亭見德山隔江搖  
手知歸且道見個甚麼道理師曰屋裡販揚州曰未後出世承  
嗣德山又作麼生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曰雪峯三登投子九

到洞山逮至鰲山成道還是承誰恩力師曰放你三十棒曰未  
後承嗣德山意旨如何師曰滿面慚惶曰和尚見荆紫老人後  
隨處拈香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三生六十劫饒你再參  
尋曰恁麼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融師曰學來的間  
話頭問坐斷十方踪跡並無九聖兩般看如何是戒定慧師曰  
拄杖長七尺曰六門光皎潔萬法證無爲如何是戒師曰生鐵  
鑄崑崙曰鵲巢忘五蘊沙界總全身如何是定師曰虬龍吟玉  
樹曰當臺橫寶鑑宇宙盡光輝如何是慧師曰文殊未到早先  
知曰戒定慧已蒙師指句裡分明事若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  
來曰滴水成冰窮月盡更有梅花笑轉春師曰你只有湛水之  
波且無滔天之浪便打問教中道如人說食終不能飽施主設  
齋還飽得麼師曰討甚第二碗乃曰觀色卽空成大智霜花香  
透你髑髏喚甚麼作大智觀空卽色成大悲朔風拽脫你鼻孔  
喚甚麼作大悲設一言咬斷千差三世諸佛口掛上天下老和  
尚從甚處噎飯可中有個妙叶縱橫的向寒巖枯木善解龍吟  
鬧市塵途攤開布袋釋迦老子共優波離尊者鎮日在鹿野苑  
裡說戒說定稱鄭稱楊責情何止三十拄杖然雖如是機關不  
是尋常作莫把胸襟當等閒

湘翁臘八驛司陳公請上堂問千華旣設波離立權下風獅座纔  
登瞿曇無處措手請和尚放一線道令現前人人入佛知見師  
曰紫羅帳裡撒珍珠曰智慧德相又若何師曰頭髻鬆耳卓朔  
曰明星出現平常事何故奇哉此夜伸師曰幾行巖下路罕見

白頭人曰自從識破瞿曇面大地衆生不受謾師曰暴虎憑河  
徒誇敏手曰除非和尚證明師曰西天令嚴此土較別問釋迦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又向山雪六年若行師曰波斯讀梵書  
曰今日法筵濟濟陞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霹靂過頭猶瞋睡  
曰世尊四十九年已是嚼飯餒兒烏末後又道單傳心印師曰你  
還具行腳眼未曰恁麼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師以拄杖拄  
退曰世間有五種奇特拈毫端現實王剎底是奇端坐受檀越  
供養底是奇掉臂踏毘盧頂上行底是奇不管夜暗晝明捉敗  
正覺山頭二千年前做草底是奇那一奇鸞賊兒曰無事不來還  
憶君

湘翁慶誕請上堂問無米飯不假上方搏取木札羹全憑箇裡  
傾出祇如居士營齋且道從甚處得師曰華嚴經阿僧祇品最  
難讀曰嶺上梅傳春信早天塔桃熟又三千師曰還須問取青  
蓮花菩薩曰恁麼則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師曰詐明頭乃  
曰人從河北來接得湖南信報道思大禪師口門長一丈二濶  
一丈二等閒動著便能橫吞釋迦爛嚼彌勒驚起楚城王畔醉仙  
子放鶴出銀籠乘風吹玉笛坐看兩顆窠籠玉樹果熟如瓜不  
知經過幾多歲月驀拈拄杖曰大衆金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  
那邊是甚麼雲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昔有一老宿大衆  
集定起身作舞曰諸人會此意否此是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  
夫事又一老宿大衆集定亦起身作舞曰諸人會此意否此是  
清貧長樂師曰從來鶴不停機到底鳳無偏倚山僧今日承檀



越遠臨擬效當場慶讚只是要出他古德一頭地遂勒僧伽黎覆頂起身亞豎拄杖曰諸人會我意否百歲老翁作歌舞真誠不是小兒戲

湘翁師誕請上堂問南極老人舞三台是呈瑞是慶誕師曰寶掌撐開空界月曰與麼青松一色千年秀野老拈花萬國春師曰雪曲和陽春自家要伶俐曰龍飛鳳翔卽且置正恁麼時事如何師曰六月雨甘霖寬其萬民心僧一喝師打曰輪王髻中珠未肯輕分付問猊座高登凡聖集雲凝山嶽事如何師曰雨下澄潭秋水涼曰世尊降誕指天指地和尚今朝現何瑞相師曰香風吼出虬龍舞曰優曇花放三千界一曲無生萬古傳師曰門外有客闍黎善爲問天上忽雷驚宇宙法王登座意如何

師曰龍吟玉樹秋光轉曰透出空輪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師曰好與你三十拄杖曰旣遇金如接待師曰穿卻鼻孔僧一喝師打曰棒上不成龍復曰威音王以前祇是這箇消息鳳育龍胎天地曉威音王以後亦是者箇消息雲撐雨勢碧峯清正當今日前不知有釋迦後不知有彌勒盡塵劫人性命總在泰春手裏直得捏聚也由我放行也由我忽若有箇出來道長老具甚光明說得如許長遠遂點首曰諾惺惺著六月秋風動寥廓萬年松翠拂雲寒烏鶻老鶴飛上摩尼殿角摩尼殿角遍覆三千大千你道是那一角卓拄杖喝一喝曰叅

湘翁退院上堂滴水冰生事不相涉拈拂子畫曰者裏闢開一條活路直教泥牛闢霧浪湧古澗寒泉木馬嘶春花發祖翁曰

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三十六鈞筒解下線索元來是棚那羅  
延箭且道用作甚麼擊香几曰萬峯雲外射飛鰲

湘翁臘八說戒上堂未離兜率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世<sup>人</sup>畢一等  
漆桶相楷就中猶較奇峭耐夜觀明星却道衆生具有智慧  
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喝一喝曰這龍頭蛇尾漢好鈍  
置人家男女殊不知靈峯異草花萼長春錦綉鴛鴦金針直度  
三十年和泥合水卽不問你諸人祇如帝網光羅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卓拄杖喝一喝曰文殊堂裡萬菩薩

湘翁誕日請上堂問海屋添籌稱上壽聖凡共慶大機緣妙密  
宗風今已振汾陽四句請師宣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千年木  
石呈雲瑞如何是辨衲僧句師曰南山未起雲北山先下雨如

何是定乾坤句師曰金剛寶杵八鋒尖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  
縮曰汾陽將此驗天下衲僧是爲人句不爲人句師曰三十年  
悟去也不定僧一喝便禮拜師曰識甚好惡乃曰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論年論劫只與麼劫扶縱橫你若帶水拖泥我便寶几  
珍御你若鳴鸞佩玉我便泉石煙霞或作那吒奮怒向琉璃殿  
前敲枷打鎖或現簪纓落窠向荆棘林內奪食驅耕這裏會得  
把定世界祇在裡許明辨衲僧也在裡許且道甚麼處是白巖  
爲人眼卓拄杖曰斬新日月時時長不老乾坤歲歲同  
湘翁新裝佛像<sup>登座請</sup>上堂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嫩綠叢中嘶鐵馬曰如  
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北斗似杓南斗似瓢曰如何是透法身  
句師曰逢飯喫飯遇茶喫茶曰法身句已蒙師指烹煨禪流事

若何師便打曰棒頭有眼明如日撥轉如來正法輪師曰如人說食復曰奇哉十方佛瑞現優曇花欲識優曇花瑞應十方佛南北東西任縱橫丈夫活計離窠窟拈明月向鐵壁巖前眉分八彩搏香積向鉢盂匙上口飲千鍾功多業就職到權成固是尋常作畧祇如迦葉親聞神光得髓畢竟透脫一句作麼生道揮拂曰驪珠捧出輝天地喝轉滄溟盡倒流

湘翁剃度請上堂問如何是白巖境師曰峯頭八面玉玲瓏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脚驢兒弄蹄走曰人境已蒙師指示今日消息事如何師打曰你猶瞌睡在乃曰金針未叩錦縫全彰玉線初分羅紋結角眼親手辨尚帶連纖點著不來終成鈍滯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胸襟不丈夫廣額放屠刀卽且置娑竭

龍女往無垢世界坐寶蓮花又作麼生卓拄杖曰百年地僻柴門迥六月山高盡閣涼舉歸宗因僧叫曰大悟也大悟也宗問你悟箇甚麼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師曰者僧雖則四稜著地也是他二六時中捱拶到滴水滴凍始肯險絕承當拈拄杖曰拄杖未曾向六月頭與你下陣大雪在空自點胸點肋作麼畢竟如何家住海門東扶桑日先照卓拄杖下座

湘翁上堂我若雷轟毒鼓浪擊鯨鐘把諸人拶上峭壁巖頭宛取父母未生前事十有五雙望風卻步不得已曲順機宜便見白雲依青山而轉紅日泛夜濤而來然雖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你道卽今是幾度良久曰恁麼舉卽易恁會還難要得分明老僧後次上堂說向你

湘翁說沙彌戒上堂問雲門一派路出曹溪如何是滔天潑地  
一句師曰鶴飛霜色紫鳳叫彩雲橫曰鐘鼓交參喧宇宙請師  
說法意如何師曰穿破你髑髏換卻你眼孔曰寒臘月飄香雪  
畢竟是何境界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蒙師指示師曰杓上  
聽虛聲乃曰目機鉢鉢的人爲甚喚龜作鱉獨步丹霄的漢爲  
甚帶水拖泥透脫許多關鍵直得把鉢盂向香積世界擲日月  
於寶杖頭邊依舊抱橋柱洗澡諸和尚子莫妄想擡眸觀天俯  
眸觀地陸行走馬水行操舟一一提持古佛嘉猷明明發揮正  
法眼藏正恁麼時高沙彌晏坐長安卽且置優婆離尊者飛錫入  
諸人鼻孔裡作麼生抵當良久擊禪牀曰雪後始知松雲  
開轉見日輪高

湘翁千華正生禪師請上堂問秋老黃花瘦霜寒草木稀洞明  
賓主句顯示目前機如何是目前機師曰眼裏瞳人吹木笛曰  
祇如泥牛蹋碎苕溪月木馬嘶開九嶺春又作麼生師曰有意  
氣時添意氣曰恁麼則驚羣須是英靈手出格還他大丈夫師  
曰弄巧成拙問曹洞家風卽不問如何是弁山作畧師曰金鳳  
不栖無影樹玉兔幾曾下碧霄曰可謂花石軒中意靈枝剗外  
春師曰流沙島裏說家鄉乃曰一人常在孤峯絕頂舉唱宗乘  
枯木龍吟真見道一人在鬧市塵途輝煌佛日髑髏無識眼初  
明更有一人奴呼釋迦彌勒婢視文殊普賢拈香積向妙喜國  
土妙喜不大移妙喜向香積世界香積不小且道此三人中那  
個合受人天供養揮拂子曰泥牛吼月千華秀木馬嘶風萬派

秋

湘翁供法衣爐拂請上堂問羅籠不得底如何相接師曰庭前  
飛玉芷殿角吼風雷曰祇如東西不住南北不停怎生款待師  
曰山僧麤識好惡曰今朝設齋而施法服現何祥瑞師曰金鷄  
架上產獐龍曰恁麼則豁開錦繡乾坤迸出斬新氣象也師  
曰鞏縣茶瓶僧禮拜師便打曰毘婆尸佛曾從二千七百年前  
分付法僧於釋迦牟尼法中高座華林道場與十方婆伽梵入  
於神通大光明藏正當斯際把住則天迴地轉放開則水肅山  
清去此二途直得窮上徹下迥絕孤危且道妙密鉗鎚羅紋結  
角落在甚處拈起袈裟角曰者裏全身擔荷何必大庾嶺頭風  
高月冷就使闔國人到從教響順聲和然雖如是也要向寒灰  
豆爆時痛喫山僧一頓熱棒始得

湘翁解制上堂問把住黃金失色放行瓦礫光生未審把住耶  
放行耶師曰彌勒峯前水自古向西流曰祇如坐斷兩頭不住  
中間又向甚處行藏師曰蒼山頭倒卓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  
去也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孤雲獨宿野鶴飛騰如何是人中境  
師曰嘯月臺邊麀雪曲曰六和巖前花滿地寶珠池上萬年藤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青龍崗下數遊魚曰結解同途又如何師  
便打曰恁麼則棒下翻身去也師再打復曰康熙廿八年己巳  
上元節我見燈明佛毫瑞如雪珂雪東村王老烈燄波心撈得  
月一氣走過八百里洞庭放下手原來是塊生鐵好消息甚直  
捷山高水深鵠白鳥黑龍華寺裏布袋頭開共看火樹銀花結

截卻羅龍卸角馱大丈夫兒須猛烈喝曰邊方雖有令何如金輪天子寰中救

湘翁慶祝祈嗣請上堂問一人通身錦繡一人寸絲不挂是如  
何師曰三十棒門外自領取曰恁麼則象王峯高踞此中獅子  
巖八面玲瓏去也師曰不是翻濤手休談跨海鯨曰忽遇出格  
英靈如何支遣師和聲便打問梅占百花魁春雨潤如酥潤不  
知春從甚處來師便喝曰雷聲振宇宙萬象悉騰輝師曰直下  
三日耳聾始得曰今日祝贊又作麼生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  
兒曰一句稱揚無量壽出頭天外看添籌師曰少間~~你~~你一盞  
茶豎拄杖曰拄杖子頭戴寶冠身披珍御先天而<sub>地</sub>不老後天而  
常存有時突出人前便見千年一遇如今混俗光其餘八十三

九十四教你脩省當機覲面提與你饒益覲面當機提你若不  
信呈起拄杖曰看看變作觀音大士走入西王母眉毛罅裡說  
阿字法輪來也卓一卓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和風~~初~~解凍花  
發樹南枝叫叫

湘翁祈嗣上堂問堂前露柱久懷胎產下男兒頗俊哉未解語  
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如何是狀元才師曰你不是者脚  
手僧喝師打曰徒遭點額曰如龍得水去也師曰杜撰不少曰  
和尚不得壓良爲賤師復打曰正要壓你者一個乃曰雷轟蟄  
起鳳舞蛟騰嫩萼聯輝風和日暖者裡信向親切古德道堂前  
露<sub>柱</sub>久懷胎產下男兒<sub>常</sub>頗俊哉也只是尋<sub>常</sub>光景更道三個孩童輓  
戲毬莫來攔我毬門路仍費提挈老僧今對衆舉揚要且出他

古德一頭地顧左曰念法華顧右曰寶誌公卓拄杖曰夢熊生  
得是麒麟

湘翁上堂問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寶座當軒請師垂示師曰  
汁藍衫日裡曬曰如何抽釘拔楔一句師便打曰風吹柳絮毛  
毳輒雨洒梨花白雪香者是人總會拈芒長玉線穿缺鼻金針  
刺成一對鸞鳳撲地飛十有五雙不知下落豎拄杖曰思大口  
吞諸佛三十棒趨向馮山隊裏種月耕雲你道雪峯三登投子  
智者九旬講法華還免檢責也無卓拄杖曰泥多佛大水長船  
高鶴髮老翁披錦繡觸翻紅日上花梢擲拄杖下座

湘翁桐城香山衆大師請上堂問靈山一花現瑞迭爲五葉流  
芳弁山一滴曹源時分萬派朝宗事若何師曰玉塵揮紅日曰

恁麼一句全提十方坐斷去也師曰金爐噴紫烟曰正座  
靈機獨露因甚許多人湊泊不下師曰只你不知痛痒曰和尚  
莫埋沒他好師便打曰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昆吾  
山上失却刀揚子江心拾取紅爐一片雪拋向虛空更那邊靈  
松青翠攙天碧恁麼因緣千聖難識今日舉來應箇時節卓拄  
杖曰看看青龍崗起舞獅子崑接拍靈鷲峯共天井嶺揚眉香  
爐峯並芙蓉塔鬪額李家巷外鬚張三出來大笑道華林寺裡近  
日有個老賊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湘翁祈嗣上堂問七日把定封疆不容絲毫走作今朝放開一  
線個個鼻孔撩天正恁麼時施何法要師曰玄珠浮水面紅日  
麗天心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冬晴無驟雨抱甕灌園蔬曰

畢竟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老僧在你脚底曰恁麼則泥牛銜月  
歸滄海木馬加鞭不轉頭師擊禪几曰你猶欠者下在因曰人  
從湖上來請擊華林鼓立雪滿庭除紅日正當戶天津橋畔枯  
木起龍吟彌勒閣前珠池邀鳳舞提撕不到處迅似雷轟推撥  
無門時洞如天宇趙老向青州作領布衫要用便用馬祖卽心  
卽佛王老師不是心不是佛利刀自剪紅絲誰敢草附木且  
大機圓應一句作麼生舉揚揮拂子曰夜半金烏穿碧落黃梅  
石女產嬰兒擲下拂子

湘翁釋迦佛登位請上堂問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  
排旣不安排又不造作因甚枯木堂上梁釋迦佛開光師曰雕  
虎吼清風曰祇如老祖遺下個無根樹子大踰閻浮檀金還許

學人親見也無師曰非汝境界曰男兒志氣衝牛斗那個曾襟  
不丈夫師曰如何是你丈夫曾襟僧喝師曰好喝再喝看僧又  
喝師大笑曰龍華有時握吹毛利劍跨踞地狻猊千個萬個窺  
覷驚異猜排見你不識遂乃卸珍御服披敝垢衣插莖草豎起  
玉殿瓊樓拈毫端露出紫磨金色直教盡大地是甘蔗種族遍  
世界是黃面兒孫便爾門庭施設揮喝成雲踢蹋成雨若教入  
理深談夜半繞金烏天明飛玉兔花溪雪谷共轉根本法輪蟻  
馬蛾羊齊證妙巖三昧旣然風行草偃自是職到權成正當今  
日釋迦老子轉功就位一句如何舉似橫按拄杖曰大用縱橫  
機莫測敢推婁至與威音  
湘翁慶誕請上堂首座問人天已集獅座已登未審施何法要



師曰百歲老娘倒紉兒曰會得威音那畔事却來者邊行履如何是威音那畔事師曰細雨濕衣人不見曰者邊又作麼生行履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常扣角曰坐斷劫外今時請師別道師曰老僧今日疲倦少間再與商量曰無影樹頭花燦爛不萌枝上果馨香師曰放你三十棒乃曰靈源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拈拄杖曰看看西的邊昨宵紫氣滿函關今日瑤池降玉母卓拄杖曰看看東邊的玉簫吹動陽春曲彩鳳乘雲叫日紅且道中間的聳靠拄杖曰少室有四樹每歲一度花開白色異香傳是漢時所植你若識根元日月燈明佛一座六十六劫只是尋常日用事你若不識金陵俞道婆向蓮花樂裏變三頭六臂劈破華山分開萬年流水畢竟是甚麼人到得恁麼境界連卓拄杖曰石女夜深挑蜀錦鴛鴦繡出自金針

湘翁卻居士請上堂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玉篆飄雲氣金花滿檻前曰祇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麼施設師曰生鐵鑄成金色吼曰恁麼不恁麼總得又明甚麼邊事師曰石牛夜產玉波斯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春風似剪春日如膠曰與麼則人人悟毘盧性海個個入普賢行願去也師曰未過花寒莫道暖問大眾朝參暮請因甚不得心法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如何是涅槃心師便打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識取拄杖落處曰識得一萬事畢因甚又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師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曰禮拜去也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復曰和風解凍煦日新輝羅山陳老師嘲魯祖開堂一味

槌鐘謝響劈脊與伊五火抄更揚袂歌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相付謹白衆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了便穿過珠頂王面孔却來  
生鐵崑崙眉裏身驚起雲居悟和尚道此是超宗越格旨  
趣悟後更須踐履始得且作麼生履踐拈拄杖曰一雞二犬三  
猪四羊五馬六牛今朝人日個個三多衍慶家家五福駢臻臨  
濟無真人在老僧拄杖頭上恭賀鳳儀橋前卻大郎法報清嘉  
依正豐潔手携香積餉華林到處相逢李八百你等還覺眼潤  
耳熱也未卓拄杖曰不遲一刻

湘翁善權呼和尚請上堂聖諦不爲真得髓青原人喫廬陵米  
洞山突出駭鷄犀明月堂前波浪起你不是渠渠正是你星流  
不啻三千里石女黃梅誰共陪若疑別問龐居士喝曰問者多

知老漢作麼現今善權和尚頂中亞目肘後懸符急宜翹請親  
聆法音免致鐵牛過窟橋說頭而道尾擊禪几復喝一喝

湘翁剃度請上堂拈拄杖曰華林殿上擊鼓兜率宮中聲鐘拈  
起兔角拄杖因地震破圓通大悲老漢響豎拄杖曰來也以無  
作妙力示無畏應身誰敢喚他作賓誰敢喚他作主三文錢買  
個胡餅放下卻是饅頭固然曲不藏直馮山水拈一向耕雲種  
月因甚被劉鐵磨逼向臺山會裡飽食軒眠還委悉麼石女天  
明羞照鏡當陽剃却赤鬚鬚

湘翁請上堂問臺山大會齋與今同是別師曰春到百花開  
黃鶯啼柳上曰因甚被他逼得東倒西歪師曰你還覺頂門重  
麼乃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乃文殊普

賢大人境界豈拂子曰不是翠竹豈不真如揮拂子曰不是黃  
花寧非般若且道文殊普賢在甚處有般漆桶錯認魚目爲珠  
爭解奔流度刃又有般漆桶祇見羚羊絕跡那知彩鳳搏空甘  
贖行者向針鋒上剖露千聖命脉居然皓玉無瑕鄭十三娘到  
馮山前側身而立你等作麼生啗啄良久擊禪床曰散心雜話  
信施難消

湘翁請上堂問覓水尋源處知恩始到家且道是甚麼人師曰  
吳興出好冬春米曰且喜橫趨海上獨步寰中師曰象王峯下  
吼金鐘曰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何是知音  
的事曰難瞞識者師曰正好瞞你拈拄杖曰拄杖子你還知尊  
貴向上事麼卓一卓曰喚作正位卽是喚作偏位卽是上下和

平渾然一體猶有化在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猶有物在不見雲  
巖道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二爲三變盡成五啊唧啊唧恰似  
倚天長劍莫動著動著教你頭破血淋山僧今日也著隻眼卓  
拄杖曰正偏回互未開口百雜碎了也重離六爻是甚碗脫立  
縱使疊三變五祇好赴個程限啊唧啊唧恰似揀翼大虫莫驚  
著驚著教你骨爛皮穿大衆適來講讚無限勝因特爲寧國普  
濟誓先法姪禪師敬掃祖塔敦請舉揚雖信祖父從來不出門  
且謾說還鄉盡是兒孫事復卓拄杖喝一喝  
湘翁比丘戒上堂拈拄杖曰長安甚鬧拄杖常思破墜竈我國  
晏然鳥啣花落碧巖前上不肯於諸聖下不重於己靈有時向  
酒肆魚行斬釘截鐵有時向天宮龍窟搗土揚塵頭頭關古佛

家處處露達心髓風既然如是因甚比丘之法必要四白羯磨

方許登壇秉具卓拄杖曰從前技倆冰消後一飽自能忘百

湘翁菩薩戒上堂問把定繩頭天崩地裂放行綫道海濶山高

未知師意如何師曰吳興米價賤庚癸莫輕呼曰優婆離瞎七

瞎八高沙彌落二落三超情越見句畢竟如何舉揚師曰玄沙

元是謝三郎曰若然者象王披雲嘯月獅子卓古騰今去也師

曰鹽梅應合生知得金榜無勞顯至勲僧禮拜曰作家宗師師

舉拄杖曰你要打那復曰乾坤未兆生佛性命總在老僧拄杖

頭上吐氣轉身白牯狸奴齊證色身三昧碌碌木樞共演根本法

輪大小瞿曇從甚處傳言送語跛脚雲門又向那裏盲枷瞎棒

顧左右曰會麼若不會看老僧放出藥山獅子踏上毘頂顛揚盧

聲大叫來也你道叫個甚麼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復名誰

卓拄杖下座

湘翁結制請上堂盡大撮地來如粟米粒大雕砂無鏤玉之談總

千七百暗號子撥入毫端結草垂道人之意機前領畧滯壳迷

封句下承當觸途狂悖更若道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

前鬼窟頭出頭沒責情何止三十拄杖爲甚如此太平寰宇斬

癡頑橫按鏤錫金正令遂卓拄杖喝一喝

湘翁上堂問盡大地撮來如米粒大大地平沉撮個甚麼師棒

曰打則任打雕沙無鏤玉之談餘二則非真師向所談師復打

曰棒頭有眼明歷歷千七暗號憑誰委師曰杜撰不少曰銅頭

鐵額一場中踏倒銀山破像盧師曰情知你伎倆有盡復曰盧

峯卓朔雨滴枯叢鏡水潺湲風碧浪當機覲面匝千重格外  
全提壁立萬頃鴻山老漢開口便體用雙全因甚被劉鐵磨投  
箸却向臺山會裏飽食鼯眠俱眠和尚住山三十載口如鐵槩  
因甚見天龍指頭便解道一生受用不盡薦拈拄杖喝一喝曰須  
彌頂上無根樹不待春風花自開

湘翁上堂問雲開山岳露四衆聽慈音應時及節示何法要師  
曰波斯過大唐曰高提祖印演唱宗風向上一路請師再指師  
曰三十棒一棒也不較曰知音不必重拈出再三撈拽暗點頭  
師曰更好吃棒因曰胸羅五庫解讀無字碑勇冠三軍慣騎噉  
人馬黃帝覓玄珠於赤水離婁眼見如盲契託心思若曹直饒  
因象未免向漚花影裏錯認指縱畢竟如何聲色不到處真紅  
原是緋

湘翁冬至上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薦豎拂子曰者裏覲  
體分明便見玉筍嶺畔木落霜清若耶溪頭風高月冷森羅溢  
目文殊智鏡全彰一旦晴空普賢行門獨露婆竭羅龍女頓往  
無垢世界卽不問你諸人祇如石笋抽條一句作麼生揮拂子  
曰昨夜崑崙間說夢白頭生得黑頭兒

湘翁說沙彌戒上堂千峯寒翠萬派漸流百聲樹木盡作獅子  
吼聲拘那含如來騎山門入佛殿撞着彌勒大士說一切智智  
清淨有一句子到你眉輪飛雪刃無一句子到你舌底走風雷  
新婦騎驢阿家牽卽且置高沙彌晏坐長安作麼生拈合枯木  
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

湘翁上堂果要的切相爲直饒前無依倚後絕方隅頂門上正好  
一撥更乃聲前悟旨句下逢源脚跟尚欠一鏈著舞拂子曰快  
將玉笛傳淒怨吹出蘆花明月灣好大哥參透吃茶去

湘翁結制上堂宗乘乍舉海震山搖毒鼓轟搗山高月冷德山  
入門便棒如水深臨濟逢人便喝如火益熱直得捱撥無門時  
迅雷難掩耳言詮不及處疾礙易流雲不是心不是物到處相  
逢王老師且全機覲面一句作麼生舉似須彌萬仞摩今古折  
箭量天枉費功僧問慈風久仰道親範瞻學人初機請師一接師  
曰你未跨門時早喫我三十棒了也曰虛空逼塞四面無倚以  
坐具打○未審者箇還有處也無師便打曰手執夜明符幾個  
知天曉師又打曰恁麼祇奉一人歸至化從教諸道自分衡師

曰料掉沒交涉僧喝師連打退

湘翁上堂盡大地是沙門全身爲甚南望雪峯剛萬里北遊難  
透趙州關總法界是沙門隻眼爲甚臨濟走到大愚方識黃蘗  
婆心雲門被睦州一撥始爲雪峯妙嗣恁般說話會得底好與  
一頓不會底亦好與一頓且道是那一頓三汲浪高魚化龍漁  
翁空捕夜江水喝一喝

湘翁上堂霜風襲翠貞實斯存溪水逆流洪波浩渺三世諸佛  
向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金鸞抱子冲霄漢歷代祖師向諸人  
看睫裏耀大法眼玉兔懷胎向紫微正恁麼時拄杖子踏跳口  
口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應當作作個甚麼遂卓拄杖一喝  
曰笑煞不輕菩薩復曰也是金貴

湘翁上堂拈拄杖曰聖諦不爲階不落當陽解脫黃金索廬陵  
米價任君酬萬里天邊飛一鷄脫畧言詮渾超棒喝金牛桶底  
放光明滿地森羅恣歡樂菩薩子惺惺著千年芳樹玉花開管  
天爵人爵卓拄杖喝一喝

湘翁爲男保安請上堂拈拂子曰雲垂石傘雪映耶溪直得秦  
望峯走上須彌山頂西王母出來呵呵大笑道屏因玩月紋生  
角象若雷驚花入牙仔細看來大似十八孩童中狀元好大哥  
急須記取來時路擲拂子頓左右曰於薦得端坐受供養施主  
得安樂

湘翁普濟進院小叅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意旨如何僧拂袖  
便出清曰邯鄲學唐步雪竇曰者僧不是邯鄲人爲甚學唐步  
若辯得出與你茶喫南堂欲曰者僧的是邯鄲人爲甚雪竇道  
不學唐步拈拄杖劃曰有口不得喫茶者多師曰與麼正擊着  
敲要且只解強說道理山僧今夜有九十棒三十棒要打雪竇  
爲他不合道者僧不是邯鄲人三十棒要打南堂爲他不合道  
者僧的是邯鄲人且道那三十棒落在阿誰分上有人辯得鏡  
清與你提瓶酌盞有分若辯不得舉手曰趙州來也吹笛打鼓  
普請看

湘翁示衆若論此事譬如面前鐵壁銀山後面豺狼虎豹左邊  
洪波浩渺右邊烈燄焚燒中間撞著冤家債主正恁麼時作麼  
生是諸人本叅得力一句有得便向五蘊身田認取動轉施爲  
以作活計有的將聰明意想領覽玄言妙語蘊在胸襟舉著便

會撩起便行把途路之樂當作到家消息更有等無轉變的長  
年緊守話頭妄圖純清純點悠忽身心荏苒歲月古廟寒灰有  
甚用處此三種見解總是坐在竿頭險墮之處不肯拚命翻身  
殊不知叅要真叅悟須實悟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且  
道如何是不自欺的事揮拂子曰石女喚回霜夜夢木人撲落  
午天星

湘翁示衆全機透脫落在半途明白轉身猶存涯岸現成受用  
轉見煩難別有機思終非究竟拈拂子劃曰劃斷許多閒言長  
語直的青獅山踉跳走過新羅國裡洗手池不覺開口大笑你  
道笑個甚麼夜來風色緊孤客最先寒

湘翁示衆後夜朔風高乾坤盡凍裂龍吟枯木寒霜壓梅花白

大家相聚喫杯茶珍重歸堂好憩歇最愛龍潭喚德山紙燈燒  
落更深月駐意擬商量面皮硬鐵<sup>似</sup>畢竟如何不說不說

湘翁示衆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山僧深不欲鈍置諸兄弟驀豎  
拂子曰昔日青原思祖用者個接取五色祥麟山僧拈來穿却  
諸人鼻孔若要吐氣轉身須具斬釘截鐵辣手纔好看者一句  
無意味語設若畏刀避劍切莫錯怪

湘翁示衆佛法不是容易山僧昔在荆紫履踐到千自由百自  
在忽被先師一掌直下<sup>解</sup>落祝融峯半邊鼻孔壓翻八百里洞  
庭仔細思量當初抵爲未悟要求個悟門既悟又要透脫悟境  
被者般見識喫却許多生受一朝冰釋始見先師機用實與尋



湘翁示衆洞山道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  
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一人轉功就位一人轉位  
就功恆張洞上宗旨卽不無祇是被莖草絆斷脚跟未免進退  
維谷我者裏總不恁麼東去西去直須向荆棘叢中斬釘截鐵  
去孤峯頂上帶水拖泥去且道扶門內扶門外良久喝曰玉兔  
不知天色曉金烏爭肯夜頭明

湘翁示衆葉落西風急秋高白露濃木童吹玉管石女撞金鐘  
有般倔強便道前兩句是平實商量後兩句是妙體會若與  
麼正是對鏡述頭自生狂怖殊不知靈鋒透匣剗外全提寶印  
當空羣魔屏跡直饒你諦信無疑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

更須參

湘翁示衆黑黑銀山鐵壁忽摧折明明碧霄風動白雲橫了了  
橙黃橘綠秋光鬧隨隨嶺後狂猿盡夜啼透得者四語好箇不  
快活漢既是透得因甚不快活欲成九仞之岑莫惜一簣之土  
湘翁示衆參禪如勇將臨陣突然露出殺人不貶眼的手段便  
能向佛祖玄關橫身直過荆棘林裡活脫自由祇如昨日僧問  
文殊爲甚出女子定不得山僧曰怒猊抉石罔明爲甚出得山  
僧曰鐵馬嘶風你道是答他話替他說爲是批判得失抑復別  
有機謀緇素分明落在情解擬議不來莫怪性燥

湘翁示衆大地撮來墨漆黑一鎚打作紅爐雪衲僧撞見眼頭  
高盡力提持去不得好消息三脚靈龜吞却月虛空粉碎忽當

陽踏著秤鎚硬鐵那時方信霜鯨戲水浪掀天未過龍門猶  
點額喝一喝

湘翁示衆昔弁山瑞師翁拈桃花示衆靈雲見桃花悟道諸人  
見爲甚不悟有僧問和尚見又作麼生山曰老僧從來不眼花  
曰爭奈卽今何山作咳嗽聲曰老僧有病出去師曰格外投機  
謾道苔生玉殿今時及盡依舊月照丹墀者僧旣當頭錯過老  
弁山未免向電光影裏橫按鎧卸去也雖然曾從上頭關換過  
慣弄無絃不響琴

湘翁法師在荆紫壁師翁問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你作麼  
生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此是啐啄同時如何是失底音趣  
師曰觸其鋒者喪身失命壁便打

湘翁法師一晚聞鐘豁然大悟詣方丈呈白壁翁曰饒你履踐  
到千自由百自在正要喫山僧拄杖法拂袖大笑翁復微曰我  
要你喫拄杖你作麼生會法擬對被一掌頓忘前解乃拍手曰  
轉見好笑翁曰何不道取一句法曰合取臭口翁連掌曰今後  
更敢麤心耶法一喝便出

湘翁法謁洞山瑩瑩豎如意問你那裡還有者箇麼便喝曰  
者是路途上底法退步拱立曰荆紫第卽今在甚處法曰直得  
眼睛突出曰鼻孔聳法曰壑著和尚曰爭奈落在山僧鼻孔裡  
法曰者老漢又恁麼去也曰正好喫棒法拂坐具便行

南烟大師相訪湘翁法一日徵究宗旨法問如何是向曰推不  
向前拽不退後如何是奉曰金殿未敢擡眸觀端拱一心慕聖

顏如何是功曰鞭起泥牛眠海底轉身踢倒五須彌如何是其  
功曰百卉叢中呈戲舞花芳鳥語盡含融如何是功曰輸與  
山家都不會法遠橫點首曰苦哉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  
傳將去也拍手便歸方丈 一日法袖刀下客堂南問作甚麼  
法輪刀便斫南曰切忌傷鋒犯手法曰頭落也不知南呵呵大  
笑法亦拂袖大笑歸方丈 南問既是明眼人爲甚帶眼鏡法  
曰月似彎弓 南問三家村裏牧童開浩浩地且道還有賓主  
也無法曰西山東嶺青 南問一目千里爲甚點卽不到法曰  
水急浪花飛 南問立冬已半月爲甚尚有雨鳴法曰帝釋宮  
中放赦書 南問墻壁瓦礫古佛心且道是平實商量是格外  
理論法曰近日官中令嚴不許攬行奪市 南問十方世界現  
全身爲甚好處便住惡處便去法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南問  
離却棒喝語言作麼是本叅得力一句法曰待我計較成說向  
你 南問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因甚問著個個眼似木梭法曰  
夜來牀薦穩一覺到天明  
湘翁法問雪岸書記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那個是你自己曰  
虛空駕鐵船法曰橫說豎說因甚不得因底一聲曰車不橫推  
法領之

方外士

禪師語錄

淡食老人手錄

紫瑋峽禪師示衆因僧問話不契師叱之退乃曰大凡賓主往來一問一答蓋爲揀別行人脩證之淺深迷悟之差別若無問答則迷悟不分迷悟不分則賓主不立是以或縱獅子之威或現脩羅之相或肆懸河之辯或施掣電之機雙敲唱行殺活自在辨真偽於言前截情塵於當下豈徒展弄辭鋒馳騁知見取熱一時以誇後世哉近有一類黃口鶻禪言不偏知正語不識倒邪攢湊幾句亂機鋒突出人前逐管逞驢唇馬嘴全然不顧旁觀目前只圖問得贏答得快究竟已躬下事黑漫漫地所以道醍

酬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如今要得主賓四換啐  
啄同時驀拈拄杖曰還見麼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  
人復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紫瑀示衆舉舜老夫古鏡因緣了乃曰居士好面古鏡耐耐雲  
居不善揩磨果然黑漆漆地仔細思量當時但道個何必豈不  
妍媸立見秦漢俱彰而無端向洞山死水裏浸殺有甚用處汝  
等各各負取一面何不打破了來與你相見遂以拄杖一齊起  
散

紫瑀上堂旗回日月鳥嘶風驚海波翻戰血紅掠地擒生渾不  
顧超然直上萬層峰衆中莫有衝鋒破的一闢鷓鴣門者一僧  
纔出師曰大衆看取者員猛將便下座

紫瑀上堂香巖間擊竹黑夜穿針靈雲悟桃花白日見鬼臨濟  
喫黃檗六十痛棒敲定牙關睦州投雲門損折一足彌寬未已春  
山寺裏一年三百六日日日早眠宴起香不燒佛不禮飯來  
伸手茶來濕紫問禪不知問道不委有時間不過拖根瘦柳椽  
鞞雙破蒲履者邊看山那邊翫水到晚歸來勞倦了脫鞵上牀  
一場好睡雖然若是英靈大丈夫自然不坐在者裏以拄杖畫  
一畫下座

紫瑀誕日上堂山僧未出世與拄杖子同一起居同一作息既  
出世同一苦樂同一受用今乃山僧降誕之期恰值據位投機有  
一則奇特因緣不免請伊出來展演一上驀拈拄杖曰大衆古  
佛長露柱一年燈籠大虛空一歲且道拄杖子還涉春秋也無

遂卓一卓曰又是從頭起

紫瑀佛誕陞座朕兆未分以前囫圇擘不破文彩旣彰之後粉  
碎不成團包羅萬有無古無今充塞十虛有殺有活昭昭然蓋  
色騎聲赫赫兮超情越量摩醯三眼觀無門大悲千手提不起  
或時此界他方爲瑞以爲祥或時天上人間示生而示滅了無  
彼此之殊迥絕去來之相諸佛由是而圓成衆生以之而度脫  
於此見得正所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其  
或未然少間上殿大家拈香諷誦

紫瑀示衆三春已過九夏方新荷葉浮水面之錢石噴牆頭之  
火薰風陣陣而涼生殿閣紫燕喃喃而韻入笙簧祖意不勞覓  
佛法只在目前到者裏搬柴運水無非本分生涯拽石擔雲總

是道人活計鞭起馮山牛曉耕隴上之煙喝退玄沙虎夕翫天  
邊之月有時曳杖登高雲間東嶺千重出有時憑欄注目樹裏  
南湖一片明德山棒全用不着臨濟喝有甚巴鼻掀翻從上家  
風不落古今途轍勤斷聖凡根株別是一腔風調正恁麼時且  
道春山爲人在甚麼處靠拄杖曰且待別來時

紫瑀上堂雲飛雪屋日麗霜空千峯寒聳六戶虛通喚木童曉  
吹鐵笛呼石女夜扣金鐘不滯有無寧墮偏中雙明齊運事理  
俱融欲迴避而莫及擬趨向以何從拍一拍曰漁歌驚起沙汀  
鷺飛入蘆花不見踪

紫瑀中秋示衆露濯秋空雲歸古洞一輪皎潔萬里無垠雪谷  
飄桂子之香水盤絕玉兔之影樹彫葉落孤鴻遠叫一天霜水

碧沙明漁父醉眠兩岸月光影未忘底認爲一色功勳足下無  
私底指作虛玄鳥道殊不知夜明簾外正好換步移身寶鏡堂  
前何妨轉功就位攔胸一踏遍界全彰拂袖便行通身顯露靈  
山話曹溪指拍過一邊不落階級獨超物外道將一句來卓拄  
杖曰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紫瑋因儒者請上堂吾有一物無背無面函蓋乾坤彌綸霄漢  
問達磨達磨不知扣瞿曇瞿曇罔薦相與訪諸仲尼仲尼曰柴  
也愚參也會由也喙是非吾之所辨到不如老者安少者懷朋  
友信異乎三子之撰遂喝一喝曰牙齒一具骨耳朵皮兩片  
紫瑋退院上堂一句子乾坤收不得萬象莫能該釋迦四十九  
年橫說豎說也說他不到達磨少林九載直指指也指也指他不

出就是我老和尚三坐道場四會說法橫抽寶劍魔佛齊揮高  
照菱花羣狐喪胆究竟得來也是指沙囊而爲飯袋自餘行棒  
行喝畫一圓相作女人拜盡捕風捉影隔羅望月有甚麼限所  
謂調彌高和彌寡山僧今當退院之期不免將者一句子花擘  
零星撒出當場一任汝諸人從心所欲豎拂子曰有眼底決定  
皆見擊拂子曰有耳底畢竟俱聞擲拂子曰三千里外逢人但  
恁麼舉

紫瑋上堂撒手端然坐白雲深闌處只可喚作小歇場若認以爲  
極則前途大有事在畢竟如何直透萬重關不住清霄內  
紫瑋上堂零星劈不破開圓圖成兩片信手持將來渾同日月面  
知不知薦不薦擲拂子曰蘆花江上白如錦鷺鷥飛入尋不見

紫瑋上堂你若騎馬朝天我便退居陋巷你若君子可入我便  
扭鎗相待你若濃粧淡洗我便垢面蓬頭你若錦繡通身我便  
寸絲不掛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然雖如是夜得莫  
蹋白不是水便是石

紫瑋上堂明如日黑似漆有軌則沒踪跡明明說與却伴聾只  
管暗中閑討覓休討覓火急翻身猶鈍置倒騎石馬出紉籠快  
鷄俊鷹趣不及趣得及針鋒眼裏翹足立

紫瑋上堂原本尊貴中來不從王種姓出卸下寶華冠誰敢喚  
他作佛脫却珍御服不妨到處稱尊警然返本還源頓爾入塵垂  
手隱顯全該類莫齊翻然一笑無何有

紫瑋上堂觀色卽空成大觀故不墮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  
不墮涅槃豎拂子曰者箇是色空那箇是悲智打○相曰者箇  
是悲智那箇是色空擲拂子曰到者裏色空也不可得悲智也  
不可得淨裸裸一亘晴空赤灑灑毫無翳障佛真法身猶如夢  
幻涅槃生死等若空華正恁麼時如何是到家一句天明木馬  
追風後夜半泥牛飲海乾

紫瑋上堂百匝千重處水泄不通四面八方來針剗不入直饒  
轉得身吐得氣猶是門外活計且親到其中一句作麼生道萬  
緣千變渾閒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紫瑋上堂月明競渡露冷芳洲那邊白滴滴是蘆花兩岸雪者  
邊清寥寥是江水一天秋須進步莫遲留任運還同不繫舟四海  
而今清似鏡勸君莫與路爲讎



紫瑀上堂青山疊疊綠水重重茆店裏月皎風清板橋頭霜凝  
露滑從那邊過來不響山前方堪卓錫向者裏歸去無影樹下  
正合同船全機投入妙叶渾融則且置炭裏藏身一句作麼生  
道卓拄杖曰蘆花無異色白鳥下汀洲

紫瑀臘八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陸地橫抽十丈  
蓮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千尋海底火燒天如何是第三玄師曰  
萬仞峯頭駕鐵船如何是第一要師曰生鐵秤錘無孔竅如何  
是第二要師曰踏著麻繩兩頭翫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木人撫  
掌呵呵笑曰玄要已蒙師指示語未竟師曰臨濟大師來也僧  
擬議師連棒打退乃曰萬機寢削不名究竟一念領覽難荷宗  
乘到者裏六年苦行是錯觀星悟道是錯妄想執著紅爐片雪  
智慧德相昔病狂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總  
不是良久以拂子擊禪床三下曰打開彌勒樓閣放出善財童  
子一任台山閩嶺徐行蹋斷流水聲柳巷花街縱觀寫出飛禽  
跡恁麼也是不恁麼也是恁麼不恁麼總是且功成身退繼志  
述事一句作麼生道遂以拄杖橫肩上曰還見麼幸有任公鉤  
餌在何妨四海釣獐龍

紫瑀示衆向上一路七通八達信步行來不差毫髮若是推不  
向前約不退後堪作甚麼所以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  
宗不妙然則踢翻大地鳳舞鸞飛喝散白雲天空海濶柳標橫  
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卓拄杖便起

紫瑀示衆舉谷泉訪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曰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乃作虎聲明以坐  
具便搗泉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  
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曰慈明立定陣脚山搖不動  
谷泉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但兵驕者敗欺敵者亡縱使別  
有掩襲之計亦不過僞定一時草竊稱霸而已若是一戎衣而  
天下定號爲王者敢曰未在諸人要識王者師麼遂拈拄杖一  
齊打散

紫瑋示衆舉長翁淨禪師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  
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死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  
火爐動也白巖符云在者裏又且不然盡大地是箇火爐你進  
前則燒殺退後亦燒殺直饒你總不恁麼也無你躲避處忽有

箇漢出來道畢竟合作麼生因可惜許師曰二大老與麼施設  
大似商鞅立法舉天下之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其不仁  
亦至矣山僧今日若不打開一面之網你葦茄子瓠子向甚麼  
處蹲扎良久以手拍案曰去

紫瑋示衆舉弁山雪禪師解制因僧問金鈎玉線將收挽鯨鯢  
忽現時如何雪曰虛空撒下漫天網縱使飛鰲怎出頭曰拏雲  
攫霧去也雪曰霹靂一聲魂膽碎曰三汲浪高魚化龍漁翁空  
捕夜江水雪曰已被柳條穿却師曰千尋瀑布解釣者何人萬  
仞龍門攀躋者有幾者僧向高山頂翻雲覆雨弁山於深深  
海底掣電轟雷正是棋逢敵手琴遇知音若是山僧又且不然  
待道拏雲攫霧去也劈脊便棒縱使傾湫倒嶽也教點額而歸

紫瑀示衆舉大明詮禪師因徒單二駙馬至入堂見一僧面壁而坐駙馬曰好箇淡漢明曰今日被駙馬著鹽醬也師曰者僧幸好一盤羹無端被駙馬添鹽著醬滲毒藥於醜醜見者誰不嘔吐若非大明調以五味和以鹽梅則天下人幾成畫餅矣然雖如是怎奈美食不中飽人飡

紫瑀示衆舉湧泉欣禪師因強德二禪客於路次見泉騎牛不識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鑿泉驟牛回而去及回見二禪客於樹下煎茶泉下牛與坐乃問近離甚處強曰那邊泉曰那邊事作麼生強舉起茶盞泉曰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強無語泉曰莫道騎者不鑿師曰者騎牛覓牛漢既然蹄角分明說甚者邊那邊大似乞兒見小利殊不知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強禪雖解提壺把盞不知借手行拳待道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便乃放下盞子縱使一回入草去也教驀鼻拽將來

紫瑀示衆舉天目禮禪師因僧叅次禮問汝名甚麼曰智虎禮乃退身作怕勢僧擬議禮便歸方丈師曰者僧乃負嵎之虎無敢嬰者天童雖能攘臂從事怎奈深入虎穴山僧當時若作天童待云智虎便乃拽翻在地就跨其背云者畜生擬向甚麼處去若作者僧待作怕勢便作虎聲而出豈不二俱作家紫瑀示衆舉西院因僧問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院曰設有斬爲三段僧作禮院休去會下有一僧曰堂頭和尚道即太煞道未了在問話僧乃拽其僧上方丈白曰者僧不肯和尚

語院曰是上座不肯老僧那僧曰不曾覺事亦不曾說院乃一時喝下僧到法堂又曰說甚太煞道直下未了在問話僧又拽其僧白方丈院曰上座果不肯老僧那僧曰莫信者僧今日三度見伊風發乃一總趁下師曰西院令雖行要且打者僧不著者僧肯也肯西院只是自不肯二人罪犯一時與你發放了也且道那裏是伊三度風發處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紫瑀示衆舉萬峯示衆云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師曰大小萬峰只知順水張帆不解逆風把柁山僧則不然三世諸佛不如是說歷代祖師不如是說天下老和尚不如是說春山不如是說若有如是說者禮他三拜若有不如是說者亦禮他三拜何故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伶俐衲僧也難得

紫瑀示衆舉六祖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師曰兀兀不修善祇林手執降魔劍騰騰不造惡普化空中搖木鐸寂寂斷見聞錦城絲管日紛紛蕩蕩心著鐵牛掣斷黃金索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云和尚恁麼批判也是虎豹之鞭猶犬羊之鞭只向他道山僧病痛不妨被你道著呵呵紫瑀示衆舉欽山因僧參乃豎起拳頭又開云開卽爲掌五指參差合卽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卻

豎起拳山曰你恁麼只是無開合漢師曰欽山立箇問頭不妨  
奇特只是不遇知音者僧若是箇漢待云還通商量也無便好  
近前與他一頓拳頭如今落在山僧手裏不免依畫貓兒去也  
乃舉起手曰看看盡乾坤大地總在山僧手裏開也掀翻四大  
海握也築碎五須彌商量得下好與一頓拳頭商量不下亦好  
與一頓拳頭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恁麼也好與一頓拳頭只  
向他道山僧罪過

紫瑤說戒上堂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彘性使然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鬧習使然也咄者漢子教  
壞人家男女責情何止三十拄杖殊不知大丈夫一出頭來便  
作師子王吼指顧稱尊行一步抹過無邊香水海伸一拳築碎

百億須彌盧瞠聖人而不受脫神仙而不爲將三乘法壑以作  
門牆指十地菩薩而爲眷屬五篇七聚是甚爛麻繩六度四弘  
無乃破故紙詎肯雕蟲畫鷲局促人下終日捫褲中虱而甘爲  
保頭甕婦哉然雖如是機關不比尋常作莫把曾襟當等閒復  
喝一喝

紫瑤示衆舉寶峯瑄禪師付法偈云迷悟猶如空裏雲師曰釘  
釘著懸掛著碧天明淨了無痕師曰打破鏡來相見歷然世界  
其中露師曰霞生也殺活拈來總現成師曰借刀子看大衆山  
僧恁麼批判且道還契他寶峰復喝一喝

紫瑤示衆舉笑巖在楚金沙灘陽濱見一沙門執錫通前卓立  
朗聲問云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義否巖云密則非論論則

非義彼乃退後以錫橫肩上翹足獨立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  
書一更字彼以錫畫地一畫濶兩脛立上復以錫橫按腹上亞  
身而視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書一嘉字彼卽卓錫地上以兩  
手叉腰懸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  
書一之字彼復分手指天地周旋一匝云是甚麼義巖於地上  
書一尤字彼復進前作女人拜分手指兩袖子云是甚麼義巖  
於地書一蚕字彼乃遶三匝作禮立於巖右巖於地上書儼字  
彼方進語巖云設到此更須知有儼者始得彼歡面巖歎云噫  
真摩訶衍薩婆若上士耶仍作禮而去巖顧左右云此是應真  
聖賢所呈金剛變相三昧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  
新證師曰此二人一箇有六韜三畧之才一箇具武緯文經之  
作鏡照鏡空合空有甚辨別處惜乎末後遭他一杓至今尚作  
屎臭氣若是山僧見他擬作伎倆便連棒打出非但空權外道  
心早會落卻天魔膽

紫瑀示衆舉海舟因沈貫居士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  
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  
指也士愴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忽有省師頌曰萬斛明  
珠一串穿驢馱馬載出南天相逢莫謂無人問滯貨從來不值  
錢

紫瑀示衆舉漳拙才禪師因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處  
忽然契悟師頌曰害盡相思傷盡神黃昏月下忽逢春須知此  
日堂前婦便是當年倩女身

紫瑋示衆舉大魏倫禪師示衆老僧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村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甬呼兔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盃白粥午後一碗清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花展兩手云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查師頌曰朝廷不仕樂山林案有詩書壁有琴一枕松風忘歲月從他人世自浮沉紫瑋示衆舉山翁忘禪師一晚入堂大叫云適來欄中不見了牛普請大衆把火上山尋牛去一僧才出翁便歸方丈師曰天童牛雖不見料想不在別處可惜當時一衆有眼如盲若是山僧卽近前扭住鼻云今後不可更犯人苗稼管取天童低首歸降

紫瑋示衆舉養拙明禪師一日入堂就地跌坐師曰平地上撈甚魚蝦時有僧便坐明坐榻師曰盲龜跛蟹上鉤來也明起身向僧作禮師曰須知不是好心僧便走師曰識法者懼明復坐地云我起不得誰扶我起師曰祇要圓卻此話一僧進前推明倒師曰果然勾賊破家明起身打坐榻者師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明便歸方丈師曰滿船空載月明歸大衆馮山敗缺已爲諸人拈出山僧敗缺諸人還知麼

紫瑋採茶示衆舉馮山一日採茶次師曰用力不易謂仰山曰終日採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師曰老來沒事榦敲枕弄兒孫仰撼茶樹師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馮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曰貫魚須用柳條仰曰和尚如何師曰倒轉鎗頭來也馮良久師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

得其用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馮曰放子三十棒師曰養子之緣合當如是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兒大爺難做馮曰放子三十棒師曰虎頭虎尾一齊收師復曰二老與麼相見大似珠穿九曲玉解連環雖則縱奪可觀檢點將來未免話作兩橛爭似弁山連日採茶敲動普柳大家一齊走將出來長底長短底短呼底呼應底應也不說體說用亦不行棒行喝自熱人情一致水乳合同正恁麼時且道馮仰底是弁山底是後夜一輪霄漢月清光應照兩峰頭

紫瑋示衆舉開山老祖到金粟值撞船次乃問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祖捉住拄杖進云巨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祖曰直得無下手粟曰且道承誰恩力祖彈指一下粟微笑師曰二老與麼相見一箇破釜沉舟渾忘勁敵一箇綸巾羽扇坐制英雄正是相逢不可馬各自奔前程然而一往觀去彼此作家仔細看來未免二俱落節山僧當時若作金粟待云巨浪湧千尋時如何向道淹殺你若作老祖待云承誰恩力向道草賊大敗豈不增彩一時揚名千載然雖如是還知二老落處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酬

紫瑋示衆夫上士相見如老將籌兵所謂九天九地一死一生擒賊擒王射人射馬靡不合其宜者若是齟畧未諳纔跨征鞍早被擒下了也且道是誰試舉看昔深明二上座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話是否眼曰是深曰鷄子過



新羅便歸衆時後主在座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置茶筵  
請二僧重新問話明日後主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人曰今日  
請上座重新問話若問得是奉賞雜綵若問不是只賜一劍法  
眼陞座深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深曰鷄子  
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法燈作維那乃聲鐘集衆僧  
堂前勸辯燈曰承聞上座父在雲門有甚麼奇特因緣舉一兩  
則商量看深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  
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深乃打一坐具便歸衆師曰此則公案  
古今批判盡道法眼父子不齊被深上座人天衆前推折一上  
不知深上座用盡伎倆不消法眼父子一條軟套索輕輕絆倒  
至今起動不得弁山當時若作法眼待道承聞和尚有三種色

話是否向道山僧無此語莫謗山僧好再等伊問今日奉勅問  
話和尚還許否卽以手指劍曰看劍眼目定動却曰鷄子過新  
羅若作法燈待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  
麼生商量向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速道速道  
稍涉疑便乃打一坐具當時若下得者般手脚不但使深上座  
以後作箇本色衲僧抑且不被李王看破然雖如是抵如弁山  
今晚恁麼批判你道是抑強扶弱耶是拘直作曲耶放去直衝  
金鼓陣收來捲却萬鋒威

紫琇示衆舉五祖戒禪師因玉澗頌北斗藏身話曰北斗藏身  
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  
師曰明破卽不堪戒乃其作頌之意師曰爲他閒事長無明澗

乃張目視之師曰畫成有足卻非蛇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無兩目師曰靈山授記亦未至如是後澗果如其言師曰大似買鐵得金戒暮年亦失一日師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覺範謂其妄判先德疑誤後昆師曰肘臂終不外曲此則公案諸方盡作得失商量殊不知玉澗一頌正如素王春秋游夏莫能贊一辭戒老恁麼道大似左穀傳經功實不在禹下既然如是因甚後來各失其目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卻著破禮衫

紫瑤佛誕日說菩薩戒比丘尼自成請上堂今朝四月八皇宮降悉達周行七步小兒戲目顧四方沒塌地擡指天指地妄稱尊惡聲流遍支那國老姥聞之不耐看雲門見了要打殺自知無處可容身卻向雪山裏躡扎詐現八萬四千種威儀捏出二百五十條戒法人人有雙鳥眼睛生生被伊當面搗瞎惱亂閻浮卒未休我今詎肯若是恁年年舊例一盆湯莫道分明爲賞罰鶴勒那尊者因師子尊者問我欲求道當用何心祖云汝欲求道無所用心尊者云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云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 峽師云說有說無轉見周遮當時若解痛棒打出非惟勦斷葛藤抑免後人向有無裏著倒 達磨謂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作種種說心說性不契一日忽悟乃云可以息緣也達磨云莫成斷滅去否二祖云無達磨云子作麼生二祖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云此事諸佛心體更勿疑也 峽師云外

息諸緣猶有人在心如牆壁猶有境在直饒人境雙亡更須  
勘過了打作麼生說箇了了常知底道理開池不待月池成  
月自來

眈源與百丈在泐潭推車次源問車在者裏牛在甚麼處丈以  
手斫額源以手拭目 峴師云以手斫額巧中不足以手拭目  
拙處猶多仔細看來總是管中窺豹要見全牛猶隔山在諸  
人要識全牛麼遂以手作揚鞭勢曰叱叱

寶壽沼因西院來叅問蹋倒化城來時如何壽云不斬死漢院  
云斬壽便打院連道斬斬壽又隨聲打少頃謂侍僧云適來者  
僧將赤肉抵他乾捧著甚死急次有一僧來白某甲啟和尚者  
問詰底僧在大覺處來兩人同叅在者裏見解總與麼恐已後

委悉和尚法道須是超出二人若不超出已後恐難得人承嗣  
壽即將陳白僧超出 峴師云西院雖然蹋倒化城菩提涅槃  
尚在遙遠寶壽固是不斬死漢早已血濺梵天且道超出者僧  
又作麼生象王行處絕狐踪

歸宗因僧辭往諸方學五味禪宗曰諸方有<sup>去</sup>五味我者<sup>裏</sup>只有一  
味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宗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宗曰道道  
僧擬開口宗又打 峴師云歸宗以折箸攪四海爲杯羹直是  
百味具足可惜者僧不解吞吐翻成毒藥若是山僧待他棒時  
便與接住一送曰宿食不必拈出拂袖竟去管取歸宗滿面慚

惶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者裏作甚麼袋曰等箇

人來僧曰來也袋遂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袋乃縮手  
曰汝不是者箇人 峇師云布袋開處刺頭慣得其便惜乎出  
納之吝無大人相當時待道來也但將菓子一齋傾出者僧  
若是箇漢喫了也須吐出

寒山同趙州行次見牛跡乃問上座還識牛麼州云不識山指  
牛跡云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云既是羅漢爲甚卻作牛去山  
云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云笑作甚麼州云蒼天蒼天山云  
者小厮兒卻有大人之作 峇師云寒山因風縱火趙州見兔  
放鷹是則二俱作家就中一箇最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一  
等共行山下路嶺頭各自看風烟

寒山因馮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往松門接馮山纔到二人  
從路兩邊突出作大蟲吼三聲馮山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  
山一別迄至如今還相識麼馮山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  
喚者箇作甚麼馮山又無對寒山云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  
已曾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卻也 峇師云寒山兩度撩撥只要

檀卽認得聲馮山三次無對知音不在頻頻舉拈起拄杖打  
失眉作大蟲吼徒傷已命且道者漢三生作國王總忘卻了  
是衰貶是讚歎試斷看

金州操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具禮拜州下禪牀米乃  
坐州位州卻席地而坐云 峇師云本來無位次不用強安  
排金州老漢大似做成圈續米七師雖然飽食而歸終是放  
心不下要知三日後來也未必便當好心

羅山閒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把拄杖向面前一攬矩無對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踈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峽師云一等弄精魂也甚奇怪然則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山僧今日若不勦絕便見成羣作隊彈指曰五月五日午時節赤口白舌盡消滅急急如律令勅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蓋無對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太煞道祇道得八成蓋曰和尚作麼生霜曰無人識得渠蓋於言下大悟 峽師云無人接得渠如驢覷井無人識得渠如井覷驢說甚七成八成總是隔拋瓦子畢竟堂中事作麼生山上打鹿見者有分雖然你若向者裏悟去永墮阿鼻

雪竇證入雲外室雲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曰請和尚喫飯雲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曰救他作麼雲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曰和尚先行某甲隨後雲呵呵大笑 峽師云一轉語經天緯地一轉語憂玉敲金一轉語和泥合水有人向者裏辨別得出許你佛法有去處不然也須大死一番始得

無著見化寺無額問童子此寺名甚麼童子以手指金剛背後云看看著回首化寺乃隱 峽師云無著雖具頂門正眼未免錯過當頭童子縱有隱身之術終是野狐見解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旣住頭乃問典座會

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岷師云典座論功行賞園頭慣得其  
便當時若解將計就計待問會麼便乃敲鉢一下如何若何  
看他作麼合煞

一婆子臨齋入趙州堂云者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的只有大  
底孩兒忤逆不孝州纔顧脉婆使出 岷師云婆子雖是女流  
宛有丈夫作畧可惜趙州無端放過若是山僧便與擒住云  
婆是甚麼人生底速道速道待擬開口便與一踏管教他立  
地撒尿去在復云趙州顧脉黃蜂尾上針婆子便出作賊人  
心虛

覆盆菴主因僧從山下哭上主閉卻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  
了只於門外立主從菴後出卻於山下哭上僧喝云猶作者箇  
去就在主便搥胷云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云苦苦主云菴主  
今日被瞞 岷師云者僧從山下哭上大蟲戴紙帽好笑又驚  
人菴主從山下哭上就窩打劫不是好手閉卻門鐵蛇鑽不  
入畫圓相彩鳳舞丹霄換手搥胷蒼天中更添冤苦連叫苦  
苦猛火裏復著油煎既是敵手相逢爲甚卻成瞞去向道莫  
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西堂藏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堂云你還死也無云死也  
堂云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乃不見 岷師云西堂全提正令  
非但使一人兩人索命直教盡大地人乞命有分者僧不會  
作鬼白日現形若是箇有本領底待云索命者是誰便高聲  
云還我命還我命管取西堂死在他手裏

雪峰因鏡清問古人有言峰便倒卧良久起曰問甚麼清再問  
峰曰虛生浪死漢 峽師云雪峰雖善作竊怎奈鏡清是箇本  
色衲僧我當時若見但近前拊背三下而去管教者漢一生  
起不得

元康訪石樓樓見便收足坐康曰得與麼威儀周足樓曰適來  
見箇甚麼康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真見康曰  
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康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  
力道不出定也康撫掌三下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者  
兩箇漢是非不得 峽師曰天下人既斷不得敢保南泉亦未  
夢見畢竟如何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寶壽因胡釘鉸叅乃問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壽曰還釘得  
空麼曰請和尚打來壽便打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壽曰他後有  
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被他  
打曰不知過在甚處州曰祇者一縫尚不奈何胡有省州曰且  
釘者一縫著 峽師曰寶壽具打破虛空底錡錘趙州有補綴  
陰陽底針線莫說胡釘鉸不奈何縱使聚二十四州鐵也釘  
者一縫不得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漸源因寶蓋約姪來訪源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  
下卻簾便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  
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烏有  
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源源曰猶隔津在 峽師云二  
大老春蘭秋菊不無所長若論賓主相見寶蓋猶欠一著當

時見他捲簾而坐何不曰已相見了也拂袖竟去再等待者  
傳語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不然卽與他三拜豈不令漸源老  
漢疑著無端向伊手忙脚亂納敗一上又豈止隔津而已哉  
霍山通叅仰山山閉目坐通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  
十八祖亦如是東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  
下禪牀打四藤條通因此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峽師云霍山趾高氣揚大似新生犢子不怕虎獨恠仰山藤  
條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若是山僧待他翹足云云便曰者  
野狐精連棒趁出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修山主偈云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聞浩  
浩 峽師曰龍蛇易辯衲子難瞞者裏有一轉語待問卽道適  
有僧問如何是解脫道師曰頭上戴枷脚下著杓僧擬議師  
曰你正鬧在且去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  
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問如何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福  
云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云你又作麼生福云喫茶去 峽

師云保福只知長慶向第二頭竟不知自己落第三首今人  
設有入問弁山如何是如來語遂舉拂子曰以是名字汝當  
奉持

馮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馮云禾好刈也未云好刈馮  
云作青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云和尚背後是什麼馮云子還  
見麼仰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者箇馮云此是鵝王擇乳



峽師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則不無瀉仰父子仔細看來小  
釋迦只知跪乳老牯牛不忘舐犢祖師門下七棒對十三衲  
僧門下合喫多少

死心云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

峽師云一人所在開眼也著半人所在合眼也著且道無人  
所在又作麼生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瀉山因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瀉云青不是~~是~~長不是  
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峽師云大小瀉山說  
道理卽得要且不能使仰山心誠說服今日設有人問弁山  
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但云坐卻著如何若何劈脊便棒  
非惟勦斷狐疑直教百千萬境一時冰消瓦解

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曰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  
子曰我亦不曾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我 峽師云說甚見與不  
見盡是和衣草裏輓若到泰春者裏直須打了趁出何故山  
僧從來不曾眼花

東明出作務次湛然問在此作甚麼明云切蘿蔔曰你只會切  
更別有明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向前明曰降將不斬 峽師云  
據虎頭收虎尾東明是作家然從長檢點當時若下得一刀  
子孫也未必斷絕

仰山一日掃地次瀉山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  
得仰以掃帚掃地一下瀉云作麼生是空不自生仰以手指自  
身又指瀉山瀉云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仰

又將掃帚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卻指瀉山 峽師云一人平地  
地起<sup>生</sup>堆一人因行掉臂掃地一下猶有者箇在以手自指面  
皮厚多少離此二途又作麼生等閒行到雲深處密密還  
舊路歸

仰山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還得不寺云大凡沙門不可祇一  
路也別更有麼仰良久寺卻問借一路過那邊去還得不仰云  
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云祇有此仰云大唐天  
子決定姓金 峽師云一箇到卽不點一箇點卽不到拈拄杖畫  
一畫曰者裏無路可行那邊休要耽閣敢有一人動著三十  
棒不勞再勸何故你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報恩立則開堂日李主與法眼俱在會有僧問龍吟霧起虎嘯  
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不會恩云會取好僧舉頭  
看恩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眼與李主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  
侍者喚問話僧至眼云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你與天  
衆前何不禮拜覆卻便搥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峽  
師云者僧當場決戰報恩用逸待勞法眼陣後興兵李主坐  
觀成敗搥一坐具兵隨印轉後吐光而終將逐符行

報慈遂導聞鳩子鳴乃問僧是什麼聲僧云鶉鳩聲慈云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峽師云弁山則不然是什麼  
聲啼得<sup>鶉鳩聲</sup>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保寧勇陞堂有僧禮起<sup>拜</sup>以手向懷中作取物呈似勢勇左顧  
又作獻勢勇右顧僧作接物復安懷中勢勇以手<sup>下</sup>指僧擬

議勇云只有這箇更無那箇僧以手畫一畫勇云果然僧歸衆  
勇呵呵大笑 峽師云者僧懷壁求鑑往往高價難酬保寧雖  
有受壁之心殊無割城之意若是弁山見他作呈似勢便與  
連棒打出縱<sup>使</sup>荆山良壁也教一擊粉碎

徑山洪諲因僧問如何是長諲云十聖不能量云如何是短諲  
云螻蛄眼裏著不滿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  
頭僧云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云如何是短霜云雙陸盤中不  
喝彩 峽師云徑山雖近實頭要且不失其爲長短矩護石霜  
雖然別行一路怎奈北轍南轅弁山則不然如何是長香爐  
三隻脚如何短拄杖一條藤且道與二老是同是別

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山云不能盡底去云爲甚不盡  
底去山云賊是家親云既是家親爲甚翻成家賊山云內既無  
應外不能爲云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山云賞亦未曾聞云恁麼  
則勞而無功山云功卽不無成而不取云既是成功爲甚不取  
山云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峽師云者  
僧與麼問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曹山恁麼答正是當斷  
不斷反招其亂今日設有人問家貧遭劫時如何便與一刀  
兩斷教他永絕窺窬所謂塵旣不緣根無所偶再等伊問忽  
然捉敗時如何復與一棒云有功者賞若更道既是成功爲  
甚不取向道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湛然澄禪師問僧你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澄畫破圓相  
僧敲桌三下澄卻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澄又重畫三圓相

僧以手抹卻澄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澄便喝出  
峽師云者僧擬將一葉之舟競泛東洋大海卻被雲門老漢  
放出一陣漫天巨颶只得蓬摧檣折做手脚不辦雖然要見  
雲門則易見者僧則難

覺浪盛禪師因荆國主請陞座僧問今日爲荆國主設齋還有  
受得王者供養也無浪曰香風吹異花更雨新奇者曰恁麼則  
梵王帝釋皆當稱讚也浪曰莫恠山僧不下牀 峽師云寧可戴  
角披毛斷不肯瞎卻一師僧眼浪者人較些子者裏則不然  
還有受得王者供養也無有甚饌饌子快下將來

玉林琇禪師一日打僧手云斫斷你手看你如何持物又打脚  
云斫斷你脚看你如何走路復打云道道其僧無對後叅神鼎

澤舉此語請益鼎云報恩實有此語否僧曰是鼎云你如何會  
僧云不會求和尚指示鼎云我不斫斷汝手汝將甚麼持物不  
斫斷汝脚汝將甚麼走路僧云因便禮拜鼎云道道僧擬議鼎  
便打僧便出鼎喚闍黎僧回首鼎云更要一頓麼 峽師云報  
恩用盡自己心大似趁得老鼠打破油甕神鼎只顧河裏失  
錢河裏撿不知彼自無瘡勿傷之也者僧雖然悟去也是貪  
他粒米失卻斗糧且道寶藏者裏合作麼生人義盡從貧處  
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湘翁法禪師問南烟大師穢散滿地長老還拾得起麼南云分  
付直歲去翁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南指旁僧云侍者不得力  
翁云話頭也不領南云喫棒始得翁云說甚麼始得便打南云

悔我教壞你翁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南云且坐喫茶翁呵呵  
大笑 峽師云一箇騎驢戴笠迎南去一箇躍馬揚鞭向北行  
你我雖然渾不顧大都各自奔前程有般漢聞恁麼道便謂  
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殊不知曹溪路上生荆棘直至如今在  
半途試揀辨看

山鳴璐禪師上堂云者裏停停搭搭只是諸人察舍裏者裏停停  
搭搭只是諸人齋堂裏者裏停停搭搭也只是你諸人禪堂裏  
等閑搥鼓陞堂便爾特地起來還知麼山僧也沒量罪過諸兄  
第也沒量罪過 峽師云開先老漢只管掩耳偷鈴不顧旁觀者  
哂我者裏點燈來等上座多時也你若向齋堂察舍裏兩兩  
三三依舊孟春猶寒

天章玉禪師垂問云未誇西河諸人頂顛上已喫廣教三十棒  
了也直饒道箇迴避不及更要徵汝等草鞋錢在 峽師云衆  
中商量有者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有者道只知盡法那管  
無民若果恁麼討甚好廣教畢竟如何三盞酒裝公子面一  
枝花插美人頭

廣教垂語云若有佛法商量臨濟德山入地獄如箭射試問諸  
人行脚爲何等事 峽師云廣教提持箇事自謂王者之師無  
征不服殊不知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諾諾導禪師示衆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如何是本光衆  
無語導驀豎拳曰者豈不是光一僧於此有省後竇華害遣僧  
問曰上座於豎拳處悟佛本光忽遇天昏地暗時如何僧曰他

却不昏僧回舉似害害曰也只是箇弄光影漢 峩師云山僧  
今晚有六十棒二十棒打白門不合教壞人家男女二十棒  
打者僧不合向光影裏作活計二十棒打寶華不合傳言送  
語時有僧出云未審和尚如何師遂起身吹滅燈歸方丈

大印真禪師因僧叅見一蛇真舉鋤按住曰道得卽救取道不  
得卽斬卻僧擬議真卽鋤殺回問侍者曰你道過在甚麼處者  
擬對真掌曰可惜一條蛇子 峩師云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若論向上提持猶較歸宗一級地然則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你輩泥鰍蚯蚓那裏得知葛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卻  
山河大地了也復擲下曰脹殺懷州牛

方外士續集



方外士續集

集釋雲南志

唐道清雲南府人楊氏子精研內典有苦行感現觀音大士遠  
近化之蒙氏號融通大義法師化日有彩雲出火中舌根不壞  
色若蓮花

淡食老人手錄

唐覺印雲南府人號脫空戒律精嚴母亡廬墓刺血寫經學道  
於五臺飛錫滇池結茅以居名曰樂道晚歸五臺沐焚而逝三  
日異香不散其焚化處相傳獲舍利數百產芝三莖

宋蓮峯禪師名宗照雲南府劍川段氏子祝髮受具遍歷諸山  
了達祖乘至正間遊晉寧東山謂似曹溪遂建盤龍<sup>寺</sup>居焉一日



沐浴書偈云三戒三途何佛何祖不破便有能破便無擲筆而逝門人塔全身於寺師以八月十七日生至今中秋滇人禮之元大雲不知何許人或云少以義經登進士居長安邸中夢大士拍其背曰子於空門大有宿緣覺而白光滿室香氣襲人因棄官禮天覺和尚祝髮遊天臺山習止觀晚年入滇棲三泊大雲山創華嚴寺因號大雲緇流聞風屢滿蘭若中統間還大都不知所終

元無照曲靖普魯吉人父仕元生照於安寧離襁褓卽瞑目跌坐髻年依本郡虎邱寺雲巖雜髮後詣天目謁中峯本明言下契悟嗣臨濟二十世還曲靖構菴棲息菴有龍湫墮葉觸波必遭風雨照安禪制之龍徙去遂卽其地創正法寺尋入昆明梁

王建佛巖寺於太華山以居之示寂後得舍利累累於靈骨門人建塔寺左

元迦羅姓趙氏通唐梵諸書大德間昆明池有蛟化爲美少年挑淫婦女父老請治之羅遣黑貌蠻奴擒至以水啜之化爲蛟斬之蠻奴卽大黑天神也後不知所終

明永亨字道隆昆明人住山三十餘年頓悟宗旨化後舍利數明雲山和尚昆明人幼祝髮精戒律宣德間召至京演菩提妙義授僧錄司左覺義遣歸大學士金幼孜作詩送之

明古庭昆明丁氏子七歲出家禮慈宗名善賢復禮百巖改名善堅御史張某見而奇之曰此子三十年後當佩祖印隨入金陵謁無隱令看萬法歸一語晝夜參求忽聞圓覺經至身心俱

幻遂劃然自釋再走金臺返滇省喟然曰目前境界非我能甯  
死去生來安可息也復遊貴州尋入蜀脇不至席心地發明時  
年止二十三耳正統間叅無際授印記傳臨濟二十三世號古  
庭旋歸滇開堂歸化寺法侶雲集弘治六年示寂塔全身於寺  
東所著有山雲水石集

明淨輪號大魏雲南府人俗姓康得法古庭倡無際宗風成化  
中卓錫都城創萬福寺道法大振號竹室有竹室集

明真圓昆陽楊氏子幼祝髮爲普照寺僧後叅無際得法每入  
定嘗至數日父母歿廬於墓側豫知寂期明太史楊慎爲著松  
風菴記

明豁渠姓鄧內江人年二十遇異人授以無爲之旨遂棄去諸

生一日玩壇經有省聞道川拈金剛經頌瑩然明徹及入青城

山耳邊嘗有報將然事者語同叅玉峯峯曰修行被鬼神勘乃

落靜境耳時有內監邀渠供養至之夕內監夢神責云汝以劣

相妄希大道覺而告之渠遂辭蜀入滇至大理李元陽館於三

塔寺爲落髮因寄玉峯云太湖落髮一佛出世以渠初號太湖

也晚益超悟嘗謂在雲南所得是相外消息在嶺南所見是相

內光景再抵武陵叅道林凡宇內名山無不遊歷後不知所終

明如慧號寶峯蜀賈也入滇以五利起家已而變起室中遂祝

髮於大德寺禮佛三十載履跡穿石直指李柄親印法要遠近

來謁者無虛日慧不勝煩乃攜徒無礙入伏牛山臨化作偈遺

徒謝衆而去

萬卉安寧州龍應寺釋子童年卽警嘗背誦華嚴經八十一卷  
滔滔如湧泉時有獨契禪宗之號

明本源昆陽甸頭村人萬曆二十九年棄家普照寺僧遂遍謁  
名山歷吳楚閩粵東至普陀落伽山北渡青徐燕冀出邊塞轉  
而至秦由秦入蜀登峩峩山經一十三載後歸結菴棋盤山息  
止觀御史傅宗龍慕其戒行往迎之住錫普賢寺念碧鷄關下  
數十里紆迴曲折雨苦泥濘募工自夏家窰至省障水築堤修  
橋梁成坦途行旅便之其生平功行類此年九十四坐化

明本鐵字定堂嵩明李氏子年十四謁道心薙髮誠實精進遍  
歷名山三十餘年大有所得歸至曲靖有按察唐豫夢神僧次  
日見鐵與夢相符爲重脩東山梵刹謂人曰此禪師再來人也  
後至本郡清水塘建勸善樓至雞足建寂光禪寺居十有八載  
諸方僧謂之當代宗師一日謂衆云撒手歸來路不迷靈機煞  
活在全提幾力盡心圓處坐脫孃生鐵面皮端坐而逝

明昌容號權實昆明趙氏子七歲出俗十九圓具掩關六年後  
叅余山和尚得法更號定峯開堂說法僧徒雲集容自幼究心  
內典時有靜會每經行林下機之所觸卽成吟咏示寂之日索  
筆雷偈曰不作凡不作聖圓明一點無虧無賸書竟趺坐而逝  
有嘯獅山語錄行於世

明釋禪號本無昆明人俗姓張名初俊性穎悟博涉經史萬曆  
間落髮召至京授以僧錄司左善世賜紫衣銀鉢如鳩摩羅什  
歸與副使馮時可友善後卓錫麗江府請建悉檀寺著有風響

集老子註解楞嚴懺禪師頌諸集行世

明讀徹號蒼雪呈貢人俗姓趙戒行堅苦有才名崇正間遊江南住華山與董其昌陳繼儒吳偉業唐宇昭輩友善有金陵懷古詩云石頭城下水淙淙西望江關合抱龍穴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北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仍飛磯上峯抔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示寂後浙江名士以詩唁者甚衆吳偉業一章曰說法中峯語句真滄桑閱盡剗閒身宗風實處都成教慧業通來不礙塵白社老應空世相青山我自笑詩人縱教落得江南夢萬樹梅花孰比隣其愛惜如此吳中至今誦之明大千河南人崇正間住淨蓮寺山苦無水師拜經百日泉忽湧出值嚴霜烈日嘗露坐山野間有飯之者隨多寡輒盡或數日不食亦不飢

本朝靈藥湖廣人天童法嗣順治十八年來滇住富民之九峯山時荆榛翳蔽野獸逼處人不敢入藥卓錫於此虎豹潛踪清泉湧出乃開山建寺八載功成畱偈而逝

無語迤西人住富民靈芝寺誦經靜室冬不爐夏不扇者三十餘年時趺坐山巔雉鳥羣集土人所供衣食咸分給貧乏康熙二十年忽聚衆告曰老僧來年此日與衆別矣至期果沐浴而逝室中異香三日不散

溥皖號蘭谷江南人戒行精嚴康熙四十二年入京請梵本藏經來滇建樓貯之

勅賜名報國寺并

御書詩匾開壇講經漢人多敬禮之

唐阿闍黎段姓人呼段長老幼得驅龍術不事符牒凡請禱立

應人有自遠方來者但令先往其人抵家彼已先在坐矣府曲靖

明鏡中長老正統間往南寧真峯山苦行四十餘年夜嘗以念

珠撒地一一探之仍掐貫成串竟夜不寢侍者問何苦如是曰

不苦不真吾以伏魔耳一夕有盜入室勒取衣鉢欣然與飲食

遣之比曉尚旋繞廊廡間相率膜拜還其物乃慰之歸後以建

寺卜地得一龍潭祝曰爾借我地爾亦有功次日泉果遷於山

巔今泉溜樹杪繞寺廊焉

明所菴名真澄曲靖府人張氏子年十五慕玉龍發光和尚思

見之適園中柿熟欲取作供甫登樹遽墮地昏昏入夢中赴光

座下光曰汝事辦否曰已辦及甦猶仆墮處遂悟生死不在色

身乃禮光受五戒年十八謁古梅於曲江爲難髮且令遍參天

下名師澄至北都歷叅諸宿久之至千佛寺依徧融遂嗣融後

嘗往來五臺創寺雞足每開講多所發明

大千大同人七歲出家來滇居南寧玉龍菴菴苦乏水師虔拜

山坳中得水一泓年五十餘徹夜講經虎常守戶後百歲無疾

而逝明

道蓮字白齋蜀人也初來曲靖住朗目山苦行自持採蔬自給

并日而食山下有布施者則曰吾不須此爾當以之孝養父母

守戒律絕世故居山足不至城市土人呼爲碧眼神僧明

明朗目大師號慧光曲靖府人李氏子萬曆間得法於嶽禪師

次叅徧融蒙印可居桐城金岩<sup>谷</sup>跪誦華嚴經三十年忽悟曰佛祖寧爲一家設乎遂出世旋至京師請藏歸住普照寺講楞嚴未畢忽辭衆端坐而逝上聞賜金立塔於朗目山之高峯  
明惟敬號梵庵貴州人俗名洪上於崇正十年與兄洪中避亂來旬<sup>尋</sup>鍾靈山時寺僧欲創一庵有數人同夢二獅登榻及旦二洪至坐榻上願祝髮於此遂畱主庵庵名音吼嘗有虎至惟敬馴服之不復啣人模牧見之不避惟寺中有吉凶將至則虎爲之吼

本朝道瑞蜀人俗姓王年十三祝髮於奉聖禪院初名景瑩幼卽留心宗旨其師一日講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轉見問其師曰心是何心見是何見師不能答遂徧叅諸方得悟上乘順治間

至曲靖住府東山報恩寺建大悲閣奉大士像開堂說法壽七十三端坐而逝

本朝海航字濟舟馬龍人孔氏子幼不茹葷二十得度戒行高潔

通宗門要旨開律堂於覺照菴遠近宗之康熙十五年八月初四日集衆示偈曰虛空非大我身非小要知面目明月皎皎端坐而逝

明溫成號大機魯人叅禪見性居臨安府西指林寺化時年一百二十歲臨安府

明畔富新興人幼不茹葷依天常寺受戒遊遍海涉秀山相水脈乃於東北石筍叢起處以杖穿之水隨下洩

明法建通大乘能詩文正德間爲石屏諸天寺主號悟機和尚

沐浴端坐而化

明慧心號妙空通海馬氏子祝髮秀山不識文字惟反觀冥坐常禮觀音大士十年如一日忽感甘露灌頂之異遂通諸經過目能誦遇禱雨默然危坐靈雨應之後至省城建節竹寺居焉明無窮和尚岵峨蔡氏子母戴氏夢日輪當空有娠及生不如葦甫離襁褓便知趺坐長而出家落髮遍歷名山說法開堂聲重京國化於武定之獅山

明楊善哉明末寓三泊雲龍山一佛殿旁居常裸體或數日不食或一日數食喜看書每冬浴澗中夏日圍爐人問道輒云善哉善哉故人以名之居三載遊臨安府城普安寺先日云將歸去次日告寂

明桂林河西人初不知書後遊京師受三昧法戒忽頓悟精解內典崇正間爲皇堂都講衍大乘經賜紫衣鉢杖號毘尼和尚年八十餘無疾而逝

明默然新興人幼入空門苦心參悟年八十端坐說偈曰寂寂寂空空空還元妙認祖宗回光照本來同呀明月與清風乃寂

本朝真一吳人幼業儒不偶流俗欲遍歷海內名山遂薙髮雲遊至滇住元謀法林寺手不釋卷工書法於釋典多所闡發

武定府

唐壽海姓周氏南詔時三年不雨請天竺僧白胡師禱之雲布無雨師以竿撥雲雨隨竿注不能遍及師曰汝國必有聖僧盍往求之或告南天祠有其人王召不赴與師往謁乃壽海也師見海卽拜王驚問故對曰吾師也王視其額上有五字印遂敬

禮之因請雨救民海曰昔湯旱七年以身代犧六事自責天乃  
雨此人君有道格天之驗今王殺及無辜天地閉鬱不知悔罪  
何從得雨王乃悔懼誓不虐民已而果雨 大理府

唐道安河東賧人住大常寺嘗欲建浮圖有洪水自蒼山漂木  
石至遂成羅筌島有蛟爲害及安建寺於上害遂息化之夕室  
有毫光五彩及荼毘頂骨現菴室利伽訶阿六字人梵以寶瓶盛  
其骨化爲水或謂爲文殊化身云

唐惟中姓張氏傳荷澤正派建法真中自是衲子知有曹溪矣  
唐李成眉人稱李賢者初建寺蕩山祝曰寺若久佛當從室中  
至次晨五華樓佛像已在殿中南詔重建崇聖寺時成眉爲司  
廚侍者殿成南詔謂衆曰殿中三像以何爲中尊衆未及對賢

者厲聲曰中尊是我王怒其不遜流之南甸無何坐化甸人荼  
毘瘞之塚時有光商人以爲寶也啓其骨貨之富人購造佛像  
光如故王聞而異之遂迎奉於崇聖寺作中尊

唐青勝葉榆人姓楊氏每講經時有雨花之異  
唐施頭陀葉榆人通禪悟勤禮誦宗家以爲得觀音圓通心印  
其法嗣皆以道行聞於時

唐小澄南詔時雞足山僧也與二僧同住一菴澄入城乞食南  
詔王問其識何法門澄云能令死者生極樂園或願生入棺中  
試之王如言屬澄起棺開視則誠死矣王代懇丐活澄許之其  
人復甦言所生境界與澄言同後還舊菴問食於二僧二僧曰  
汝在城乞食許久不裹糧來反欲食耶遂之澄遂走叩迦葉石



門門忽然中開澄入二僧追至門已閉如故乃大悔恨焚身門外焚處生柏二株或謂澄迦葉化身也

唐張建成喜州人唐時入覲過成都大慈寺適寺鐘新成僧戒曰擊鐘一聲施金一兩建成連扣八十僧驚問故曰南使張建成也僧嘆曰佛法南矣遂爲更名成化受心宗而歸

唐白伽師南詔時尊爲國師時天旱饑饉師衣食萬衆皆取給室中蓋神化也

五代牛正和尚住下關東津梁寺段思平興復曾豫知之

宋無言和尚李氏子嘗持一鉢入定鉢內火光出則晴白氣升則雨一日講法華經有老人來聽聽畢乘風雷去衆驚問之曰洱海龍也

元照本夙有慧根遍叅名宿嘗詣天目謁中峯將至峯語其徒曰當有客自雲南來汝持鏡遊之本至見鏡曰師教我矣徒問故曰吾名照本師令我照見本來耳徒白峯峯奇之畱數年盡得法要歸日贈以歌序嘗語趙孟頫謂雲南三僧皆堪負荷照本其一也

元圓護大理人號念菴初號無念遊大方見中峯和尚中峯以羅什捧鉢永嘉無念無生之旨叩之答曰我之無念異乎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在任念自起二皆有偏念也我之無念則心體靈湛寂然不動如鏡鑒象如燈顯物未嘗毫髮隱也中峯深肯之爲作無念字說嘗夢神授書法右腕洞如水晶因號爲玉腕禪師崇聖寺佛都二大字竝石刻證道歌皆其書

明無極名法天太和感通寺僧洪武癸亥走間道入覲獻白駒  
一山茶一上臨軒納之茶忽開一花上喜親爲詩紀之勅翰林  
院學士賦詩以賜厚慰遣還

明大空名興徼洱海人初師雞足定堂誓立禪永不坐卧後往  
孤鳥寺叅天竺掩關蕩山學楞嚴於邱光禪師每入定三日光  
訊曰得法喜乎曰如是如是翹一足立無欹斜晚住獅子山一  
日報衆爲別香烟旣盡聞空中佛聲漸向西去

明寶月燕人棲趙州白崖之小王寺每入市輒憇於張姓者之  
家因求寄居張不解月歸語其徒大光遂逝是日張婦產一男  
額有頂珠左臂肉隆起如念珠痕光往視兒一見如舊識三歲  
殤又生於千戶侯家狀如前甫六歲千戶令就館以待襲職兒

曰我前世爲僧但願出世一日忽失所在

明寶菴大理人長身脩髯始居淨土山繼入雞足歷九載每入  
塵市常依祠廟置瓢神案人以食食之後至白崖忽謂衆明日  
虫蝗寺示寂行至塔所趺坐說偈曰吾三十年寂而常照照而  
常寂奄然順化

明大智燕人行脚至白崖每至人家見雞卽索食謂其多食蟲  
蟻當爲度脫一日遍街衢謝衆衆隨之至義塚地閉目端坐向  
西口吐白氣如虹而逝

明拜經和尚名興宗大理府人成化間住黔省永祥寺樓誦法  
華經每字一拜如此者四十年當膝處版爲之穿年七十刻期  
鳴鼓告衆而逝

明靈軒趙州人遊貴州永寧創菴以居題曰夢緣坐山十四年  
戒行高潔禮部差錦衣舍人蕭興訪取赴京不知所終

明道菴太和人叅古庭和尚築室於木目九峯之間因聞水聲  
大悟再見古庭庭喜之曰居士這回穩坐家中也曰某自來不  
出外古庭曰家中事若何曰倒却四壁古庭肯之有鐵壁銀山  
都放倒叮嚀珍重莫狐疑之句

明海慧號印光葉掄楊氏子童年出家心源洞徹遍覽大藏宏  
建法幢遂開雞足傳衣寺闡揚宗教爲諸名德所推後開堂感  
通寺百廢俱興李元陽與爲方外友

明寂觀號法界印光高弟也苦行三十年叅方至燕徧融和尚  
許其入室回滇至響水關遇虎手摩其頂虎逡巡而去寺僧怪  
之觀曰心字泰定尚不見生死安知有物我吾視此亦猶蠅蚋  
耳年九十無疾而逝

明周禮號徹庸雲南縣杜氏子十一歲入雞足山師徧周和尚  
周先一日夢白蓮花生於殿墀明日禮至稍長篤志宗風禮觀  
音文習靜二十年聞水聲大悟慧解無礙後叅大方印可於天  
童密雲和尚歸妙峯山開堂以棒喝傳宗人謂滇南自古庭後  
二百餘年祖燈再焰實自師始著有語錄雪山夢語

明洪如號無住定遠人鄧氏子初習靜白雲山聞鉢聲有悟崇  
正間叅天童和尚愈徹性源開堂雲南縣木目寺著有蒼山集  
苦海慈航集

本朝學蘊號知空洱海人九歲辭父母入雞足山寂光寺薙髮戒

行精嚴博極羣書慨然曰文字之學不能洞達性宗乃往參無住和尚無住示以要旨久之苦無入處後至玉霖軒禮萬佛名經忽大悟覺身脫落內外圓明如一輪皎月自謂快爽難以喻人復叩證於無住無住深許之著有語錄草堂集年八十無疾登座示衆而終

唐李阿召大理人居七局村養一黑牛日飲池水肥澤異常因得涵泉白蒙詔開之是爲黑井賜官不受求爲僧賜紫袈裟井民至今立祠祀之 楚雄府

元源空楚雄府人三歲能誦佛號入紫溪山爲僧嘗遊螺髻山有虎伏崖下又遊九重巖經月絕粒一日端坐而化 楚雄府

明正玉廣通人嘗入定於仙羊山古樹下出神去 楚雄府

本朝讀禮號見月楚雄人明崇正間祝髮雖足遍歷諸方至江南

華山依三昧和尚囑紹律宗衲子雲集康熙十五年入寂

元慶禪師居姚安府妙光寺山舊無泉師以杖卓巖谷之陰泉隨出焉 姚安府

唐無言和尚姓李氏生時不哭兩手皆拳垂髻猶不能言後有僧語其父母命造觀音像則能言像成果語拳亦隨開掌有文曰無言因以爲名年十五依圓淨法師精研律論融貫教乘手書大乘般若經千餘卷茶毘之日得五色舍利遂於棲賢寺旁建塔奉之

唐道超段氏子童州出家戒行清苦嘗於巖間入定有異鳥銜花麋鹿馴卧之異年四十五示寂謂其徒曰切無茶毘三年後

當葬我於西山之陽及期啓視顏色如生衆歎異之遂爲立塔  
明志登馬氏子結庵於龍泉門外有盜十二人夜寢室登禪定  
不動盜周視左右見案上蔬食羅列皆新炊者益著亦如其人  
數盜驚駭登徐云昨已知諸君至故囑徒豫備耳勸令飽餐仍  
爲開說果報因緣諸妙義羣盜悔泣羅拜而出

明祖復號立禪姓朱氏系出晉藩萬曆初遊匡廬茅山薙髮爲  
爲僧精修禪定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後遊滇至楚雄值旱爲請  
雨積薪自焚雨立沛民德之未幾入永昌寶臺山足不履戶外  
數年一夕說偈而逝

明不二頭陀姓任少爲永昌郡吏素好道嘗過一坊下見字紙  
數篇書陰府律皆其所犯者遂棄家雲遊至應天府跌坐市中  
遇巡城御史責之命都綱安插一古寺內此寺常有妖白晝傷  
人不二至寺跌坐夜半見蛇長數丈口如盆自上而下欲吞之  
不二端坐自若叱曰吾在此爾宜速去不去將誅汝項之蛇頓  
入廊下遂隱不見人以此感動捐萬金修德普寺居之嘗見其  
髮有五色光後坐化去

明海潤福建人雲遊至永居沙木和石牌寺晝夜趺坐戒行精  
嚴獨居數十年髮白轉黑齒落更生面若童顏一百三歲圓寂  
於城東劉家庵

本朝警秀字補樵永昌周氏子年十一遭亂被掠至江南爲官家  
子心厭富貴遂於南嶽山福嚴寺爲僧好學能文初師原直後  
從見月和尚及主德山忽思親遂歸永而父母已逝乃作告墓

文履霜咏復返德山所著有湘煙集倚鳴禪師語錄

永昌府

本朝德潤字香谷姓俞氏隨父宦於滇每有出世心遂於騰越雲  
峯山出家行頭陀行建刹接敷募緣施粥以濟饑民掩埋枯骨  
以免暴露後遊昆明坐化於長樂寺

永昌府

唐贊陀嘔哆尊者西域僧也自摩伽國來又號摩伽陀結茅於  
鶴慶府之峯頂山郡地舊爲澤國贊陀欲通道莫由徘徊岸側  
見一女浮匏於水語陀云能呼匏至前水當得洩陀呼之不至  
女以爲行力未至言已不見陀遂入山後石室面壁十年女復  
至曰匏可呼矣浮匏令呼之果至陀乃卓錫象眠山下擲念珠  
於水俄山石迸開凡百餘孔水遂奔洩

鶴慶府

明寶山劍川人姓張祝髮於雞足山持行精嚴後行脚中州北  
僧藐其懦山隻足懸立山門七晝夜人驚異之叅訪有得還山  
坐化

鶴慶府

明圓道鶴慶府人李氏子幼讀書通文理後祝髮雞足山有苦  
行直叅不二真宗晚入龍華山禪定圓寂之日弟維方教授廣  
西忽有僧趺坐泮池謂門役曰吾鶴人也與爾師有舊可一面  
乎維出視之則兄圓道也問所自來曰赴晉寧蟠龍會耳俄失  
所在誌之則脫化日也太和楊湜韓渥爲之傳

鶴慶府

本朝阿哈哈摩尼西域僧也住錫鶴慶開拓東嶽宮有定力每夜  
趺坐一龕喃喃持梵呪晨起輒取井泉灌其體自頂及踵雖嚴  
寒必日三焉鶴髮童顏步履如飛或叩以導引術笑而不言人  
施之金輒用以周貧乏神色清潤年已百餘歲矣

鶴慶府

本朝洪鑑號希有蜀人甫二歲卽失所恃怙依一友得奇疾就大士前作誓曰願疾愈爲佛弟子身強拜而起汗流浹背病體霍然遂詣華嚴寺巖髮復過妙峯山叅徹庸庸示以旨要歸而精思累月遂契真如順治初入鬱密山有虎來迴環吼視作搏噬狀希有曰汝獨無佛性耶虎長嘯去年七十九跌坐而逝順寧府本朝明通號大安蜀人童年祝髮勇猛精進得摩訶迦葉苦行之傳明末遊滇住錫順寧府西華藏寺刀耕火種自食其力者數十年年九十六猶日行百里迅速如飛素與猛峒余姓善一日謂衆曰明早俟余某至老僧卽往木目山鑄鐘去次日沐浴未定余果來談笑作別而逝順寧府

唐迦羅姓趙氏通唐梵諸書大德間昆明池有蛟化爲美少年挑淫婦女父老請治之羅遣黑貌蠻奴擒至以水噴之化爲蛟斬之蠻奴卽大黑天神也後不知所終雲南府明張善信通海人寓安寧因誦經有省後遇異僧攜至天竺示以蓮臺善信見爲火坑不敢渡僧貽土一撮水一瓶以歸久之大悟宗旨居二十餘年化去人取土塑像傾水於地遂湧甘泉至今不絕

明段頭陀晉寧人朱顏白髮佯狂市中每食松柏葉有叩者輒爲藝語時出一二言根極微妙偶過南關指市廛云某處至某處當火旣而武定難作如其所指

明羅國珍安寧人崇正間以敗木破瓦架屋於永安橋側日拾暴骨瘞之遇人輒念念佛父亡廬墓哀毀骨立一日往辭州守曰某

日道人欲回去人嗤其癩至期黎明坐橋中念佛闍郡往觀有讚其生西方者國珍頓足曰卽此便是言訖而逝

宋慈濟洱海東北有危石懸立峻壁下臨深淵濟日拜佛其上至今呼爲禮拜石

元妙觀和尚至元間講華嚴經感金甲神現像之異集楞嚴纂要註十卷又誦金剛經有白光如輪久而不散作金剛方語集解一卷又有華嚴心鏡元談輔翼及外集諸書皆發明宗旨茶毘日舍利瑩然

方外士續集

集仙人道家雲南志

淡食老人手錄

唐蘇忠先安寧人事母極孝性喜飲放達不羈家貧力學諸子百家無所不究負母入岱晟山中結廬耕食自娛異人授役龍術松林村田苦無水卽鑿龍泉清冽異常灌溉山田凡數十頃一日元使者齎金帛往召蘇應諾款使者於山中至夜半屋宇四圍俱金龍繞現有吞噬狀使者駭而逃焉里人稱爲真隱先生云

明劉真人名淵然贛州人年十六師趙元陽授大丹訣能呼風致雨洪武間被召擢右正一永樂初遷左正義尋謫滇居北山



龍泉觀洪熙初召還賜號長春真人

明邵真人名以正昆明人神采秀發超然物表師劉真人盡得其秘被召歷至靈演法左正一賜號洪濟真人

劉真人號可成洪武間居祿豐之南隅有仙術城中苦無水真人爲掘大井於東街水清冽而甘邑人利之西河有水怪渡者多遭沉溺真人以符籙除之其害乃已後奉詔詣京禱無不應封降魔真人

明趙護太和人家世習降龍法傳至父賜洪武間召入京賞賚甚厚遣還護迎父至滇會滇池孽龍爲厲滇人詣護求治之護坐海口演法龍去患除

明楊用廣號雷谷餘姚人遇異人得五雷法永樂初以事謫宜良祈禱輒應八十餘容如少年一日謂門人曰三日後雨雪吾脫塵凡矣至期果然

明梁道士不知何許人居易門有道術易門艱於泉梁以蠟爲三龍置隙地俄湧三泉其上泉之龍止一目今泉中魚亦一目又有廟在石澗山梁檄神一夜移之

布張昆明人有異術嘗爲一媪作豫修齋媪持所寫文示張一見盡焚媪曰書此數日矣今卒然何以辦此張曰具十筆硯一夜可成媪潛窺見十人皆同貌五鼓書畢張於送神時伏地不起諦視惟衣冠在地而已後又有人數見焉直指使以爲妖欲收之乃趨黔國公家乞白布一文坐其上令兩徒掖之走少頃抵安寧黔國請其術張畫門於壁以手叩之門啟中有宮室甚

麗黔國疑不入俄而無有其幻異類如此嘗欲以術傳僧鐵峯  
峯不受遂示蛻於陞山之虛凝菴已而鄉人復遇於大理

明劉士寬江西人幼而目盲年十六遇異人以金鏡投之遂明  
因授其術年八十餘自蜀入滇齒髮不衰入夜篝燈兀坐不睡  
其談尊生以養氣爲主年九十忽見數輩入稱青城山使者迎  
爲觀主遂逝是日太平寺僧夢寬取茗十餘斤且言欲入蜀異  
而訪之始知已死

明李破罐不知其名居於宜良巖泉山石洞常攜破罐入市凡  
有所得無論鹽米蔬果俱入罐中煨食若無所得卽拾鴛卵石  
煨食人問之曰芋也取食果芋每於龍泉洗罐翻裏向外洗淨  
仍翻如故因呼曰李破罐後不知所終

明徐道廣昆明人嘉靖時脩真於楚雄之元真觀能書符咒水  
除祟役使鬼神禳災祈雨時黔府瘟疫醫不能療遣使求符遇道  
廣於烏龍寺方食活鱸卽以鱸血書二符使笑之道廣起擲一

符於水田中忽見鱸百餘以首捧符使始驚訝持符入府每夜  
見符上火光燭屋疫遂止其餘靈異不可殫述後封雷霆都吏  
明提脚道人姓名不傳萬曆初至滇往北郭外龍王廟以繩提  
左足趾而行佯狂笑謔人不能測天明入城乞食晚歸其所有  
門卒思窘之日未晡卽欲閉門道人已至嘗披一衲終歲不滌  
亦無垢又時至蓮花池吐腸出洗一夕至塚間化去葬廟側滇  
人有遊武當者遇於南巖宮衣服顏貌如舊云

明姚成臨安府人少孤磊落不喜章句慨然慕冲舉術人勸之

娶不應俄遇異人飲以酒香氣馥郁仰觀天表若有所見遂能  
言風雨陰晴及休咎事雜以滑稽人咸異焉手搦一芭蕉葉四  
時皆有青色又晨起戲爲人致書燕邸比暮果持手札而歸居  
無何失其所在

明王盤通海人日與羣兒嬉戲元夜以一竹竿令羣兒閉目騎  
之風聲盈耳至一大郡銀花火樹駭人心目夜半歸謂之曰適  
往江南觀燈耳

風搖頭姓名無考弘治間至石屏敝廬垢席坐卧不常狂呼嫚  
語人不能測有問者輒搖頭因呼風搖頭一日湖內有船欲覆  
乃以手作扶掖狀遂得濟比登岸跡之不知所往

本朝李金階字達白郡庠生生有異質目光射人性篤孝嗜學精  
於易親歿蕭然有出塵志避跡山中一日有道士求濟達白以  
鹽與之旣去鹽復在故處追之不及歸而漸狂或經月不食或  
一餐斗粟不飽或雪中赤身卧石上久之遂能前知言多奇中  
城南有石洞伏蟒傷人建白居之患遂絕除夕題詩有明年辭  
別舊家鄉之句隔歲果卒

本朝劉可成寧州人年三十隱華蓋山結廬古塚旁僅容膝能前  
知禍福多隱語使人自悟有以非義之物進者輒呵拒之晚年  
辟穀日飲酒雖履霜卧雪無寒色年七十鬚髯復長齒落更生一  
日書偈云亥時閉子日開七十餘年去復來遂坐化越七日香  
軟如生

明李熹吾新興人遊江湖學道七十餘年至廣通羅川寺見羣

蜂旋繞中殿欲止熹吾開襟呼曰來來來盡納之須臾不見謂人曰吾其逝矣沐浴具衣冠辭衆坐化是日兩逸知識莫不見之  
本朝鐵道人趙姓河陽人少孤未婚娶慕太乙皇極之理學之數年一日忽癡狂行歌市中數日不食亦不飢性喜鐵取鐵劍約兩臂鐵箠爲腰帶鐵箸鑽匙及刀劍之類咸繫之身約百餘觔行路鏘鏘然人飲之酒醉則枕鐵而卧無所苦皆呼爲鐵道人後遊彌勒蘇氏家言禍福多奇中一日蘇他往語其弟曰汝兄出我欲歸不及別矣沐浴瞑目而逝其弟哭曰吾兄供師三載竟不待其回而一言訣別乎有頃復開目曰趣兄回我待之次日蘇回合掌致謝而逝

本朝黃天順新興人不婚娶佯狂行乞有遺以衣履者盡著之旋脫於道上每出羣兒環繞捶擊無怒色能吞銀銅瓦礫或戲與巴豆丸者服數十粒無恙康熙二十七年按察許弘勳贈以金不受拾零星小塊嚙之後不知所往

明補鍋匠無姓名不言以啞子稱永樂間常憇獅山往來村落間業補鍋有從學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前行數載人不識也一日於南門外獅山道上揀柴枝作三字云要南下安然而逝土人異之收棺木未瘞越三日屍不見傳啞子又在省城補鍋明邊遁正德間住獅子山土婦鳳氏往謁不爲禮且曰汝不修行當爲廁蟲矣鳳怒夜遣人刺之至則爲巨人所縛雞鳴更使人往視亦被縛懇請於遁乃以法釋之因拂衣去鳳又使人邀之業渡金沙江矣遙顧使者曰若主真當變蟲竟去

明牧童武定府人幼時牧牛山中與同儕對奕忽遇異人教之  
棋遂無敵以此名於一時後遍遊江湖回至黔西逆旅間忽遇  
前人呼之偕去

明王來豫號景雲精元理煉丹祿勸仙臺山後屍解去

明唐風子瀘人知書事父孝朝爲人傭暮則歌咏父亡走山中  
妻餽食不顧好與兒童戲人以風子呼之嚴冬大雪卧石上蒸  
汗如雨衣敝以繩綴牛馬骨披焉或食鐵及瓷齒聲楚楚好事  
者趨謁叩禍福皆不答有時謾語又切中其隱微一日取刀刈  
草頃之客有乘騎來者唐取草飼馬且曰不聽吾言故至此馬  
爲淚下崇正末嘗語人云滿眼皆沙又云水來矣沙難留矣乙  
酉以後始悟所謂沙者指定洲水指流寇耳丁亥爲寇卒所執  
逼令速殺刃至其頸白氣湧出

明月光道人正德間雲遊至元江府結茅金鰲山麓兀坐不言  
日啖菜根少許如是數年忽不知所在人往覓之見壁間書一  
絕云壺中夜夜種金蓮劍光飛赤霞天蓬菜此去無多路只在  
山人拄杖前始知其仙矣

明陳羽士嘉靖間棲元江府東山玉皇閣神氣俊爽目光如電  
呼嘯風雷無延晷刻郡嘗旱輿至城中甘露隨注居二十年蛻  
化去

後漢楊波遠時地莫考相傳爲東漢人唐永徽中常騎三角青  
牛遊蒼洱間後遇迦葉波於三陽峯下以石案設供具石長廣  
丈許遠止以一手持之後不知所終石今存

唐冲舉仙棲蒼山鶴雲峯四十餘年常坐一石或時與人弈一日辭衆曰當以明日行矣次午果登石乘雲而去

明楊黼太和人自號存誠道人孝友慈和甘貧力學園中桂樹盤結如樓黼巢居其上日註孝經硯水自溢母卒葬畢卽隱鷄足山凡二十年卒之日凡親友之家皆見其登門作別或又見於安寧道中焉崇正壬午河西李元祺赴選得大理訓導以便道詣武當有僧來謁自稱大理府學楊黼晚祺寄語家祺許之及至下關見黼南去數呼不應抵任問諸生方知爲永樂間人因爲立碑表其里曰桂樓先生故里

明芮道材少業儒從劉真人習棲神煉氣之術曾殄莪嵐蛟除蒙化崇宣德初召見賜都紀馳驛歸創棲霞觀居之尋屍解

明高娘一名谷女趙州白崖人年十三尙不能言其兄從征東川相距二千里一日谷女忽開口欲餉其兄家人喜其能語試裹飯與之躡其後至盤陀石入水洞而去未幾歸道軍中事甚悉更命送新衣易舊衣皆不爽遂日送餉以爲常一日忽謂家人曰凡回矣遂騎嘗所牧白豬豬化爲象乘雲而去今盤陀石水洞猶存

明陶浚瀾滄人性廉勤精道術祈禱神驗不受人財忽語人云上帝召我爲三天門置簿都史遂端坐而逝

本朝李炳陽名德全江西金谿人早年穎悟遽有飄然出世心徧遊諸名山至滇過雲南縣得天一山遂棲託焉精修苦行二十餘年一日步松陰下見二童子授以勅曰上帝召汝歸遂沐浴

而化

唐王載光張明亨南詔時棲威楚之五樓山載酒峯頭長吟狂嘯時人未之知也一夕酒酣有道人乘風而至神采煥發二子逐之曰先生能劇飲耶道人顧笑問其姓名曰無心昌道人促膝傾觴淋漓醉卧已而起別曰明年秋風起塞上吾當再來及期二子登眺以俟四顧淒然須臾道人至攜醇酒一瓢命二子飲張不善飲惟王子飲之道人歡甚曰將得五樓明皎月換來一頃玻璃風吟畢而起白雲在天彌空佳氣道人曰時當行矣騰空而上王子隨之張子踴躍無措伏地大呼道人曰子仙骨已成遲一劫耳張子遂化鄉人瘞之塚上流光掘視得石如水晶是夜夢張語曰吾功行尚缺當以骨救瘡痍試之果效遂名仙骨云後有謂昌無心乃呂字也遂名闔關灘閣曰呂閣元李賢定遠人黑井鳳山坊舊無水賢往丐豆腐索之至再人曰物值幾何但水難得耳賢笑云何不蚤語我卽詣山叩地甘泉湧出

明張三丰天目人寓姚安府之文昌宮年餘後去之平越以隻鞋畱挂壁間長二尺題曰三丰鞋今平越府有三丰脫影崖浴仙池回生樹遺蹟

本朝楊廷和名濟舟事母極孝順治乙酉值沙賊變奉母來姚居玉皇閣時杜朝明據姚流寇遣其將張虎屠城和廷日端坐誦經兵入拔刀砍之已復還視完軀朗誦如故惟坐上木魚痕深寸許遂加敬而傳其事

明薛繼茂永昌府人別號青羊道人任貴州巡按時有道人來見曰公宜急告歸明年秋風起吾當至永昌一晤未幾茂果歸道人如期至日與講修煉法後引一青羊入茂家道人與羊忽不見茂無病而卒鄉人有自大理來者見茂與道人同行問何之曰蒼山一遊因寄語其子牆內有丹書小劍小印小旗各一宜善藏之及抵永其家方治喪鄉人傳其言果有前物始知茂尸解去

明張道裕劍川人自幼潛修好道遇異人授以靈術心悟明通能致風雨大理旱邀裕禱雨裕語來使曰爾先往吾次日來使抵榆裕已先一日至矣禱雨輒應太史李元陽與爲友

明周草窻瀾滄衛人結菴東山下精勤道術工水墨卒後數日有人自省中來遇草窻於路寄回朱履一人始知爲脫化云漢孟優蒙化府人世居魏寶山與土帥孟獲兄弟也素懷道念常往來於瀾滄瀘水間得異人授長生久視方藥諸書隨處濟人後主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軍中誤飲啞泉者輒手足四禁而不語或謂優有良藥使人往求之優進草立驗武侯驚異之與人天運會深有契焉後入峩崙山不知所終子孫於元時賜姓猛

明王旻蜀之華陽人永樂初寓居蒙化府遇異人授道術能役鬼神召致風雨鄧川孽龍爲祟請旻制之旻至而龍遁去成化甲午豫知化日應期不爽蒙化人咸以爲尸解云

明蓬頭道者字洞元不知何許人崇正間雲遊至永趺坐市中



無所求人與之錢隨給貧乏後歸東山寶鼎寺每於盤石上靜坐  
山禽翔集其身人以此異之

方外士續集

集術 雲南志

明陳鳳典河南新野人受異人傳有接骨神術流寇攜入滇呼  
爲老神仙凡腸出骨折苟存餘息者能醫治甚至易骨縫腸割  
肌取鏃皆人所驚見者後卒於騰越

明郭寓民字螳川安寧人少業儒繼業醫能察標本精脈訣以  
意用方所治輒得效人有延者昏夜必趨視藥不計值樂施與  
岐黃術中卓品也受冠帶榮身卒年九十有七

本朝段係安寧人庠生凡天文地理陰陽律呂之書靡不詳究著  
述甚富尤精岐黃之業畱心濟人多有奇驗

淡食老人手錄

明趙汝隆曲靖府人精太素脉知人窮通天壽用藥隨取草木與之無一不痊有官病齒衄日流血數升諸醫束手隆摘苦蒿令細嚼立愈有貴人餽人參盡分送人合藥年九十六終有人遇於碧雞關西寄家人勿慟始知尸解去

明郭元谷尋甸人有神鍼術凡爲人治病按穴針之莫不奇效或有患腸腑疾者谷針其項門入數寸腸立下敷以神膏有頃針起腸收而疾愈

明闕仁字靜齋通海人幼業儒旁通醫理邑中有少年持茶花行秀山中本無他恙仁遇之令其速歸歸果不起其父兄請故答曰耳色青小腸已斷其奇驗類如此

本朝何慥字百庸臨安府石屏人先世精岐黃至慥而術更神一日有郤某者行市中吐血數斗而仆氣已絕矣慥見其血色曰未死也以獨參湯灌之而愈王師復滇前鋒賴將軍舌本腫出不能縮慥曰心氣亟熱也久則飲食不下死矣灸銀器灼之腫消再投以湯劑立愈其生平立起沉疴隔垣如見類如此入西山有道者素無疾病寢不能興慥診之曰六脈純陰爲鬼所盜當午刻死竟如其言又嘗爲劉某診曰尺脈有怪徵後嗣其有厄乎是夕其孫果溺水死年九十餘豫營壽藏先期與親友別至期而逝

明李德麟鶴慶府人精方脈能治奇疾遠近就醫者屢滿戶外會洱河東有窶人求治麟飲之藥半載方瘳不責報後麟以他事過洱東見渡口船將發趨欲同舟有婦傾水濕其衣方怪之

夫出則前窶人也驚曰此再生我者叩雷止宿未幾前舟覆麟  
獲免人謂陰德所致

明陳洞天逸其名居羅陋川遇異人授以黃白之術丹成以濟  
窮困人多德之有丹藥遇替者投少許光明如平時遠近踵門  
求濟限爲之穿晚歲以其所得註洞天秘典一書多屬前賢未  
發之旨人爭購之因號洞天先生云

明潘爛頭永昌府人幼隨長春真人學法其頭常爛人以爛頭  
呼之有疾痛往求者卽以頭上血書符無不立愈水旱祈禱輒  
應相傳其頭因誤召神爲天君所擊云

明黃拱斗字文極晉寧人性穎異多讀書旁及百家技藝無不  
精究初以計偕遊京師遇隱者授觀象之秘及歸每月豫書雨  
暘風雷及地震妖異之事無不符合將卒先知其年月日時遍  
別親識盡焚其書不傳於世

明江天水昆明人精數學奇中如神居羅漢山蝙蝠洞明末沙  
酋將叛天水豫告親友曰某年某月爲始此地當作戰場四十  
年豈可居此危險中乎遂隱去卒如其言

唐閑珊居集霑益烏蠻也精卜筮之學其法用竹四十九枝或  
以雞骨代之占算輒應

明傅秉忠江西人寓居曲靖府城精天文豫推算來年水旱豐  
歉絲毫不爽善祈禱應驗如神其弟秉安亦精其術後徙居武  
當山

明張神卜尋甸人精數學觸物能知其終不失時刻與人言初

若不經意後悉驗人遂以神卜呼之

唐阿呵馬龍納垢酋之後隱居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  
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曰避書爨至今猶習之占天時人事亦  
多應驗

本朝葉文波河陽人原名觀光少應童子試有星士推曰君當因  
名而入庠旋因名而被黜葉未之信後學使見其名爲更觀光  
果得入泮次年學使爲鄭觀光怒其同名黜之文波遂棄家遊  
中州遇前所識星士盡得其術遂反激江府終身不娶居肆中以  
星命隱日得錢數十卽下簾與友談皆微妙洞達性命之旨常  
以忠孝勸人蕭然自得一日詣一達官曰願與一棺吾明日辭  
公去矣至期沐浴更衣與親友叙別端坐而逝

方外士

神仙羽士

談笑老人集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曹公嘗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  
年乃出之顏色如故公謂必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爲乞骸骨  
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公曰無之乃爲設酒慈拔  
簪畫杯酒中斷卽飲半半與公公未卽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  
擲屋棟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  
公益欲殺之敕收慈慈走入羣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  
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  
否  
神仙傳曰曹公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

人皆眈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左

道人殷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娼優共笑侮之殷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衆喜謂必有戲術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粟化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石自鼻落復為粟花鈿悉如舊

羅浮先生軒轅集善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漉漉而出唐宣宗召入內庭坐御榻前有宮人笑集貌古須臾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陳復林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陳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髻長數尺泣訴於守為祈謝陳呪酒一杯使飲之髻便脫落

孫道人有異術嘗畫墨圈於掌中遙擲人面雖洗之不去頃之以手揮曰當移著某人臂上雖重裘之內而圈在臂矣嘗至吳中為小妓所侮孫顧賣桃人擔云借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右頰遽赤腫如桃大楚不可忍哀祈再四乃索杯呪之取下仍是一桃妓腫遂消此萬曆己酉年間事

又孫道人至一大家見魚池絕大問魚有數否主人曰不知孫曰可數也乃命二童子持長繩跨池相向而立孫按繩徐掠池水至半止連呼雙來雙來顧童子曰緊持而數之魚大小成對從繩上躍過一童子大笑繩脫魚遂羣躍焉

廣記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

具蜜餌時果并招鄰院僧良久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為言之院僧頗出嫚語李怒僧猶大言不止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責客作造次矣因袖手據兩膝叱其僧曰虜行阿師爭取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忍躍出連擊其僧時衆亦有閉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者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血鼻敗穎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衣冠在不能殺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于子仁

湖廣武岡州人

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

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答之更命他兩卒

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

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

復循故道而去按子仁有異術以妖惑被許逮詔獄死棄其

屍家人既發喪一夕忽聞叩門聲問之則子仁也自言不死亦

不自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為

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以鐵索繫之詣關奏狀一日忽失子

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坐欺妄得重譴云

馬湘

字自然杭州鹽官人

治道術嘗南遊霍桐山夜投旅唐宿主人戲言

客滿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

倒睡適主人夜起引燭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况壁上乎

俄而入壁漸沒主人拜謝乃出或言常州城中鼠極多湘書一

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大鼠相率羣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是城內絕鼠

藍喬

字子升循州龍川人

與吳子野同登汴橋買瓜欲食喬曰塵埃撲瓜

當與子入水中吳爾因持瓜湧身入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至夜不出吳往候其卸已酣寢矣徐張目曰波中待子食瓜何久不至

宣室志云楊晦八月十二夜謁王先生先生刻紙如月施垣上洞照一室又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筮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清光照爛寒氣入骨

三水小牘云桂林韓生嗜酒自言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湖同

行者二人與俱止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曰今夕月色難得恐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及明日空籃杓杓如故益哂其妄舟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市酒期醉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能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撫掌曰幾忘之卽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激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連四鼓韓復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成化間金陵孫福海有妻子而精道教凡祈天遣鬼無不應者又有戲術嘗與少年輩同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笑

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卽畫地爲一字婦至見畫處如巨溝然卽躍而足見

獮園云平陽金箔張者以世造金箔得名其子二卽聰雋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踏經一卷遂得乘踏之術問里駭其所爲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二卽不棄明日遣騎相迎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下復牽一龍請二卽乘坐龍獮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鞭之二卽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極花木泉石之勝俄達茅菴羽衣人已在門矣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卸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卽欲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却膝蓋骨以自便倚足於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爲卽

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著膝上遂下牀具賓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人責曰對佳賓乃簡率若此可速戴頭來童子舉~~其~~捫其頭遂入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初

李福遠一日至潯州欲稅宅城中徧閱數處輒增~~稅~~隘僧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物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僧人以爲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閣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卧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



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恩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爲上客或厨傳  
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玩使關擊庭下  
所曝篋篋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靈鬼志有道人外國來解舍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  
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以爲戲也  
應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答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  
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  
先既行數里樹下往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食不肯出止往  
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我  
人曰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

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  
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少年丈夫此籠中便有三人有頃  
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納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  
內口中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大家富貴財巨萬而性  
慳恪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君破慳卽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  
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  
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竈乏馬得出耳主人如言馬  
遷在柱上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開裝器忽  
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更作千人  
飲食以飭百姓窮者當時便見父母在牀也  
方士張懷素好大言自云道術通神能呼遣飛走之屬孔子誅

少正卯我嘗諫以為大早楚漢成相持我屢登高觀戰蔡元慶

深信之謂陳瑩中曰懷素始非幾百歲內人後事敗牽引士類獲罪者甚衆

項曼都學仙十年歸家詐云到太上仙人以流霞飲我不饑渴

忽思家到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斥仙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謂神術可使死者復生

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

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柳州蔡承禧

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

自詭為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里陳翁公曰聽

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笑史云稗史載正德末道人曾見

咸寧伯於終石室石牀左右圖史記其年百二十歲矣或云

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即神仙未必盡妄但假托如醒

神之流必非有道之士耳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用事自謂磻溪真君公然云

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咤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方過駢

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愧色

續仙傳終南王布衣賣藥洛陽市富人柳信惟一子眉上生一

肉塊布衣採藥一九傳之須臾塊破一小蛇突出漸及一文許

布衣乘蛇而去

昔有高士置筆竹筒買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號筆仙

方外士

術士

管輅精於數學鄉里范玄龍苦顛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  
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范固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  
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  
吹火生驚破之死視之狐也自是不復有災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一卦帛十疋歷  
旬人不詰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  
著而卦成曰君戲耳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慎請為隱語曰  
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

淡食老人集

詒之其精如此

傳言吳下張東谷精於卜筮設肆於萬壽寺前或往問是住宅卦成張云三日內合當遷毀其人指萬壽寺曰吾戲卜佛住居也十年香火安得有此大笑而去後三日按臺下檄改寺爲長洲新學果如其言

朱允升早從資中黃楚望

澤

遊借同郡趙訪受經餘暇遂

得

六壬

之奧偶訪友人見案竇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朱更索一合書射語合而竇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如於後小牽驢應之朱卽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魚有人來借馬後山牽出驢賓主爲之旋倒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理錫賚甚厚補承信卽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

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駛今池運則無水陸

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

存者以也字着人則爲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

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是地字今不見土只

見也俱是是否曰誠如所言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問者但賤室

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

字并兩旁二豎下畫爲十三也石執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

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

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尊閤所娠也她妹也然不見虫則不

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

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入盆共神之而

建炎間術者周生相字車駕至杭時兵騎驚擾之餘人心危

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報乃拆其字以右

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木不旬日果金太子南侵當趙秦廟謨

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

君相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

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皆驗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閭得雋南宮亦應高

捷蓋以惠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

不獨不與賓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

有心書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臨安術士自榜曰鐵篇設卜肆於執政府牆下言多驗淳熙

甲辰季冬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明春恐不免大戮若禁足一月可免民頗不信而以所戒諄切勉爲杜門至正月晦日度已無恙乃往咎其不驗術士再爲推測布局纒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慮有人命之厄民忿恚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脚中脅立死遂得罪唐貞元中揚州丐者自稱胡媚兒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綱至綱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卽跳入瓶中綱主大驚以捉撲瓶破一無所有戲術有方朔偷桃法以小梯植於手中一小兒騰之而上更以

梯累承之兒深入雲表人不能見頃之摘桃擲下鮮碩異常最後兒不返忽空中有血數點墜下術者哭曰吾兒爲天狗所殺矣頃之頭足零星而墜術者悲益甚乞施棺殮之資衆厚給之乃取淚荷擔而去至明日此小兒復在前市摘桃矣

嘉隆間有幼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卽起有遊僧過見而哂之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卽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斫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歛然落地小兒便起如常其人卽吹煙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

長洲劉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  
兩指謾語適丞歸見之怒使隸執巫將加杖詰問汝何人巫猶  
伸兩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丞笑而遣之

朝野僉載唐張鷟至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郭司法往  
質焉士女填門餉遺塞道何婆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  
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唱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  
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  
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改唱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  
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  
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絃請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

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  
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曰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  
惑遂卽隨意支配

搜神記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  
迴朔經二載未至帝聞有孫賓者善卜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  
右齋絹二疋往叩賓門賓出迎延坐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  
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他物乃卜東方朔  
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招木大數到日請話之至日朔  
至帝訝其遲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  
海中面西招木大數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歎孫賓不識天子  
與帝對坐帝深異之

唐張七政荊州人有戲術嘗一婦人於壁酌酒一杯飲之至盡  
畫婦人面赤

繪園云平陽金箔張者以世造金箔得名其子二即聰傳不允  
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躡經一卷遂得乘之術閭里駭其所爲一  
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術二即不棄明日遣騎  
相迎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下復牽一龍請二即  
乘坐龍躡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鞞鞞之二即乃騰身  
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極花木泉石之勝俄達茅菴羽衣人  
已在門矣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一匡牀之上雙脚卽  
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即欲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夫久卸  
膝蓋骨以自便倚足於壁下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爲郎君

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着膝上遂下牀具賓  
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人責  
曰對佳賓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手捫其頸遽入  
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  
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  
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彬州蔡承禧  
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爲瓶隱  
前涼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更以  
針解之



方外士

技藝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者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逕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未心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妙藝久矣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泚墨濡毫其一縱橫各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圍成一射其筆之麤細疎密毫髮不爽

淡食老人集

衆大驚服

隋末有督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鏃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法耳

笑史云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汙子猶曰因爭道而悟書取酌油而喻射天下道理橫豎總一般但人自爲泝泝洗耳張芬曾爲韋臯行軍多力善彈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四字字體端嚴如人摸成曾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橈中菘豆擊

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

神策將軍汪節有神力嘗對御僂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無壓重之色

唐乾符中綿竹王侏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德宗時三原王大娘以首戴十八人而舞徐州人張成善疾走日行五百里每舉足輒不可禁必着牆抱樹方止體猶振動久之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嘗於州市內刻木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

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嶽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為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俵於地以其背為刀几取肉二觔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見廣記

猶園云吳人顧四刻菴孩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蓬檣舵櫓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於船頭銜盃自若一人脫巾袒臥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於船尾相風爐火温酒作

收航不行狀船中壺觴釘案左右皆格子眼牕玲瓏望牕櫺兩邊有春帖子一聯是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看髮機杼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檝燈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繚繞若柝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顧雕一胡桃殼設色摩刷作皮光澤可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啟視之則紅勾欄內安紫檀牀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看目疑畫形體畢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闢發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也其弟子沈子序亦良工有名

輟耕錄云在杭州嘗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塚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

衆亦一聲大者作數衆亦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謂蝦蟆教學

王兆雲湖海搜奇云京師教坊亦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進退之節無一混淆者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大鼠在籠中入求藥呼鼠之名曰某爲我取黃連來亦復如是百不失一不知何以教導也



方外士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外士續集

技巧

五色線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將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

術士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溢濃艷月餘方卸

初潭集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則何難堅時年

淡食老人手錄

六十餘矣

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云昔陰康氏之時民氣鬱作舞宣導之後來盡態極妍遂臻其妙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也酉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容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動容轉曲便娟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馳駛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勾柱授豐條舞扶踈龍從鳥集搏攫攫肆蔑蠓踊躍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披衣脩擢此文可謂描寫入神後之文人罕及鼓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今之上高竿者

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畿尉錄賊曹一賊繫械未具忽告曰某頗非常輩若得脫奉報有日公竒其貌囑獄吏夜脫之仍令獄吏逃竄及晨獄失囚獄吏又逃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至一邑聞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急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對榻而寢歡洽旬餘一日令入宅尉如廁廁與令宅隔一牆聞令妻問曰客何人公經旬不入令曰我得此人大恩以有今日未知所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乘機圖之令不答良久曰汝言是矣客聞愴惶與僕乘馬走衣裳悉棄廳中夜行六十里出縣界宿僕從驚異不知何故頃之乃言此賊負心狀言訖吁嗟

主僕悉流涕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曰君勿懼我義士也某使  
我來取君頭適聞言方知此賊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  
此賊也君且勿睡卽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呼曰賊首至命火  
觀之果令頭也劍客辭去不知所之

蘭子弄於宋元君迭躍七劍五劍常在空中

二聖北狩時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  
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其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  
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

李袞行第八以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  
客爲盛會托言予有表弟欲登末席袞敝衣而出滿<sup>坐</sup>嗤笑心竊  
輕之少頃昭曰表弟能謳請一歌相勸及喉甫<sup>轉</sup>衆大驚曰是  
是必李八郎也爭遜上坐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池北偶談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勾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  
飲鄰家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卽用小



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卧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  
使一人縋上垂縹於地試之不差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  
能知水淺深

王阮亭云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

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

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  
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  
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  
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戲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爲節  
凡龜鰲鰈魚之類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  
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池北偶談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  
行乞市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  
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  
閣功臣瀛洲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  
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取畫運斤成風藩王  
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即逃匿山谷不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數  
星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風子醉後或歌或  
笑或說論語有奇解年六十餘卒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  
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二  
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  
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又云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  
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號壺  
隱道  
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  
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歟

香祖筆記成弘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爲最見顧江東清集  
徃徐健菴司寇爲宮坊時贈予金陵仰氏扇子謝以詩有舊京  
扇貴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問李昭出處子但據江東集答  
之後開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  
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懷昔者不能舉此應之信彊記之  
難也

香祖筆記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置  
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  
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  
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  
川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綠索而上疾  
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戍曾  
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  
命衆軍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  
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香祖筆記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贍張谷又有常山張順九  
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間有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

守元曾知唯桐<sup>栢</sup>張浩河東解子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  
乙

香祖筆記昔在京師從宋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  
太乙仙人一時多爲賦詩以爲張騫事非是妮古錄云曾見所  
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鬢髮種種精細馬腹上豆  
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又云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  
工巧過之玉珍建搗錦亭於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  
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尚里

簪雲樓雜說馬溪沈斗字景先工彈雖遼丸不逮也嘗登西堂  
橋有商舶因風猛猝至倉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上  
絢礙不能下舟中人遙拜求解復以小丸送出前彈帆遂落又  
嘗左右張銀燭十餘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其間燭盡而錯列  
如故了不仆也蓋藝之精絕乃爾

曠園雜誌云黃履莊精西洋輪挾之學嘗製木狗寘門側卷卧  
如常遇客至觸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僞宣城梅定九  
與柴陞升言

曠園雜誌云西洋人善以本國皮帛製羸婦長短如人秘之匣  
中抽匣捧之吹氣則癘者忽然肥澤通體如秘辛所云抱臑頸  
擁之衾中謂之出路美人銀一流買一軀一流十二兩也

言鯖云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  
長躡伎跳鈴伎跳劍伎吞劍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

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今之翻金斗伎人以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且四面旋轉如毬謂之金斗相傳趙簡子殺中山王命厨人翻金斗以擊之字義所由起

言鯖云今雜戲有名篤义子者或即當時跂行鬻食之伎晋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正傷彝倫之大即此梁陳時有擲倒獼猴幢之流唐清明節有拔河戲令小兒兩頭拽索而倒挽之力强者牽力弱者而仆以為勝負而嬉笑為樂唐之君臣亦尚此戲不典甚矣又有窟礪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嘉會齊高緯尤所好尚高麗亦有之今字作傀儻其始起於周穆王偃師之事

言鯖云夢溪筆談感融或謂之感戎漢書謂之格五止用五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中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今之兒童以黑白棊各五共行道中一移一步遇敵則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為勝疑即格五耶

高江村雜記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盒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棊局絃管升斗筭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鑷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為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金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盃二十有四

由大及小如窳堵波高二寸許斲木為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鑿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

述異記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行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而計之為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狔猿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竒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綺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飾而藏諸古錦

述異記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竒高可二黍米許中軒敞者為艙箛篷覆之旁開小窓左右各四啟窗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慘之船頭坐三人中峩冠而髻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捲東坡手執卷端左手拊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各隱卷底衣摺中佛印絕類彌勒坦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卧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

卧一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推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拊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窓八為簞蓬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為對聯題名篆刻為字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為之由此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為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述異記康熙初年浙杭祝玉成號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渺如秋毫之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遊戲悉備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米粒而真書絕句瓜仁而羅漢十八無少模糊觀者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述異記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篆刻清晰工妙無比亦絕技也

述異記揚州郭貓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貓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

至家飲酒投瓊藏鉤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  
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蹒跚約可二里許  
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蹙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  
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  
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  
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  
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群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  
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  
雷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  
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嚙語夫復睡妻起便旋  
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父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鷄亂  
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吠犬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  
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  
羣猪爭食聲嚙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  
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燂剥聲歷歷不爽  
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索聲即聞有賣買數錢聲有  
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已若然一  
聲四座俱寂

居易錄大學士宛平王公招同大學士真定梁公學士涓來兄  
澤弘遊怡園水石之妙有若天然華亭張然所造也然字陶菴  
其父號南垣以意瓶爲假山以營丘北苑大癡黃鶴畫法爲之  
峯壑湍瀨曲折平遠經營慘澹巧奪化工南垣死然繼之今瀛

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也唐楊惠之變畫而爲塑此更變  
爲山水平遠尤奇矣昔人謂俞清侍郎園峯大小凡百餘衆峯  
之間縈以曲澗有引清流淙淙然下注石潭潭中多文龜斑魚  
潭上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未知視此何如耳

居易錄閩中近有集碎石嵌爲扁聯巨書者鉤趯波磔神理皆  
具益都趙韞退官福建按察使携清音閣一扁歸置園中予爲  
青城韓燕翼庭副使誌墓其家以一聯爲潤筆乃人意淡如菊  
詩懷清似梅十字時宸翰堂菊花初開遂置堂中觀者咸謂  
絕技聞叔者張姓云

居易錄侯珣桐城諸生博洽工文嘗衍蘇氏織錦迴文凡三言  
四言五六七言斜直方圓周旋出入得詩八百首又善投壺著

壺譜奏矢一百四十法其友請試之置酒張壺按譜投之縱橫  
進退飛躍疾徐各臻其妙連日繼夜譜法纔盡其神解如此

居易錄云前卷言一藝之工足以成名而歎士人有不能及偶  
觀袁中郎集時尚一篇與予說畧同并錄之云古來薄技小器

皆可成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磁器如哥窑  
董窑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士大夫寶玩寶與詩畫並重當時

文人墨士名公鉅卿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  
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異人瓦

壺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銅鑪稱胡四扇面稱何得之  
錫器稱趙良璧好事家爭購之然其器實精良非他工所及其  
得名不虛也云云予又曾觀顧東江集弘正間舊京製扇骨最



貴李昭七修類纂天順間有楊垣妙於倭漆其標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圖畫不如常上疏明李賢袁彬者也

居易錄重建太和殿自二月二十五日鳩工李少司空貞振元

言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巧死九遂諫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殆類

是歟 宋時汴京有都料<sup>匠</sup>喻皓撰水經三卷或云皓有一女每

卧則交手於背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水經三卷 又秦

始皇時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商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

列國之圖出拾遺記 元和中裴宙鎮荊州掘地得一石規模

樓櫓悉做城中空六尺八寸甚工緻命之藩籬間見江陵

志

居易錄書言百獸率舞如舞馬舞鶴之類古多有之雜志云教

舞者先燒地置鼃其上忽拊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亦

亦然教龜鶴舞亦同此術予池北偶談曾記舞蠅虎事

元遺山續夷堅志記平陽有賈叟者無目而能刻佛像交城一

寺中佛是其所刻相好端嚴初立木胎先以手摸索之意有所

會運如風居易錄

元遺山續夷堅志記趙州警僧能喫墨作畫上布五色亦喫之  
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  
髮森豎雖趙邈齷不能過也殆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耶居易錄

江西志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蹟輕  
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杞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  
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  
己虞伯生集

雲南志載鍾士昌字汝樸通海人敏慧絕倫善書畫及北遊兩  
都筆墨益妙天啟間試畫品中書

雲南志載王瑀騰越人正統間王驥討麓川數載糧餉會計未  
明乃出令有能總之者陟三級瑀進詣驥命總之日中上其數  
驥甚喜及班師時授世職百戶辭曰小夫賤役非親冒矢石敢  
冒此職且世之耶竟不受

雲南志載元麥宗通安州麼些人生七歲知文字及長凡吐番  
白蠻諸種書契無不通曉兼識鳥語夷中稱爲奇人

李宗城汝藩作鄧彰甫傳云彰甫名耀江陰人也其先世爲唐  
宗人羅武壘之亂避地日南迄宋大中時遂君其國凡八傳至  
吳崑無嗣其女名昭聖主國事皆李姓也閩奸人陳日熨以詭  
計入贅襲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逋終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  
吳崑遺腹子萼育於舅氏冒鄧姓實禍也三世以宦顯其國至

司空光遠公曰明者幼岐嶷國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參知初不知其爲李氏裔也文皇帝時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司空舉司空舉義師代之竟以德報怨矣尋奉其幼主間道愬於闕廷李犛佯服懇請幼主歸國甫入境伏發復殺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國公朱能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三禽僞王滅其國悉郡縣之司空實先內附爲嚮導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尚書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茲乃以陪臣躡九卿斯尤奇矣子師晦任州守以言事謫江陰尉遂家焉彰甫爲司空九世孫虬鬚白皙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按後漢師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言頗自矜重間挈空囊過酒家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大售因寬其直飲酣輒削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駕矣

廣東新語云粵東張穆之以翎毛名尤善畫馬嘗畜名馬曰銅龍曰鷄冠赤與之夕習得其飲食喜怒之精神與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筆如生嘗言韓幹畫馬骨節皆不真惟趙孟頫得馬之情且設色精妙又謂駿馬肥須見骨瘦須肉於其骨節長短尺寸不失乃爲精工又謂馬相在骨其腹前有兩蘭筋嘗微動者則良前蹄後有竈謂之寸金馬奔馳時後蹄能擊到寸金謂之跨竈跨高一寸者爲駿低者次之寸金處常破損如巨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爲跨竈之驗凡馬皆行一邊左前足與左後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後足乃隨之相交而馳善騎者於鞍上已知

其起落之處若駿馬則起落不測瞬息百里雖欲細察之恒不能矣故凡駿馬之馳僅以蹄尖寸許至地若不沾塵然畫者往往不能酷肖

廣東新語云東莞黃貞仲亨性絕巧所製金石竹木諸弄物及雕刻印紐爲天人山鬼螭虎白澤飛狐蟲鳥各衣石玉之色點黃綴白一一天成卽瓦礫入手亦生光怪湛若有利玉歌云寶安山黃仲亨離奇坎硠尤多能文心賦手老莫展乃與怪石爭峻嶒有時得錢但沽酒蛟螭盤擊入雙手不知切玉與切泥但見魚鳧颯飛走

廣東新語云粵東陳喬生善篆刻常爲四面石章賦云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則妨持兩則罕變酌於行藏四始盡善若

夫青田舊凍美石勝玉淨比菜心潤同栗熟磨之方正角八面

六隨手皆安平心各足因事螭蟠奚容斗覆或方孔橫通或混

混不窳貫組何傷待銘亦妙小匠旣治名公始制逖訪甘寅東

何雪漁邇推陳元水魏石藏祖述秦漢劄搜書契龍信蠖屈鳳

儀虎勢或蟲籀以間斯鉢或齋堂以參名氏或陰文而配陽字

或道號而隆私記油珠璀璨鐵筆神麗緩用勤拭披文游藝故

足貴也彼夫刻意龜駝殫精綰紐不解六書徒作矯輳玩物喪

志亦孔之醜吾無取焉

廣東新語云粵東陳中洲有小端硯其賦有云水巖紫雲硯惟此珍誰其琢之專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旣鑿而未鑿底欲剝而不剝邊務擴而卽擴四語盡硯式之妙

廣東新語云新會陳孟長居厓門稱高逸士美周謂其人性巧嗜竒每拾溝中零瓦因其方圓磨礪湊合爲盆盎瓶盃諸器精雅絕倫湛若謂孟長削竹爲筋琢瓦作釜飾以箴銘疾如風雨使人得其精而忘其麤尚其象而升其質莫不以爲異寶其人深湛好書工吟咏尤善集古能不自運託古人以運矢口成聲隨觸生變胎其新容奪其故相如出一口一時之語以彼之才託之於詩與物如此天固以無用竒孟長而孟長亦欲以無用自竒耶

方外士續集

俠客

淡食老人手錄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欣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擘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即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

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  
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  
右莫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卽君曰心中有何事如  
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爾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  
勒曰但言當爲卽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  
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  
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家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  
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夜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  
圓如鏡卽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  
結邪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卽君製束身  
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  
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  
斃此犬耳今夕當爲卽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  
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  
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  
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  
方深姝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  
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  
掀簾而入娘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卽君穎悟必能默  
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卽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  
謀負荷而至娘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

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  
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  
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  
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容光  
又不知卽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  
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  
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  
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  
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  
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禍患耳姬隱崔生二歲  
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  
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  
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卽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  
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介甲士五千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  
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  
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  
每夕多以家童持劔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  
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  
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  
押衙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  
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

歸告鋒曰教以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吾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鷹隼無不中劍之必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畱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必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爾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爾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數年至元和間



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一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九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畱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絹送於魏枕前以表不曰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成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冥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鵲一搏不中卽翩

然遠逝耻其不中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不知所之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不爲禮丹怒亡歸欲圖報之乃遣荆軻入秦刺秦王取秦匕首將樊於期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進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旣阻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復爲羽聲慷慨衆皆瞑目髮盡上衝冠因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白虹貫日燕人畏之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見秦王佯爲呈圖方欲行刺圖窮而匕首見王驚環柱而走軻逐之拔劍斬軻事遂敗

荆軻死於秦其友高漸離欲爲報讐言因秦王好擊筑遂以擊筑見秦王而陰圖以筑擊之一日舉筑奮擊亦不中而死

韓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聞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不受曰老母在此身未敢以許人及母卒仲子乃使刺累殺之政因刮面皮抉眼珠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瑩往哭之是軹里聶政也以妾在故自重刑以滅其踪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伏劍死於尸旁

專諸吳人吳公子闔閭欲謀繼立乃圖殺其兄太子察因揮金以結諸而陰使刺察察性多疑每與人言不使近諸無奈乃乘

其宴會遂僞充庖人預覓匕首藏於魚腹佯爲進魚恐其見疑赤身而入因得近察刺之死左右急救不及因立殺諸闖閭乃收其骸骨盛之棺塋於閭門內城之南里許迄今姑熟有專諸巷及墓在

池北偶談云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高髻如宮粧髻上加纏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惡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攝其踪跡或劍俠也從姪鶴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焉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幘頭狀貌甚猙至尼菴入門有廳廡三間東向牀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扁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不妨久之持硃封鐺山門而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轟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役急持械以待而廡門已啟視之卽紅幘頭人徒手握束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來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項之尼出嫗攜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

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  
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  
徒步手攜人頭驅黑衛而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  
入門呼役曰來視汝等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於地  
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衆役羅拜謝  
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門已鑄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  
綺行纏羅襪年可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  
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  
犯者

池北偶談 其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  
中扁鑄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  
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  
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  
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  
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車子乘我  
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  
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  
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  
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  
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  
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  
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

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童子曰可將來語即有  
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  
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扇  
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  
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以逸去徬  
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斜趺坐如初謂曰金不  
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  
口惘恍疑夢中急覓歸路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  
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  
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  
則某日曰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  
良然始知其劔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聞之望江龍簡討爨云  
王阮亭云王宮詹俠僕傳云王宮詹非熊四川重慶人天啓初  
太翁太姆俱高年在堂公乞差歸爲壽舟離城僅舍許是日奢  
寅反公未知也遙聞上流一人亟呼舟勿前城中反矣倉卒返  
舟鄰邑去重慶八十里念兩尊人吉凶未可料心如割莫知爲  
計時公僕三人平日以庸奴畜者即同輩皆易之忽前請公奴  
等願入城奉太翁太婆來公叱之曰城中大變爾輩何能胡言  
之易也儕輩多爲擲掄三人固以請公亦任之三人遂踊躍去  
近城見城中出者皆髻髻不冠巾白紙點數墨跡爲髻纏三人  
者效爲之得入城矣翁與媪俱無恙三人負以行抵城門閤者  
不令出三人微聞某姓者與賊通乃假爲某氏僕具詞賊寅謂

庄有粟數千斛兩老人者庄頭也須共往驗明獻爲軍糧賊寅大喜給照令往翁與媪始得出城三人仍負以行甫數里力倦不能前少遲又懼有追者乃以二人護翁媪一人入村中買兩椅縛爲輿覓四力舁以行抵公所公一見悲喜交集慰安兩尊人畢設三座於堂令他僕強掖三人躬稽首以謝

觚騰云密雲汪叅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文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以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即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艷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荏苒蒞馬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乞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

復返  
樵玉

見聞錄云荊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措舟自郡歸遇一畫船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蒼頭語措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即此地某官也任滿將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俟欲暫假栖家人告措措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措因掃室歛之半載餘某官杳然心頗疑之夜靜於墻外探之每聞刀仗聲迫之則又寂然心益懼一日麗人遣蒼頭措告曰今夜有仇家率衆相殺府中人萬勿啟戶否則禍且不測及半夜果若數十百人持刃格鬪者雞唱始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漚塔除間堂中置金一餅方書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謝高誼終莫測其是妖是人方書試之輒效跡其行事當亦劍仙之流歟

見聞錄云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有埋輪破柱之風豪強斂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於長安者比比公設法購捕誅繫殆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稿葉墮庭心知其為崑崙紅線之流酌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為柱史誅鋤豪猾肅清姦宄職爾等也之來必有所使利我財乎取我首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某等之徒術未成為人所捕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公問詞何處投來云在寢席下啟視果然公駭甚許之躍屋去同時某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聲倏而淒風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

且前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哭聲益慘人御史懼呼曰若有冤  
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淒風而去御史率家人寢於栢臺賊入  
壑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  
舞弄之語云密經漏於吞舟張火飛蛾遠集信然

見聞錄云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縵彈棋之技挾以遊楚經道士  
泐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岸憤  
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卿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  
技至此為陽侯所苦俟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  
從我遊乎沈方進退維谷許之即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  
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  
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孌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  
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當花晨月夕吟咏頗  
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漫  
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為  
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  
氏大約綠林豪客也

曠園雜誌云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  
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  
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襦皆無  
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  
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  
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



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淫縱者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盛者年壽促又

曰天下驕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書惶懼不久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居易錄邢狗兒常塗布政使邢公珣之僕也珣守輶從文成平宸濠之亂每履行陣狗兒以身翼之用雙刀直前搏戰所向披靡公卒狗兒溷跡市廛一日公人及諸子欲觀其能狗兒不可強之曰刀神物也不可褻必欲試之須營一空室固其扁鑄穴而窺之慎勿以身近也如其言頃之室中火光迸發如電影激射久之雪雹彌空狂飈驟集不見人狗兒疾呼曰速擲雄雞來比雞入得血乃止蓋古劍俠之流云

居易錄大鐵椎者不知何許人亦姓名嘗為懷慶清華鎮宋

氏客宋善技擊遠近多就學號宋將軍客貌寢右脇挾大鐵椎重五十斤飲食不暫離其椎鐵柄指盪環複如上鍊之表丈許有陳燦者嘗過宋與客同宿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忽不見視牕戶皆扃如故昧爽醒客已在榻軒睡矣一日辭宋去曰吾數殺賊奪其金皆仇我久居此禍且及君今夜半約決鬪某所當往赴之宋欲往助客曰不可賊且衆吾欲護君則不快吾意奈何宋強與偕將至謂宋曰君慎不可時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蕩葉數聲頃之賊四面集約二十餘騎操弓矢步從者百餘人客大呼揮其椎左右擊殺馬步三十許人餘皆潰竄又大呼曰吾去矣遂向東馳去疾如鳥隼莫知之寧都魏禧爲之傳

居易錄漢樓護養呂公事子旣辨漢書漢俠傳之謬又張文潛之語以明之讀寂音尊者林間錄圭峯宗密禪師匿李訓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游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寂音譬之香象擺壞鐵鎖自在而去此佛菩薩果位中人乃真義俠也彼樓護者非圭峯之罪人哉

一家言秦淮健兒傳云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特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狔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

兄兩脰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焉健兒雖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朴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璫璫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岐亡主人怒復見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

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趁狹邪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十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破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時之時有少年數人醵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堅功於邊陲今掛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

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  
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  
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  
乎後生曰習矣而未聞健兒援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發棄之曰  
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  
試時有鶩喚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  
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  
生視而劇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鈎  
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自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  
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  
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

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  
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  
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  
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  
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村墅結廬賣酒聊生  
每思往事輒恹恹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  
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  
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借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  
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聞不發一言一言則九  
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座一鬻者似  
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

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  
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  
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  
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  
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拔劍旁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  
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納袖中乃治鷄黍爲懽諸後  
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  
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樵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  
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  
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卧矣遂拔劍砍  
旁柯燃之酒至無筭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